

# 绘图青红帮演义

吴公雄





87  
I242.4  
258

绘

图

青

红

帮

演

义

吴 公 雄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责任编辑：娄熙元

封面设计：李文侠





## 出版说明

青红帮为青帮与红（洪）帮的合称，是我国近代史上有一股能量很大的特殊社会势力。究其渊源，上溯可至战国时代的“侠”，下寻可至明末清初的各种秘密反清组织。其立帮宗旨，或为反清复明，或为替天行道，其实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，唯以《三国演义》之桃园结义为楷模，以《水浒》之梁山聚义为榜样。其人物成分亦是鱼龙混杂，上层多为绿林好汉及落魄书生，下层多为市井细民及江湖无赖。其帮规严峻，仪注繁冗，等级森严，刑罚残忍，纵则以龙头专制实行统御，横则以兄弟义气维系人心。鸦片战争以后，清廷统治日趋腐朽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青红帮得以乘机发展，以至在数十年间造成山头林立、派系纷繁的局面，其势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，渗透于三教九流之中，虽署府弁役、军队官兵，亦往往投帮入伙，视帮规甚于国法军纪。是故，青红帮之炽盛，实为国力衰微、社会动乱之征兆。其中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，为了一己的私利，往往置帮规于脑后，争权夺势，箕豆相煎，甚至卖身投靠官府，为虎作伥，而逞霸一方、鱼肉乡里者又比比皆是，故颇为社会所诟病，被目为地痞流氓之渊藪。亦有不少烈义之士，怀抱狭隘的民族观念，联络帮徒，

积蓄力量，意欲掀翻清廷，建立汉人政权。适逢辛亥革命，帮会群起响应，一时风起云涌，对于肇造民国实有裨助。然而青红帮毕竟是封建性的组织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当然不能允许它们有存在的余地。但为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现象，自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。

《绘图青红帮演义》的作者吴公雄，江苏常熟人。他以演义的形式，叙述青红帮的产生、发展与分化过程，至清末为止。书中介绍其立帮法规、入帮仪式、组织系统、联络暗号、江湖黑话、带子招牌及茶碗阵势等甚为详尽，可以从中窥见旧中国黑社会面貌之一斑。是故，此书既可作小说看，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作史料读。但因此书作于民国初年，作者不能用唯物史观对青红帮作出恰当的评价，且书中对太平天国持反对态度，对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亦抱有偏见，特予指出，相信读者自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87年3月

## 《绘图青红帮演义》目录

- 第一回 演武场小英雄失仪 ..... ( 3 )  
集贤镇老将军杀虎
- 第二回 西天王独霸清和县 ..... ( 15 )  
东方亮称雄白水村
- 第三回 感怀旧事樽前放歌 ..... ( 25 )  
缔结新交月下比剑
- 第四回 锦毛狮计取黄金车 ..... ( 36 )  
绣花豹义结绿林客
- 第五回 唤风雨妖僧显神通 ..... ( 48 )  
发雷霆老将斥鬼话
- 第六回 感旧德古寺供神灵 ..... ( 58 )  
开香堂陈园收徒弟
- 第七回 翠姑娘房中媚客 ..... ( 69 )  
黑老爷夜半追人
- 第八回 英雄末路身变肥豕 ..... ( 80 )  
仙佛下场病倒秃驴

- 第九回 瘦书生月下读奇书.....(90)  
老头子庙中会好汉
- 第十回 上山头好友反脸.....(101)  
盘海底醉汉挥拳
- 第十一回 割心肝奸人遭横死.....(110)  
割首级侠客报深仇
- 第十二回 天花乱坠学究说谎.....(120)  
萍水相逢英雄聚义
- 第十三回 立帮规秀才造反.....(129)  
上军报统带冒功
- 第十四回 独角龙大败红羊军.....(139)  
四眼狗强抢黄花女
- 第十五回 丑态毕露金凤姐受辱.....(150)  
平地起雷玉麒麟逞凶
- 第十六回 酒楼聚首畅话平生.....(159)  
湖海贩盐小试手段
- 第十七回 举头领公推盛春山.....(168)  
说鼻祖溯源少林寺
- 第十八回 威凛凛沥血祭神.....(178)  
闹哄哄散票捣鬼
- 第十九回 走湖海八大爷受惊.....(189)  
劫法场三麻子脱险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回 | 投客店隔室听隐语<br>拜码头当面说来由   | (200) |
| 第廿一回 | 重友谊孙琪送银钱<br>依帮规李寅致封赠   | (211) |
| 第廿二回 | 礲尸身申红帮纪律<br>惩淫恶逞绿林威风   | (222) |
| 第廿三回 | 同类相残巧施苦肉计<br>深仇不解兜拿断臂人 | (236) |
| 第廿四回 | 众叛亲离春保山失势<br>开山传檄李云龙称雄 | (245) |
| 第廿五回 | 丧龙头香堂哭英雄<br>执牛耳酒店会豪客   | (254) |
| 第廿六回 | 帮并帮山主起野心<br>毒攻毒提台施妙计   | (263) |
| 第廿七回 | 身首异处圣人受刑<br>血肉横飞统领被炸   | (272) |
| 第廿八回 | 娇啼宛转小王妃遭擒<br>倦眼朦胧老胡子就逮 | (280) |
| 第廿九回 | 蔡标制定带子招牌<br>孙琪排演茶碗阵势   | (287) |
| 第三十回 | 合青红两帮缔密约<br>分黑白全书下定评   | (301) |





演武场小英雄失仪





集賢鎮老將軍殺虎

# 第一回

## 演武场小英雄失仪 集贤镇老将军杀虎

话说明朝末年，李自成作乱，崇祯帝自杀。吴三桂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占了去，冲冠一怒，借得清兵入关。虽然杀败李闯，报了冤仇，却把天下江山平白地送给了爱新觉罗氏。（笔大如椽。）

清朝自从世祖定鼎北京，打平天下，直到高宗时代，已经百年。那时五谷丰登，人民安乐，所以乾隆皇帝几次巡游江南，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。（笔大如椽。）

且慢，那时果真天下太平？这部演义又说些什么？自古道：患生于所微，祸生于所忽。乾隆帝自负聪明睿智，政必亲裁，谁知早已伏下祸根，至今二三百年，仍是没有扑灭，百姓受累不浅。（洋洋大文，史家笔法。）这个祸根究竟是什么？诸君不要心慌，待我慢慢道来。

却说乾隆十二年秋间，淮安府教场上打扫得干净，中间演武厅前竖起两面黄龙大纛旗，秋风猎猎的吹着，气势甚是雄壮。五百军健分立教场两边，一个个宝刀出鞘，刀光似白

雪一般，耀得人眼花缭乱。不多一会，武主考黄定忠率领一班恶狠狠的教师，都到演武厅前坐定，各属县武生前来考试的，约有三四千人，踉踉跄跄，拥在教场里头。一声炮响，把教场门关了起来。那时人声寂静，只待主考点名发令。

隔了好一会，只听得演武厅上发令道：“山阳县武生赵文炳演试武艺。”那时武生班中走出一个瘦小后生来，立在教场中间，先试千斤石。那块青石足有台面来大，那武生蹲身下去，不慌不忙扶到胸前，又慢慢的放了下去。众人看了，暗暗叹服，主考更是欢喜。（闲笔又是伏笔。）那武生又取十二粒子宝雕弓，站好步口，拽开弓弦，觑得靶子较切，连发三箭。不偏不倚，都射着红点子上。这一来，众人都喝采，主考一发得意。（闲笔又是伏笔。）那武生演罢，退入班中。

演武厅上又发令：“山阳武生翁麟瑞演试武艺。”一声令下，教场中奔出一个伟少年来。那人生得燕颌虎额，熊背狼腰，年方一十七岁。因为他生性憨直，武艺高强，惯打不平，山阳一县泼皮都怕惧他，唤他叫做镇山阳翁麟瑞，（写得异样出色。）着实是个少年英雄。（补一句妙。）那天到了教场里面，看看几块千斤石，都不及方才赵文炳演过的大，他本来好胜，便也取这最大的千斤石扶到手里，觉得不甚重。双手一托，托将起来，那块石头已托在他头顶之上。自肚里思量道：“这却作怪！什么一块很大的石头，约摸只有一二百斤重。且不要管他，待我再来试他一试。”想着便把那石向着空中只一丢，约有二丈多高。落下时，双手向前一接，恰巧跌在手里。又是一丢，丢在原处。众人看得呆了，都想从来考武，却没有见过这等有气力的武生。（写众人妙。）又看他面又不

红，气又不喘，更加叹服。(写众人妙。)那时主考黄定忠看了吃惊不小。(何故吃惊?)

翁麟瑞丢了石头，走到考官面前禀道：“非是学生力大，其实这块石头只有二三百斤，莫非有弊？请老师作主。”(并不说明，妙绝。)主考听了大怒道：“考试大典，谁敢作弊？(是。)快退下去，再演弓箭。”翁麟瑞只得退下，又去架上取了一面十八粒宝雕弓，隔开靶子一百步远近立定了，搭起弓箭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尽平生之力扣得满满的，正待射出去，只听得拨刺一声，把那弓背折断了。翁麟瑞丢在地下，口里说道：“这面弓却恁地不中用，如何一拉就折了？”此时众人看见，尽皆吃惊。(众人吃惊。)主考拍案大怒，(主考大怒。)道：“小子如此无礼，在教场演武，全没些儿礼节。快与我逐出教场，不准考试！”(何也?)旁边众武师齐声劝道：“这武生折了弓背，虽然有失仪礼，其实有气力，这数千武生中只恐无人及得他。主考选拔人才，请另眼相看，勿拘小节。”主考冷笑(冷笑。)一声道：“他果然有气力，可把三十粒铁胎弓拿来，叫他试一试。他若拉得来时，便提拔他。”说着，便叫左右到武库里去，抬出那面铁胎弓来，(弓须人抬，其重可知。)放在教场中。

众人此时都要看翁麟瑞显武艺。翁麟瑞取弓在手，看弓背上镌着“常遇春”三个金字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自付道：“往常多听得师父说，常遇春一张弓与宋朝岳飞的相仿，足有三百斤。臂膊里没有一二千斤气力时，如何拉得开？刁恶的主考取出这张弓来，不是特地来为难我？(从翁麟瑞一边表出自弓之来历，妙，妙！)他人不敢拉，我却偏要试一试。”(妙，妙！)

那时弓弦没有扣好，翁麟瑞想要扣上去，却哪里扣得上！原来施用弓箭，也有个道理：大凡扣得上弓弦时，便可以用得这张弓。那张常遇春用过的铁胎弓，藏在武库里，几百年来没有人扣得上，所以无人敢用。（百忙中注这一笔，文心细甚。）翁麟瑞看看扣不上，发起狠来，没命的把那张弓折转来，居然被他扣上去。那时众人不知就里，并不称奇。（看他写来，段段不忘众人，文笔细腻之极。）主考心中明白，看见了如何不吃惊？那时翁麟瑞扣上了铁胎弓，心中好不欢喜，摆好步口，取弓在手，拔了一枝箭搭上弓弦，要想拽开弓射将去。只是气力用尽了，哪里拽得开？（拽不开妙，越显得翁麟瑞神勇，文章之变化如此。）当下主考黄定忠见他拽不开弓，心中暗喜，（奸贼。）却装作满面怒容，拍案骂道：“这小子全没本事，弓也拽不开，却来这里逞能，有失考场仪节。”喝令左右把他驱逐出场。（奸贼可恶！）此时众武师不敢劝阻，由他将翁麟瑞逐了出去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叹惜，都说这般好武艺，何人及得，却因失仪被逐。可惜，可惜！这一场考试完毕，那瘦小后生赵文炳却是第一名武秀才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翁麟瑞出了教场，心中纳闷。自念师父教我十八般武艺，件件来得，只望我功成名就，将来同国家出力。（不愧少年英雄。）如今白手回来，何颜再见师父？叵奈黄定忠这厮，有心要算计我，指我失仪，逐我出场。这冤仇不报，如何出得我心头之忿，也不算好男儿。（英雄有此一念，天下从此多事矣。）又想我父母早已没了，师父又没儿子，从小教养我，认我做义子。我若不回去时，又累得他心慌。（好翁麟瑞，顺便补出身世，妙笔。）

正在委决不下之时，对面撞来一人，将翁麟瑞一把胸脯扭住，说道：“考场没有散，你到哪里去？”（来得骇疾。）翁麟瑞抬头看时，认得是师叔归槽马林锦。当下林锦放了手，问道：“你何以此时出场？”翁麟瑞叹口气，道：“叔父，一言难尽。”便将如何丢开石头，如何折损弓背，主考如何为难的事，一一说了。林锦听罢，不作一声，但说到：“你师父在家，恐你在教场中失仪，特叫我来指导你。只因迟了半天，不曾和你见面。既然如此，快回去见了师父，再作理会。”翁麟瑞只得跟他回到师父家里，拜见师父，将前事备细说了一遍。师父笑道：“这事何足为奇，世间屈没人才，也不是你一个。（好师父。）你再用心习练三年，终有出头之日。”

原来他师父姓张名岳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再兼天生神勇，万夫莫敌。雍正初年，投年羹尧部下，充个步卒，随他平定青海，积功升了千总。因为年老乏嗣，还家休养，教授拳棒为生，年已五十余岁。其人生得身驱肥硕，须眉伟然，因此人称老将军张岳。（写得好。）手下有徒弟三五百人，只爱翁麟瑞天性真实，体格强健，把平生本事尽教授他，认为义子。这一天翁麟瑞被逐回来，张岳并不见怪，林锦也自告别回去。

隔了三天，武榜揭晓，张岳得知赵文炳第一名中选，叹口气道：“国家考选武士，那些考官直当做儿戏一般。这场考试，别人考了第一名倒也罢了，只这赵文炳是沿壁鼠李仁的徒弟，人又生得瘦弱，至多有一二百斤气力，只因他是赵协统的儿子，考官就抬举他，这样如何平得人心？”（万物不平则鸣，匪道横行皆因官长平不得人心之故，而此书之所为作

也。)翁麟瑞听他师父之言，说道：“恁地看来，前天那块台面米大的石头果然有弊。考官有了这种心思，如何选得出真才实学？我一世也不再去考。”(好翁麟瑞。)

说到这里，只见外面奔进一个人来，口中嚷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张岳、翁麟瑞抬头一看，认得是林锦，慌忙问道：“什么反了？请坐了再说。”林锦只管说道：“(只管说”妙，可知其急。)”“新任孙知县委泥身金刚李得充了捕快，那人倚仗知县势力，无恶不作。有个把兄弟叫做爬山虎何义，往常在海州一带做贩盐私商，知道我在集贤镇开设官盐局，生意发达，约了三五十个梟匪到我局里，把局员赶散，公然把这盐局占去。镇上虽有兵勇驻扎，却早已有李得吩咐，不敢预闻。我到县里去告发时，半路上被他们截住，不许进城。我想这孙知县做事糊涂，就去告发，也不能得直。张老将军，请你替我想个法子，救我一救。”翁麟瑞听罢，叫起来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如何容得这样的人？他们有官长包庇，眼见不能和他讲理。师父，我们去捉住那厮，再作商量。”张岳道：“不得造次。这李得我也相识，待我去和他说话，却再理会。”(张岳有计较。)说着立起身来，对翁麟瑞道：“你伏侍林师叔沽几斤酒来，在家只顾吃，我自去会李得。”说罢拔步便走。

赶到城中县衙里，寻着了李得，招到酒店里坐定。酒保盛上酒菜来。张岳开言道：“李大哥，今日小弟到此有事奉托。”李得道：“将军有何事见委，但说不妨，小弟理当尽力。”张岳便将爬山虎何义强占盐局的事说了一遍，且道：“闻得这位何义是大哥的至交，因此特来相烦。请大哥去劝他让还了盐局，免得大家朋友分上不好看。”李得听罢，呆了半晌。答



道：“将军，别事见委，小弟无有办不到，这却有些为难了。”张岳道：“解铃还是系铃人，老兄何必推托？”（其言可畏。）李得道：“将军不知其详，容小弟奉告。当初何义从海州来时，说起要占据林锦所开的盐局。我却不知林锦是怎样人，因为何义是我至交，就允他帮忙。现在已经到县备案，许何义营业，这件事如何翻覆得来？并且何义这人，生来不怕事，我去劝他，必不肯听。”张岳道：“如此说时，我与你同去走一遭如何？”李得道：“将军肯同去最好，可知小弟不是说谎。”说着吃了几杯酒，还了酒钱，同了张岳奔集贤镇来。

其时秋末冬初，天晚得快。集贤镇离开城子有十里足路。（点出时节，有草蛇灰线之妙。）走到盐局门首，已是初更时分。但见灯烛辉煌，正在大宴宾客。远望正厅上放着五六席酒，李得走到厅前，高叫道：“何义兄弟，如何不请我吃酒？”那主席上坐的何义看是李得，慌忙立起来迎接。李得道：“还有老将军张岳在此，要和兄弟说话。”何义道：“什么老将军，我却不认得。”（何义有死之道。）李得道：“便是山阳县有名的老将军张岳。”何义道：“姑且请来吃一杯酒。”（何义傲慢，有死之道。）李得便出厅来，招呼张岳进内。相见已毕，张岳便就客席上坐了。打量何义时，有五尺余身材，四十多年纪，生得颧高额广，两目凶光暴露。（面相凶恶，不得善终。）

三人入席，酒过数巡。张岳忍不住，目视李得，叫他说说话。李得便开言道：“何义兄弟，今日老将军约我到此，非为别事，只因这开盐局的林锦是老将军的师弟，特来和你熟商，把盐局让还了他。我自有位置给你。”何义闻言，大怒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却也来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威风，恁地好说话。

什么老将军小将军，我都不认得！”张岳忍住气道：“老兄息怒，听我一言。走遍天下，总有一个道理。林锦的盐局被你占了，如何肯甘心？你既然得手了，叫你让出来，你也不情愿，（说得圆转。）我却有个计较。你若让了盐局，我和李得担保，叫林锦让你在此镇上再开一所。分别营业，各不相犯。恁地时，大家好看。”（好张岳，总算仁至义尽。）

何义一闻此言，怒气冲天，圆睁双眼，喝道：“你是怎样狗才，到这里来欺负我。须知我在海州一带，纵横数百里，谁不知我叫做爬山虎何义？我要怎的时，谁敢道个不字？（久仰。久仰。）你要我让出盐局，我也可以，只问我三千兄弟肯也不肯！”（何义该死。）张岳道：“你休得逞强，毕竟不肯让出，也好商量，何必把三千兄弟来压倒我？我虽老朽，千军万马中也曾杀得进，杀得出，却不曾见如此不讲情理的汉子。”（并非大言。）何义听了，一发大怒，狂叫道：“谁替我把这老头子撵出去？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五六桌酒席上的宾客，恶狠狠地围了上来。（来得声势。）有几个磨拳擦掌，欲待出手殴打。这时，张岳再也忍耐不得，（其实忍耐不得。）须髯倒竖，怒发冲冠，霹雳也似大吼一声，霍地立起身来，双手一挥，早跌倒了十来个。（老当益壮。）何义更不多言，一脚踢翻了桌子，直扑张岳。张岳趁势一闪，待他扑到怀里，就他背节骨上只一拳，打倒在地。翻转身躯，骑在何义背上，提起拳头，对着后脑壳上扑的一拳。只听得似敲碎瓦钵儿一般声音，脑浆迸裂，血流满地而死。（死得好。）

张岳见打杀了人，并不慌张。跳起来道：“谁敢上前，以

爬山虎为例。”(张岳勇甚，几疑其为少年。)众人远远地(远远地。)望着，哪里敢上前。这时李得惊得呆了，也不敢来说话。(真是泥身金钢，大而无当。)张岳见无人敢来，走出厅来，高叫道：“一身做事一身当，我自去出首。”说着，放步狂奔。众人何敢追赶，一转眼不见了。(去如游龙。)

却说张岳一径奔到家里，已交三鼓。不见了林锦、翁麟瑞二人，问守门的，但说喝罢了酒，出外散步去了。张岳等了好一会，(好一会。)才见林锦、翁麟瑞二人缓缓归来，(好自在。)急问那事办得怎样了，张岳道：“那厮不肯让，还出言不逊，被我一拳打死了。我就要去自首，特来嘱咐你们几件事。”言犹未了，翁麟瑞大叫道：“师父，这个如何使得？如今县官糊涂，若去自首，必然受苦。为了这件事吃官司，(句。)不值得。”(句。)林锦也道：“师兄万不可去自首，暂时避一避，兄弟自有去处可以安身。”

张岳尚未回答，只听得军号乱鸣，有如追杀敌人一般。只见守门的奔进来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有三五百官兵奔杀将来。”张岳走到门口一望，但见火把齐明，相去不过一二百步。正要回转身时，只见翁麟瑞已经轻装缚袴，帕首短靴，手执双刀，冲出大门，迎敌官兵。张岳顿足道：“如此却弄坏了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杀一阵也好！”当下便与林锦各执武器，呐喊一声，杀出大门，与官兵接战。这一来有分教杀一条血路，结几个英雄。正是：

一旦英雄归草莽，百年湖海闹风雷。欲知翁麟瑞等迎敌官军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呜呼！人非生而愿为匪类也，必有驱之、逼之，不得已而趋之于匪之一途也。翁麟瑞自己表白道：功名成就，将来替国家出力。呜呼！此岂甘心为盗者之言哉？盖其一副才调，无处摆划，一块气力，无处出脱，一口肮脏不平之气，无处倾吐。而又事变之来，激之、逼之，于是乎啸聚于湖海，称雄于绿林矣。是果谁之咎耶？

张岳是个拳师，林锦是个商人，安分守己，饱食暖衣，既无有为匪之道，又无为匪之心，反被匪类欺凌，官厅昏聩，呼吁无门，铤而走险。呜呼！是又谁之咎耶？

一部大书，所有人物，无非桀骜狡猾之徒，所有事节，无非巧取豪夺之类。第一回却是如此写法，盖著者深谅之、深惜之也。有保育黎庶之责者，其亦引为深戒哉。

西天王独霸清和县





东方亮称雄白水村

## 第二回

### 西天王独霸清和县 东方亮称雄白水村

话说当时翁麟瑞手执双刀，直冲官兵，勇气勃发，锐不可当。刀光起处，人头落地。(绝妙好词。)接着张岳、林锦赶到，一发将官兵杀得尸横遍地，血膏原野。那些见机的官兵，见不是头，纷纷弃了火把刀杖，四散奔逃，才得保了性命。

张岳见官兵已逃，便止住翁麟瑞道：“这事本与他们无干，我们不得已，把他们杀了几十个。已经逃走的，不必追赶，回家却作计较。”当下三人回到家中。(奏凯而还。)看看翁麟瑞身上都是血迹，(可见其杀人之多。)林锦便道：“现在事体弄得大了，想知县必定申详上宪，统领大兵前来剿捕。我有一个至交好友，姓宋名杰，自命西天王。为人勇迈绝伦，广有谋略，现在清和县居住，教授拳棒。市井泼皮都拜他为师父，所以羽党众多，开场聚赌。知县奈他不得，反而结识了他，叫他去驾驭那些泼皮，才能保得地方安宁。(呜呼！知县不能治地方



之事，反而赖一教师治之，谁谓乾隆时代天下太平哉？）其人因之独霸清和一县，与小弟总角之交，若去投奔他，必然收留。”张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除了这着，没有别法，姑去走一遭。”便与翁麟瑞换了衣服，收拾物件，给几两银子与守门的，叫他自去做生理。（细。）林锦本没家眷，即便率着张岳、翁麟瑞，共三个人，连夜投奔清和县来。

原来山阳、清和两县相连，到宋杰家里，不过三四十里。走到东方发白，晓日初出，已至宋杰门首。林锦举手敲门，里面老奴才出来开了，便问：“林大官人，如何来得恁早？”请进三人，客堂坐下。奴才道：“此刻家老爷尚没起身，待奴才去请他起身，众位少坐。”说着，关上大门，便进内室，唤起宋杰。

宋杰知道林锦来了，慌忙起身出来，径到客堂。叙礼既毕，问了张岳、翁麟瑞二人姓名。宋杰便道：“久闻二位英雄大名。一个是老辈中健者，一个是青年中俊杰，今日得见，实为幸甚！”张岳看看宋杰生得短小精悍，约在三十岁左右，谅他可以做些事业出来。当下四人坐定，林锦便将盐局如何被夺，张岳、翁麟瑞如何义愤杀人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宋杰大喜道：“闻杀人大喜，其人可知。”“天下有这样不平的事，如何忍耐的住？张将军、翁阿哥做事爽快，可敬可敬，但是事情弄大，官厅怎便干休，定必发动通缉公文，命各州县缉捕。众位现在打算到那里去？依小弟愚见，众位出门，遍地皆是荆棘，不如便在舍间暂避几时，谅官厅不敢前来搜捕。待等案情淡了，再与众位出做一番事业，如何？”林锦等欠身答道：“我等到此，正要请大哥收留。既蒙大哥允诺，感激不尽，将来自

当图报。”宋杰谦逊一番，心中自然快活。便有奴才取出热水四盆，各人盥洗已毕，又大家吃了点心。从此张岳等三人住在宋杰家中，宋杰每天用好酒好食相待，不在话下。

时光迅速，忽已过了半月有余。翁麟瑞天性好动，住得很不耐烦。（又要生出事来。）一天，只见一个公人模样的走进门来，见了宋杰，跪了一跪。（宋杰有势。）说道：“有事奉禀，乞退左右。”宋杰道：“但说不妨。”那公人道：“听说老爷有个朋友，叫做林锦。唆使张岳、翁麟瑞二人，打死何义，拒敌官兵。现在，山阳知县行文本县，委托加意访拿。昨天有人到县告密，说起林锦等三人现住老爷家里。知县相公听了这话，大为震怒，便差壮健快役三四十人，要到老爷这里来搜人。因此特来知照。”宋杰听了笑道：“哪里有这件事，让他们来搜便了，若然搜不出时，我却与他讲话。你自回去。”那公人便告辞而出。（写宋杰颇有应变之才。）

宋杰便去见林锦等三人，告知此事。翁麟瑞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自投别处去，不可连累大哥。”（是翁麟瑞话。）张岳也道：“恁地时，我们自己投案。”（是张岳话。）宋杰道：“二位休如此说，谅我宋杰家中，他们做公的，如何敢来搜人？只是风声传布开去，很不稳便。不是小弟不留众位，只是众位都是有为之人，常在这里，如何有出头之日？小弟有个结义兄弟，现在徐州，聚集八九十个死党专贩私盐，沿海一带，极有势力，常常拒敌官兵，因此立足得住。人家因他惯会游泳，能识水性，称他叫做海白虾王四。我当写一封信，请三位带去见他。他爱好交接豪杰，见了三位，必然欢喜。（宋杰又介绍一个好汉出来。）徐州离此不过六站路途，约有三四百

里，数日可到。我当护送三位出了县界，然后回来。”三人听说，甚为欣慰。

次日，宋杰写了一封信，交与林锦。备了盛筵，与三人钱别。席间，自然各谈平生志愿，个个眉飞色舞。酒罢，时已昏夜，月上东山，张岳道：“我们趁着月色，正好出城。”宋杰道：“将军说得是。”便取出白银百两，送与三人作为盘费。（极写宋杰好客。）送出北门，洒泪而别。宋杰自回家中，不在话下。（一小结束。）

当夜张岳、林锦、翁麟瑞三人出了北门，趁了月色，悄悄地一路行来。行了三十余里，看看月色西沉，天将明亮。走过刘皮集，前面便是一带森林。张岳道：“你们仔细。徐州道难于山东道，这里强人出没，不要着他的道儿。”翁麟瑞道：“师父不要担心，他们一个来杀一个，二个来杀一双。”

言犹未了，只听得马蹄声响，那森林里冲出三四匹马来，骑着三个壮士。（来得突兀。）张岳等抬头一看，月光之下，不甚清晰。但见一色武装打扮，身穿密门纽对襟小袄，辫子盘在头顶，每人手执一柄长枪，骤马过来。张岳知是盗匪一流，急忙知照翁、林两人暂时躲在林子里，不要多事。翁麟瑞只做没有听见，（妙。）蹲身地下，待三盗马到，麟瑞掣出利刃大吼一声，砍断了两只马腿。马上那盗，一跳至地，丢了手中长枪，拔出短刀，与翁麟瑞决斗。后面两骑直趋过来，却被张岳、林锦二人接住。月光之下，刀枪并举，酿成一团杀气。斗了十余回合，三盗力怯，料敌不住。下马的那盗忽然大呼道：“输了，输了！”（如闻其声。）说着，拔步便走，麟瑞随后便赶。那盗只望林子里一闪，便不见了。麟瑞恐有变

故，不敢追迫，正想来助林锦厮杀，只见马上两盗早已滚鞍下马，伏在地下请罪。原来已被张岳杀败，情愿投降。（省笔。）

只听得张岳问道：“你们三个人，决不是安分之辈。”那一盗道：“不瞒大汉，某等兄弟三个，一母所生，自小爱好拳棒。后来父母死了，没有衣食之所，空有了一身武艺，也没处摆布。（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读之一哭。）不得已，兄弟三个商量，在此做这犯法的勾当，这几匹马也是劫夺得来。这里群盗如毛，只我身体最大，人家都称我叫做丧门神潘阿仁。二弟生得面貌丑陋，人家都叫他青面獠牙潘阿义。三弟生得身躯肥大，有些憨气，人家叫他老牯牛潘阿礼。（都是好名字。）我们阿仁、阿义、阿礼兄弟三人，在此一载有余，专门劫夺贪官污吏。若是贫困商旅，不敢相犯。如今既被好汉杀败，听凭发落，虽死不怨。”翁麟瑞听罢，便对张岳道：“他们只劫贪官污吏，原来也是好人，师父不可杀他。”张岳点头称是，扶起二人。林子里的那人见没事了，也走出来，望着翁麟瑞等便拜。当下六个好汉就月光之下，一片空地上坐下。

潘阿仁等闻知张岳等姓名，十分大喜，愿拜张岳为师，跟随左右。张岳不肯答应，经不起潘阿仁等苦苦恳求，只得应允了。当下受了潘氏三兄弟拜了三拜。说起要去投奔徐州海白虾王四的事，老牯牛潘阿礼大声道：“师父师兄快不要去。听得那人气量狭小，此去必不见容。不如就在此处做这道路罢。”张岳道：“你如何知道他气量狭小？”阿礼道：“他每年贩私盐总要几万包，兄弟们没有盐用，向他借些，他总不肯。我以此知道他小气之辈，瞧不起他。”（说得憨直。）张岳道：“这是传闻之词，何能作据？我有西天王宋杰亲笔信函在此，若去

投奔他，必然厚待。”阿礼道：“什么海白虾！有何本领，值得师父去投奔他。你们去，我不去。”（憨直可爱。）阿仁、阿义都大喝道：“三弟不得狂言！你若不随师父去，我们杀了你却去。”阿礼笑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（憨直可爱。）六人立起身，弃了马匹，一同行走。

转过了林子，就是一带茅屋，内中有一所破旧不堪的。阿仁指着道：“这便是草舍。肚中觉得饥饿，家中有煮熟的白米饭，众位进内，吃了几碗再说。”说着，引了众人到草屋里坐定，阿义去盛出六碗饭。阿礼道：“你这人好不知趣，瓦缸里还有半缸高粱酒，何不将出来喝？难道还要带到海白虾那边去不成？”（倒是阿礼知趣。）阿义道：“酒是有了，却没有菜。”阿礼道：“那只老母鸡，留它做甚，一发煨来吃。”说着，便自去捉了母鸡，把来杀了洗了，放到灶里去煨熟，将出来吃。翁麟瑞吃了，称赞道：“果然香味扑鼻，好吃！”阿礼道：“这个煨鸡，是我拿手酒菜。师父师兄果然要吃时，待我再去取几只来。”阿仁责备他道：“你又要去偷鸡了，好不长进。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众人吃罢了饭，时已四更。张岳催促动身，恐怕日间行路，易惹人疑。大家立起身来，不顾什么，一同赶路。

六人放步前行，过了五六里路，却是一个高丘，四顾无人，并无村舍，一面靠着高原，一面临着一大湖。看看天将破晓，东方发白，景色好不凄凉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个大汉，右手持白刃，光彩烨烨，左手持着人头一颗，血水淋漓，直奔过来。见了潘氏兄弟，打了一跪，说道：“兄长久违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一径去了。张岳等却呆了一呆，知道潘氏兄弟在这地方颇有势力，也不便多问。（省笔。）

行不到三五里路，忽听得（忽见、忽听，行文甚是活泼。）枪声大震。又行不过五六十步，忽见临河一带聚着一二百人，各执白刃，正在那里厮杀。内分黑白两队。中间立着公正人，手执红旗。（其势甚壮。）两方血搏肉搏，杀得落花流水。杀死的，由那公正人去丢在河里，随波逐流而去。张岳、林锦看了，叹口气道：“人说徐州道难于山东道，真不诬也。看此情形，实在可怜。”（是张岳、林锦的说话。）翁麟瑞道：“他们如此行为，必有不得已事。用武力解决，倒也爽快。（是翁麟瑞的说话。）我们何不去看他一看？”张岳正待阻止，只见潘阿义说道：“师父、师兄，若要去时，小可便当引领前去。一发收了他们，到海白虾王四那边去也好。”（我也赞成。）众人大喜，便随着潘阿义赶到河边。阿义大喝一声道：“众兄弟快快停战，青面獠牙来也！”那时，一二百人闻了此言，果然大家住手，举刀为礼。当下潘阿义道：“你们倒打得起劲，现在我来做公正人，看看你们武艺如何。”说罢，大家拍手欢呼。（不怕死，真好男儿！）只张岳阻止道：“我看这许多兄弟都有胆量，放他们自相决斗，不是自己折了锐气？不如替他们说和了，一同去寻着海白虾，好做大事。”潘氏兄弟闻言个个赞成，便将此意告知大众。那一二百个小喽啰也极快活。只内中有个喽啰挺身而出道：“万万不可。我等兄弟皆受东方亮陈园大王节制，如今不得大王命令，如何可以便到徐州去？（说得有理。）况且海白虾王四忌贤害能，不是大人物。（又在喽啰口中说出之为人。）我们若去投奔他，不是自寻死路么？”众人听了此言，面面相觑。只见潘阿礼大怒道：“现在我们要去见王四，志愿已决，谁敢道个不是，须吃

我一刀！”(阿礼始而不肯去，今又偏要去，终究是个爽快人，非常人所能及。)众人闻言，不敢做声，弄得那些小喽啰一无摆布。潘阿礼正待发作，只听得高原上一声锣响，奔出二三百人马来，直趋河边，要杀阿礼。正是：

百万英雄齐鼓掌，算来都是一家人。欲知潘阿礼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第二回文字承上文而言之也。一部大书决不能草草起笔，亦不可直犯本题，故作者用尽全力作此盘马弯弓之势，以留后文之地步耳。

党会初起，盖在两汉间。然非素有造意者，赤眉、铜马，迫饥寒相走集。及黄巾、五斗米教，其情异矣。唐、宋间多名为社，值胡元猾夏，民心思宋，故结为党会，以为种族复仇。王道凌夷，政失其绪，亦有屯聚以抗官兵者，此党会之所以日盛一日也。

考青红帮之原始，亦不外乎此。书中潘阿仁曰：“空有一身武艺，亦没处摆布，不得已做此杀人劫物勾当。”噫嘻！世间抱负非常而没处摆布者，倘仅有潘阿仁等三人，亦仅不过于徐州道上杀人劫物而已。若盈天下人抱负非常者，皆不得一吐气，而又不甘郁郁死，结党横行，以图一逞，亦当然之事也。

以一强盗结合之会社，居然能纠集数百万人，使皆心悦诚服，其才必有大过人者。此作者落笔之初，所以不得不迟回审慎也。





感怀旧事樽前放歌



締結新交月下比劍

## 第三回

### 感怀旧事樽前放歌 缔结新交月下比剑

话说老牯牛潘阿礼，因见有个小喽啰不肯去投海白虾王四，正要发作，只见高原上奔下二三百人，要杀阿礼。阿礼不顾利害，迎敌来人，（勇不可及。）却被阿仁一把拖住。（“拖”字妙极，可见阿礼奋不顾身。）那二三百人中，为头的一个好汉生得黑矮肥胖，相貌不俗。身穿蓝色紧身小袄，月白色湖绉短裤，足登快靴，手执利刃。左边随着一人，高举大纛，那纛上绣着四字道：“东方亮陈。”（有声有势。）众喽啰一见，丢了枪械，伏地高呼千岁。（有声有势。）潘氏兄弟知道，东方亮陈园独霸白水村，人称陈大王，便也上前行礼。那东方亮陈园只与潘阿义一人认得，握手并肩而行，问起何以到此。阿义便将详细情形告知，又引着张岳等众人见了。（省笔。）

陈园一见大喜，便道：“小弟多听得兄弟们说起老将军张岳、镇山阳翁麟瑞，武艺十分了得。缘何要去投奔王四小子？

(陈园也不以王四为然。)想王四匹夫之勇,不能容物,他的绰号叫做海白虾。此地一带溪流却叫白水村,他若要来此地比试武艺,我只消叫几个小喽啰去,便可将他丢到河里,真个做海白虾去。”(趣语。)张岳见他说得激烈,又见众人都说王四不是,便也不敢多言,但说道:“据此看来,王四这人难与交游,我们进退两难,如何是好?”陈园道:“久知将军神勇,又兼翁麟瑞、林锦扶助。还有潘氏三雄,也是世间无敌。何不就到小寨去暂住几时?得有机会,再图大举。小寨依山傍水,藏在密林之内,周围三里有余,形势非常稳固,地名白水村。村后一带白水溪,有六七里水面直通运河,官商往来船只非常繁多。小弟手下也有深识水性的兄弟们三五百人,专派到运河里去做些事情。众位若肯留在小寨,陆路也可抵敌官兵,将来招兵买马,积草屯粮。汉高祖亭长出身,朱太祖做过和尚,一样可以成得大事。我们同心戮力,那怕终究做强盗勾当不成?”(陈园坚留众人,其志不小。)张岳道:“陈大王言之极是。我等众人本无一定去处,若肯收留,自当竭力帮助大王,共成伟业。”(此非张岳本意。)翁麟瑞、林锦、潘氏兄弟听得张岳应允,各无异言。

陈园一见众位好汉情愿帮助,十分欢喜。(是欢喜。)当下率领众人和几百小喽啰,直到树林里去,曲曲折折行了一里多路,忽见一片广场,足有二三十亩大小,三面搭着草屋,中间一所高大房屋,门前竖着一面大旗,绣着“东方亮陈园大王”七个金字。(威武之至。)陈园到得寨前,一声令下,小喽啰各自散去。只邀张岳等到得寨里大厅上坐下,吩咐安排酒食。不一会,自有专管饮食的喽啰杀牛宰马,取将出来。

陈园便请入座，张岳坐第一位，林锦坐第二位，翁麟瑞坐第三位，潘阿仁坐第四位，潘阿义坐第五位，潘阿礼坐第六位，陈园自己坐了主位，一共七个好汉。（总结一句何等有力。）

陈园看看众人，都是雄赳赳气昂昂，满心欢喜。（是欢喜。）斟过了一巡酒，笑说道：“当时托塔天王晁盖在东溪村七星聚会，有阮氏三雄，这里有潘氏三杰。那智多星吴用、入云龙公孙胜、赤发鬼刘唐，便似这里的老将军张岳、归槽马林锦、镇山阳翁麟瑞。”（拟得似是而非，却以晁天王自命，其乐可知。）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劝众人满饮一杯。只翁麟瑞听他口发狂言，心中好生不服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是大王自比晁天王么？”（一语打入心坎。）张岳恐怕翁麟瑞呐出什么话来，闹些意气，便插嘴道：“大王勇悍绝伦，爱才如命，真是晁天王。我等才疏学浅，如何比得上吴用、公孙胜？”（此是张岳世故语，亦非本意也。）陈园听了，益发大喜，谦逊了几句，大家谈论些枪棒。陈园听得翁麟瑞武艺高强，却因失仪被黜，叹息一回，说道：“好男子随便何处都有作为，这些黑暗官场本来容不得我们。”（是愤世语，是真心语，陈园抱负不凡。）

正在说得起劲，忽见十几个喽啰缚着一个人进来。禀道：“兄弟们在树林里四面巡防，只见这个撮鸟在那里探头探脑，不是奸细，定是来看脚路，所以将他捉住。只那撮鸟口口声声要见大王。”（从小喽啰说出，另起波澜。）陈园等看那人生得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年约三十上下，端的好相貌。（好相貌。）又看他身穿玄色马褂，青灰色杜布长衫，却是文人模样。（是文人模样。）陈园问道：“兀那人，你好大胆！敢到这里

来？”那人道：“这里真个是龙潭虎穴我也敢来。”张岳听他出言不俗，（好张岳。）便叫释了他缚再说。陈园果然命小喽啰将那人的缚释了。张岳便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，从何而来？”那人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我乃浙江杭州人氏，姓钱名保，绰号锦毛狮。自幼曾读诗书，后也学得一些拳棒，现自白鹤洞而来。”（说得清清楚楚。）张岳听罢大惊道：“你当真是从白鹤洞而来？”（问得作怪，惊得作怪。）钱保道：“哪个骗你，有诗为证。”说罢，便朗然吟道：

五人分开一首诗，身上洪英无人知。

此事传得众兄弟，后来相会团圆时。

钱保吟罢，张岳急忙立起来，携了钱保之手，一同入座。说道：“原来是一家人，适间无知，多多得罪！”钱保也不谦谢，便在上首坐了。

陈园等众人见张岳厚待那人，大家莫名其妙。（真是莫名其妙。）张岳便对众人道：“列位听者，想我当年，随着大将军羹尧平定边疆，一班出力健儿未曾得着一官半职，退伍归田，结合一个天地会，几次起事，不能得利。后来，头目陈近南知道时机未至，劝众兄弟暂时解散，隐遁江湖，广结党徒，口传暗号。陈近南在白鹤洞研究道教，所以天地会众兄弟相聚，若问何处来，必定说自从白鹤洞来，这便是暗号。当陈近南与众人分别之时，又做了一首诗，便是方才钱保所吟的，以为众兄弟会合之证。（说出暗号，说出凭证。）我自别了陈近南，自知年老力衰，不能成得大事，到了山阳教授

拳棒。虽然翁麟瑞可以传我武艺，只没有把这事告诉他。今日得与钱保相会，实为意外幸事。”（张岳一席话抵得一篇天地会源流考。）

众人听罢，才知就里。个个欢喜，重整杯盘，大家奉敬钱保一杯。钱保道：“某有一言，奉告众位。某自天地会分散之后，隐居杭州西湖，看看年华老大，一事无成。（不胜髀肉之感。）听得杭州有个蒋葵卿，在山东济南做了一任知府，五六年间积下造孽钱不少，金银珠宝充满官囊。现在卸任回乡，要从此间经过。自恨才力有限，这注大财不能独取。闻得此间陈园大王兵精粮足，可以一用，特来告知此事。不想被小喽啰拿来，却认识了众位好汉，荣幸之至。”（被拿之故补叙。）

陈园大喜道：“钱大哥专诚到此，报告这注大财。小寨本来有五七百兄弟，又兼老将军张岳等都是龙虎之将，厮杀起来，谁人敌得？大哥且请痛饮，待他到来，自去劫夺。”（说得容易，如探囊取物。）钱保道：“不然，大王与众位好汉神勇，谁人不知。只是蒋葵卿那厮十分乖觉，恐怕路上有失，特雇五个镖师一路护卫。小弟已探得仔细，那五个镖师一个叫白额虎杨琪，一个叫笑面虎赵游，一个叫呼风虎李重，一个叫大尾虎李远，一个叫慈悲虎孙扑。这五个镖师结为兄弟，是虬筋虎骨的英雄，有万夫不当之本事，人家称为五虎将，不敢正眼看他。我们若用强力去劫夺，就是夺得，也自折伤人马。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”（探听得仔细，计算得深远。）翁麟瑞拍手道：“钱大哥说得有理，用兵第一用智。”（六字抵得一部兵法。）钱保看看翁麟瑞生得堂堂一表，相貌非凡，不觉暗暗叹赏。（暗伏一笔。）翁麟瑞又

道：“只是钱大哥有何良策，可以取得这注大财？”那时张岳、陈园等也急欲问计。钱保喝了一杯酒，对众人道：“若要取这大财，只消如此如此，还可使这五虎将一同入伙，不是人财两得之计么？”众人听罢，莫不眉飞色舞。（妙在不即说明如何计策。）陈园依计而行，叫进一班小喽啰来，如何如何，吩咐一番，命令速去预备。（此处仍不说明。）小喽啰领令而去。

那时天色将晚，大厅上点起两支巨烛。一面叫小喽啰端整七间卧室，一面再叫酒来，饮至半夜方散。那时月华如水，照入中庭。钱保触动诗兴，漫声吟道：

竹影横帘，花阴碎地，独生蕉窗夜悄。几处箫声，送冰轮晶皎。向银界拜启，何年望朔平判，何日盈亏方了？  
毕竟何时，永圆明昏晓？闻谁家、黛懒修，蛾懒扫。  
桐花下软语，低声祷。愿一夜清辉，照秋帆归早。得团圆、对月人偕老，金钱卦，解释相思恼。谁知道、素女高寒，也忧心忡忡。（右调《拜星月漫》）

钱保吟罢，笑了一回，又吟道：

驹隙匆匆走。大都来、花开花谢，不堪回首。宝剑沉沦红粉暗，日月年年如旧。莫道是、无心出岫。狐鼠凭陵百十载，把江山锦绣落苍狗。天下贵，匹夫负。男儿具副好身手。最难堪、庸福当年，没名后世。明末三儒严种族，剩有千秋俎豆。须记取、秀才消受。杀敌报仇分内事，红花亭血溅胡腰绶。痛祖国，尽杯酒。（右调《金



## 缕曲》)

陈园等一班好汉不解诗词，只见那钱保击桌而歌，但觉好听，待他歌罢，拍手称赞。钱保笑道：“这些吟风弄月之词，原是酸秀才一肚皮腐气。也值得众位称赞？（我不解今日之腐儒，会做得几句歪诗，便自以为名士，自以为才子，不如钱保远矣。）今夜秋高气爽，月明如水。何不大家到广场里去，较量些枪棒。”翁麟瑞道：“大哥之言正合我意，不知此间有甚精良的武器。”（教场比武之后又将月下比武，却是好看。）陈园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（连呼三字，乐之至也。）便去开了右边厢房，指着架上的刀枪剑戟，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要用什么，只管自取。”于是钱保取了一柄青铜剑，张岳取了一柄偃月刀，翁麟瑞取了两柄双龙刀，林锦取一杆短棒，潘阿仁、潘阿义、潘阿礼各取了一枝梨花枪，陈园自取了一柄精钢短腰刀。一个个奔到广场。

陈园一声呼啸，两边草房里走出二三百个小喽啰，月光之下，四面立定。先是潘氏三雄趋到广场中心，举起梨花枪，使了一阵。（省。）林锦提了短棒，舞动起来，潘氏三雄退回。只见林锦那杆短棒上下左右，盘旋不定，果然纯熟。舞罢，退立一旁。翁麟瑞拔出双龙刀，大吼一声，已到广场中心。但见两道白光只在身上绕着，寒风阵阵，冷气逼人。舞了一个双狮伏虎势，霍地收住，退回原处。（写得好看。）陈园、张岳看得技痒，一个舞动偃月刀，一个使着精钢短腰刀，三把刀上下齐举，逼出一团杀气。两旁看的人呐喊起来，都道：“舞得好也！”过了半个时辰，两人才收刀而回。（从两旁看的

人称赞，又是一样写法。)钱保仗着青钢剑，缓步履至场中，轻轻舞动。初则左右开合，后乃上下盘旋，舞了一回，那剑光如同电光一般，闪闪烁烁，见渐渐的只一团白气，全不见些儿人影。众人看着，拍手欢呼，惊得树林里的宿鸟都惊着飞起来，在天空中聒噪。这时众人看得呆了，霎时间那团白光忽然不见了，正相惊讶，只见钱保自大厅上缓步而出。原来他舞得起劲时候，跃入大厅，收了剑，整了衣，重复出来。众人此时，没一个不钦敬钱保的本事。(极力写钱保，为后文地步。)大家较量武艺已罢，小喽啰各归本房。其时已经四更左右，陈园送了众人入房，各各安睡。

一宵易过，又是明朝。自此八筹好汉在白水村里，演试武艺，操练喽啰，不觉过了六七日。(省笔。)小喽啰进来报称：大王吩咐的事，现在都已办妥，听候指挥。钱保听得，便对众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当去探听蒋葵卿那厮何日到来，好去下手。”众人称是。钱保仍穿了玄色马褂，青布长衫，(细。)离了草寨，望北方大道而行。

隔了三日，钱保回来报告，说蒋葵卿雇了五虎将，押着一百二十只皮箱，其中一半是衣服珍玩，一半是黄金珠宝，用五十只马骡负着，二百个军汉保护。探得详详细细，明天午刻一定在此经过。众人听了大喜，置酒相待。

次日天明，钱保代陈园发令，命小喽啰如此如此，一起出发。待到午牌时分，钱保率领陈园、张岳等在树林里张望，只见数十辆马驴车子已远远而来。正是：

安排伏虎擒龙计，劫夺贪官污吏财。毕竟钱保用何计策劫夺蒋葵卿知府财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陈园留住众人，其志不小。看他置酒高会，谈论七星聚会一段事节，直以晁天王自命。如此等人可惜幼无教育，长为大盗，若然有些学识，定能做得大事。

钱保、翁麟瑞是书中主脑人物。看他见面之后，大家暗暗佩服，文笔细腻之至。钱保酒后放歌，第一阙《拜星月漫》，情词悱恻；第二阙《金缕曲》，激昂慷慨。有此等才华，而终至于埋没绿林中，惜哉。虽然，钱保自谓吟风弄月之词，本非素志，则我又不敢为钱保惜矣。

林锦要投宋杰，果然得见。宋杰介绍林锦等去见王四，半路里却发生出许多事来。文奇事奇，腐儒见之，定当咋舌。

第一回教场比武，此处又有月下比武，只三回中比武两次。文章故意相犯，却又绝不相同，作者何等才气！

施耐庵作《水浒》，有“东溪村七星聚义”。书中陈园自比七星聚会。《水浒》有吴用智取生辰纲，书中钱保也是计劫蒋葵卿。故意与《水浒》雷同，却绝不相似，文章之奇，无过于此。

锦毛狮计取黄金车



绣花豹义结绿林客



## 第四回

### 锦毛狮计取黄金车 绣花豹义结绿林客

话说陈园、张岳等在树林里张望，见数十辆马驴车子远远而来。前面有五虎将，后有众军汉，那五虎将之前又有十数辆商贩车子，只顾赶路，行到树林面前。那大路上却有砂石堆满，阻住去路，只有一条小径，弯弯曲曲，直通树林里面。这十数辆车子一半停下歇息，一半只顾望树林里行去，安然无事。（经过盗窟，安得无事？可知是计。）五虎将赶到，见大路阻住，不能通行。一齐住了脚，问那歇息的商贩车夫道：“请问客官，这条大路几时却被砂石塞满？”（问得是。）那车夫淡然答道：“大约塞满了一两个月，现在只有一条小路好走，经过这个树林便是大道。”（说得写意。）五虎将中有一个说道：“听得此处常有强人出没，这平坦大道如何会被沙石填塞，莫非强人用计，引我们到树林里去，却来劫夺。须要仔细，不要落他圈套。”（其人精细。）那商贩车夫笑道：“你这人

枉做了镖师，凭地胆小。我们贩卖米粮，一个月也走过四五遭，却没有遇着强人。你不见刚才五六辆车子已转过树林里去了么？你若不信，待我们先行，做你们的开路先锋队。”说着六七个车夫果然推了车辆，依着小路，望树林里去了。（把五虎将引到龙潭虎穴去了。）

那时五虎将一则见大路阻塞，不能通行，二则见十几辆车子转过林子，并无危险，便也放大了胆，直奔林里来了。（险之至！）行不到五七十步，忽听得一声锣响，两旁大树背后伸出十几个挠钩，把五虎将一个生擒活捉去了。又是一声锣响，钱保、翁麟瑞、张岳、陈园、林锦、潘氏兄弟各执武器，率领三百小喽啰，冲出林子。将几十辆车子的衣服、珍玩、黄金、珠宝，一齐收下。又把二百个军汉团团围住，逼令投降。此时那些军汉见他们声势雄壮，料敌不过，只得一齐投降。蒋葵卿见此情形，只与家眷伏在车子里发抖。钱保命将蒋葵卿同家眷一起缚了，押着车辆军汉回寨。（钱保能。）原来砂石塞住大道，故意辟条小路，和十几辆客商车儿引道，都是钱保的计策。

众头领得胜，到大厅上，众头领坐下，先叫小喽啰押解五虎将过来。（钱保能。）五虎将押到阶下，钱保急忙下厅，亲解绳索，请五人上坐。五虎将道：“既然就逮，何故厚待？”钱保道：“兄弟久仰五位大名，江湖上称为五虎将，有心要拜识尊颜，今日特地请来，何敢怠慢？”（辞令妙品，钱保妙绝。）说罢，请五位坐定，酒食相待。（钱保妙绝。）又道：“五位镖师学得一身武艺，保护那些富商大贾原是不差。然而一班贪官污吏，奸滑商人，搜括民脂民膏，只图一人富贵。我们劫夺他

的财帛，杀害他的生命，也不为过。(钱保妙人。)那蒋葵卿做了几年知府，贪财纳贿，黑地昏天。五位深知大义，如何替他保护？”(责备一句，妙绝。)笑面虎赵游答道：“吾等五人结为兄弟，专司保镖，不知其他。若有人来雇用我们，我们便当尽力保护，别的事一概不管，各守本分。他人的有义无义，何敢去顾问？”(直把钱保所言完全驳倒。)钱保道：“大哥之言差矣。大丈夫顶天立地，第一要立个志愿。若然万事不管，只替人家出力，与奴才马牛何异？这不是太没志气了么？”(直是痛骂一顿，钱保妙绝，恶绝。)这一席话说得笑面虎默默无言。钱保又笑着说道：“五位大哥不要见怪，这里陈园大王爱才若渴，一心要想叫小弟来请五位入伙，实缘不得其便。今日相遇，何肯错过。便请坐一把交椅，平秤分金银，整套穿衣服，岂不大妙！”(钱保说五虎入伙。)陈园也接着说道：“五位听禀：兄弟自幼学得武艺，苦无出头之日，一心结识天下英雄，要做些大事业来。现因时机未到，权在此间落草，五位若肯屈留小寨，共成大事，实为荣幸。但是我们虽然做这绿林豪客的勾当，却也明白大义，保护安分客商、清慎官吏，专劫不义之财，专杀无耻之辈。所以四方豪杰闻得我们如此，都来归附，三五年间已有一千余人马。若蒙五位不弃，就请入座。”(陈园说五虎入伙，又是一样。)那时五虎将见众好汉义气深重，苦苦相留，只得投降。(此时却也要顾义气了。一笑。)钱保、陈园一班头领心中大喜，邀请五位入座，重定席次。陈园第一位，张岳第二位，钱保第三位，林锦第四位，翁麟瑞第五位，潘氏弟兄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位，五虎将中杨琪第九位，赵游第十位，李重第十一位，李远第十二



位，孙扑第十三位，一共十三个头领，（又是一结，精神饱满。）团团坐定，共饮庆贺酒筵。

陈园命把金银车辆取来，检点价值，约有十万两上下。陈园把来分为二十份，十三个头领各取一份，其余七份分派了小喽啰。又吩咐将蒋葵卿一家眷属只管软禁，不要伤害性命。（与我无故，不必仇杀。）把二百个投降军汉命令编入喽啰队伍，一概有赏。（好。）众军汉自然欢喜。布置已毕，开怀畅饮。

翁麟瑞道：“现在寨里兵多将勇，粮足器精，果然发达。但是据我看来，只恐喽啰忒多了反为不美。”潘阿礼大声道：“翁大哥说什么话，今天得胜回寨，共饮庆贺酒筵，何以出言不祥？一定要罚你三杯。”（浅见之人何知深远。）只钱保忙问翁麟瑞道：“大哥此言，必有高见，愿闻其详。”（惟英雄识英雄。）翁麟瑞道：“某闻名将用兵，宜守兵法。我们大寨筑在树林里头，若只有四五十人出没其间，自然稳当。现在兵多粮足，假使被敌人得知，一把火烧将起来，却到那里去躲避？我们虽然杀得出，只一班小喽啰和许多粮草，不是要尽葬在火窟里面么？”这几句话说得众人如梦方觉，大家有些栗栗危惧起来。钱保拊掌而起道：“小弟愚昧，今被翁大哥一语提醒，才知此间危险。”（写钱保，兼写翁麟瑞。）张岳也道：“麟瑞虑得极是。当年我从年大将军出征，蛮苗依林结寨，被年大将军放一把火，烧得他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此间形势与蛮苗的山寨相仿，不可不防。”（是张岳口吻，别人不能说。张岳不弱。）陈园也道：“昔者刘备依山傍水，连营七百里，也被陆逊火烧，大败而回。兄弟也曾看过《三国志》，如何计不到

此？惭愧，惭愧！”（是陈园口吻，陈园不弱。）两边潘氏兄弟一班头领，听得怎样议论，一个个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恁地时，如何是好？我们快投到别处去罢，寻着了一个安稳的去处，却再说话。”（众人无用，可发一笑。）

张岳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众位不必心焦，兄弟有一计在此。陈大王本有六十只战船，装成商船模样，派到运河里去袭劫水路。现在只派三十只出去，留三十只停泊白水溪，伏在寨后。若然陆路有警，可敌则敌，不可敌时，便到船里暂避，那就不至于全军覆没了。”（果然稳当。）众人听罢，都道老将军的计策甚是稳善，请陈大王急速发令，收回战船，在山寨后停泊。陈园果然便叫水路小喽啰进来，发下号令，召回战船三十只。小喽啰领命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大厅上众头领开怀畅饮，引吭欢呼。钱保忽然立起，说道：“众位暂请坐定，某有一言：现在召回船只以防不测，计策果然安稳。只是退步之计终非长久之道，若然陆路草寨果被官兵烧了，退在战船里头，却再到何处去安身？兄弟有个好友，家居安庆，富有财产，慷慨好施，结纳四方豪杰，姓潘名安，为人广有谋略，素来有小子房的声名。并且相貌清秀，举止翩翩，人家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绣花豹。如今我想去访问访问，任便问他有什么稳善的地方可以容得我们。他不但朋友众多，见闻广阔，并能熟知天文地理，世间若有形势所在，象宋公明的梁山泊一般，他无有不知，无有不晓，我去问他，必然见告。（从钱保口中说出潘安之为人，可见他们原是一气。）兄弟想与翁麟瑞同去走一遭，明日便行。迟则一月，早则半月，便当回寨报命。不知众位意下如何？”翁麟瑞便道：“小弟愿随

大哥去。”陈园也道：“大哥肯与山寨出力，再好没有。明天便当设筵饯别。”众头领也各欢喜，又饮了一回，方始散席。

次日钱保、翁麟瑞结束停当，饮了陈园的钱别酒。陈园已命水路喽啰预备船只，专送二人。钱保、翁麟瑞别了众人，下得船来。张岳在岸上吩咐麟瑞道：“你一路须要当心，不要暴躁，惹出事来，连累了钱大哥。”（此段却不可少。）麟瑞在船中噉然答应。那只船早已解缆，荡将去了。众头领看看船已驶得远了，才各回寨不提。

却说钱、翁二人在船中谈谈说说，甚是投机，两人各各佩服，订为刎颈之交。舟行一帆风顺，不消三五日已到安庆南门城外停泊。钱、翁二人上岸，打发船上喽啰只管驾舟自回，不许耽搁，一面携了包裹，进得安庆城门。行到一条僻静小路上，只管匆匆的向前走着，忽然钱保背后跟上五七个人，一个举起手来，对着钱保的肩膀上只一拍，大喝道：“白水村大盗何敢到此？”（吓煞！）钱保急回首看时，不是别人，那拍他肩膀的就是小子房潘安。（喜极！）翁麟瑞不知就里，惊得呆了。后来只见那人握了钱保的手，钱保道：“我正想来寻你，谁知便在此处相遇，再巧也没有了。”便回首对翁麟瑞道：“这位便是小子房潘安。”又对潘安道：“这也是一个同志，有名唤做镇山阳翁麟瑞。”众人大喜。

潘安邀请钱、翁二人到了家里，在花厅中坐定。潘安看见翁麟瑞相貌堂堂，心中已自佩服。吩咐家人端整酒食，为二人接风。谈论一番，更是如鱼得水，相见恨晚。（惺惺惜惺惺，好汉惜好汉。）麟瑞问潘安道：“吾等在白水村做的勾当十分秘密，兄长何以得知？方才钱大哥被你一拍，把我惊得呆

了。”(是要问。)潘安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蒋葵卿去任还家经过白水村的事节，原是我先得知。当时只知白水村中有东方亮陈园，我便囑托钱保兄长去走一遭，取这非义之财，也不为过。(潘安、钱保果然是一家人。)谁知得识足下，三生有幸。”麟瑞至此恍然大悟。潘安又道：“方才街上我本没有看见钱兄长，只我几个学徒看见了，指点我，所以来戏弄戏弄。多多得罪。”钱、翁都道：“兄长说哪里话来。”

酒过数巡，潘安见翁麟瑞性情亢爽，志气不凡，(又赞一句，可见三人之志同道合也。)有心要结纳他。开言道：“想小弟行年四十，一事无成，(感慨语。)只爱结交当世俊杰。现在至交好友何止二三千人，(并非夸口。)只求一个出类拔萃，象钱、翁两兄长的，实在难得。如蒙不弃，愿仿刘、关、张桃园结义故事，不必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(潘安笼络人才，果是妙人。)钱保便道：“兄长若肯提挈，我等求之不得。”(钱保答应。)翁麟瑞也见潘安谈吐纵横，才气不可一世，早已佩服，(已入彀中。)及闻此言，便即应允。(翁麟瑞答应。)潘安大喜，便叫家人预备香烛纸马，供在花厅之上，中设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尊神位。(郑重之至。)潘安最长，年四十岁，当为长兄。钱保次之，年三十六岁。翁麟瑞最小，只有一十七岁。(年岁相差如许，而潘安只爱翁麟瑞之才，不以年幼而忽之，结为兄弟。潘安笼络人才，可爱可爱。)当下三人对着刘、关、张神位，一齐跪下，宣誓道：

维乾隆十二年十月某日，安庆潘安、杭州钱保、山

阳翁麟瑞，意气相投，结为异姓兄弟。宣誓于刘、关、张三公之前曰：窃维建功立业，豪杰之作为。济困扶艰，英雄之本色。某等抱斯宏旨，百折不渝，患难相共，虽死不怨。若背此盟，惟神殛之。（落落数言，义气如山。）

宣誓既毕，各向神祇拜了三拜，立起身来，再整杯盘。从此兄弟称呼，开诚相见。饮至半夜，潘安亲送钱、翁二人到东厢房安寝，然后回至内室。（极力写潘安之待人颇似宋江。）

却说钱、翁二人既到厢房之内，如何睡得着！翁麟瑞道：“我等到此，蒙潘大哥如此厚待，结为兄弟。但是既然结为兄弟，患难相共，我们现在做了强盗，难道也叫大哥去做强盗不成？”（问得是。）钱保道：“大哥家资饶富，如何肯去做强盗。”（说得淡然，其意何居？）麟瑞道：“我也如此想，只是大哥不做强盗，我们也不能回去，恁地时，我如何对得起师父张岳和陈大王一班头领？”（确是进退两难。）钱保道：“三弟不必过虑。你不知大哥绰号唤做小子房么？他那满腹机谋，明天与他计议，自有妙法。”（处之淡然，其意何居？）麟瑞也不多问，闭着眼睛沉沉睡去了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上窗。自有仆人上来服侍盥洗。早餐既罢，潘安已来访问，谈了些刀枪拳棒。潘安道：“二位贤弟才能出众，正好立功当世，名垂竹帛。（谁知终不如愿，幸赖小说家作此《青红帮演义》以传之，亦奇事也。）若是做绿林豪客的勾当，埋没真才，未免可惜。”（来了。）

翁麟瑞正在踌躇，只见仆人奔进来道：“外面有个秃驴，坚请要见主人。驱之不去，直闯进来，现在已到中堂。请主人发落。”潘安道：“僧人来见，必有缘故。且与二弟一同出去，问个仔细。”说罢，一手携了钱保，一手携了翁麟瑞，直到中堂。只见那个僧人形状龙钟，相貌古怪。见了三人出来，起身合十为礼道：“三位相公，恭喜恭喜。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，今日不出，更待何时？”（奇绝，怪绝。）三人听了，摸不着头脑。只因这一番，直教：

芦穿膝盖违常理，红雪齐腰亦大奇。毕竟这个僧人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三人为青帮主脑，至此回才将三人一齐叙出。看他们未曾结拜兄弟以前，已是惺惺相惜，字里行间呼之欲出。作者于此，盖煞费苦心矣！再看他写潘安，有潘安的身分；写钱保，有钱保的身分；写翁麟瑞，有翁麟瑞的身分。绝无一些紊乱，文字之精细如此。再拿潘、钱、翁三人来比较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，潘安象宋江，钱保象吴用，翁麟瑞象武松，却也有些不同之处。文字之妙即在虽有些相象，而不必尽相象。

白水村中兵多粮足，闹热极矣，却只是衬托。

写陈园措置一切井井有条，也是有作有为的人物。

结义誓词只寥寥几句，已将三人胸襟和盘托出。窃怪今之兰谱，滥调四六、堆砌满幅者，为俗不可耐也。

钱、翁之访潘安，初意欲叩之以形势稳固之盗窟在何处也。及既相见，不能复出诸口。事势之变迁耶？文章之变化耶？二者盖兼之矣。

唤风雨妖僧显神通







发雷霆老将斥鬼话

## 第五回

### 唤风雨妖僧显神通 发雷霆老将斥鬼话

话说那个相貌古怪的僧人见了潘安等，没头没脑的合十道喜。潘安见他来得作怪，请他上首坐了，自己与二弟坐在下面，动问道：“敢问高僧法号，挂锡何处宝寺？枉蒙下顾，有何指点？”那僧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贫僧以天地为庐，日月为盖，不住洞府，不守名山，云游天下，到处安身。僧人罗祖便是。”（果何僧耶？）潘安听罢，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久闻高僧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干请录为弟子，指点迷途。”（潘安如此，真耶？伪耶？）罗祖急忙扶起潘安道：“贫僧有甚道行，敢来收录弟子。只贫僧昨夜在长江边上仰观天象，见三星聚于一处，因知安庆城中必有贵人相聚。今日进得城来，行过贵府，见有霞光三道旋绕屋顶，故此直闯进来，有言奉告。”（其言怪诞，使人疑惑。）潘安、钱保大喜，一同跪下，愿拜罗祖为师。罗祖那里肯答应，扶起二人。潘安邀请到书房中坐下，

潘安发言，兄弟三人同拜罗祖为师，务求指点。翁麟瑞只得同潘、钱二兄拜了罗祖。（翁麟瑞有不信罗祖之意，虽未明言，已活现纸上。）

潘安叫家人端整素斋，款待祖师。罗祖道：“贫僧酒也喝得，肉也吃得。好酒好肉只管拿来。”（原来是个酒肉和尚。）潘安便叫盛筵相待。罗祖并不谦谢，狼吞虎咽吃了一顿。翁麟瑞道：“敢问祖师：方才祖师说过，我们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。究竟什么机会，乞道其详。”（不是请教，直是诘问。）罗祖此时才停了箸，答道：“现在皇上张挂黄榜，征求天下奇才，运输粮米。尔等快去揭下黄榜，代皇家出力，不是大富大贵的机会么？”翁麟瑞道：“运输粮米如何能做大官，富贵何来？”（又是诘问。）祖师道：“尔等不知。皇上因运河里面时有大盗出没，每年被抢粮米不可计算。所以悬挂黄榜，招募异人，能够肃清运河大盗，便有重赏。尔等与白水村强盗多有关系，（何以知之？）若去揭了黄榜，招安白水村头领，其余小盗何足畏惧？”三人听罢，呆了半晌。罗祖笑道：“尔等做的事情贫僧全已知晓，贫僧善能察言辨色，能知过去未来。（一发狂言。）尔等听我言语，去揭黄榜，必然富贵双全。若然不听，再隔三年，大难临头，死无葬身之地。”（富贵以诱之，危词以吓之。祖师口若悬河。）三人深信其言，愿揭黄榜，替皇家出力。（已入彀中。）

罗祖道：“尔等既然拜我为师，一切行为须要听我吩咐。”潘安、钱保都道：“谨遵祖师命令，不敢违拗。”罗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自明天起，尔等三人另备一间秘密书房，从我在书房里修练功夫。不满一月，不能走出房门一步。那时我自去

揭了黄榜，保荐尔等。”（诡秘之至，非妖僧而何？）潘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弟子本有一间秘密书房，外人不能窥见，除却两个心腹之外，他人全皆不知。”（潘安早已预备了。笔墨冷峭。）罗祖道：“如此最好。只尔等明天便当随我进内静养，饮食叫心腹送来，不满期限，休想出门。”三人各无异言，饭罢席散。

那时天上起了一阵乌云，罗祖道：“我要唤着风雨，到天上去玩玩了。”说着，果然听得一阵风声，接着那雨就落下来了。众人都奇怪不止，再回头来看，罗祖却已经不见了。潘安等遍寻不得，翁麟瑞道：“那僧进门时候全是一副妖气，我就有些疑心，果然被他骗了一顿酒食走了。（表翁麟瑞。）只是我们在白水村的事情，他如何知道，这却作怪！”（是作怪。）潘安道：“三弟休得胡说。我想此僧道行必定高妙，否则如何得知过去未来的事呢？”（表潘安。笔墨冷峭。）

言犹未毕，只见罗祖已自屏门后转了出来，手持黄榜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黄榜已被我去揭来，尔等富贵即在目前，只自明天起修炼功夫便好了。”潘安道：“祖师去揭黄榜，如何从屏后出来？”罗祖道：“尔等此时如何得知，这个叫做土遁之术，数百里路转眼即到。尔等随我学习三年，也有这等道术。”（其言妖甚，足以惑人。）说罢，回转头来，看看翁麟瑞说道：“你不是说我妖僧么？”（奇甚！）麟瑞此时也信罗祖利害，听了此言，汗流浹背，跪在地下伏罪。罗祖大笑道：“小子无知，姑且恕你一遭，后来再若乱道，严责不贷。”麟瑞叩谢起立，从此死心塌地悉听罗祖摆布了。（麟瑞可惜。）

话休繁絮，到了次日，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随着罗祖进

了秘密书房，静听祖师教练。祖师口讲指划，说了一会。(略。)怀中取出一部书来。唤做《定国天书》，(书奇，名绝。)却是罗祖手写之本。罗祖道：“我在峨眉山修道时候，夜得一梦。到一处洞府，洞外仙草奇葩，异香扑鼻。知是玉都，不敢进内。徘徊一会，只见两个道童出来，引我进了洞府，到一间书房里，两个道童便不见了。那书房玉轴典签奇书满架，我便抽下一部书来，唤做《定国天书》，不觉欢喜。(僧人要看《定国天书》亦属大奇。)自首至尾看了一遍，刚才把书放好，忽然惊醒，才知是梦。(僧人做定国之梦，可笑。)只所看天书中的字句，一字未曾忘记，急忙跳起禅床，剔明灯光，将天书中一节一段默写出来。足足写了两日两夜，才得完毕。只我是个僧人，看破一切，那些安邦定国的事业不愿预问。但想仙童引道，使我得了这部天书，必然叫我传授世人，治平天下。(说得堂皇。)若然秘而不宣，必遭天人怒责，所以云游四海，寻访真才，以便传我天书，了此宏愿。(原来如此。)谁知走来走去，没有遇见可教之才。尔等天资不弱，将来大有作为，总要悉心研究，勉为大器。”

三人听了，正襟危坐，不敢做声。罗祖便将天书讲解，那潘安、钱保本来识得文字，看了天书，早已知道。(如此看来，所谓天书者亦仅矣。)翁麟瑞虽然识得几个字，只不能懂得书中大义，自然静心听讲。从此以后，三人果然在这秘密书房里，将定国天书简练揣摩。满了一月，读得熟了。(读得熟了，看他何用。)罗祖道：“现在你们可以出去运粮了。”(读了天书，只是运粮。奇绝，怪绝。)便与潘安等出了秘密书房，叫潘安去造了一百只运粮船，到安庆衙门里包运。(如是

容易，必然早有预备。笔墨冷峭。)官厅准其所请。

罗祖对潘安等三人道：“现在尔等三人包运粮漕，中途出了事故，身家性命难保。须翻阅天书，便能知晓。”翁麟瑞道：“弟子愚昧，不能运用天书，还请祖师指导。”（只是翁麟瑞一个人说。）罗祖道：“现在运河里强不过的匪盗，便是白水村的水路喽罗。你们去说得他动，那数千里运河便可风平浪静，永无盗匪之警了。”麟瑞道：“白水村众头领义气深重，如何说得他动？”（麟瑞之言如此。）罗祖大笑，招三人近身，附耳低言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说，哪怕他们不动心？尔等依计而行，定能成功。（什么计策？）我就在这里等候，耳听好消息。快去快回，不可有误！”（什么计策？）当下潘安等三人奉了罗祖之命，请罗祖留在潘宅，三人雇了一只快船，直驶到白水村来。

却说白水村中张岳、陈园一班头领，因钱、翁二人出寨将近二月，（从此处点出时候。）已是十二月底，不见回来，甚为焦灼。早已派出水陆喽罗，四面探听。（反写。）忽报钱、翁二头领已到寨前，后面随着一个美貌男子。陈园等料是潘安。急忙出寨迎接，（郑重之至。）邀进大寨。钱保介绍潘安与头领见了，大家欢喜。陈园开言问道：“钱翁二公去了将近两月，想是潘大哥厚意慰留。不知江、浙两省可有什么好去处，似宋公明的梁山泊一般？”（是陈园主意，语细。）钱保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停停再讲。”陈园便命取出筵席，与众头领为三人洗尘。

酒至数巡，众头领请问别后情形，钱保停箸整襟说道：“我与翁大哥到得安庆，与义士潘安相遇，（实。）蒙他十分厚

待。(实。)忽然遇着一个僧人，说起黄山罗祖大师，道行甚高，善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。当时蛮苗作乱，皇上屡次出师，无法扑灭。(虚。)张挂黄榜，(虚。)招收奇才异能之士，平定蛮疆。(虚。)罗祖揭榜而去，亲至边地，护持佛法，设台礼忏。不废一矢，不折一兵，仗着不生不灭大慈大悲的意旨，劝退苗人，边疆从此平定。(虚。)皇上得知其事，龙颜大喜，意欲立召回京，加锡法号。只罗祖并无半点尘心，不愿受封，仍旧回到黄山，修养长生不老之术。(皆虚。)我与潘、翁二哥听得十分羡慕，(一派虚言，翁麟瑞如何不发作？盖以为罗祖收伏其心矣。)结伴前往黄山，(虚。)求见罗祖，愿拜为师。(半虚，半实。)罗祖不肯应允，我等苦苦恳求。罗祖不耐，走到山下，一道大水阻住。罗祖就在河边折下一根芦苇，放在水中，变为一舟，渡河而去。(荒诞不经。)我等看见罗祖果有飞渡大水的本领，立志要拜他为师。恰巧河里流下一只船来，即便跳身上船，一直追随，直追到杭州武陵门外，一个山头旁边。(荒诞不经。)罗祖弃舟登山，山上有一个小洞，只有三四寸大小，罗祖象龙蛇一般钻入洞中。(荒诞不经。)我等也是赶到山上，只因洞口狭小，如何得进，只得跪在洞口诚心恳拜。”(荒诞不经，读之欲笑。)钱保说到这里，众头领听得发呆，落开了口，合不拢来。说道：“这罗祖定是仙人现形，后来怎样？”(表一句众头领。妙。)钱保续言道：“我等跪在洞口，经过三日三夜，寒来没有穿，饥来没有食。(荒诞不经，读之欲笑。)等到第四日的朝晨，东方日出，忽然洞里钻出一个仙童，(仙童从洞里钻出，奇绝妙绝。)对我三人说道：‘尔等皆为求道而来，今奉罗祖法谕，尔等须要到红雪齐腰，芦穿膝盖，才

能与罗祖有师弟之分。’（荒诞不经，读之欲笑。）我等闻言，暗想芦苇如何能穿膝盖？天上如何飞下红雪？这定是罗祖不肯收录，所以说此决绝的话。（看他偏是说得曲折详尽。）无可奈何，只得哀恳仙童入告罗祖，俯鉴热忱，准予收录。（偏是说得委婉。）仙童答应一声，径自入洞去了。（荒诞之至。）又过了一日一夜，洞中消息沉沉，仙童杳然不出。那时正是腊月初旬，天气严冷，（偏有余暇点缀气候。）我等三人衣服都是单薄，伏在这阴森萧瑟小洞之口，已是抵挡不住。又加一阵西北风，飞飞扬扬的下了一夜大雪，（偏是写得细腻。）那时我等早已不知人事。幸亏次日早上，雪止风和，晴光大放，才渐渐苏醒转来。只见身旁积雪红红白白，颜色非常鲜艳。（荒诞之至。）我等大为诧异，感谢皇天，红雪齐腰的预言果然验了。大家看看头面，都有血痕。原来天气冷极了，小鸟无处觅食，飞来啄破我等头皮，（荒诞不经，谁知之，又谁见之？）我等耳根左右都有了冻疮，所以被小鸟一啄就破，流出血来。（偏要自圆其说。）后来红日升天，气候转暖，觉得膝盖上有些痛楚，拔起来一看，只山上本有芦根。已经钻入肌肤，痛不堪言。（荒诞之至。）我等更是抚掌大喜道：‘芦根穿膝的预言又验了，罗祖大师真神仙也。’正在喜跃之时，只见罗祖早已立面洞口，（荒诞之至。）指着我等说道：‘尔等诚心求道，甚为可嘉。来，来，来，随我进来。’说着，将手一指，那个小洞忽然变为大道。（荒诞之至。）我等便随罗祖进得洞中，在石条上坐下，蒙罗祖赐了一顿素斋，顿觉温饱。吃罢，罗祖便教我们学道。（荒诞之至。）过了七日，我们读熟了一部《定国天书》。（渐渐入港。）罗祖道：‘现在你们熟了此书，便可出洞。安邦定国的



事业，即在尔等身上。’我等不肯出洞，罗祖衣袖一挥，我等一个昏迷。及至醒来，谁知已在安庆潘宅。大家惊讶不置，恰巧张贴黄榜，招收奇士，我等便去揭榜应募。现在我等已经得了官衔，特来奉请众位头领，去邪归正，结为一个大帮，共享富贵。”众头领听了，个个欢喜。只老将军张岳大怒道：“这一篇鬼话全是钱保摇惑众人，推出斩讫报来！”正是：

休道妖言无稽考，能使英雄入网罗。毕竟张岳要杀钱保，钱保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罗祖初至潘宅，潘安欲拜为师父，其为串通可知。串通以后，便可实行他的愚民政策。书中虽然一句未曾说明，然而匣剑帷灯，自有痕迹可寻。此文笔之所以妙也。

罗祖之得天书，与宋江之得天书，都是利用社会迷信根性，有意借助鬼神，借以号召徒众，其作用正同。

今日青帮中人，问其始祖，莫不曰罗祖，曰翁、钱、潘三堂。问其始祖得道之由，则众口一词，与本书所叙毫无二致，一若信而有徵者。作者明知其为虚妄，然以相传如此，不便删削。而字里行间，使明眼人观之，一望而知为青帮发起人之愚民政策也。文字至此，神乎技矣。

白水村中十余头领只有张岳一人揭破钱保之奸，此老毕竟不弱，为后文伏线。洋洋万言，至此始及结帮。



感旧徳古寺供神記



开香堂陈园收徒弟

## 第六回

### 感旧德古寺供神灵 开香堂陈园收徒弟

话说张岳要斩钱保，陈园等连忙阻住，问道：“将军何为要斩钱保？”张岳道：“钱保自到山寨，虽然劫得金银车，立了一次功绩，只他心地如何，我们没有知道。现在他来说动我们什么弃邪归正，什么富贵功名。莫非受了官厅之托，前来诱捕我们，不可不防。”（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）翁麟瑞道：“师父息怒，容弟子告禀。方才钱哥说的句句是真，并无半点虚言。这两个月时候，我与钱哥寸步不离，如何会受官厅嘱托，自害同志。师父请放心，不必过虑。（与不可不防句呼应。）并且我们揭了黄榜，去见安庆府，已蒙准允，转禀皇上。”陈园道：“揭了榜文，做什么事呢？”翁麟瑞道：“原来皇家悬挂榜文，征求天下奇人侠士，专司运粮。因为从前运粮船只，常常被人抢劫之故。我们去承办了这一件事，不但可以发财，并且可图功名。比较埋伏在绿林里面做这杀人劫货的事情，

不是好得多么？”（翁麟瑞也如此说，其已与钱、潘合为一气，可想而知。）众头领听到这里，面有喜色，只张岳默默无语。（也叫无可如何。）隔了一会儿，问钱保道：“你忘了红花亭的事迹么？当初你到这里，说起自白鹤洞来，我当你是个同志，所以十分敬重。清朝粮漕我们去劫夺，还来不及，如何肯去替他运输。你今只图富贵，违背旧盟，不顾大义，究竟是何道理？”（问得有理。）钱保冷笑一声道：（冷笑。）“鸿鹄之志，岂燕雀所能知哉？（冒一句。）将军据守绿林，称雄一地，大义固应如此，谁敢道个不字。但是一无发展，也奈何清朝不得，究有什么实益？（是钱保口才。）何如借了运粮为名，往来南北，集合四方豪杰之士，结为一个太帮。名为替皇家出力，实在为吾党复仇。等到羽翼已成，一飞冲天，清朝粮米都在我们掌握之中，不消调兵遣将，已足把满清鞑子活活的饿死。（议论大势，果然不差。钱保真属人才，不可以其帮首而忽之。）将军明达，请三思之。”张岳听罢，连忙起身道歉，说道：“适间不知大哥有此苦心，多多冒犯，幸乞恕罪。”（已被钱保折服。）钱保道：“既蒙将军原谅，便请劝告同志，一同投降清朝，待有机会再作计较。”陈园等众人都道：“这里众兄弟们只等将军答应，现在将军已经答应了，我们并无半点意思，情愿听从三位指挥。”（表众人一句，不特省笔，且以见当时众心之金同也。）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大喜。

散席以后，潘安道：“现在皇上虽然钦准我们三人运粮，但是尚没有毫丝成绩。倘然便带众位兄弟出去，约有一千余人，地方官员一定要吃惊。假使他们疑心起来，大事就弄糟了。据我之意，我们三人先去运粮。将来你们逐渐加入，便

可免得被他们看出破绽了。(是细心。)众人听罢，都说不差。大家又闲谈了一会，各自归寝。

次日，潘、钱、翁三人在陈园部下，借了五十个水路喽罗，别过众头领，径回安庆。见了罗祖，说前事。罗祖道：“现在大事已成，你们好好去干便了。我欢喜清静，只在这秘密书房里修练道行。如有为难之处，可以回来问我。”(罗祖究有何能?)潘安应允，便将罗祖锁在秘密房里，只叫二个心腹服侍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潘、钱、翁三人带领五十喽罗，作为粮船水手，运粮直到京师。果然匪盗绝迹，波浪不兴。原来陈园等众头领一路派人保护，运河中有些道泽[盗贼]看见这粮船上挂着陈大王旗号，谁敢动手?(补笔。)

三人运粮回来，又到白水村，与陈园等相会，谢过了派人保护的盛意。潘安道：“我们运粮到京，皇上召入龙廷，问我们有何本事，能够运粮到京，不被强盗劫掠。”我们答道：“我师罗祖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(一派鬼话。)教授我们法术，使大盗不敢近身，所以一路安静。这也是主上的洪福。”皇上大喜，封了我们官衔，(什么官衔?一派胡言。)钦准我们三人各招徒弟一千三百二十六人，合带运粮船一千九百九十只零半。(奇极，怪极。半只不知如何说起，但相传如此也。)我们既然得了上谕，便即退朝，带领空船回来，便欲订定帮规，广招徒弟。”陈园道：“恁地时，陈某愿拜三位为师。”(陈园何也。)三人大喜。潘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们三人各为一帮，陈园既是我三人的开山徒弟，也许另立一帮。共分四帮，合而为一，总名江淮四帮。(定立帮名。)将来各招徒弟，推广势力，

把江湖上著名豪杰一气集合拢来，好做大事。”众人听了，甚是欢喜。当下潘、钱、翁三人拟定三堂、六部、二十四字辈，布告大众：

三堂：翁佑堂 钱保堂 潘安堂

六部：引见部 传道部 掌布部 用印部 司礼部  
监察部

二十四字辈：圆明心理 大通觉悟  
普门开放 万象依归  
罗祖真传 佛法玄妙

三人将三堂、六部拟定，钱保对着众人解说道：“什么叫三？就是我与潘、翁三人。若拜潘安为师，就用潘安堂票布，作为入帮之证；若拜翁麟瑞为师，就用翁佑堂票布，作为入帮之证；拜我为师，则用钱保堂票布，也作为入帮之证。那六部职司也有分别：引见部专司接待帮外之人，要想入帮，可以引进来相见；传道部是劝导人家入帮；掌布部专管票布；用印部专司打印；司礼部执掌一切入帮典礼；监察部查究同帮兄弟有无不法的事情。那二十四字辈，好似人家的家谱，一代有一代的字辈。譬如第一代是圆字辈，第二代是明字辈，不许稍有错误。”（若大规模，如许经济。）

钱保说罢，陈园便在大厅之上点起高大红烛，中间放了三把交椅，请潘、钱、翁三人坐了，叩了三个头。这陈园便是青帮第一个开山徒弟。（大书，特书，以正其罪也。）那时众人吃了三天开山酒，热闹异常。还有丧门神潘阿仁、青面獠

牙潘阿义、老牯牛潘阿礼，拜了翁麟瑞为师。(是应拜翁麟瑞。)那五虎将白额虎杨琪、笑面虎赵游、呼风虎李重、大尾虎李远、慈悲虎孙扑，拜了钱保为师。(是应拜钱保。)只张岳、林锦二人，不肯拜谁为师。(是年长者，是不肯拜。)潘安有心要联络他，请为军师。(运粮也，何用军师。)张岳、林锦推却不过，只得应允了。

又隔了三、五日，陈园对潘、钱、翁三师说道：“弟子手下有水陆喽罗一千余人，愿拜弟子为师。弟子也想招收徒弟，请师父允准。”(陈园之志不在小，为后文伏笔。)潘、钱、翁一口答应。潘安道：“现在招收徒弟共有一千余人，这个典礼非常重大，应该郑重其事，作为定例，将来随便什么字辈招收徒弟，都要照着这个定例去行。”钱、翁都道：“这话说得极是，便请你订定一个规例。”潘安应诺，替陈园选了一个黄道吉日。(黄道吉日。)那白水村左近本有一所古寺，不知供的什么菩萨。潘安不管好歹，把这菩萨作为罗祖神像。(罗祖未死而有像，其致死之道乎?)神像之前放了三把交椅，只有潘、钱、翁三人可坐，陈园的坐位又在三人之下。(按定坐位。)布置已定，吉期已届。那罗祖神像之前点起包头香五枝，(此香两头包封，故名“包头香”，不知何意。)潘、钱、翁三人之前也各点起香烛。(此之谓活受香烟。)只见潘氏兄弟和五虎将等也各进得庙门，站立两旁。潘安吩咐林锦做引见师，引进五个小喽罗，先向罗祖神像叩了三个头，又向潘、钱、翁三人前各叩三个头，然后向陈园叩三个头，又向站立两旁的潘氏兄弟等也一一叩过了头。叩头既罢，引见师林锦指挥各徒弟，一律向里直立。便有司香的人将炉中所烧的包头香五枝，划



开封纸，分给五人用手执定，潘安又请老将军张岳做司礼，张岳便即赞礼，喝一声跪，那五个新徒弟急忙跪伏在庙檐下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执着烟香，不敢稍有声息。（诚心之至，好看之至。）跪了一回，又有执事的人手捧一盆出来，盆中放着清水，自左而右，叫各徒弟各呷一口，一一漱口，这个叫做净口。（注一句。）净口既毕，陈园忽的立了起来，对五个徒弟说道：“你们今天入帮，还是有人教你，还是有人逼你，还是自己情愿？”（说得响亮。）那五个徒弟齐声应道：“实是自己情愿。”陈园道：“叫你们得知，入帮并没好处，还有《十大帮规》，不可违犯。”说时，传道师张岳便朗声诵出《十大帮规》道：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一、不欺师灭祖 | 二、不搅乱帮规  |
| 三、不藐视前人 | 四、不江湖乱道  |
| 五、不扒灰放笼 | 六、不引水带线  |
| 七、不奸盗邪淫 | 八、须有福同享  |
| 九、须有难同当 | 十、须仁义礼智信 |

张岳读罢，便又退立一旁。陈园又对众徒弟道：“这十大帮规你们可能遵守？”众徒弟道：“誓必遵守。”陈园道：“入帮之后，若有违犯帮规，定当家法处置，不轻饶恕。”（什么家法，可发一笑。）众徒又齐声应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说罢，传道师张岳取出五个折子，分给五徒。那折中载着十大帮规、二十四字辈，并许多帮中隐语，叫众徒读熟。又将票布分给了。众徒又向罗祖神像，潘、钱、翁三人，各叩了三个头。又向陈园三叩首，称呼老头子，才各立起。这时众徒已跪得两腿麻

木，困倦不堪了。(何物帮规，如此严厉。)那票布的式样如下：

信守

敬拜

陈园老师门下

自心情愿

曾祖（父母）名

祖（父母）名

父母名

明字辈门生某谨具

引见师某

传道师某

原来潘、钱、翁三人所收的徒弟陈园等，作为圆字辈，是第一代。陈园等再收徒弟，作为明字辈，是第二代。以后一代传一代，共为二十四代。称师父为“老头子”，称师伯、师叔为“前人”，徒弟又叫“徒背”，来入帮的叫做“空子”。这是他们一起隐语，姑且按下慢表。

却说那日陈园将所有小喽罗认为徒背，共有一千二百余人。分为五人一次受礼，规则极严。自晨至午，只招了五十人。午饭后再开香堂，又招了一百余人。这香堂直开了五日，才得了结。从此白水村中一班英雄好汉，都入了帮。(总结一句。)就是张岳、林锦不愿入帮，却做帮首潘安的军师，与入帮一般。(又补一句。)那时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见大事已成，便

叫陈园将所有船只改为粮船。众头领、众喽罗一齐登船，离了白水村，到安庆去承运粮米。（此时青帮成立了，一部分总结有力。）

那运粮船只，连陈园所有，共有五百艘，往来南北。一路招收身壮力强的男儿入帮，留在船中，帮助运粮。（帮务兴旺。）从此这江、淮四帮的声势一天浩大一天，运河里面盗匪看见了粮船的影儿，也觉害怕，谁还敢来劫夺？

岁月不居，光阴迅速，已是过了半载。那一天正是七月初旬，天气炎热，潘安所坐一艘粮船，停泊在安庆地方长江口岸，其余的船，都往别处去了。潘安坐在船中，觉得闷气，要想登岸去散步，解解暑气。吩咐徒弟看好了船，独自一个，带了一包银子走上岸来。（闲闲而来。）走到三五百步，只见一个大汉背负赤身男尸一具，大踏步而来。潘安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拦阻，大喝道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谁敢杀人？”（看他又生出事来，文家善用此法，下笔无穷时矣。）正是：

才到运河招俊杰，又来江上访雄豪。欲知潘安拦阻那个大汉，那汉如何对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张岳欲杀钱保，一片血性虽老不衰，却被钱保三言两语，便折服了。语曰：君子可欺以其方。信哉。

三个帮首，翁麟瑞以武艺胜，钱保以文词及口才胜，潘安以智谋胜。写三个人，有三个人的神情，极不相混，能使阅者一览而知。

潘安将罗祖锁在秘密书房里面，忒煞怪。作不知罗祖此时亦能运其佛法，以跳出此关否？足见罗祖一派装神作怪的行为，都是潘安指使，潘盖利用罗祖以蛊惑人心也。书中虽未言明，而意在言外，明眼人自能辨之。

潘、钱、翁三人拟定三堂、六部、二十四字辈，顷刻而就，谅必出诸所谓《定国天书》中，否则决无此等神速也。

张岳、林锦不愿入帮，潘安乃请之为军师，笼络人才之手段可恨，亦复可爱。

潘安定订开香堂规例十分严厉，谅亦早已预备于《定国天书》中者。

江淮四帮既已成立，作一大结束，俗手将无下笔处。忽然从潘安那边生出事来，所谓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也。



翠姑娘房中媚客

黑老爷夜半追人



## 第七回

### 翠姑娘房中媚客 黑老爷夜半追人

话说潘安上岸，见了一个大汉背负尸首，上前拦阻。那大汉不慌不忙，丢了尸首，向潘安作揖道：“兄长不是有名的潘安潘义士么？”（何也？）潘安见他认识，便也还礼道：“小可便叫潘安，壮士何以认得？”那大汉笑道：“兄长如何忘了？想兄长府上，我也到过一次。我便叫做铁和尚徐正。”潘安道：“原来就是徐大哥。如何做这勾当？”徐正道：“说来话长，请到舍间，坐地再讲。”说着又扶起尸首来，奔到长江边头，把尸首向长江里一掷，扑通一声，那水面漾出几个圆纹，那尸首便随着波浪去了。徐正掷了尸首回来，拉了潘安，只管向前行去。约走六七百步，到一个草屋里，请潘安上首坐了，纳头便拜。潘安连忙扶他起来，徐正又唤道：“伙计快出来见潘义士。”只见屋后走出两个彪形大汉。徐正指着潘安对二人道：“这便是我和你们素常说起的安庆潘义士。”那二人听了，便

即跪下叩头，潘安也即扶了他们起来。徐正道：“这两个一个叫做千里马施骏，一个叫做高头马施骝，都有一些武艺。现在从我权居此地，在陆路上打劫不义之财，在水路上贩运私盐，颇能得手。”（原来如此。）徐州有个海白虾王四，手下现有四五百人，专贩私盐。安庆有许多好汉也与他勾通，他便结了一个安庆道友会，叫我做了这会的头脑，与徐州方面暗通消息。现已三五个月，道友会同志逐渐发达。久闻义士在安庆地方交结四方豪杰，几次来请求指教，只没有会面。”

（此时潘安正在运粮，所以不能会面。补叙得精细。）潘安笑道：“我们出门半载，不想海白虾竟有这等发展。（羨之至也。）只你方才背负那个尸首究竟是甚人？死得好惨。”徐正道：“不瞒义士，我的相貌象个和尚，有时扮了头陀模样，到城里去募化。其实便在那些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人家门前，看些路脚，好去行劫。前几天到城南大街倪盛德堂药铺去募化，只这药铺里有个店友，非特不肯给钱，反而打我一记巴掌。我恐怕发作起来，弄出大祸，只得忍受了。今天他却出得城来，在这里走过，撞着了我，这不是自来送死？”（说得起紧。）潘安听罢，笑了一笑，便将结帮运粮的事告诉了他。徐正大喜，愿拜为师，一同前去运粮，潘安应允。当下徐正、施骏、施骝都拜了潘安做老头子。（又收了三个高足。）

徐正道：“去此一里多路，有个小小酒店，就是海白虾王四派人所开，请师父前去喝一杯酒。”潘安也不推辞，随着三人到酒店里来。三人请潘安上首坐了，一杯二杯的喝起来。潘安此时胸怀开展，不觉连饮了三五十杯，有些醉了。便问徐正道：“这里可有什么娼妓？叫一个来玩玩也好。”（丑。）徐正道：



“师父你要多少娼妓，这里有名的叫做烟花巷，如何没有娼妓。”说着，便叫酒保道：“阿二，你快去叫翠姑娘，来伴这位潘老爷喝酒。”那酒保阿二应声去了。不多一回，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手拿一枝胡琴，袅袅婷婷的走了进来，向徐正做了一个眼色。（丑态如画。）徐正指着潘安，对那妓女道：“这位潘老爷叫你来侍酒，你须要小心服侍。”（丑。）那妓女笑了一笑，便就潘安身旁坐了。（丑。）潘安这时狂荡起来，挤着眼睛对妓女说道：“你生得恁好，（丑。）是个美人。（丑。）你叫什么名字？（丑。）你今年几岁了？”（丑。说话夹夹杂杂，丑态如画。）那妓女掩着口，笑道：（丑。）“奴叫做翠姑娘。老爷不嫌奴丑陋时，千万照顾些个。”（丑。）说着又向徐正笑了一笑。（丑态如画。）潘安执着翠姑娘的手，道：“翠姑娘你把头侧过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（丑态如画。）

正在这当儿，忽见一个后生气急败坏的奔进酒店，看见了徐正，喘着说道：“不好了！方才杀死药店伙友的事发作了。官厅现派两个捕头，前来拿人。”（急煞人事。）徐正道：“一共来了几个人？”那后生道：“一共二个人。”徐正道：“只来二个人，我可不怕他。”便对施骏、施骝道：“我与你们走去看来，说得开时便罢，若说不开，把这两个捕头一发杀了。”又叫潘安只管饮酒，说去去就来。说着，便与施骏、施骝奔出酒店去了。（勇悍迅速可爱。）

潘安本想与他们一同去，一因酒醉，二见翠姑娘美貌不忍离开，只管在店中饮酒。这时天色将晚，一阵鸟鹊在树头聒噪。潘安自言自语道：“鸟鹊叫，祸殃到。不是好兆。”（是谣非谣，出于何兴？）翠姑娘笑道：“老爷福人，化凶为吉。”

(丑。)又道：“奴家离此不远，何不到奴房中坐地，胜是这龌龊的酒店。”潘安大喜，便立起身来，随着翠姑娘出门。翠姑娘又吩咐酒保道：“若是徐爷来寻时，总说潘老爷在奴家里，也叫他便来。”说着，便提了胡琴，与潘安出了店门，一同到了院子里面，就东首一个房间里坐定了。只见一个鸨妇模样的走进来，对着翠姑娘低低的说道：“苗老爷来了，现在西房间，你也须去应酬他才好。”翠姑娘娇嗔道：“什么苗老爷、稻老爷，简直是个强盗种，谁高兴去应酬他！”鸨妇撅着嘴便出去了。(鸨妇妓女，如话如画。)翠姑娘对潘安道：“潘老爷，待我唱只小曲给你听，可好？”潘安含糊应道：“很好。”翠姑娘便拉着胡琴，口里唱道：

奴家裤儿呀，有呀有仔七条缝。条条缝里嵌私情呀，  
奴的情冤家……

唱到这里，潘安正自好笑。只听得西房间发出大喊道：“不要脸的贱娼婆！却唱得好。”潘安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门帘起处，已奔进一个满面髭须、丑陋不堪的汉子来。正待询问，那汉子不由分说，伸出一个又粗又大的拳头，对着潘安面上打将来。(来势甚疾。)潘安见不是头，把身躯一闪，躲过了他一拳。那汉子还不罢休，看准潘安后脑，又是一拳打来。潘安自量敌他不过，只得避出房门，拔步便走。

这时天已昏黑，不辨方向，东南西北乱跑。那汉便也向后追赶，不肯放松。潘安一路逃走，自己思量道：“这厮简直要来寻事，却是苦也。”走了半里路远近，迎面一座树林，潘

安暗想：“待我走过这座树林，那厮便追不着我了。”一边想，一边走进得树林，但觉乌黑黑，一些不能得见。此时酒已惊醒了，走了一会，猛抬头，只见前面一盏灯光，闪闪烁烁。（一线光明。）潘安喜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若到那里借宿一宵，明天再作理会。”于是看着灯光，一直行来，出了树林，便是大道。行不到一二百步，一个庄院已在目前，那盏灯光就在那庄院里照出来。（如画。）

潘安更不踌躇，径进庄门，见草堂之上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正在那里舞刀。（如画，何人耶？）潘安站在一边，等他舞罢，上前施礼，道：“壮士请了。”那汉子提着刀走下堂来，喝问道：“兀那汉子，怎敢到此！”（开口便横。）潘安道：“小可便是城里商人，只因出城游玩走错了路，不得回家，愿求壮士留宿一宵，明日重重相谢。”那汉子道：“看你这人倒也生得眉清目秀，如何不识理道？你要借宿也须付过宿费。”（第一要钱。）潘安道：“壮士若要宿费，小可便有。”说着，便在腰包里取出一包银子来。（银子出色。）那汉看了，估量约有四五十两，（银子出色。）便道：“你有了银子便可在这里借宿，请上堂来。”潘安道：“还有一事，恳求壮士。”那汉道：“你这厮却也作怪，既然允你留宿了，如何再有别事。”（只是强横。）潘安道：“背后有人追赶，要与小可为难。请壮士行个方便，将庄门关了起来，自有话说。”那汉冷笑道：“看你急丧着脸，好似老鼠遇着猫儿，恁地胆小。老爷本来要关庄门，便依了你。”（既然本来要关，又说便依了你，其语不伦。）说着，便去把庄门关了，返身转来，拉了潘安同到厅上，把刀放在墙边，叫潘安坐了。说道：“我要喝酒，你可能伴我喝三杯？”潘安道：“壮士

赐酒，情愿奉陪。”

那汉便自到屋后取出一大壶酒、两碟菜来，放在桌上，和潘安对面坐了，筛了酒，只顾自喝。（如见其人。）潘安道：“难得壮士今日救了小可一命，明日回城，便当重重相谢。”那汉冷笑道：“我如何救得人性命，你不要胡说。”（对答得不伦。）潘安道：“当真壮士已救了小可一命。方才壮士若然不肯留时，小可再出庄门，必然被那厮所害。”那汉停了杯，问道：“如何我不留你，你要被那厮所害？那厮究竟是甚人？你且说来。”潘安道：“小可在烟花巷多喝了几斤酒，一时高兴起来，不应该叫一个妓女过来玩耍，更不应该乘着酒兴随那妓女到院子里去。”（悔之晚矣。）那汉听到这里，又冷笑道：（又冷笑。妙。）“看你这人爱玩妇女，也不是个好货！（骂得是。）只以后如何，你再讲来。”潘安道：“只那妓女唤做翠姑娘，他院子里本有一个客人，等在西房间，看见我和翠姑娘进了东房间，他便赶进来打我。那客生得髭须满面，丑陋不堪，什么叫做苗老爷。小可谅敌他不过，只得走了。叵奈那厮只顾追赶，丝毫不肯放松，直赶到前面树林边头，小可走进林子，才不见他赶来。壮士若不容留小可，出去遇着他，必然遭他毒手。”（言之犹有余怖。）那汉听罢，跳起来道：“你这人果然该死，直到太岁头上动土。（其言作怪。）那苗老爷不是别人，正做我的把兄弟，叫做黑野猫苗刚的便是。人家称他叫苗老爷，江湖上称他叫黑老爷，谁个不知？哈哈，你今番惹下这场大祸，决难逃得性命。”（骇极。）潘安闻说，知道苗老爷是他一家人，吓得发抖，连忙跪下求救道：“壮士千万救我一救，决不敢忘。”那汉冷笑一声，只不睬他。（冷笑妙，不睬他妙。）

潘安跪在地下，那里敢起来。那汉道：“你跪着也没中用，只管起来，我有话说。”潘安便即立起身来，那汉却筛了一杯酒，叫潘安喝，潘安只得喝了。（只得喝，妙。其喝酒也，苦矣。）那汉又坐下连喝了几口，不觉有些醉意。解下外衣，把筷子击着酒杯唱道：

我是天生七尺身，烟花巷口逞精神。飞来一只丰肥鸟，今日开刀真好辰。

潘安听了，知道那汉不是好人，满身发抖起来。

那汉道：“你不要发抖，老爷请你吃三件东西，就不抖了。”（什么东西？）潘安道：“什么三件东西？”那汉道：“第一件是毒药酒，吃了七窍流血而死。（骇极。）第二件是扑刀，一刀两段，死得爽快。（骇极。）第三件是麻绳吊在梁柱上，不消一刻功夫，也便死了。”（骇极。）潘安听得，一发惊得魂不附体。跪下哀求道：“壮士救我一命。将来必当重报。”那汉又是冷笑道：（又是冷笑。）“你这厮好不识抬举，我好好的请你吃三件东西，你却不吃，却待老爷自己动手。”（明明杀人，而美其名曰抬举，可发一笑。）潘安叩头恳求道：“壮士饶了我这条狗命，（狗命至贱，死亦何妨？）后日保你做个大官。”（丑话。）那汉大喝道：“老汉最恨的是做官，你偏要罗唆！你须知道老爷不要做官，只要银钱。”潘安道：“恁地时，小可身边现有白银五十两，一发奉敬壮士。明日却再去拿几百两来，只求壮士饶我一条狗命。”（其情急，其言哀。）那汉道：“老爷银钱也要，你的性命也要。（吓杀人语。）你快快就死，谁与你多说

闲话！(急杀人语。)今日今时，是你见阎王的好时辰，再待一会儿，老爷真个要自己动手。”(迫杀人语。)说着，倏的立起身来，向墙角边提了那口朴刀在手，圆睁两眼，对着潘安道：“那三件东西随你要吃那一件。”(你要吃三字妙绝，又谁人肯吃耶?)潘安此时满身发抖，抖着说道：“壮士不肯相饶，小可赤手空拳，迫于无奈，只得讨根麻绳悬梁自尽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(可怜之至。)那汉道：“你既要死，快一些，好一些，不要惹老爷性发，一刀两段。”潘安扒起身来，(扒字甚妙，可见吓极急极危极之状态也。)讨了一根麻绳，挂到梁上，打了一个结，把头颈放到绳圈里，两手放开，双足离地。(此何时耶?)

只听得庄门上乒乒乓有人打了三记门，那汉便去开门，一涌走进三个人来。那汉见了，大喜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。今天兄弟得着一只肥猪，可供二三个月粮草。”那三个道：“恁地最好，兄弟们来和你道喜。”说着便把庄门关上，引着三人到草堂上来。正是：

致死躬身陷虎井，烟花毕竟误男儿。欲知打门的究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潘安上岸招收了徐正等三个徒弟，其喜可知。及至酒店，开怀痛饮，亦人情之常。乃一醉以后，便要叫个娼妓，露出本相，阅者可知其为何如人矣。吾不解帮规中有不许奸盗邪淫一条，要他何用？然则帮规之所以为帮规，亦可想而知矣。

海白虾王四，宋杰所欲命张岳等去投奔者也，卒因多人劝阻，张岳事不果行。复于此回书中吐露于徐正之口，

王四果属何人，吾亟欲一见之。

安庆道友会亦属青帮一大部分，故此回书中先提及之也。

写翠姑娘丑态，纤毫毕露。写潘安醉态，无微不至。种种神情画也画不出，作者偏能写得比画也好看。一副笔墨，能夺天工。

潘安投奔庄院，那汉一味冷笑，一副冷酷面目活现在纸上，不特潘安见之要哀跪乞命，我读至此，亦毛发为悚。

自潘安与那汉会面，两人不曾问过姓名，只是各有各的心肠。盖当时潘安惊极之余不及问，那汉只想银钱，也不恤问也。却做出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，妙妙妙。



英雄末路身变肥家



仙佛下场病倒秃驴



## 第八回

### 英雄末路身变肥豕 仙佛下场病倒秃驴

话说那汉引着三个人到了草堂，三人抬头一看，见一人悬在梁柱之上，吃了一吓。那汉道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个便是个肥猪，他身边有白银五十两。”（银子出色。）那三个人中有一个道：“什么肥猪，待我看来。”说着走近潘安面前，一看叫声：“苦也，这不是潘义士么？”（空谷足音，闻之大喜。）那汉道：“什么潘义士，莫不是安庆城中的潘安？现在他去运粮了，如何会到这里？”那人急道：“他今天回来，方才和我吃酒。”一边说一边解下绳索。那汉便也去将潘安抱住，放在地下。这时，潘安已吊得半死，不能说话，张着两只眼睛，只顾流泪。那汉便去热了一碗姜汤出来，灌在潘安口内。

隔了半个时辰，潘安便能开言，对着那人道：“徐正，莫非与你梦中相会么？”那人见他能够言语了，大喜，急忙扶他起来，放在一只靠背椅内。那汉对着潘安纳头便拜，说：“有

眼不识泰山，多多冒犯。若不是徐大哥前来，几乎丧了义士性命。”（何前倨而后恭也。）原来打门的三个便是徐正、施骏、施骝三人。（注一句。）潘安便对那汉道：“壮士不必如此，快请起来，有话好讲。”那汉便即立了起来。潘安也叫徐正等坐了，问道：“你们三人如何会到这里？今日若无你们到来，我命休矣。”又指着那汉道：“这壮士姓甚名谁？如何这等威武？你们何以认得？”徐正道：“师父且喝一杯酒，压一压惊，容慢慢告禀。”说着，将酒筛了给潘安喝，便道：“师父有所不知，这人便叫金钱豹朱通，也是道友会中一个好汉，只在长江面上贩卖私盐，他这庄院便是屯积私盐之处，只他与他的把兄弟捉鼠老猫苗刚住着。谁知他今天忽然下此毒手，要害师父。”那朱通听到这里，便又跪下，道：“小人一时不知轻重，万望义士恕罪。”潘安笑道：“壮士快起。过去的事，小可决不计较。”（潘安度量如此，权术如此，可怕可怕。）朱通谢了，立了起来。徐正又道：“刚才到舍间两个捕头也是我的同志，他却得知了我杀了药店伙友，叫我暂避几时，免得闹出乱子，我便打发他只顾回去。（省略。）又因师父尚在酒店里喝酒，便与施骏、施骝前来找寻。只酒保说道：“师父已与翠姑娘同到院子里去了。”（补笔。）我们赶到院子里，只见翠姑娘正和鸨妇两个在那里吵闹。（补出院子里情形。）我们问明根由，所以赶到此地，顺便也叫朱通出来，分头来寻师父。（补笔甚细。）不想却于此间相遇，师父受惊不浅，这都是我们疏忽的不是。若与师父一同回家时，也决不会闹这话儿来。”潘安笑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，这都为我贪杯爱色，走到院子里去，所以撞下这场祸殃。（所谓乌鹊叫，祸殃到。言之验矣。）干你们甚事？你们今来救我，

我感激还来不及，如何反说这样话来。只壮士不知是我，一见银子，起意谋害，（回顾银子，笔力矫健。）也是英雄好汉的勾当，不能怪他。”（潘安权术如此。）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朱通见潘安有说有笑，没有受伤，才放了心。便请潘安、徐正、施骏、施骠四人坐了，又去热了一壶酒、四碟菜，陪着喝酒。谈谈说说，无非拳棒武艺。徐正说起结帮的事，朱通大喜，也拜潘安为师。（又收一个徒弟。）那时已经三更过后，朱通道：“时已不早，你们权在此处过了一宵如何？”潘安笑道：“不敢再留，恐你要起宿费起来，又要吃苦。”说得众人皆笑。（回顾上文，笔力矫健。）潘安又道：“今日我自上岸散步，谁知遇着了你们都是好汉子，将来定有些作为，终不成埋没在此一世。我这次回到安庆要想到家里去看看眷属，明天便要进城，耽搁六七天，再出城来，同你们去运粮，立了功绩，图个出身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（潘安只以富贵动人。）徐正等大喜道：“师父若肯带挈我们，求之不得。只望师父早一日带我们去，更快活了。”当下朱通就在草堂之上，摊出草铺，五人权宿一宵。

刚及天明，潘安等起身洗过了面，吃过早饭。潘安正欲告辞，只听得有人扣打庄门，朱通便去开。进一个人来，潘安抬头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髭须满面的捉鼠老猫苗刚，倒吃一惊。苗刚见了潘安，呆了一呆，徐正连忙对苗刚道：“老猫，安庆城里的潘义士你如何不认识？昨日冒犯了他，今日见了，如何不来赔礼？”朱通也道：“猫兄，这位眉清目秀的正是潘义士。如何还不下跪？”那苗刚向潘安面上看了一眼，（如画。）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义士恕罪。”（只四字，妙极。

可知其胸中忐忑，说不出话来也。）潘安连忙扶他起来，说道：“壮士何必如此？你昨日不来赶我，我也不能与朱通相会。此中谅有缘分，不必疑虑。”（潘安能笼络人才，其才可爱。）朱通对苗刚道：“义士现在结了一个江、淮四帮，招收徒弟一二千人。我与徐正、施骏、施骠都已拜了义士为师。许带我们去运粮，立下功劳，可以做大官。你却如何？”苗刚道：“我也要拜义士为师，不知义士肯也不肯。”潘安道：“你若诚心，我也情愿收你为徒。”苗刚大喜，跪下道：“我的师父，老猫今年三十五岁，才拜着师父也。”（其言可喜，宛如李邕口吻。）说着拜了三拜，站立起来，侧着头想了一会，对潘安道：“我虽拜了师父，只不愿随师父去运粮。那水面上的事情，我却一些不懂，若误了事定要怪我，我不去。”（偏要说谎。）朱通道：“阿也，你贩着私盐，在长江里安安稳稳的来去，都没有失事，如何不能去运粮，却不是当面说谎？”（当面说穿。）苗刚道：“不是说谎，我其实不愿去。（偏要说不是说谎，却又说不愿去，情急可见。）徐正道：“你不愿去，并非不能去，为什么不愿去？”苗刚一时对答不出，迟疑了一会道：“去也可以，只我要带着翠姑娘一同去。”众人听了，拍手大笑。苗刚不耐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，我只是如此想。”潘安道：“这一件事却依不得你。但今日便不前去运粮，那时你去不去都好。只这烟花女子，最会迷惑人家志气，男子着了他的道儿，便算不得好汉。（说的是。）我昨天酒醉了，走入妓院，几乎丧了性命，如今懊悔也来不及。（说的是。）你若有志气，须要撇开女色一道，只图上进，弃邪归正，博得一官半职，然后娶了三妻四妾，享福不迟。如今迷惑在烟花队里，几时却有杨眉

吐气之日？”(说得极是，又说得极响亮，没有一些酸腐气。潘安之口才乎？作者之笔力乎？)苗刚听了，不作一声。(不知他胸中却作何状。)潘安便对众人道：“时已不早，太阳渐渐的升起来，天热难走。趁此时有些凉气，便当还船，进城里去。”朱通、徐正等都道：“我们送师父上船。”说着潘安先行，后面随着施骏、施骝、徐正、朱通、苗刚五个徒弟，走过树林、(句。)酒店、(句。)又一路程已到江边。那江边船上的水手，见潘安行近船来，都欢呼道：“老头子回来了！”(如闻其声。)潘安登舟，徐正等自告别了回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潘安坐到舱里，想起昨日一夜的事情，又惊又喜，叫水手开船，早到家中。那水手禀道：“老头子昨天登岸去了，至晚没有回来。我们心焦，四面去寻，只寻不着。今早又是六个兄弟去寻访了，尚没回来，不能开船。”(补出船中情形，细。)潘安笑道：“我昨天遇着朋友，在村店里喝醉了酒，以致不能回来，却累了你们四面去找寻。”说到这里，那出去寻访潘安的六人也回来了，水手便退出了舱，解缆开船。那江口离安庆城不远，不消二个时辰，已到东门外停泊。

潘安带了两个徒弟起岸，一径还家。家眷见潘安回来，自然快活。潘安又去开了秘密书房，与罗祖相见。那时罗祖闭在室中，少得活动，容貌甚形消瘦。见了潘安说道：“现在你的志愿总算做到了，我已年老，谅来不久人世。我死之后，请你替我造一个庙宇，吩咐后辈徒背经过我庙，都要进来叩头，让我享受千百年香烟，也不枉我替你计画一番的苦心。(潘安的事业是罗祖替他计画，什么《定国天书》之类，阅者可忆想其真伪矣。)潘安道：“你的身体结实，如何会得生病。

万一不讳，一定建造庙宇，报答大恩。”（由是观之，罗祖真是潘安之军师也。）说罢，又谈了些别的话。潘安走出书房，自去办理家务不提。

隔了三日，两个服侍罗祖的心腹来报道：罗祖昨天起寒热大作，病势甚重。潘安听了，便到书房里来观看，果然病得十分憔悴。潘安问他请甚医生，罗祖道：“吾病甚深，庸医不能诊治，除非半边须秦吉才能医得吾病。只去此五百余里，地近山东省界，在黄家庄悬壶施诊。谁能去请，就是请来，恐怕我已死了。”（佛法玄妙，何以怕死。）潘安道：“你病甚重，我当亲自去请秦吉医生。好在此地到黄家庄都是旱路，我可骑了快马，三日便到，来回不过七八日，你可放心。”罗祖道：“恁地最好。”潘安便即离了书房，到马槽里去拣了三匹好马。自己骑了一匹，命两个徒弟各骑一匹，带了包裹银两，揽辔出城，加上一鞭，那三匹马便泼刺刺的向西北大道驰去。

于路晓行夜宿，不满三日已到黄家庄下马。潘安叫两个徒弟将马系在庄外大柳树下，拭了拭额汗，（天热。）叫徒弟代他背了包裹，进得庄来，访问半边须秦吉医生诊寓。（这一大段文字写来如画。）原来那秦吉医生真有青囊秘术，药到病除。南北各省都知他医道精通，称他神医。秦吉有一次坐了轿子到乡间诊视病人，停轿之时见一少女在河边浣纱。秦吉吩咐轿夫从背后去搦少女之腰，轿夫果然前去搦腰。那少女一惊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回转身来，要与轿夫论理。那少女的父母也吵闹出来，斥责轿夫调戏妇女。秦吉连忙上前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所指使，并非轿夫之过。你女患有痘症，不能

发出，性命堪虞。我叫轿夫去惊他一惊，便能使那痘随着冷汗发出来，可保无恙。这便做叫惊痘。”那些人认得是名医秦吉，深信其言，便不言语了，挽了少女回家。夜间寒热大作，果然出了一身痘症，病愈以后，来谢秦吉，从此秦吉神医之名，远近皆知。（叙一故事，奇笔。）更有一次，秦吉坐在医寓，忽有鹤发童颜的老者进来，求医秦吉按脉。秦吉跃然立起来道：“六脉皆阳，非凡人也。”那老者哈哈大笑，把手在秦吉的须下一摸，说道：“孺子真个可教。”说罢，便不见了。秦吉取镜自照，只见被那老者摸过的半边胡须，本来白的，已尽变了黑色。知道遇着仙人，以此人都叫他半边须秦吉。（又叙一段故事，奇笔。）

话说潘安率领两个徒弟访问秦吉医寓，自有庄客出来指点。拜见了秦吉，取出白银三十两，请求同到安庆医治罗祖。秦吉不肯，答道：“吾已年老，经不起如许长途，还望另请别人。”潘安苦苦恳求，并替他借了轿车，秦吉只得上道。潘安叫两个徒弟伴陪秦吉，自己取了包裹，单骑先行。

书中不提秦吉，且说潘安纵马加鞭，行了四五十里，天已向晚，觅得一个寓客，下马进寓休息，那马自有店伙牵去喂食。潘安吃过酒饭，洗面沐浴既罢，坐在天井里乘凉。（是七月初旬天气。）忽闻一阵狂风起处，半空中飞下一柄雪白解腕尖刀，刀上缚着一书。潘安大吃一惊，急忙拾来观看。正是：

秋夜月明方倦坐，半天忽又坠奇书。欲知书中写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铁樵山人曰：潘安悬梁，急杀人事，偏写得细。及至徐正见了，解救下来，读之快极。须知有前此之吓极，始有此时之快极。朱通未尝不知潘安也，及闻其名，纳头便拜，令人可爱。

潘安到底是个权术人，看他才得了性命，便使用权术笼络朱通。其才可爱，亦复可恨，与《水浒传》中宋江相似。

书中补叙妓院中情形，及粮船中情形，皆见作者细心处。

苗刚是个粗鲁汉子，写来活现纸上。他“向潘安面上看了一眼”然后下拜，及“侧着头想了一会”两段，极写粗鲁人的细心模样，读之欲笑。

偏是粗鲁汉子跳不出女色关头，哀哉！情波万丈，泊没了无数虬筋虎骨英雄。潘安劝导苗刚一番话，说得响亮，合好汉对英雄的口吻，故能使苗刚无言可答。若只是一派头巾腐气话，彼等将嗤之以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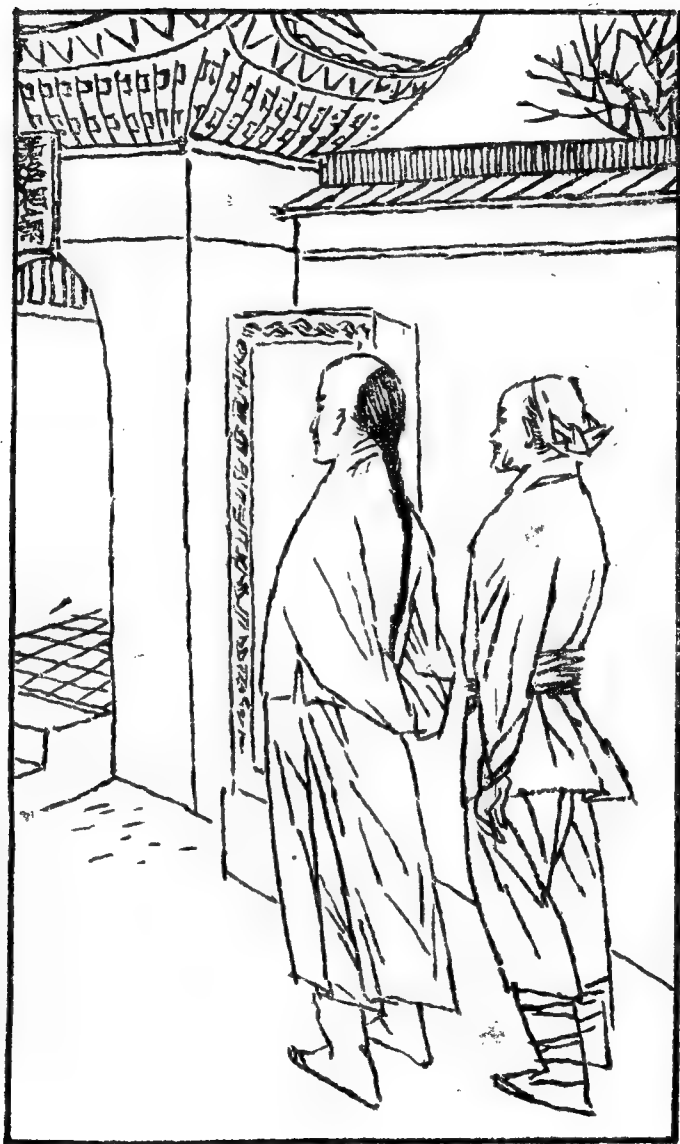
罗祖闭在书房里，少得活动，容貌便觉消瘦，岂僧人不耐静坐耶？此是作者笔墨冷隽处。

一篇大文，突然插入半边须两段小文，如天外飞来之峰，奇光灿烂，惊人眼目。



瘦书生月下读奇书

老头子庙中会好汉



## 第九回

### 瘦书生月下读奇书 老头子庙中会好汉

话说潘安独坐庭中，天半忽然坠下一柄尖刀、一封书信，潘安连忙拾来观看。那信上写着道：

嘉祥老哥足下：窃闻丈夫出处，应知大义。黑将军依附亲贵，恃势弄权，卫祥不忍见其倒行逆施，残害贤良。爰结同志，与之抗对。近日谢天杰不明大势，投效逆党，以为功名富贵即在目前。詎黑将军诛降戮服，卒置谢天杰于惨死。查天杰与卫祥以干戈周旋者数载，卫祥所排斥者，仅以天杰为卫祥之明敌，并非视为卫祥之暗仇，一向磊落贻书，尤有陆抗、羊叔子推心之雅。夫以卫祥之大敌，犹能容忍，迄今詎天杰助黑未几，即受极刑，大哥明达，似应可稍醒迷梦，即当披坚执锐，合力诛奸。乃道路传言大哥竟将俯首受降，继谢天杰之步

武，天下不智不义之事，孰过于斯！中夜思维，难安缄默，驰书警告，幸裁夺焉。卫祥顿首。

潘安读罢那信，莫名其妙，顿足道：“怪哉！”语犹未毕，只见东首一个客室里面，走出一个瘦瘦的白面书生，身穿夏布衫裤，趺着足步到庭中，向潘安施礼道：“客官何事呼怪？”潘安便将飞刀坠书的事告诉了他，又将书信给他观看。那书生接来一看，不觉变色。（这又奇了。）此时虽在月光之下，被潘安看得亲切，心中甚是疑心。正待要问，只见那书生已将书信看罢，问潘安道：“不敢动问客官高姓大名。”潘安道：“小可姓潘，名安，安庆人氏。”那书生连忙作揖道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闻得足下结帮运粮，十分发达。何以到此？”潘安又将请医生的事告诉了他，还问那人姓名。那人道：“此地不便相告，请到那房里一谈。”说罢，拾了尖刀，拿了书信，拉了潘安到客房里坐下，关上房门。那人对着潘安便拜，潘安连忙扶起，道：“足下何故如此？”那人道：“只小可姓马，名唤嘉祥。这封书信便是侠客周卫祥寄给与。书中所说的黑将军便是江南巡抚，我应了黑将军之招，参赞机要。卫祥特写此书，阻我前去，却为贵手所得，乞守秘密。”潘安道：“自当遵命。”嘉祥道：“闻得贵帮发达，徒弟极众。小人愿拜为师，请求指点。”说罢又拜。潘安大喜，便收了马嘉祥为徒。（又是一个徒背，潘安逐渐扩张。）嘉祥立起身来，将尖刀信书收藏好了，下首坐了。

潘安问道：“你现在接了此信，黑将军那边去也不去？”嘉祥道：“黑将军的为人我也晓得仔细，此次应他之招，并非助

纣为虐，实要相机行事。(说明心事。)我与周卫祥、胡海祥三人结为兄弟，交结死士，欲图大事。(顺口带出胡海祥。)卫祥疑我投效黑将军，有心违背盟约，所以有此一书。”(说明缘由。)潘安道：“卫祥既然误会，你何不与他当面说明？”嘉祥道：“我本也如此想，只他负气不肯与我相见。我要寄信与他，他又浪迹天涯，没有一定寓处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的房门呀然自闭，一人岸然入内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们的话，我都已听得明白了。”嘉祥看见那人，喜道：“原来就是卫祥！”(来得迅速，读之色喜。)卫祥更不答应，向着潘安便拜说道：“小子周卫祥拜见潘义士。”潘安连忙扶起他来，问道：“足下何以认得小可？”卫祥道：“方才义士在庭中，小子只当是嘉祥，所以投下一信，后来知道误投了，我便伏在树顶观看详细，等到你们进房关门，我便伏在房门口张望，所以你们的动静、言语都已觑得清楚。”(侠客侦察人家行动往往如此。)又对嘉祥道：“大哥，你的心思我也明白。我本来不知详细，错怪了你，幸乞恕罪。”嘉祥道：“你一腔热血，投书阻我，足见心直口快，乃是英雄豪杰的本色，我决不见怪。”

潘安见他们两人义气深重，深为爱慕。(潘安爱才，到处要网罗英雄，是他好处。)卫祥向潘安道：“义士结合的江淮四帮，究竟什么意思？若然专替皇家运粮，简直做了鞑子的奴才，反而与同志为难，与我们替明朝复仇的本旨大相反背。不知义士有何别的主见，愿闻其详。”(卫祥不知，是要问。)嘉祥代答道：“兄弟有所不知，这江淮四帮名为清朝运粮，实在阴结同志。等到势力浩大了，登高一呼，天下响应，大事就容易成功了。不强似散处四方，一盘散沙，无能为力么。”卫

祥听了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恁地时，与我们的主见相同。我们兄弟三人都拜了潘义士为师，愿受指挥。三弟现在安商客寓，离此不远，待我去招他过来，一发拜了义士。”说着返身出房，一跃登屋。不一回，便与一个短小精悍的勇士进来了。（何其迅也。）

原来马嘉祥、周卫祥、胡海祥三人结为兄弟，嘉祥足智多谋，略知武艺，卫祥、海祥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。那天卫祥引进的勇士便是胡海祥，当下卫祥、海祥也都拜了潘安为师。（又是两个徒背。）谈谈说说不觉东方已白。潘安便欲动身，嘉祥道：“师父一夜未眠，如何可以赶路？”潘安道：“身体强健，三四夜不睡也不打紧。罗祖病危在床，不可不早去服侍。（徒弟待师如此，潘安自做模范。恶极。）嘉祥等三人不敢挽留，送出店寓。潘安道：“如有要事招请你们，却寄信到何处？”嘉祥道：“只我明天便要去见黑将军，师父如有信件，便可寄到那边。卫海两弟处，我可转去不误。”潘安点头，取了包裹，（细。）店伙牵出那马来，（细。）房饭等费早由嘉祥代为算清。（细。）

潘安别了三个徒弟，跨上马，加鞭疾驰。于路无话，又宿一宵，第三日午刻，已到家中。（细。）那两个徒弟和半边须秦吉医士，犹尚未到。（可知其匹马单骑之迅疾。）潘安一径走到书房看视罗祖，只罗祖喘息仅存，已难药救。潘安叫声师父，说道：“半边须秦吉已允前来，早则今晚，迟则明朝，定可到舍。”罗祖见了潘安，要想开言，早已开不出口，（佛法无边。）做了几个势子，两目仰视，双足直挺，从此一命呜呼了。（佛法玄妙，早升天界。）潘安见罗祖死了，不禁悲从中

来，落了几点英雄之泪，（英雄之泪最难落，若是襁褓子定当号啕大哭矣。不知潘安之泪为罗祖悲乎，抑自悲乎？手创大业者，其结果亦是如此，哀哉！）便命家人将罗祖尸体，舁到大厅之上，以师礼收殓。等到半边须到来，潘安便又给了银两，仍叫两徒送回黄家庄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潘安居丧，想起罗祖病中之言，要建庙宇，立刻便想实行。一则遵从遗言，报答师恩；二则立了一个规模，使后辈徒背看了，引起一片崇敬之心，世世代代，无有穷尽。又想，杭州拱宸桥是运河终止之点，并且众徒背都知我和钱、翁三人在拱宸桥南山中，从拜罗祖得道，何不就在山中建造高大庙宇，中塑罗祖神像，等到庙宇落成，招集四方徒背前来礼拜。那时我的名氏更在钱、翁二弟之上了。（潘安心思原来如此。）

潘安想定主意，备了银子五千两，叫徒背挑着，别了家人。又率领二十个徒背仍到东门外停泊的原船中，吩咐一径开到杭州拱宸桥才可停船。水手答应，启碇开行。

路中风平浪静，毫无事故，不消半月，已到杭州，在拱宸桥左近泊下。潘安率领十个徒弟登岸，赁了一所客寓，打发船上徒背到各粮船去报告罗祖之丧，并函招徐正、施骏、施骝、朱通、苗刚、马嘉祥、周卫祥、胡海洋两帮徒背到杭州来聚会。（看他布置井井有条，确有经济。）那只原船中的徒背领命去了。（去了。）

潘安在客寓中休息一日。次日，率领几个徒背到拱宸桥南山坞，觅得一块地皮，起造罗祖庙宇。纠工集材，大兴土木，建的三层大字：第一层是他第一个徒弟陈园的长生位，



上书“陈园王爷之神位”七个金字；(第一层。)第二层是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三人之长生位；(第二层。)第三层才是罗祖的金身神像。(第三层。)那三层庙宇，说不尽的画栋雕梁，朱檐蔽日。直建造了半载有余，才得成功。(伟大筑建。)

话说这时，运粮船只得了潘安之信，齐集在拱宸桥畔。徐正、朱通等一帮，马嘉祥等一帮，也陆续到了。(省笔。)钱保、翁麟瑞因为罗祖死了，悲叹不止。(何物罗祖，有此魔力。)那时徐正、马嘉祥等也已各招了一二千徒弟，随着也到杭州。当时杭州城内城外骤多了万人左右，热闹拥挤，自不必说。(杭州何幸，有此盛事。)等到庙宇落成。潘安自看一带红色高墙，巍然峙立山侧，十分得意，便又立了一个石碑，说明建造庙宇的缘故。所以，后来的人都叫这座庙宇做潘安庙。帮中人经过此地，都要进去礼拜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却说庙宇已成，潘安择定吉日，吩咐一班徒背齐集南山。到了那日，新旧徒背共有一万三千余人，挤挤挨挨，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三人坐在庙门之口，(当时情形可以想见。)潘安发言道：“我们旧有的兄弟，是为江淮四帮，我所新招的徒弟徐正、施骏、施骝、朱通、苗刚，本是安庆道友会，是为新五六帮；(又是一帮。)还有马嘉祥、周卫祥、胡海祥同许多兄弟，是为嘉海卫帮，(又是一帮，看他信口说来，便成帮名。贼贼！)共计三帮。(旧只一帮，新加二帮，此二帮皆为潘安新收徒背，所以见其势力之浩大也。贼贼！)我想将这三帮结合起来，(本来结合。)成一总帮，定名青帮。不知众兄弟以为如何？”那时，这万余徒背齐声欢呼：“愿听潘老头子吩咐！”(谁敢道个不字？)于是潘安重开香堂，发给票布，整整的闹

了一个多月。杭州的官员差弁因为他们都是运粮的船户，有功于国，不敢出来问讯。又见他们十大帮规，明明说“不许奸盗邪淫”，应该“仁义礼智信”等话头，说得冠冕堂皇，反也去投入帮中。所以青帮势力越弄越大。潘安又是最会笼络人才，无论上中下三等，他都亲身去交结。不出数年，他的徒背分布十八行省，比钱保、翁麟瑞多过数十倍，徒子徒孙大多是潘安堂票布。当时潘、钱、翁虽然同为帮中首领，只有潘安的势力占得最大。这是后来的话，书中不提。

却说罗祖庙宇落成，潘安重开香堂既罢，将要分散。（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）潘安发出命令吩咐：“现在兄弟众多，不能多去运粮，尽可各归本业。（运粮者仍去运粮，做盗贼者仍做盗贼，贩私盐者仍去贩私盐，官吏仍为官吏，差勇仍为差勇。潘安只此一念之差，于是天下后世咸受帮匪之毒矣。）将来相聚，只要各打暗号，暗号相合，便当认为自家人。每到一处地方，同参兄弟应该尽地主之谊，招待三天。（义气。）徒背穷乏，老头子理应救济。老头子末路，徒背也须供养。（义气。）凡是同帮兄弟有事，全该竭力帮助。若然故作不知，袖手旁观，老头子可以将他用家法处置，或者逐出帮外，戳三刀，穿做六个洞。”（如此严厉。）说罢叫人扛出纸摺数十担，每个兄弟各取一摺，摺中载的都是帮中隐语规例，不许泄漏，倘有不从，被同帮查出，也要家法从事。（如此严厉。）这个摺子他们便叫“海底”。懂了海底，便随到什么地方，可以拜会同帮，大占便宜。（有如许效用。）帮中徒背得了摺子，个个欢喜。

潘安又道：“将来你们散到各处地方，尽可开香堂收徒

背。依着二十四字辈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但是每开一次香堂，至少要满徒背百人，又须稟请自己前人，（即老头子。）允许才行。那开香堂的规模一定依着成例，不许稍为简略。至要，至要。”（如此郑重。）众徒背听命，各自散去。钱保、翁麟瑞、张岳、林锦、陈园、潘阿仁、潘阿义、潘阿礼、杨琪、赵游、李重、李远、孙扑等一班人，仍去运粮；（是一气，是江淮四帮。）徐正、施骏、施骝、朱通、苗刚等一班人，仍去做贩私盐的强盗勾当；（是一气，是所谓新五六帮。）马嘉祥仍去帮助黑将军，（是官员。）周卫祥、胡海祥仍是流浪江湖；（是侠客，这三个是一气，是所谓嘉海卫帮。）潘安退居安庆家中，总理四方帮务。从此帮人日多一日，帮势日盛一日。（总结。）

书中不叙别人，单说东方亮陈园本是胸怀大志的人，（挽到陈园身上，笔力千钧。）见得帮务发达，徒背众多，便率领他所管辖的一百二十只粮船驶出运河，到湖南地界，背反清朝，欲图大事。正是：

毛羽未丰思奋翮，一飞未必竟冲天。欲知陈园成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上回写潘安招收徐正等为徒背，与此回招收马嘉祥等为徒背，事实不同，笔墨又不同。

卫祥一笑，突然而来，亦文章之善变者，笔墨淋漓之极。

写嘉祥、卫祥二人，各有不同之处，文笔细极。潘安临行时一段，笔墨尤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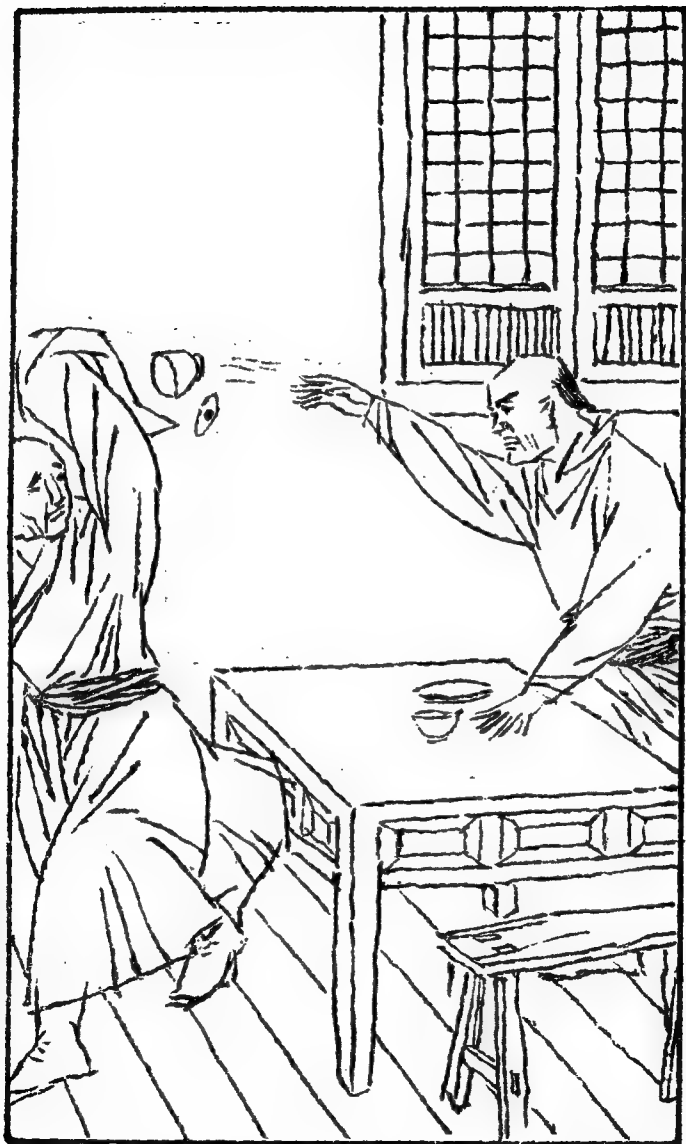
罗祖有病，潘安为之延医，及其死也，殓之以礼。有德报德，是为潘安可取处。若夫种种神怪之论，皆罗祖之愚民政策。否则，罗祖果然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何惧死哉？

潘安遵罗祖遗言建造庙宇，以报师恩。作者偏替他想一则如何如何，二则如何如何，于是潘安之用心乃大白于天下，文笔之严酷如此。新五六帮，嘉、海、卫帮，皆潘安随口道出，并无此帮，然一经说出，潘安之声望大增。盖潘安以一人兼领三帮，而钱保、翁麟瑞只是合领一帮也，其间势力大相悬殊矣。噫，潘安之计亦恶矣哉！

本书至此，青帮始得完全成立。而全帮权力则已集于潘安一身，是故青帮之组织，谓为潘安一人之能力可也。

上山头好友反脸





盘海底醉汉挥拳

## 第十回

### 上山头好友反脸 盘海底醉汉挥拳

话说陈园胸怀大志，率领所部一百二十只粮船到湖南起事。他的意思以为振臂一呼，同帮兄弟必然相应，将来成功完全是他一人之力，论功行赏，自然大家要还他一着。（算计未当不是。）所以他便在湖南醴陵地方率众起事，自称大元帅。（太觉冒昧。）地方文武官员派兵进剿，只陈园手下共有三四千徒背，个个善战，官兵敌不过他，吃了几次败仗。（写陈园能兵。）官兵大惧，陈清上峰速派救兵。不消半月，各处调来兵马足有一万，把醴陵围住。那陈园只是放心，以为同帮兄弟都有这个志愿，派人四处说动，叫他们同时起事。谁知各处帮魁大都坐观成败，杳无回音，（这又何故？）陈园这才心慌起来。其时，醴陵被围多日，看看粮草将尽，大势已去。陈园便召众徒背商议，道：“湖南地方现在同帮不少，我到此地起事，谅他们一定起来附和。况且我们结帮的宗旨本来是

要剪灭鞑子，恢复明朝，所以我敢到此举事。更希望运河一带也即应响，使得鞑子应接不暇，手足无措，然后大事可成，深仇可报。(计算得未当不是。)谁知同帮兄弟袖手旁观，裹足不前。这也是天命如此，无可挽回。(无可如何，只得付之天命，一叹!)现在孤城难守，不如杀出一条血路，各自逃生，将来时机到时，再图聚会。好在我们都有海底，相见之时用隐语说话，他们官兵如何懂得?啊呀，话虽如此，不知再与你们相见之时当在何年何月咧!”说罢泪洒襟袖。众徒背个个痛哭，都道：“今日虽败，不得不暂时分离，但是我们志气不磨，待有机缘必定再投老头子，听候指挥。”(义气深重。)陈园拔出腰刀，率领三千徒背杀出城门，自投各处散了。(可惜，可惜!)

话说官兵见走了陈园，冲进城门，将百姓杀了几千，呈报官长，说是血战数昼夜，敌势不支，打开城门，克复醴陵。将杀死的百姓作为叛民，拿去请赏。(官长往往如此。)

却说陈园逃出醴陵，随身只余六七个人，乔装乞丐模样到了安庆，上得山头，来见潘安，请求收录。那潘安忽然反转面皮，将陈园大骂一顿，说他不安本分，扰乱帮规。又道：“本来要将你解赴衙门，姑念以前是好友，现在已与钱保、翁麟瑞二人商定不认你为徒背，逐出帮外。随便你去做什么事，我们不管。”(潘安如此，是何居心?)陈园被逐，只得退出安庆，仍要想回到白水村，去做他打家劫舍的勾当。

原来陈园到湖南去起事，没有与潘安说明，(这也冒昧。)潘安恐怕他成功了，自己要失败，生了嫉妒的心肠，(潘安可杀!)通知钱保、翁麟瑞各处徒背，说陈园冒昧起事，时机未



到，并且他居心不正，要想自做皇帝，我们不可造次附从，反而误了将来计划。各处徒背听了潘安的话，所以不敢应响陈园，陈园便处于孤立之地了。（原来如此。潘安可杀！）等到陈园失败，潘安便把他逐出青帮，实在恐怕陈园借了青帮，再图起事，于己不利。（潘安设心如此，可杀！）只潘安因念陈园是最初入帮之人，知照各处徒背，以后每逢开香堂仍旧要供陈园主爷之位，顺点一炷香，带磕三个头，以表后人敬意。此是后事，书中表过不提。

再说陈园自被潘安驱逐帮外，要回白水村，行至徐州地界，忽然遇着了海白虾王四。（此人至此方出，文笔奇幻。）那时王四专贩私盐，手下也有千人。两人相见了，王四甚是企慕陈园，劝他一同入伙贩盐。只陈园本来瞧不起王四，（照应前文。）为因一时无处安身，就是回到白水村，恐怕没有前次的威风，只得将就答应了。（陈园身分如此，写来不苟。）王四便要拜陈园为老头子，陈园道：“如今我已被潘安逐出青帮，如何可收徒背？”王四笑道：“此言差矣。天下结帮的人，难道只有潘安等一班人？你也结一个帮，也叫青帮，一切帮规海底也与青帮相同，他们倒可以来阻止你？他们的结为青帮，难道当真是皇帝特许的？（说得无理之理，王四倒也爽快。）将来你手下徒背多了，势力厚了，一样也可以起事，谁人敢来管你！”（王四爽快。）陈园被他这一番话说得如梦方醒，不禁拍手笑道：“大哥之言极有见地，只我仍旧算是青帮，便当招收徒背，大开香堂。”（陈园之雄心又勃勃矣。）王四大喜，便率了手下兄弟都拜了陈园为师。从此徒背日多一日，什么贩卖私盐、偷漏关税、强抢暗劫、拐骗欺诈，都是他们的勾当。陈

园雄心不死，专门授教他们枪棒，预备卷土重来，不在话下。

却一日，(一日。)王四独自走到马嘶镇上。那镇地临江口，青帮中人往来甚多。王四走进一爿茶店，坐定泡茶，只见对面一个座头上坐着一个黑面汉子，也泡着一碗茶，把碗盖戳在茶碗的侧面。王四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分明是青帮中人所挂出的招牌。(按此系帮规，若在酒店，则将食箸横于酒杯之外。)他究是那一字辈，待我去问问他的海底也好。”(波澜忽起。)原来青帮规则非常奥妙，他们就叫“海底”。初入帮的时候，传道师将这海底详细讲解，教徒背一一记牢，以便将来与他处同帮相遇，可以互相问答。所以见人有见人的帮规，饮食有饮食的帮规，谈话有谈话的帮规。一举一动，都有帮规。(何物青帮，如许规则。)譬如帮徒要到他处去开生意。(江湖上一切九流三教谓之生意。)若无熟人合伙，可到茶馆或酒店里面挂起招牌。那时本地的帮徒自当前来盘问海底，招待一切。这也是他们的规例如此。(一段叙述帮规，详细。)

话说王四见这黑面大汉挂出青帮的招牌，上前盘问海底，道：“请问老大，(青帮尊人之称。除已知其为前人辈外，概呼老大。)你在门槛没有？”(门槛，即在帮之谓也。)那汉子听得，连忙起立离座，正襟躬身答道：(起立离座，亦帮规之一。)”“不敢。(句。)沾祖爷的灵光。”(即在帮之谓。)王四道：“贵前人是那一位？”(前人即师父。)汉子道：“不敢。(句。)在家子不敢言父，在外徒不敢言师。敝家师姓翁，(句。)名上麟，(句。)下瑞。”(句。徒弟说师父名讳，须分三起说出。亦彼辈

规则，所以表尊敬也。)王四道：“贵帮是那一帮？”汉子道：“敝帮是江淮四帮。”王四再要盘问，那汉子却也还问，王四也一一答道。那汉子心里自想：“你是陈园的徒背，比我小下一辈。依照帮规，闻得我是前人班子，(即与他师父同辈之意。)应该向我行礼。如何只是盘问海底，太没道理。”想着便有心要算计王四。问道：“敢问老大，贵帮多少船？”王四道：“一千九百九十只。”汉子道：“贵帮船有什么旗号？”王四道：“进京百脚旗，出京杏黄旗，初一、十五龙凤旗，船首四方大纛旗，船尾八面威风旗。”汉子道：“船上有多少板？”王四道：“板有七十二，谨按地煞也。钉有三十六，谨按天罡也。”汉子道：“有钉无眼，是什么板？”王四道：“是跳板。”汉子道：“有眼无钉，是什么板？”王四道：“是纤板。”汉子道：“天上有多少星？”王四道：“三万六千星。”汉子道：“身有几条筋？”王四道：“剥皮去肤寻。”汉子道：“一刀几个洞？”王四道：“一刀两个洞。”汉子道：“你有几颗心？借来下酒吞。”王四被他问到这里，怒目答道：“拳头上来领。”那汉子更不打话，只一拳打正王四的面骨。但觉一阵头晕，眼花缭乱，再也不能抵敌，一交跌倒在地。(王四没中用。)汉子要上前捉住王四殴打，那茶肆中人多，一齐上前劝住，道：“老大息怒，有话好讲。”汉子便住了手，但叫陈园出来说话。那茶肆中许多人大半在帮，知道汉子是前人班子，不敢违背。(尊卑之序分得甚严。)只得去请到陈园，与此汉子赔话，又叫王四向汉子叩头伏礼，才得了结。(何物青帮，具此严法。)原来上述汉子与王四问答的话，海底中也都载着，凡是同帮中人有意思寻衅，便用这种话说问答，便好动手。(注得明白。)

话说王四自从吃了这次亏，以后再也不敢盘问人家海底。(惊弓之鸟。)又一日，(又一日。)王四载着一船私盐到镇江，脱售以后，在鹤林居茶店内泡一碗茶，挂起招牌。(他也要挂招牌了。)尚没有人前来动问，却见一个醉汉踉踉跄跄的走进茶店，看见王四挂着招牌，东倒西歪的走上前来，问道：“兀那厮，难道也在门槛？”(开口便想寻事。)王四立起答道：“不敢。(句。)沾祖爷的灵光。”那醉汉道：“敢问老大，贵帮有多少船？”王四听得，知道这是寻事的口气，恐怕吃亏，不敢依着海底对答。(惊弓之鸟。)那海底中也有一段情愿退让的话头，(何物海底，如此完备。)王四便依着退让的话，答道：“不敢。(句。)兄弟初到贵处，一切全靠诸老大包容，兄弟或有脱节之处，(得罪谓之‘脱节’。)请老大示知敝家师。朝廷有法，江湖有礼。光棍不作亏心事，天下藏不了十尺身。该责便责，该打便打，你我都是自家人。请老大息怒，直可以截，短可以接。兄弟初来漫到，全仗老大海涵。”(一派都是海底中语。)说着，便呼堂倌泡一碗镶红茶来。

不一会茶来了，王四双手奉敬那醉汉，道：“兄弟先买一碗茶，奉敬老大。待兄弟去请敝前人来，下老哥的气。”说时，便将镶红茶递过去打招呼。(下礼谓之打招呼，以上情形皆帮规。)只那醉汉只做没有听见，没有看见，拿起那碗镶红茶来，对着王四劈头劈脸的打过去，那碗热茶倾得王四一身淋漓尽致。(王四又吃亏了。)这一来不打紧，却引动了合茶店的帮徒，共有二三十个，蜂拥上前，将两个中的一个扭住便打，(不知是否王四?)打得那人哀求饶命。正是：

江湖亦有江湖礼，不许渠魁一味蛮。欲知被打者是谁，且

听下回书中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陈园志大心雄，不肯落人之后，纠众起事，虽然鲁莽，却是勇敢。

潘安心狡手猾，不肯让人先着。陈园起事，不但自己不去援助，却又教同帮不去援助，虽然狡猾，却自折了一臂。

官兵将良民请赏，古今同慨。读书至此，为之一哭。

王四这人见于数万言以前，张岳等要去投奔他，被陈园劝阻，今陈园反与王四合伙。所谓白云苍狗，世事沧桑，时势变迁，有出人意料之外者，为之一喟！文章亦变幻之极。

王四劝陈园招收徒背一段话，甚为爽快，亦所谓有饭大家吃之意也。

王四第一次与黑面大汉盘问海底，被毆一拳。第二次又被醉汉盘问海底，当面吃亏。抑何不幸乃尔！而阅者则大快矣，非快王四之被毆，而得快睹帮规海底之大略也。然则王四固有造于吾侪阅者，而吾侪眼福洵不浅也。

剖心肝奸人遭橫死





割首級俠客報深仇

## 第十一回

### 刳心肝奸人遭横死 割首级侠客报深仇

话说王四被那醉汉将热茶倾得一身，霎时间合茶店二三十帮徒蜂拥上前，将两个中的一个打得哀求饶命。那一个是谁？原来就是醉汉。列位看官，须知他们帮徒很重义气，很讲情理，这天眼见那个醉汉对于王四无理取闹，甚是不平。大家起来打这醉汉，（此前数十年之帮徒也，吾恐今之帮徒无此义气者矣。）可怜把这醉汉打得死去活来。（打得好。）王四在旁看了有些不忍，却去劝开了众人。（反是王四去劝开，妙极。）那醉汉负伤，爬起身来逃出店门，一直望东去了。（了却醉汉。）

王四见醉汉去了，也不多问，向众人道谢道：“列位老大义气如山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是难得，小弟感激之至。”众帮徒谦逊了，替王四回了茶资，（是帮规。）各自散去了。（省笔。若不散去，便觉讨厌了。）



却说王四贩盐完毕，回到徐州见了陈园，说知醉汉的事，笑了一回。忽然有个心字辈帮徒前来求见陈园。陈园看那帮徒，衣衫虽然褴褛，面貌倒也清楚，一见陈园便叩了三个头。陈园便道：“你拜谁老头子？为什么弄得这样潦倒？”那帮徒道：“小人李顺，南昌人氏，拜王文治为老头子。（当时帮势蔓延各处，从李顺口中带出南昌。）本为经商，上月来到贵地，误入赌场，把资本都输掉了，回不得家乡。闻得太师父多财多义，招收后辈，小人特来请求，恳太师父收留，情愿随身服侍。”（闲闲而来。）陈园道：“你是南昌人氏，来到此间，家中父母难道不要惦记？我今借你盘川，早早回去，不要流落在外。”（陈园好。）那李顺听了，连忙跪下，道：“谢谢太师父，小人不敢收受赏赐，只求太师父收留在此，情愿小心服侍。实因小人父母双亡，家无他人，回到南昌依然没有安身之处。望太师父大施恩德，收留则个。”（其词哀恳动人者，其心多伪。）陈园听他说得恳切，果然答应道：“你既无处安身，这里也不多你一个，便留在我处，听候使唤便了。”李顺见陈园已允收留，叩头谢恩，从此服侍陈园，十分谨慎。陈园爱他伶俐，便也很宠爱他，不在话下。

二三月后，正是秋凉天气。陈园患了腹疾，请医生诊视，开了药方。李顺去兑了药，煎好汤拿来给陈园吃。（亲侍汤药，李顺之服侍陈园可谓至矣、尽矣。孰知设心之毒耶？）陈园吃过了药，上床安睡。李顺替他盖了被，下了帐，（此之谓送终。）只管出门去了。（大事已毕，自然去了。）

话说陈园自从睡后，只是不醒，（作长眠人了。）王四甚是疑惑，觅李顺不着，便去揭帐观看，不觉吓退了数步，失声

呼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头子被人毒杀了。”那时门外十几个徒背听见王四惊呼，急忙走了进来，看见陈园果然七窍流血死了，所盖的一条棉被上，斑斑点点都是血迹。（死状可惨，一代草莽英雄如此下场，可惜！）都嚷道：“这定是药中有毒，快去寻着医生说话。”王四道：“李顺不在，甚是可疑，这种毒药定是李顺下的，他见老头子死了便逃走了，兄弟快去把他捉来拷问。”那众徒背叫应一声，各自分头去寻觅李顺。（比衙门快捕还要得力。）王四唤几个徒背，将陈园尸身洗干净了，买棺成殓。

隔了二三个时辰，天色将晚，只见二个徒背已将李顺捉到。说道：“这厮已逃至屈家集地方，被我们追着。”王四一见李顺，愤恨交集。（王四好。）喝令徒背将李顺捆倒，先打一百皮鞭，然后说话。（王四好。）那李顺要想分辩，已被众人按在地下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（打得好。）几次晕得死去。王四都命用纸煤熏醒，才问他道：“谁人叫你毒死陈老头子？从实供出，若有半点虚饰、（句。）捏造，便要将你心肝取出来，祭供陈老头子。若然实说了，捉到正凶，免你一死。”（王四好爽快。）那李顺一则受打不过，二则恐怕要剖心肝，只得从实供道：“小人的老头子王文治与安庆的潘安主爷至相要好，潘主爷因为这里陈老头子招收徒背，势力日大，与他有碍，叫王老头子想法除掉陈老头子。王老头子便叫我来行事，许我事成之后，带我去见潘主爷，有三千两白银赏赐。小人不知高低，坏偏了心，所以前来下手。”（所供如此，潘安该死。）王四道：“你所供的是否实在？”李顺道：“句句是真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死在万刀之下。”王四大怒道：“你吃打不过，便供出实情来，真是个腌臢货，不是好汉。我若用了

你，你也会将我的事告诉别人，恁地时，却饶你不得。”（供也要杀，不供也要杀，王四好爽快。）喝令取下首级，剖出心肝，王四把去放在陈园灵前，率领全班徒背一同祭奠，大痛一场。（忠肝义胆，好王四，好徒背。）王四当场发言道：“陈老头子的死于非命，都是潘安的阴谋，谁能去刺死潘安，报得此仇，不论辈分大小，我们就推他做头领。”（忠肝义胆，王四真好。）众徒背齐声道：“我们不要做头领，只要杀潘安，报大仇。”（忠肝义胆，真好徒背。）王四大喜，又向陈园灵位拜了四拜。大家便各散去，纷纷来到安庆城中，谋刺潘安，替陈园报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潘安自从结帮运粮以后，只他最有家资，安居家中，遥领粮船，专一招收徒背，意旨实难测度。（潘安奸雄。）他恐陈园利害，碍他的手脚，叫王文治剪除陈园，自是实情。（补笔。）

忽一日，王文治前来相见，报道：“传说陈园已被徒背李顺用药毒毙，李顺逃至屈家集地方却被海白虾王四派人追着，以后的事不知如何，特来奉告。”（有详有略，叙事妙品。）潘安听说陈园已死，哈哈大笑，也不再问李顺的事，（奸雄可杀。每见古今英雄除一大敌，便心满意足，而不虑无数大敌即在其后。噫嘻！此奸雄之所以为奸雄也。）置酒款待文治，畅饮甚乐。

是夜潘安独卧房中，鼾声大作。（杀了陈园，便可高枕无忧耶！）那屋顶上忽然划开一洞，一人悬身下坠，悄悄的走到潘安床边，揭起床帐只一刀，割下潘安头来。（何等爽快！）提着头，仍旧攀登屋顶，倏忽不见了。（写陈园之死详，写潘安

之死略，错落有致，记事妙品。)原来刺死潘安的那人，正是王四的徒背袁兴发。(大书特书，以志其忠勇也。)这天兴发取了潘安首级，把来放在包裹之内，星夜动身。不一日，到了徐州，投见王四。王四大喜，将首级悬在陈园灵前，重行祭奠，哀哭一番。(忠肝义胆，王四真好。)王四要请袁兴发做头领，只兴发那里肯答应，众人也都说道：“替陈主爷报仇雪恨，是我们徒子徒孙应有之事，只此间头领除却王老头子以外，谁也不能担当，仍请王老头子坐第一位罢。”王四见众意如此，仍旧自做头领，重赏兴发。(好王四。)从此王四一帮专门做贩私盐的道路，并无别的志愿。(陈园一死之故。)

那潘安被害之后，其子潘仲达年方十四岁，聪明俊秀，爱好交结贤豪。(颇有父风。)众帮徒便即拥护仲达，继承父志。仲达见其父死得甚惨，报请官厅检验，缉捕凶手，一面报告钱保、翁麟瑞等，查访真凶，代父报仇。其时正是乾隆二十一年，青帮成立不满十年。那山东、直隶、山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各省帮徒，约有六七十万，大都靠着同帮兄弟众多，或是混迹江湖，无恶不作，或是盘踞乡里，欺凌懦弱。其中种种黑暗事情，做书的若然一一替他记录起来，虽百万言，亦难详尽。(总写青帮大略。)

光阴如驶，一去不还。(沧海变桑田，桑田变沧海，尽在此八字中。)匆匆过了四十余年，乾隆让位，嘉庆登基。就这四十余年中间，张岳死了，林锦也死了，翁麟瑞落水身亡，钱保急病身故。那潘氏三雄、五虎将，以及新五六帮的一班好汉，嘉、海、卫帮一班侠客，先后告辞人间，一个不留。(噫嘻乎，悲哉！一代英雄，尽归黄土。)只大家手下徒背多

者十余万，少亦三四千，徒子徒孙，越传越广。（如野草之滋漫。）书中琐事不记。

却说道光末年，洪、杨起事，运河被他截断，粮船不能往来。那时海运已通，朝廷就议将运河粮船裁撤，以省糜费。谁知这一来，把那五六万粮户的生计都断绝了。（大书特书。）看官须知，这发起青帮的潘安、钱保、翁麟瑞等，本是借了运粮结帮为名，欲图大事。（照应前文。）等到这班领袖陆续死了，那些后辈徒背凡是运粮的，都有皇粮，丰衣足食，把他们老头子结帮的本旨都忘怀了。（补述青帮之内容。）又过了四五十年，那班徒子徒孙更只知清朝恩德，谁也想不到国家大计。（青帮变更宗旨。）现今忽听得粮从海运，裁撤粮船，好似青天里起个霹雳。从此以后，没有粮俸受用，只得来到安庆，见了潘仲达，请想一个稳善的方法。其时仲达年已将老，家中拥了五六十万资财，所以这班徒背都托仲达想法。仲达道：“现在粮户共有八万，一齐裁撤下来，自然衣食为难。只我的家资也极有限，若然把来分给众兄弟，每人所得甚少，济不得什么事。据我之意，这七八万人团结起来，另做一件稳善的事情。（什么稳善的事情？）现在众兄弟还没有到齐，等到各头脑齐齐到了，我自计较。”那众徒背只得暂时散去。

隔了十余日，那七八万粮帮中的头脑，也有六十余个，陆续到齐了。潘仲达请他们都到后堂计议，说道：“现在青帮徒背不下六七十万，只你们专司运粮，领有 饷 糴，一旦被裁，就要恐慌起来。岂不想他们不运粮的徒背，如何也会有吃有穿，不见得什么窘迫？”（反话一句，甚恶。）众人道：“他们都是做这贩卖私盐、偷漏关税的道路，这是有犯皇章，我

们不能去做。(不肯做。)内中有几个道：“朝廷把粮船裁撤，断绝我们生路，我们也顾不得什么皇章。况且同帮兄弟做这道路的很多，不怕官兵捉拿。就是拿了去，我们同帮中也有做官的、当兵的，不至于吃亏。”(此帮势之所以日益浩大也。)仲达道：“这话说得很对。你们七八万人在江湖上做事，消息灵通，还怕失事？就是失了事，我也认识不少官员，只管去三言两语，怕不把失事的释放出来？”(仲达只叫帮徒如此，不如乃父多矣。)众人听了仲达之言，胆子都壮起来，要去连络新五六帮、嘉海卫帮，一气做贩卖私盐的道路。

正说得起劲，忽然一个头脑起来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主见，不必去贩私盐，率领这七八万徒背，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。”众人看那人时，原来是带领七十二粮船头脑，绰号叫做独角龙的林钧，都道：“林大哥有何主见，请即示知。”林钧不慌不忙，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豪杰不甘埋没死，青帮别出一支军。欲知林钧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此回为青帮宗旨大变化处，亦为红帮成立之关键。叙事略述互见，记事妙品。

青帮之领袖曰潘安、曰钱保、曰翁麟瑞之三人者，断定潘安为奸雄，钱保类似潘安，而尚有书生气，翁麟瑞则为一血气少年。余若张岳、林锦、潘氏三雄、五虎将、徐正、马嘉祥等，有可取者，有不可取者，因非书中主要人物，故不备论。

潘安之谋害陈园，其奸雄手段也。而王四、袁兴发

之为陈园复仇，则忠肝义胆拂拂纸上，读之令人起敬。因念世之好为奸谋以贼人者，其结果亦必为人所害，正与潘安之事相同，殊可慨也。

王四只知贩私盐，别无大志，而其行为，尤多俚俗。乃观其为陈园复仇一事，但觉其可敬、可亲、可近而绝不觉其可俚、可鄙也。于以知人之良否，须观其心迹如何，临大义如何，处患难如何。若王四者，真上上人物也，俚俗何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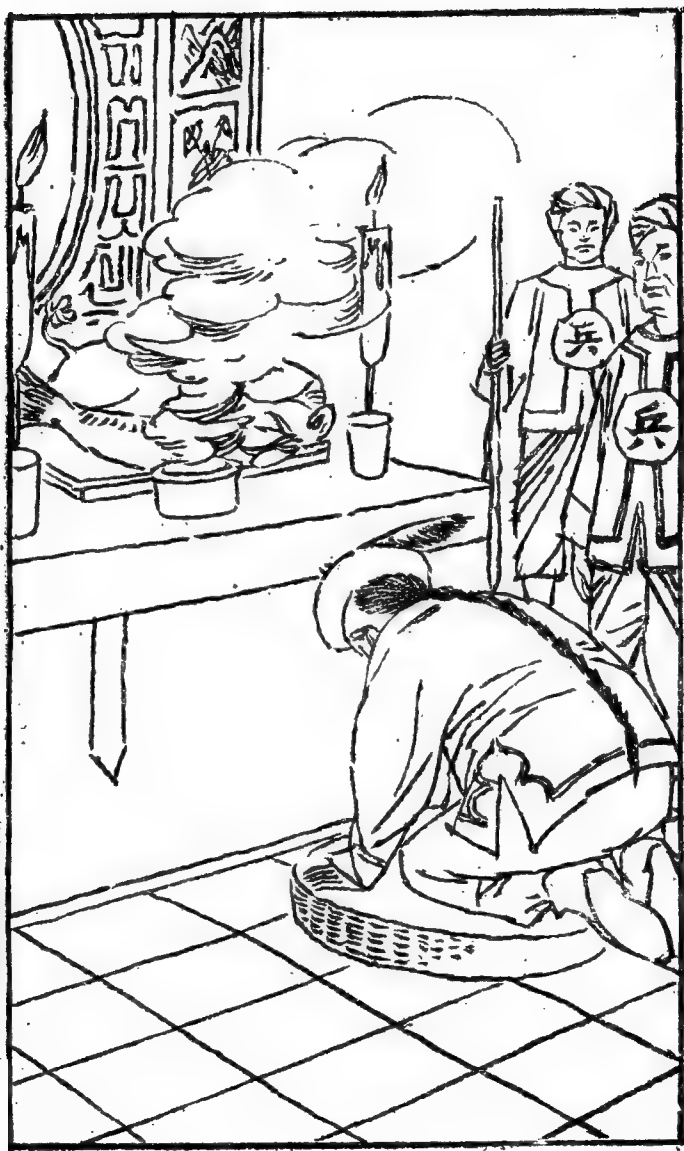
众头领陆续归天，徒背改变宗旨，及裁撤粮船一段，总括四五十年事迹，所谓年华如水，一泻不还，文笔亦有一泻千里之致。

潘仲达只图保全家资，叫众徒背去贩私盐，可谓毫无志气，不谓潘安一虎乃生此犬子。

天花乱坠学究说谎







萍水相逢英雄聚义

## 第十二回

### 天花乱坠学究说谎 萍水相逢英雄聚义

话说一班粮帮头领听了仲达之言，要去贩私盐，林钧却另有主见，说道：“如今洪、杨作乱，天下纷纷，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，怎地情愿去投身草莽，做强盗的勾当？依我愚见，曾国藩现在湖南练兵，几次杀败洪军，我们率领这七八万兄弟前去投军，曾帅必定收容。将来立了大功，博个封妻荫子，也不枉为人一世。”（林钧之志如此，虽属正大，然不知满汉之分，不如潘安等远矣。）众人听了林钧之言，默默无语。半晌，一个说道：“林大哥的说话虽然有理，但是战阵冲锋，性命难保。况且当了兵卒，一切行为都要听将帅之命，如有不从，要受军法。我们兄弟都是闲散惯的，一旦投身行伍，如何过得日子？据我看来，不如仍旧罢了。”（一个不肯去。）众人也附着说道：“这话说得很对，古语道：‘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’我们堂堂好男子，却情愿去当兵么？”（众

人也不肯去。说得硬只要去做强盗，偏说是堂堂好男子。可笑。)林钧见众人都不肯去，便也不再说话。(对于无可理喻者，有何理说?)等到席散，各头领自去率了徒背，纷纷落草去了。书中按下不提。(了却一边。)

却说林钧别了众人，自己率了他所管带的七十二只粮船上的徒背，来到湘乡求曾国藩，备说粮船被裁，兄弟无处容身，愿投军前效忠的话。(林钧毅然求见国藩，见识高人一等。)国藩大喜，检点林钧带来的人，共有二千五百余员。便命林钧做了统领，编入行伍，一面教练阵法，随着大军出征。那时正在用人之际，国藩见林钧所部虽然不解用兵之道，却都勇悍异常，因之颇为信任，连打了好几次仗，倒也得力。(略笔。)

那时英王陈玉成正在庐州一带耀武扬威，曾国藩分兵三路前去攻打，派林钧担任左路。谁知英王利害，林钧敌他不过，屡战屡败。那中右两路虽然打了几次胜仗，只因左路吃紧，照顾不及，也被英王杀败而回。(三路之败皆林钧之罪也。)将详细战情报告曾帅，曾帅大怒，要将林钧依照军法斩首示众。(曾帅之威。)

其时林钧犹未返营，有人得知消息，前来密告，且道：“将军若然回营，曾帅正在大怒之下，必依军法将汝斩首。”林钧闻言大惊，暗想战败之将本来难见大帅。(是。)但是英王凶猛，我实敌他不过，况且现在部下死伤大半，再去攻打，定然死得一个不留，太不值得。恁地时，如何是好？倒不如且去做了强盗罢。(不为名将即为巨盗，林钧可儿。)

林钧想定主意，暂不说明，传命兵士安下营寨，不许前进。

到了夜间，召集十七个心腹偏将，告知其事，说道：“我们打了败仗回营，曾帅将以军法从事。我们都有作为，如何随便肯死？不如出去暂避几时，再作计较。”那十七人个个称是。林钧又道：“如今残部尚有一千余人，一齐逃走，必然要被追获，不如只我们十八个人向后营出奔，暂觅一个安身之地。他们兵卒回营，曾帅必然仍旧收留，决不受罪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甚是，只今夜便走。”

当下那十八人结束好了，带了武器，开了后营门，没有惊动守门兵士。但见一轮明月高悬中天，（其色凄然，其声肃然。）却不辨东南西北，（失林之鸟。）只依着大道而行。十八人似快马一般，匆匆的走着，约走了两个更次，远远的看见灯光隐约，知道前有村庄。林钧道：“走得倦了，到庄里去休息一回也好。”于是众人便依着灯光而来，进了村庄，便见一所古庙。（先见灯光，次进村庄，后得古庙。有层次。）林等便进庙中，就在拜垫上坐了休息。

隔不多时，忽然听得一群男妇老幼呼噪之声直趋庙门而来，口中都嚷着道：“一群强人一定伏在古庙里了。”当这时候天下纷乱，那些村民时常被强盗劫掠，如今半夜三更听见了许多脚步声响，疑是一群强盗来了，所以召集全村男女前来抗拒。（补叙村民情状。）

却说林钧等坐在庙中，听见众人呼噪而来，预备迎敌，各执白刃冲出庙门。（其势可危。）那一班村民见是十几个官兵，却都呆了。又见各有利刃，恐怕被害，吓的跪在地下，叩求饶命。（胆小如此，何以能敌大盗，村民愚蠢可笑。）内中有个村民似学究的模样，略为乖觉。跪着说道：“将军勿杀我

等。方才看见神龙下降，火光烛天，知道必有贵人到来，所以特来迎接。”（学究信口胡说。）林钧闻言，诧异道：“你们怎样得知我等是贵人。”那学究道：“我等正要安睡，忽听得天空中一声大震，连忙出门观看。但见天上大龙一条，直飞下来，红光烛照，如同白昼。那条大龙飞到这所庙中，便不见了。我等惊异，前来找寻。原来众位将军到了，以此知道将军等都是贵人。”（村学究胡说乱道往往如此，而红帮根源竟起如此，不亦异乎。）林等闻言，莫不大喜，便问：“这里是什么去处？”那村民道：“这里叫做洪家村。”林钧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自战地到此约有一百里以外，何以只走了两个更次？此中莫非真有神灵救护之事？”（林钧权术。）众人称叹不止。那些村民便也散去了。

林等回庙，细看庙址，实在破坏不堪。廊下破匾一方，字痕隐约可辨，写着“洪钧庙”三个金字。林钧看了匾文，叹道：“这所古庙原来是洪钧老祖之遗迹，方才那些异象必是洪钧显应。众兄弟应该重冠军衣，各向神座敬谨行礼。”（林钧权术令人爱煞。）那十八筹好汉果然齐齐向神前叩头。既毕，林钧道：“众兄弟听着，我们吃了败仗，失城陷地，挫尽威风，莫怪大帅要依军法处斩。幸而我们十八人上赖洪钧老祖显灵，得能逃到此地，但是终非久远之计。众兄弟有何善法，大家商议商议，明天好作计较。”（闲闲而来。）内中一人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变为逃兵，各地官员全可把我们拿去请赏。不如解除武装脱去军衣，反兵为商，自谋生计。若然守在这里，那些村民都已知道，传播开去，被当地官员得知，定有不测之祸。”（一个主张。）内中又一个说道：“这话虽然不差，但

是我们没有本钱，如何好去谋生？据我看来，我们现在身骑虎背，进退两难。倒不如团结起来，啸聚山林，劫富济贫，也是英雄本色。将来得有机缘，仍可建功立业，终不致埋没了一世。不知众兄弟意下如何？”言犹未了，只见众人都拍手称赞道：“这话真正不错，我们一定如此。”（大多数人的主张。）林钧道：“这个主张也见得是，只做事须要做彻，不可有首无尾。大家仿梁山泊故事，同伸大义。便在这个庙中设誓为信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（林钧有见识，有权衡，令人爱煞。）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既然情愿聚义，应该这般办法。”

当下众人谈了一回，等到天明，便在附近村店买了香烛、纸帛、三牲、水果许多祭品，供在庙堂之上，焚香设誓，推举林钧为首，连同部下共计一十八筹好汉，结为异姓兄弟，永不背盟。（好盛事。）团拜已毕，便将祭品大吃一顿。然后改换服装，扮为客商模样，（细笔。）混进城门，暗地探听城内富户。到了夜间动手劫掠，一连劫了三四夜，却没有被官兵捉破。这也是他们合该成事，共劫得八九千赃银，带着暗暗出城。到李家堡地方觅得一片空地，四方多是高山，并无居民。林钧等众好汉便在这高山之中，分散赃银，搭盖草棚，买了许多好酒好食，大家开怀大嚼。

林钧道：“这座荒山形势非常险恶，四面都是高岗，左右两个峰头更是可怕，只恐猿猴也不能上去。我们据守此山，只消一二百人，将前后两面把守好了，并你千军万马，也不怕他杀得进来。恐怕宋公明的梁山泊，也不过如此险峻。哈哈！这却不是天助我们的么？”（林钧得意。）众好汉见得这山果然凶恶，也都欢喜。（众人得意。）从此以来，他们便在山

中操练武艺。那山便成了大盗的窟宅，红帮的发祥之地。（横插二句，如天外飞来。）但是这山一无出息，没有半株树、一丛草，只怪石嶙峋，人迹少有。他们守此荒山觉得寂寞，除却操练武艺以外，惟下山行劫。好在他们武艺高强，每一次下山总得着几个月粮草。

书中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匆匆过了半年，一日探听得大队客商在山下经过，众好汉都要去抢。林钧道：“安分客商赚此蝇头微利，众弟兄休要去抢。若是贪官污吏的非分之财，取之不伤义气。（表明宗旨。）”众好汉道：“哥哥有所不知，他们那些客商载的都是金银珠宝，不象真正商人。想是假扮客商，在此间经过，我们尽管去抢。抢得来，问明了果真是客商，再放还他们不迟。”林钧道：“这话也说得是。”当下众好汉携带刀仗，齐到山下埋伏。

不一会，果然十几个客商押着两担物件，一路而来。走到山坡脚下，众好汉呐一声喊，一齐杀出。那十几个客商却也各有凶器，拔出来抵敌战了一会，几个客商都被他们生擒活捉去了。（好威武。）林钧叫来问明底细，才知那班客商果然都是强盗假扮，在附近县城劫了一阵，预备回寨。林钧道：“恁地时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叫将两担东西都还了他们，莫伤了江湖上的义气。（林钧有权术。）那众强盗一则见林钧义气深重，众兄弟武艺高强，一则见山险岗峻，可以安身，都情愿投降。林钧大喜，也与他们兄弟相称。（林钧有权术。）自这一来，林钧的名氏渐渐的传扬开来，四方大盗听得羡慕，一起一起的前来入伙。（兴盛起来。）那荒山之中，竟聚了三千余个杀人放火，不怕死的好汉。（果真是好汉。一笑。）

一日，林钧大会众兄弟，说道：“这座凶恶的山岗，我想起个名字，似梁山泊一般，人家听见了，不是更有威风吗？”言犹未了，一人说道：“兄弟有个好名字，可以称得此山。”林钧看那人却是新入伙的陶骏，便道：“陶大哥有什么好名字，便请说出来。”陶骏便不慌不忙替这荒山取个新鲜的名儿。正是：

龙游大海气愈盛，虎踞深山势更凶。欲知陶骏说出什么名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本书自此回起，写红帮原始矣。红帮之鼻祖为林钧，其人盖粮帮也。其他粮户因粮户被裁，甘为盗匪。林钧独能统观大势，投效曾军，亦识时务之俊杰也。及其劝众人不听，毅然自率其所部而去，是为有决心。

比及战败，将罹军法，壮志未酬，不甘就死，率众出亡，别图大事，其才亦足惊人。虽然，今之胆小怕死之徒，亦往往借此说以欺人，可慨也。

然林钧到底不能成得大事，以强盗终身。

村民出来，见了官兵就吓得跪下，情景写来如画，村学究怕死，造出一大篇鬼话，谁知这篇鬼话，林钧就带来笼络人心，红帮之创立，遂由于此。鬼话之效力大矣哉。

林钧自得荒山，快乐一番，便有作为根本之意。而此荒山者，竟天造地设为被强人啸聚之地，亦大奇也。

本回事迹只用林钧一人主脑，省用闲笔，亦省用阅者脑力也。





立幫規秀才造反



上军报统带冒功

## 第十三回

### 立帮规秀才造反 上军报统带冒功

话说陶骏要替荒山起个名儿，林钧催他快说。原来这陶骏本是个不第秀才，颇能识个字，因事犯法逃出来，遇着强盗率引入伙。他自做了强盗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这秀才没有趣味，倒不如做强盗的开怀。”（秀才与强盗并行，千古奇文。）那天他便对众人道：“兄弟闲来登上高岗，看着形势。（强盗写意。）见这山四面高岗围住，左右两个高岗，更是雄壮，有如二龙取珠一般，不如就将此山叫做双龙山。”（好名目。）林钧等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双龙山的名字取得甚好，这座山的形势果然象双龙盘旋一般。”当时既将山名议定，林钧又对新入伙的兄弟讲起逃入洪钧老祖古庙，神龙下降、火光照天一段异兆。一般新兄弟听了，都惊异道：“林大哥上应天星，所以神灵护助，将来定可做了皇帝。”（林大哥做了皇帝，你们都是将军。）林钧道：“你们休如此想，我只想将来我们众兄弟个

个能够发达，才不负了洪钧老祖显灵救护的恩德。现在虽然做了绿林好汉，将来仍旧要去做一番事业，应该立一帮会，制定规章，才能够统率兄弟。若然毫无限制，何能长久？”众兄弟都道：“大哥言之有理。兄弟们愿推大哥为大王，总理全山。”（推林钧为大王。）林钧又道：“我们饮水思源，旧部一十八人性命实是洪钧老祖所赐，现在立帮，便当将洪字为名。”众兄弟又皆称是。林钧便将全山兄弟立一总帮，叫做洪帮。林钧做了大王，其余都是兄弟相称。（立为洪帮。）却不象青帮规则，有师父徒弟的分别，总算一律平等。（青红帮之大别也。）林钧既然立了帮名，又想起青帮有《十大帮规》，也与陶骏商议妥善，订定洪帮《十大规则》、《四条誓约》，布告众兄弟道：

《帮规》十则列后：

- 一、不准泄漏帮务
- 二、不准同帮相残
- 三、不准私自开差（就是抢劫）
- 四、不准违犯帮规
- 五、不准引见匪人
- 六、不准戏同帮妇女
- 七、不准扒灰倒灶
- 八、不准吞没水头（脏财叫水头）
- 九、不准违抗调遣
- 十、进帮不准出帮

《誓约》四条列后：

- 一、严守秘密
- 二、谨守帮规
- 三、患难相共
- 四、与帮同休

林钧既将帮规誓约布告了众兄弟，又与陶骏议定职司。分为五等：

老大，一位，专司一切军机要务。

老二，二位，专司一切粮饷财源。

老三，四位，分掌出马开差应行应止事宜（出马开差就是杀人越货）。

老四，六位，督察全山勤惰以及票布符号哨线防务事宜。

老五，一位，专司全帮功过赏罚。

林钧又定立五色旗帜：老大拿黄色旗，老二拿蓝色旗，老三拿白色旗，老四拿黑色旗，老五拿红色旗。这五色旗分得明白，以后出发，只要将旗举起，全山的兄弟远远地看见，就可明白了那一位来了。（看他编制得颇有方法。）老大一职是金山主脑，林钧自己任了。其余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都叫众兄弟公推。于是大家便推徐亮、钱琨二人做老二，赵文、徐备、陆和、张春四人做老三，倪福、蔡双、沈忠、平信、王起、杨成六人做老四，陶骏做老五。那老五一职除却老大之外，最为尊贵，虽然一样兄弟相称，然而他有

生死赏罚之权。众兄弟都怕惧他，唤他叫做“当家”。（何物红帮，赏罚严明乃尔。）当下林陶二人立了帮规誓约，分定五等职司。林钧又叫陶骏制定票布，以为证据。陶骏便即立出票布，叫老四分发众弟兄收执。

那票布长约四寸，阔约二寸，用黄布做成。“双龙山”三字的边旁绘着五爪龙两条，中间盖着印信。众兄弟收执好了，不准遗失，也不准给帮外的人观看，因为内外口号都写在这票布之上。譬如甲问乙道：“安。”（句。）乙应该答道：“邦。”（句。）问道：“定。”（句。）应答道：“国。”（句。）若然票布被帮外人看见，那内外口号就没用了，所以要将这票布藏得秘密。（口号谨慎。）



却说林陶二人既将票布制定、分发，吩咐众兄弟将这双龙山尽力开垦，移植树木，播种五谷。一面打发兄弟下山，招到泥水木匠，大兴土木，建造高堂大厦。那大堂之上悬着金字匾额，叫做“忠义堂”。（直与宋公明大兴梁山泊一样气象。）每天聚集兄弟，在堂上议事。（不知议些什么。）

光阴迅速，转瞬半年。这双龙山一天发达一天，实足兄

弟三千余人，日在山中操练人马，整顿武备，独霸一方，谁也不敢正视觑他。那时洪、杨军的声势正是厉害，官兵抵敌洪、杨还来不及，自然顾不得双龙山的猖獗了。（当时情势如此，亦天助红帮之成也。）林钧看看帮势日盛，得意非凡。陶骏道：“我们守在此山，抢劫勒索，终不是久远之计。现在天下纷纷，正是大丈夫有为之时，将来一枪一剑立了功绩，红顶子黄马褂也不足为奇。人家说起来才不负‘忠义堂’三字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（陶骏要想做官耶？）林钧道：“我也如此想，一有机会便当出山，率领众弟兄另成一支劲旅。”（林钧亦想做官耶？）正说之间，哨防山务的帮徒前来报道：“探得长发军首将范三麻子领兵五千，冲营突垒而下，距离李家堡不远，不日要在山下经过，特来报知。”（来得正好。）林钧闻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前番我被长发军杀得损兵折将，挫尽威风。今次他们在我这里经过，定要杀得片甲不留，才雪我昔日之愤。”（前日败尔之发军，非此处之发军也，抑何愤愤。）说罢，传令全山兄弟预备今夜厮杀。那班兄弟们正闲着没事，听得将要厮杀，个个磨拳擦掌。

待到二更时分，林钧登高眺望，见发军大队人马火把齐明，排山倒海而来。便令二千兄弟分为十队，暗伏大道两旁，但见流星号起，方可杀出。那二千兄弟领命去了。又派五百兄弟暗地抄至发军后队，如是如是。那五百兄弟也领命去了。林钧自己率领五百兄弟，直由大路下山，当面迎敌。（看他调兵遣将，颇有才略。）那时发军浩浩荡荡奔杀将来，各各手执灯球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忽然一声炮响，山凹里冲出一彪人马，火光之中照见打着林氏旗号。（林钧先

出，笔法。)发军没有整备，已是惊慌。不意林氏军中流星号起，大道两旁又冲出十几队军马，打起灯火，刀光如雪片一般，一齐喊呐，杀将上来。(左右齐出，又是笔法。)那时发军三面都是敌人，又在昏夜，不知这十几队人马究有多少，全队不战自乱。不消片刻功夫，两军已经接触。那帮徒不问情由，乱砍乱杀。发军首将范三麻子见不是头，连忙发令，前队翻作后队，望后退却。谁知后面又是一彪军马杀出，强弓硬弩如飞蝗一般，猛射将来。(后队五百兄弟在此出现，又是一样笔法。)杀声又是震天而起。那时发军前后左右都是林钧兄弟，三千强盗有如千万兵马的声势。(林钧有用兵之才。)发军无心恋战，四散逃走。人马自相残杀，死伤不计其数。(林钧有才。)这一场恶战自二更时起，直杀到天明，林钧方才鸣金收队归山。检点人马，没甚损伤，获得刀杖马匹无算。林钧赏赐既毕，令各戒备，恐防发军再来报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话发军范三麻子一队五千余众，自遭这次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又到处招募去了。那李家堡官军看见发兵大败而退，统带杨得胜大喜，申详上台，冒居大功。(得胜岂真得胜乎?)略谓发军五千余众，乘夜前来袭劫李家堡，被末将率领大队，亲冒矢石，奋力击退。上台信以为真，大加激赏，一面叫严密防范，勿令发军进得李家堡一步。

事隔半月，范三麻子又去招集亡命三千，整齐大队，要到李家堡来报仇。(来了。)乘着黑夜星月无光，人披软甲，马摘鸾铃，悄悄的进了李家堡。官军将士才从梦中惊醒，走出营门，打着火把一望，但见发军已是漫山遍野而来。急得那班官兵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杨得胜更是着急，披挂上马要



想出营逃走，却遇发军冲进营门，劈面迎着。发军大喊道：“前天被你们杀得很辣，今夜也须让我们杀一个爽快了。”说着，可怜杨得胜的脑袋早已劈面两爿。（杨得胜冒功未得，性命先丧。）全营的兵卒那里有抵抗的能力，直被发军杀得似切菜一般，（果然爽快。）人头滚滚，血水滔滔，没有一兵一卒逃得性命。（前日之败范三麻子者，林钧之红帮也。范三麻子大杀官兵出气，官兵冤矣。）那夜范三麻子得了大胜，传令就在李家堡搭了营帐，解装安寝。众发军杀了半夜，本也困乏，便即沉沉睡去。谁知到了四更天气，睡兴正浓，忽然许多发军但觉头颈里一片冰凉，透过心窝。脑袋滚滚而下。（奇语，奇绝。）有些没有落下脑袋的惊醒过来，但见合营都是敌人，手挥白刃只管乱杀。可怜此时发军兵甲俱无，赤手空拳，如何抵敌。正是：

夜半劫营神莫测，直疑飞将自天来。欲知突然前来袭杀发军营帐的果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本书至此，红帮之第一帮正式成立矣。林钧本是青帮中人，一旦独树一帜便拟自立门户。复有村学究一派胡言为林钧张目，于是林钧结帮之志决，结帮之势顺矣。

陶骏为荒山命名双龙山，于是双龙山之名乃流传于世，而双龙山遂为红帮发祥之地矣。

红帮之十大帮规与青帮之十大帮规大同小异，如学子做文章，从老文章中脱胎而出者。

分派职司却大有经纶，老五专司全帮功过赏罚，权

力伟大，颇有司法独立思想。

青帮有尊卑长幼之分，礼节繁缛。此则一律兄弟称呼，平等待遇，好似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，可发一噱。

红帮根本都是强盗，阅者不可不知。

林钧迎敌发军，调兵遣将，颇有方法，确是一个有才略的英雄。可惜屈伏在草莽之中，可见一帮成立，创始人决非庸碌之徒。

范三麻子被林钧兄弟杀得创巨痛深，只当是官兵利害，真是浑蛋。等到打回复阵，杨得胜一支军遂遭毒手，可谓冤哉枉也。

范三麻子得胜安睡，不料飞将军从天而降，事奇文奇，可称双绝。



独角龙大败红羊军



四眼狗強搶黃花女

## 第十四回

### 独角龙大败红羊军 四眼狗强抢黄花女

话说范三麻子的长发军，被敌人前来劫营，睡梦之中惊醒转来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走得快些的逃了性命，略为慢了一步，脑袋不保。这一夜的损丧，比前次还要厉害。范三麻子逃出营门，手中只剩十几个人，落荒而走。从此长发军不敢再到李家堡一带来尝试了。(了却长发军。)看官，你道前来劫杀范三麻子营帐的果是甚人？原来就是林钩大队人马。(特笔书之。)那夜范三麻子进了李家堡，杀了杨得胜，双龙山上便即得信。众兄弟都要下山救援，林钩道：“不可。待他杀得畅快了，心满意足，然后前去劫营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必获全胜。”众兄弟闻言大喜，暗暗出发。先将范三麻子前线哨兵杀死，使得他们不能回营报告，然后分为前后左右四队，衔枚疾走，杀进营门。所以范三麻子措手不及，败到如此地步。(补叙林钩战略。)

话说双龙山好汉自从两次大败发军，声名大振。其时彭玉麟统领大兵，力战洪、杨，正在用人之际。听得双龙山大盗林钧善于用兵，派心腹二人前来招安，劝其改邪归正，为皇家出力。（林钧为彭玉麟所赏，其才自是不小。）林钧招待来使，问明原委，说道：“林某本是曾帅部下一员大将，只因几次损兵折将，见不得曾帅之面，所以到此落草。今若降了彭帅，设有疏失，岂非误了大事？败军之将，何足为重，敬请归告彭帅，林某镇守这座双龙山寨，决不扰害地方，并且一样可以帮助大帅出力。若要林某率领投降，不敢闻命。”（都是假话。）来使道：“大王之言差矣。大王此时兵多将勇，远非前次可比。况且胜败之数，兵家常事。现在大帅听得威名，特嘱某等前来敦请。将来立了功绩，自当不次超擢。大王雄镇一山，虽然威武，只怎地能够发挥胸中才略。某等愚见，还请大王从大处设想，裁夺这个。”（来使说话。）陶骏等一班头领也劝林钧道：“大哥雄材大略，彭玉麟大帅又非嫉贤害能之人，大哥去投顺了他，必然有个出身。我等也尽心竭力替大哥出力，尽可早决大计，不必犹豫。”（众兄弟说话。）林钧见众人都如此说，只得应允了。（林钧要做官了。）来使大喜，回报彭玉麟。彭氏派员前来迎接，（又是一番气象。）林钧率领全山兄弟投归彭氏部下。那时，林钧帮徒不下五千余人，编为数十营，驻扎要隘，听候调遣。

一日，林钧来见彭氏，彭氏道：“现有溧阳一城，发军占据三年，根深蒂固。屡次出兵，未能打破。如有人能破得此城，便当奏明皇上，保举大官。”林钧便自告奋勇，愿去攻城。（真想做官。）彭氏大悦，多给他器械粮饷。林钧领了回营，

报告众兄弟道：“现在我奉彭大帅将命，前往溧阳攻城。这溧阳贼寇实在厉害，不可轻敌。前次大帅几次出兵，都是大败归来。我们今天奉命出发，应该大家勇往直前，将溧阳城一鼓而下。不但立功受赏，并且也显得我们洪帮兄弟的利害。”（林钧能够鼓励军心。）说罢，营中呼声四起，都愿奋勇杀敌，大显洪帮兄弟手段。林钧大喜。当夜造饭，拔队起程，直向溧阳进发。

谁知道这次林军摇旗击鼓而来，溧阳城中发军早已探得详细，预先戒备。（溧阳有备，林钧如何！）等到林钧近城，不见发军旗帜，大是疑惑，飞派探子马去打听消息，不一时回来报道：“发军大队已于今天早上，出东门走了。（何以走也？）又到城里去观看动静，但见各营房内土灶俱全，确是临时匆遽逃走的样子。（又何以逃也？）只不知他们逃到哪里去了。”（岂有不知去向之理？）林钧听了，想了一回，（想些什么？）对众兄弟道：“发军忽然他去，必有缘故。（见得是。）我们尽管进城，只不许解装而卧，一概露营，枕戈待旦。万一有甚动静，我便传命厮杀，不得有误。”（林钧的是有才。）众兄弟听了林钧吩咐，拔队入城，各处街坊逡遯，没有什么怪异。

到了三更时分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城内杀声四起。那洪帮徒听了林钧命令，不敢安睡，一闻炮响，即便严阵迎敌。将近南门只见发军大队似潮水一般汹涌而至，人人手执鸟枪，拨动机括，弹丸如雨劈面打来。林钧连忙发令散开队伍，只管冲锋。命令方下，只听得一声大震，有如山崩海裂一般，两座民家高墙无故坍塌。那夹墙里头冲出一二百匹怒

马，(怒马何以在夹墙之中?)马头上都扎着两柄长刀，锋利无比，(奇极。)直冲林军阵中。刀锋到处，血肉横飞，或是被马冲倒，踏为肉泥。(奇极，此马何来?)这一来林军阵势大乱，折了不少人马。(也是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)原来那马便是发军预先伏在夹墙之中，等到林军到齐，马尾上结了灯油，燃烧起来。那马负着疼痛，舍命向前奔驰，这是田单火牛破齐[燕]之计，发军用来攻破林军。(原来如此。)

话说林军自被那马冲了一阵，已自乱了队伍，迎面又是发军杀来，只得向后退却。(林钧败了。)林钧一看大势不妙，发令道：“发军人数不多，枪弹又少。兄弟们只管进攻，败逃者斩。”那班帮徒本来不知死活，(不知死活者，用得其当则足以杀敌。不得其当则为亡命、为暴徒。此则用得其当者也。)又被发军怒马冲杀一阵，更是痛恨切齿。一闻林钧命令，大家提起勇气，不再退却，手挥白刃又复向前冲杀。(林钧有才，其部下亦皆健儿。)个个奋不顾身，一以当十，酣战了一个时辰。发军杀得筋疲力尽，不能支持，纷纷退后。林军只管追赶，杀得发军尸横满地，血流成渠，逃出城门，四散去了。(林军转败为胜。)

这一夜恶战林军转败为胜，克复溧阳，出榜安民，(居然有些手面。)一面飞骑彭玉麟军中，报告大捷。彭氏得知信息，暗暗叹服这位独角龙果然厉害，不觉喜出望外。星夜飞奏朝廷，请奖得力将士，以资鼓励。朝廷准其所奏，擢升林钧为提督，其余有功将士，如徐亮、陶骏、钱琨、赵文等以及林钧旧部十八人，都得了官职，受了赏赐，全营兵卒赏发一月恩饷。(林军大胜，写得详细，引出后文。)



从此以后，林钧的洪帮军，不论发军官军都知道厉害，发军一见林氏旗号不敢作战，便即退去。（林军威风。）威名日震一日，人数日多一日，洪帮的势力也是一日大似一日。但是，林部军士战阵虽然甚勇，却时常不守军纪，做出非法的行为。俗语道得好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们都是强盗出身，如今穿了军衣，领了军饷，或是翎顶辉煌当了千总、百总，都脱不了独霸称雄、杀人劫物的念头。（此之谓野性难驯。）

忽一日，徐亮、张春两人轻裘怒马，率领了十余个虎狼兵丁出城行猎，满载獐猫狐兔而归。一路上鞭敲金镫，人唱凯旋，好不快乐。缓辔行来，离溧阳城尚有二三十里远近，忽然半天里一朵乌云升起，霎时间雷电交作，降下一阵大雨。（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）徐、张等大起恐慌，拍马疾驰，寻觅村庄暂避雨势。约行半里之路，即见茂林深处隐隐似有人烟，催骑前进，果然是一座很大的村落。进得村来，向一大户人家求个避雨之地。（打猎遇雨，见村避雨，写来如画。）那家主人高老太公见是官兵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应允，请入客堂，进汤送水，竭力周旋，一面叫人将马牵入后槽喂养。（高老太公真会待人。）徐、张等因见高老太公如此厚待，也很感激，坐在客堂之上，等待云散雨止便即进城。（本来没事。）

谁知天公偏不做美，倾盆大雨直落到黄昏时候，仍不住点，心中甚是焦灼。高老太公说：“今夜雨势眼见不能住点，列位将军不便进城，就在敝宅权宿一宵也不妨事。（高老太公一番美意，却收恶果。）徐、张都道：“雨势不止，不能行动，

太公盛情留宿，感激之至，后当重重相谢。”（谁知以怨报德。）高老太公道：“这个便当，何用相谢？”说罢，自去关照厨房预备众人饭食。徐、张也叫兵士取出猎得的野味，借他厨房里烹煮，端整大嚼。却说这个张春，绰号叫做四眼狗，本是洪帮中的老三。现在又因立功当了千总，很有体面，只他出身强盗，贪财好色。那夜闷坐无聊，踱到厨房里来观看兵士烹调。别转头来，忽见对面一间房内，一个绝色女子在那里摇纱。灯光之下，照出雪白粉嫩庞儿，着实令人可爱。张春一见，魄荡魂飞，站住脚跟，向里偷看，看得出神。（写急色儿，状态入神。）那女忽然抬起粉颈，见了张春丑态，羞着避到里面去了。（张春奈何。）张春神魂颠倒，仍如木鸡一般呆立不动。（态丑。）那时众兵士见张春如此，早已觉得，烧好野味，请张春出去大啖。张春只得快快而出，满台肴饌无心咀嚼，匆匆吃了几块，便去睡了。只翻来复去，如何睡得着！（张春急色如此，可笑可笑。）便有一个心腹兵丁走到张春床前，悄悄问道：“长官心绪不宁，饮食少进，莫非为了方才那个女子？”张春霍地坐了起来，道：“正是为了那个女子。你却怎地知道？”兵丁道：“实告长官，方才看见长官一派神情，便猜着了八九分。（难为你恁地聪明。）那女的情形我已探得明明白白。”张春大喜，道：“恁地时，你快告诉我听，我这时闷得要死。”兵丁道：“那女名叫金凤，便是高老太公之女，今年一十七岁。这高老太公并无他子，只此一女，爱如掌上明珠，已经招了东村李秀才入赘为婿，出月初一便是吉期。这是在他们厨司口中听得的，实实在在，并非谎言。”（偏是你探听得详细。）张春起初听了甚是乐意，及闻那女已经招婿，好似冷

水浇背，一团热气顿时冷了。长叹一声，倒转身躯，又自睡了。（急色儿，何苦如此！）那兵丁只得退却，也去端整睡觉了。

这一夜张春睡在榻上，胡思乱想，不曾合眼。等到天明，雨止日出，大家起身。高老太公又来请吃早饭，徐亮、张春等吃罢，谢了太公，告辞回城。太公又叫人到马槽里牵出那几匹马来，还了他们，送到庄门而别。

却说徐、张等进了城中，各自回营。只张春自回营中倒头就睡，饮食不进。亲兵当他病了，前来问候，张春便将心事说明，并道：“那女已经招了夫婿，若去说亲，必定见拒，我想借重你们众位兄弟，今夜去把那女抢将回来，重重相谢。”（前欲重谢高老太公，而今反抢其女。）亲兵噉然应道：“长官吩咐，谁敢不从？今夜决定前去行事。”（强盗闻将抢劫，有何不乐。）张春道：“你们肯去，再好没有，只事体应该秘密，莫被外人知了，反有许多不便。我已探得那村非常富足，你们只要将那女抢来，金银财宝任凭你们分派。”（直是强盗矣：此所以报高老太公留宿留饭之恩者也。）众兵丁听了此话一发起劲，巴不得立刻就夜。

挨到一更时分，四五十个兵勇直奔村中，呐喊一声，冲进高老太公宅基，吓得太公伏在门角里发抖。（可怜哉，太公也！）只见那些兵丁并不翻箱倒篋，搜括财物，只是东奔西走，象要寻觅什么仇人一般。又见昨夜在厨房中烹煮野味的兵丁也在其内，只是凶眉怪眼可怕煞人，不敢上前根问。（从太公眼中看出情形，妙笔入化。）隔不一回，但见一群兵丁，簇拥着他女儿自后堂而出，急得太公双泪直流，心酸骨痛，

奔上前来救护，被兵士一手推开，跌倒在地。(可怜哉，太公也!)那班如虎如狼的兵士既已得了女子，然后放出强盗伎俩，择了富有村家，大肆劫掠金银宝贝、子女玉帛，取了不计其数，捆载回营。正是：

人信官兵防盗匪，孰知盗匪即官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林钧计劫发军营帐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颇知用兵之法，诚将才也。使其不生异心，一轨于正，后来功业宁在曾、胡、左、李之下？惜哉。虽然，语有之曰：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林钧之结洪帮，为天下后世害，殆亦深知此意者欤？彭玉麟招安林钧，使之改邪归正，诚林钧等自新之机也。从此洗心革面，前途亦宁有限量。无如林部都是强盗出身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乐为杀人放火的勾当，此洪帮所以终不能繁盛欤？

攻克溧阳，转败为胜，全在众兄弟不怕死，可知“不怕死”三字最是厉害。抱了不怕死的念头，天下事都可做得。忠臣殉国，烈妇殉夫，不怕死也；小人之无忌惮，匹夫之为非作歹，不怕死也。呜呼！不怕死，可以为小人，可以为君子，是在人之自择之耳。

郊外行猎，骏马疾驰，诚大快事。乃乌云忽起，大雨骤至，天公直杀风景哉。而佳木葱笼，村庄在望，则又令人喜然以色。其情其景，如在画图，文章之倏忽变化，移动阅者目光，亦似此景。

世间最可怜最可冤者，莫如高老太公矣。招待徐、张留宿供膳，宾主之谊至矣，尽矣。而所食之报竟至爱女被抢，且波及全村焉。呜呼！冤哉！天下事诚不可以常情测度也。

兵即匪，匪即兵，卫民所以害民，保国竟以误国，自昔已然，于今为烈，可胜慨矣！

丑态毕露金凤姐受辱





平地起雷玉麟楼逞凶

## 第十五回

### 丑态毕露金凤姐受辱 平地起雷玉麟楼逞凶

话说那班虎狼兵丁抢了女子，劫了财物，捆载回营来见张春。张春一见那女，喜得心花怒开，自来携了那女入房。所有金银财宝，叫兵丁只管分用。那些兵丁自然欢喜，称谢去了。(果是强盗。)张春携女入房，意欲求欢。那女誓死不肯，啼啼哭哭，愿寻一死。张春无奈，只得好言相慰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做了千总，将来步步升高，要做将军、大帅。你若嫁我为妻，凤冠霞帔，就是一个大将夫人。(其语甚丑，令人闻之作恶。)况且我年尚少，也知惜玉怜香，你若顺从了我，我也一样可以温存体贴，使你开怀。(其语丑不可当。)你若想念老父，一样可以迎接将来这里，一同居住。”那女闻他一派语言，又羞又怒，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，直流下来，骂道：“狗奴才，(狗之奴才贱之至矣。正与将军大帅作对。)目无王法。我乃弱小女子，手无寸铁，被你们一班披毛戴角的畜



类强抢过来，你们将来一定死在万刀之下。今日若不送我回去，我就死在这里，做了厉鬼和你拼命。”（既做了鬼，又有何命可拼耶？）张春被他骂了，知道一时不能下手，只得退出，反扃了门，自去与众兄弟商议办法不提。

却说高老太公自从爱女被抢，全村富户也被抢掠一空，啼哭呼救之声喧成一片。等到兵丁去后，各集高老太公之门，纷纷说道：“这班兵丁定在溧阳城中，竟敢出来狂施劫掠，无法已极。”高老太公便将前天下雨，留宿兵官的事说了一遍。众人都道：“这些官兵都是洪帮军，本来凶悍，不守法纪，他们主将就是林钧，我们快到城中去告状。（告状有何用哉？）于是众人拥了高老太公进得城来，到林钧营中申诉被抢的事。这林钧虽然知道被抢是实，却要包庇同帮兄弟，不肯受理。说道：“你们没有指出证据，怎的可以妄告？现在发军余孽尚多，匪盗遍地皆是，你们不幸被抢，只能怪我防剿不力，如何却来诬蔑我们兄弟？快退出去！不要惹打。”（呜呼！良懦呼吁无门。）高老太公等见林钧包庇部下，只得退出营门。既是悲伤，又是愤怒，做了状词，备到彭玉麟大营告诉申冤。

也是合该林军解散，恰巧彭氏巡阅到来，行轺方定，升坐大帐。忽见中军递呈公禀一件，便是高老太公等全村人民告发林钧约束不严、纵兵淫掠的事。彭氏一看大发雷霆，（无论何人阅之皆欲震怒，固不仅彭刚直公也。）唤进村民，谕道：“尔等只管回去，本帅自当秉公办理。”

言尚未毕，又闻一片呼冤之声。正要派人查问，只见旗牌进来，报道：“现有一群百姓持香跪在营门之外，口呼冤

枉，敬禀大帅发落。”彭氏得报，命叫为首数人进来问话。未几，百姓叩见大帅，禀明原委。却又是说林军到城以来，四出骚扰，民间鸡犬不宁。半月以内，城厢内外，被林军劫掠大小五十余起，无法无天，比长发军还要厉害。（高老太公一段事节实写，此则虚写，作家笔法。）彭氏细问一过，怒发冲冠，斥退众多百姓，立传林钩进见（不愧刚直。）林钩不知为何，恭见既毕，肃立一旁。彭氏怒容满面，一言不发，便将乡民禀帖丢在地上，叫林钩自己拾来观看。林钩见此情形，心知不妙，战战兢兢拾将起来，略看过，吓得汗如雨下，跪下叩头，请求宽恕。彭氏大怒道：“尔在双龙山做强盗，称雄称霸。本帅爱你勇悍善战，特地遣使招安，原望你效命疆场，立功报国。谁知你竟全无心肝，生成贱骨，不识抬举，率领一班亡命，穿了军衣，依旧做这强盗的行径。今日积案累累，死有余辜，更有何说？”（辞严义正。）林钩叩头道：“大帅明鉴。部下犯法，卑职一时失察，敢请大帅开恩，待卑职查明滋事兵丁，解交大帅发落。”（事已至此，岂可推托不知？）彭氏一发怒道：“你们洪帮兄弟订有帮规，出去抢劫，全帮皆知。你是帮魁，如何会得不知？军法俱在，休得分辩！”（教语诛心。）说罢，又发令道：“林钩纵军殃民，证据确凿，着即斩首示众，以整军纪。”（真是彭刚直，铁面无私。）这话一发，吓得林钩面如死灰，叩头不止，连呼大帅开恩，彭氏只做没有听见，眼光闪闪不定，向两旁将领身上注射，意欲阻止他们代为林钩求恕。

谁知两旁将领见此情形，若不一言，林钩性命即在目前。即便大着胆子，齐齐跪下，同声禀请元帅暂缓典刑。彭

氏道：“尔等敢代林钧求恕，有何情理？”众将道：“林钧这次犯事，实由约束不严，敢请元帅念其汗马功劳，赦其一死。末将等愿保林钧以后决不纵容部下，扰害民间。如若有之，情愿代受其罪。”（众将何故代求，殆亦深知林钧之有才耳。）彭氏闻言，凝眉想道：“林钧自从投顺以来，立功委实不少。这次犯案便即杀了，不免寒众将之心，阻后来之路。不如饶他性命，赶出营门，免得留在部下，坏了军纪。”（彭氏此念差矣，独不虑纵虎归山，貽患无穷乎？）当下谕道：“林钧纵兵害民，本应依照军法处死。姑念众将请求，着即摘下顶戴，逐出营门。至其部下兵丁，万难再事姑容，任令殃民惹事。所有为首滋事之徒张春等一十余人，一律正法。其余即行解散，不准稍事逗留，但从宽酌给恩饷，遣回原籍，自谋生业，勉作良民。至于军装武器，迅行如数缴出，勿许貽误。溧阳驻防兵队应由本帅另派得力将校接充。切切！”谕罢，林钧及众谢恩而退。众将私下置酒与林钧压惊，林钧向众将一道谢，酒散之后，告别而出。

那时张春一千人等依法斩讫，（了却张春。）高老太公之女护送还家，所有赃物通知失主具领。（了却百姓。）林军五千余人各发恩饷遣散。谁知那班兵丁名为领饷回籍，却悄悄地仍到双龙山上会合。（聚则为兵，散则为匪。）林钧丢了功名，无处容身，又不甘老死牖下，自然仍将双龙山为根据地，统领其众，重振帮声。（洪帮之重振，彭刚直公与有力也。）

这回林钧盘踞双龙山上，比较前次一发横行无忌。居然率领大队出去攻打县城，劫掠府库，富家大户更不必说。每

到一处，繁华富饶之地，顷刻变为瓦砾之场。(洪帮之残酷有如此耶?)那时发军势盛，清军正用全力抵御，对于双龙山贼寇委实无暇顾及。彭玉麟又是奉调荆襄，更属鞭长莫及，所以洪帮势力日益猖獗。(其如民生何?)两年之间，双龙山人马聚集一万余众，各处绿林豪客也都进了洪帮，遥为声援。直到咸丰末年，洪、杨平定，曾国藩闻得双龙山寇盗强盛，特派三万大兵前往痛剿，围攻二月有余，林钧力不能支，先自逃窜，余众因见首领已逃，也各四散流亡。双龙山的威风到了此时，才算告一结束。他们流落江湖，或是贩卖私盐，或是纠众劫夺，终不脱匪盗生涯。(从此盗匪盈天下矣，)但是他们帮规要做英雄好汉，什么鼠窃狗偷的行径，他们都不屑干。所以洪帮兄弟自从双龙山衰败下来，只有两种事业：一种是杀人放火，抢劫贩盐，他们叫做武差事；一种是开场聚赌，强凶霸道，他们叫做文差事。(好名目，好事业。)虽然散在四方，仍旧互通声气，隔了六七个年头，林钧病亡。(一代枭杰死了。)无甚大事，本书不必细表。

却说洪帮兄弟之中有蔡标、孙琪两人，(又是波澜。)枭勇无匹，在江都县西麻镇上称雄独霸，大贩私盐。手下帮徒众多，气焰甚炽，地方人士莫不侧目而视。蔡标开设玉麟楼茶肆，却是帮徒集聚的所在，名为茶肆，实在就是犯法作乱的秘密机关。那蔡标等一班帮徒每天早上都在茶肆聚会，帮外之人不敢擅入。(如此厉害。)

忽一日，一个凛凛大汉大踏步闯进茶肆，见上首座头空着，不管什么径自坐了。众帮徒看那大汉威风凛凛，怒气勃勃，疑他有意前来寻衅。那时蔡标犹尚未到，早有人一溜烟

前去报告。蔡标、孙琪得信大怒，立即带领羽党多人，各执朴刀杆棒扑奔而来。进门果见一彪形大汉居坐席上，蔡标更不打话，大喝一声，举棒便打。（何其蛮也。）那汉更是倔强，一脚踢翻茶桌，拿起板凳便来抵敌。二个好汉交手恶斗，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人丛中走出一人，上前劝道：“两位英雄且各住手，听我一言。”两人果然各住了手，争看来者何人。正是：

两虎尚未分胜负，旁观突出解围人。欲知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张春对女子一派丑语，读之令人作恶。世间登徒子的伎俩，往往如此，独怪一班杨花水性的妇女们，竟为所迷惑而不悟。然则高老太公之女，诚不得不谓之庸中佼佼者矣。

一帮之成立能历数十百年而不绝者，赖有团结力耳，此团结力为物，帮规是也。帮规例须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故同帮兄弟犯法，林钧不得不曲法以包庇之，林钧赖此而结帮，洪帮赖此而垂久远，于是盈天下人受其毒矣。虽然，团结力者，美名词也。国民有团结力，可以成事，可以御侮，而洪帮则以为乱纪犯法之具。呜呼！此洪帮之所以为洪帮也欤？

彭玉麟铁面无私，欲斩林钧，不愧刚直二字。乃卒循众将之请，纵虎归山，失计甚矣。使当时斩了林钧，改编其众，则洪帮之为祸之烈，又宁有今日之甚耶？吾以是不得不责彭氏之失计也。

林钧重振双龙山，势力较前尤大，人数较前尤多，虽经曾军痛剿，卒至流散四方，贻害天下，而不可收拾矣。

是故洪帮未经剿除以前，犹仅仅双龙山一隅也。自经剿除以后，犹如堤防溃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无极矣。复有桀黠者，出而利用之，鼓煽之，洪帮之势焰乃日进而无疆。



酒楼聚首暢話平生

湖海販鹽小試手段





## 第十六回

### 酒楼聚首畅话平生 湖海贩盐小试手段

话说蔡标与那大汉正斗得起劲，忽然一人上前劝阻。两人果然住手，争看来者。但见那人白面微须，笑容可掬，一派秀才模样。（大胆秀才，敢管闲事。）蔡标一见便认得那人姓盛，名春，表字春山。虽然秀才出身，却好交结江湖好汉。（秀才如此，必定造反。）那盛春山见两人住手，便上前各施一礼，微笑说道：“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所以小弟特来劝解。”（绝妙口才。）说着，左手握着蔡标，右手握着那汉，拣了空的座头，一同坐下。笑着对蔡标道：“老兄奈何不识英雄？这位好汉器宇不凡，定非俗子，幸各以礼相见，切莫伤了和气。”（一面说蔡标，却又暗暗挑动那汉。盛春山口才出色。）因又请问那汉姓名，那汉道：“小弟姓陈，名保山。避罪出门，初到此地。只在茶肆坐地，并没有触犯了他，不知他为了何事突然打我。”盛春山哈哈大笑道：“（只是会笑。）陈大

哥有所不知，这里茗泉茶肆便是这位蔡标蔡大哥所开，上首一个座头只有蔡大哥可坐，别的客人不准擅坐。大哥初来，不知就里，胡乱坐了。蔡大哥只当你有意前来寻衅，所以有此误会。”（盛春山会说。）蔡标听了陈保山之言，知他并无恶意，也便起身赔礼道：“方才实是误会，冲撞好汉，多多得罪。”保山也道：“既是误会，大家罢休，过去的事付之一笑罢了。”盛春山见二人解释嫌怨，得意非凡。说道：“两位都是英雄，既然各能见谅，兄弟今天聊备菲席，请两位喝一杯和气酒儿。如蒙不弃，便请即行。”（春山正会交结好汉。）蔡、陈二人同声应允，于是三人立起身来，径到大兴园菜馆，拣了一副座头，分宾主坐定。那边茶肆中孙琪等一班帮徒，回去的回去，喝茶的喝茶，书中不提。

却说盛春山等坐定之后，酒保拿上酒菜，开怀畅饮，各吐胸中志气。那蔡标自幼学得一身武艺，称雄独霸，贩卖私盐，不必多述。那陈保山本是竹工之子，生性粗豪，好弄拳棒，惯抱不平，每天混在茶坊酒肆，不务正业，与一班地痞无赖东闯西撞，生事惹祸，无所不为。他父教训不得，恐怕惹出祸来，连累家属，特到县衙立案驱逐劣子。保山从此无家可归，东眠西宿，一发不可收拾，（真是无赖出身。）和同里黄老卓气意相投，结为至友。

那老卓有个妻室，容貌妖艳，生性淫荡，被恶少张三公子诱惑，明来暗去已非一日，只瞒了黄老卓一个。一天，也是合该有事，保山来到老卓家里，老卓不在，恰巧撞着张三从那妇房中出来。保山见了大怒，寻觅老卓，告知其事。老卓又羞又恼，回家拷问妻室，尽得其详。匆匆出门，与保山

计议道：“张三这厮引诱我妻，誓必杀死了他，才雪我心头之忿。”（淫是杀身之媒介，凛之凛之。）保山慨然应道：“兄弟惯打不平，况且是你哥哥的事。今夜便去结果了他，取他心肝来交给哥哥，也见得我一腔义愤。”老卓当他戏言，不以为意。

谁知一到傍晚，张三行经一条小巷，（色鬼惯走私街小巷。）劈面遇着保山，被保山一把拉住，突出利刃，不消三刀两刀，只胸前一刀，张三已被杀死在地。（杀得爽快。）保山顺手挖出心肝，用破布包了，来见老卓。老卓闻说杀了张三，又见血淋淋一颗人心，不觉惊吓起来。取出五十银元，教保山快到别处去暂避几时，此间人多，必定破案。保山倒也无可无不可，（是好汉。）当下带了资斧，只身而行。直到西麻镇上，与盛春山、蔡标相遇。（这是陈保山小史。）

那盛春山的身世更与二人不同。春山五岁即丧父母，赖他舅父抚养长大。从小便有大志，天资聪慧，记忆广博。年方十六，得游泮水，从此负笈远方，孜孜求学，满想秋风得意，一举成名。无奈命运不济，屡试不售，真所谓青灯黄卷，辛苦年年，玉带紫袍，前程渺渺。因之灯前酒后不免黯然自伤，渐渐的牢骚郁勃，绝意进取。（科举时代怀抱不遇如盛春山者，不知有几千万辈也。）专一交结江湖好汉，绿林强盗、盐梟私贩，他都降心与之往来。人家只当他习于下流，谁得知他别有怀抱呢！（不得志于正途，则别辟蹊径以求一逞。是果执伎之然耶。）他舅见 he 如此行为，时常规戒，春山只是不改。隔了几年，舅父死了，他便一发放浪形骸，挥金如土广结宾朋，三教九流咸出门下。这天，本欲到东海访

友，路过西麻，无意中遇着二人交手。不觉心中一动，（只此一动，生得无限事来。）遂即上前排解。（这是盛春山小史。）

话说当时三人在酒楼上高谈阔论，甚是投合。蔡标道：“兄弟不知轻重，拟请两位大哥屈留此地，以便朝夕领教。”盛春山笑道：“鄙薄之夫，承蒙不弃，但是现欲前往东海访一好友，待等归来，同聚大义。保山兄弟既然并无一定去处，正好与蔡大哥等联为一气，权作私商。待我访了友人，再有计较。”保山闻说，应允入伙。蔡标大喜，三人又喝了几杯酒，尽欢而散。（强盗结伙，自是乐事。）

次日，蔡标、孙琪和一班兄弟特备盛筵饯送盛春山，兼贺保山入伙。筵席既罢，盛春山告辞起身，众人送了三里方回。蔡标、孙琪便替保山端整海船十艘，听凭保山调用。说明这次开差所有利益，保山一人独享，船上出力帮徒任意给赏。保山检点船只，率领兄弟预备出发，蔡标等燃放鞭炮送行，祝颂大发利市。（强盗出发有此盛典，宁非大奇？）

保山别了众人扬帆开船，那十只海船共有一百五十帮徒，都是开过几次差事，熟悉海道。到了徐海一带产盐之地，就在江中停泊。保山先叫一人登岸探听虚实，与缉私官兵通个风声。原来那时官兵也都入帮，所以贩私盐的帮徒一发胆壮。至于官兵入帮也有原因，他们缉捕私盐本是职分内事，但是私商充斥，势力雄厚，盐船之中都有枪弹，一经官兵到来狠命拒捕，厮杀起来不顾生命，官兵非但缉不着私盐，反而大败一阵，甚至丧了性命。倒不如与私商联络起来，可以安安稳稳分润一些利益。若然，逢着为难之时，私商也顾情分，奉送一二船私盐与他，使他可以回报上官。这

种掩耳盗铃之事，使得官兵私商感情日厚，自然大家同入一帮了。（官兵入帮，原来为此。）

话休烦絮。却说保山派人上岸布置妥贴后，命令各船街尾而进。那时缉私官船早已开到别处去暂避了。（缉私兵船反而引避，实不成其事体。）保山便与当地晒盐主户论定价格，银货两交，（倒也是公平交易。）连夜装运出口。保山便在船中与众议道：“现在盐已办到，却运到何处销售？”众道：“大约每一盐船销售一处，现有十船应该分至十处推销。若然聚集一处，一则容易惹人注目，二则百姓也用不着如许咸料。”（自有贩盐经验。）保山点首称是，叫各船自去见机行事，售完了盐仍在此处会合，不得有误。各船帮徒奉命去了，他们自有售盐熟路，将来贩盐完毕，会合原处，不再细表。

却说保山自率一船向崇明进发，将近到了，泊在南通县界。先叫帮徒三人登岸，与崇明县内缉私头目接洽，说道：“我们兄弟现有一船私货，欲至贵县销售，定于明天晚上从东港而进，届时千万请你帮忙。”说罢，袖出白银百两，纳在头目怀里，道：“区区礼物，聊表我们孝敬之意。”那缉私头目得了赃银，点头应允。（贩私盐却有这种手续，纳贿却又有这样情形，不知作者从何处看来。）到了次日晚上，便将东港巡船一气开往别处。（让开大道，请进私船。我不知国家设此巡船却作何用也。）保山盐船立即扬帆而进，泊近市镇，镇上居民看盐船已到，喜气扬扬，互相传言道：“私盐来了，快去买罢。”原来，凡是私盐总比官盐价廉，所以人民格外欢迎。（注明一句。）不消片刻，保山满船私盐脱售一空，当夜开船与各船会合。那时各船也都到了，保山便即率领全体船只开回西

麻镇。盛春山已经先到，当与蔡、孙等一班兄弟杀猪宰羊迎贺保山，又是一番热闹，不必多说。

闲谈之间，盛春山乘兴说道：“现在洪帮兄弟江湖上到处皆有，只是散漫不堪，毫无统属。假使听其自然，不加整顿，更历一二十年，恐怕洪帮二字就要消灭了。（秀才肚里曲折多，洪帮之大盛皆由于此。）我想择定吉日良辰开辟山头，邀请各处兄弟来襄盛会，那时重订帮规，再整旗鼓。不知众位意下如何？”保山首先赞成道：“盛大哥之言正合我意，若能办到，便是好汉们扬眉吐气的日子。”（保山之意。）蔡标、孙琪自然也各欢喜，希望早早实现。盛春山见得众意皆同，便即着手进行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众好汉：

口吞四海三江水，手执千年长寿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街市打架寻常事也，偏是盛春山多事，突出排解。既排解矣，又欲使二人联为一气。盛春山即欲交结好汉，奈何独加青眼于陈保山一面之缘，便知保山器宇不凡，定非俗子。尔后二人遂为红帮领袖，此中殆有天数，倘亦佛家所谓缘欤非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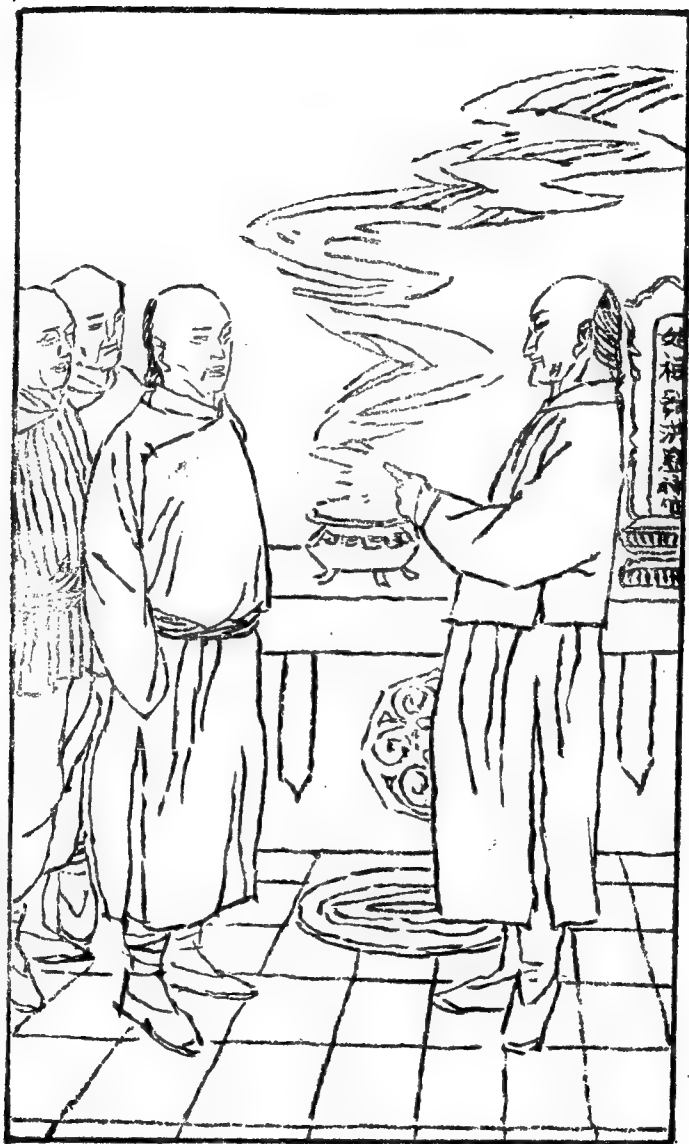
酒后谈话一段，插入两人小史，正是万里山脉两峰突出，使身入其境者耳目一新。抑二人为红帮重要人才，故用特笔书之也？

保山出身无赖，了无足道，而仗义刺杀张三段，足见其人性格之一斑。自江湖上兄弟看起来，着实是个好汉也。

盛春山者，一困顿场屋、失意秋帙之落拓秀才耳。怀抱不遇，遂生异心。若使得志，亦洪秀全、杨秀清一流人物。彼杀人放火之英雄好汉，仅足供春山之驱遣而已。吾知失意书生读至此段，必拍案起曰：盛春山洵可儿也。然切不可将春山为法，苟不得当，不特无小喽罗资格，且恐丢了性命，凜之，凜之。

写保山贩盐一段特地详细，殆以其为初出茅庐第一功，故不得不用特笔书之耶？一笑。

缉私船职司捕盐，乃一得黄白物遂即置身事外，一任私贩之明目张胆，金钱之魔力大矣哉。或曰，否。官兵皆怕死，敌不过红帮，故不得不入帮以求援助。既入一帮，遂不得不遵守帮规，一任同帮兄弟之为非作恶矣。金钱关系，犹其次也。信如是也，红帮之权力伟矣。



举头领公推盛春山



说鼻祖溯源少林寺



## 第十七回

### 举头领公推盛春山 说鼻祖溯源少林寺

话说盛春山拟欲重订帮规，再整旗鼓，保山等个个赞成。当下散了酒席，春山便去拣定日期，修了一道檄文，叫保山等分派帮徒到各处邀请同志，前来会合共议大事。那檄文道：

盖闻世道衰微，正英雄建业之秋；官吏昏庸，乃豪杰立功之日。溯我洪帮兄弟，义声彰于东西，威名震于南北。或踞山冈以称雄，或据海疆而独霸。义旗所指，官兵望风而先遁；威力所加，百姓壶浆以逢迎。固天下之盛事，千古之美谈也。慨自双龙山瓦解以来，众兄弟流落异处，各自为谋，不相联络。盛春山、陈保山、孙琪、蔡标等恐洪帮之不振，正义之不伸，爰定本年三月上巳良辰，谨于小海地界，开辟山头，重订帮规，再整旗鼓。恭请四方义士，天下英雄，相将莅止，共襄盛举。

庶几豪杰同心，雷雨拟经纶之盛，英雄合志，光辉如璧月之圆。特此驰闻，鹄候大驾。

这道檄文传了开去，果然四方草莽英雄、绿林豪客都有回信到来，表明欢欣之意，准期齐集小海，同聚大义。（风虎云龙之胜会，我将拭目以观之。）盛春山等自是欢喜，先期来到小海布置一切，以备招待好汉。

看官，这小海地方本是一个市集，山东、直隶交界所在，地临东海，交通便利，盐枭帮匪聚集其间，地方官禁止不得。原来这小海形势四面环水，蜿蜒曲折，港湾纷歧，官兵不能前进。所以江洋大盗安然盘踞其中，简直似梁山泊的蓼儿洼、宛子城一般稳固。（正有这等去处，殆天授之欤。）其中英雄好汉都与盛春山往来，春山前次访友便是来到这里。（照应上文。）

话说春山等既到小海，吩咐兄弟们扎下几个极大彩棚，中间共可容得一二百桌酒席。（好大规模。）不多几天，彩棚扎好，台凳椅桌布置完善。看看三月已届，各处好汉陆续到来，就是没有接着春山等檄文的，闻知消息，也都赶到，跻踖踉跄，齐集小海，说不尽的人山人海，繁华热闹，约计人数足有四五千人以上。（果然热闹。）

到了上巳那日午牌时分，盛春山、陈保山、蔡标、孙琪和各地水陆好汉，衣服鲜明，大家雄纠纠气昂昂，一气走进彩棚，分位坐定。（踖踉情状，可以想见。）粗细乐器齐鸣，大小筵席具备。酒过三巡，春山捧出神位一个供在中央，对众说道：“这是我们洪帮始祖殷洪盛的神位，众兄弟理应参拜。

(此话何来?)众人虽在洪帮，本不知始祖果是甚人，今见春山捧出始祖神位，自然个个起立。(表明众人不知始祖，盛春山乃得随意指挥之也。)春山便引着众人，齐向神位拜了九拜。(郑重之至。)礼毕，大众归位。

盛春山发言道：“众位兄弟听者：近来四路英雄，各家寨主，屡因不知联络，彼此自相残杀。兄弟特发宏愿，重振洪帮。众位仁兄须知我们洪帮成立尚在康熙年间，(你何以知道?)始祖殷洪盛是甘肃省太平府大手县接香村乌龙江上一个富豪。(偏是知得如此详细。)当时草寇作乱，难以平定。康熙皇帝出榜招贤，山东少林寺内有一百二十八个大力和尚，殷洪盛率领和尚揭了榜文，平定草寇，得胜还朝，官封总兵。谁知奸臣王春美顿起歹心，出班奏道：少林寺僧英雄无敌，若然变起心来，我主江山恐将不保。皇帝听信其言，火烧少林寺，可怜一百二十八个僧人只剩十几个逃得性命。那时始祖殷洪盛已回甘肃，得了此信，誓灭满清鞑子、汉族奸臣，结为一帮，名曰鸿帮。内中有个和尚万云龙年纪最长，众人推为大哥，招集天下好汉。这是鸿帮成立的原始，后来钱保、张岳约同潘安、翁麟瑞等结为青帮，再后来林钧改为洪帮。(偏是你知道详细。按此话亦非无因，欲其详可阅《三合会演义》。)现在青、洪两帮江湖上一样发达，兄弟拟将洪帮的‘洪’字改为‘红’字，取大家赤心相待之义。”众人听到这里，拍手欢呼。(名定红帮。)

春山又道：“我们取个山名，叫做‘春保山’，取个堂名，叫做‘正义堂’。”众人又是欢呼赞好。(定山名、堂名。)

春山又道：“现在帮名、山名、堂名都已定好，便当推定

山主，点作龙头，恭行开山仪式。”众人便推春山为正龙头，春山也不辞让，就了龙头之位。说道：“兄弟既承众位好汉推为山主，一切帮规礼节始祖都有一定，后来相传错误，兄弟便当依据始祖规则，一一改定。”（不知始祖规则自何处得来，一派装腔作态，活是梁山泊吴用变相。）众人同声赞好。

春山道：“始祖制度有内八堂大爷，外八堂大爷之分：

#### 内八堂大爷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正龙头 | 就是山主，或称总正龙头大爷；            |
| 副龙头 | 就是副山主，或称副龙头大爷；            |
| 坐堂  | 或称坐堂左相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盟证  | 或称盟证中堂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陪堂  | 或称陪堂右相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理堂  | 或称理堂东阁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刑堂  | 或称刑堂西阁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执堂  | 或称执堂尚书大爷；                 |
| 香长  | 香长与盟证大爷平时虚悬，举行开山仪式之际临时增添。 |

#### 外八堂大爷

- |    |  |
|----|--|
| 心腹 | 或称京内军师，亦称老二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圣贤 | 或称京外军师，亦称老二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当家 | 或称京外总督粮饷，或称行帖三江总理粮饷军机，或称坐帖总理营务处，或称老三，或称当家三爷； |

红旗 或称红旗督营粮台，或称蓝旗传报山堂，  
或称黑旗伺候山堂，又称老五，又称管事  
五爷；

光口 或称老六，又称光口六爷；

巡风 或称巡风查哨，或称老八，又  
称巡风八爷；

大满 或称大满九爷；

么满 或称么满大爷，或称老么。

内八堂大爷正龙头为主，统辖全权，其余为辅，助理全山内务。外八堂大爷心腹、圣贤为长，兼任正龙头的军师。次为老三，有金旗老三、银奎老三之别，金旗老三专管粮饷银钱出纳等事，银奎老三专管入帮发布用印等事。次为老五，统管内外一切事务。次为老六，专司通风报信，为全帮耳目，故名光口。次为老八，严防敌兵奸细，保护山头。次为老九，新入帮的都是，专做文武差事，听候调遣，立了功劳再有升任。至于么满大爷，须是历着功勋之人，或是因公受伤已成残废，才得享受此位，终身坐食，不再做事，好比官员退老林泉，只吃恩俸。”（编制得井井有条，处处想到，盛春山真英雄也。）那时众人得见红帮编制完善，不觉同声叫好。（有众人叫好之声，文章便不寂寞。）

春山又道：“列位听者：今日开山，始祖先有《镇山令》一道。那令道：

山遥遥，水遥遥，两座明山搭座桥。位台兄弟来到

此，八洞神仙把扇摇。选择黄道吉日，齐进山头点人。人人要到，个个要来。上四牌哥子不到，红旗去吊。下四排哥子不到，红旗速吊。吊进山堂，罚银五两做粮台。九满两排不到，黑旗去吊。吊进山堂，四十红棍不饶。”

春山读罢《镇山令》，说道：“这是对于已经进帮的兄弟命令，以后有事召集，兄弟不到，都有此令。始祖尚有《接客安位总诗》道：

山东才子山西来，鸟为食来人为财。蝴蝶只为采花死，赵老只为灯光来。管理登台不登台，位台仁兄且落台。山东山西，河南陕西，广东广西，福建江西，云贵两省，四川五霸，五湖四海三码头，四镇五岳，水关二口，上河下河，金厂银厂，四十八厂。儒释道九流三教，回汉两教，僧道两教。金皮吏册，四大江湖。火雀跌门，才马利骑，四大豪杰。文官有法堂，武官有教场，咱们兄弟有公忠正义堂。正义堂上有三十六把金交椅，七十二条银板凳，龙归龙位，虎归虎位。有位归位，无位分排，么满两排，看茶伺候。”

春山又道：“今日承蒙同帮兄弟、四海英雄齐齐来到，成此盛会，便当传令开山。始祖也有《开山令》道：

开山今日午时开，众家兄弟听开怀，旗到月宫齐挑

起，正义堂前把话谈。九道安了生死路，那个敢进咱香门？不是能人他莫进，不是知他他莫来。身家不清早早走，底子不足早回头。冒充光枪人人有，查了出来要人头。不是愚兄言语陡，今日传令不容情。上四排哥子犯了令，自己挖坑自埋下。下四排哥子犯了令，四十红棍定不饶。五堂大爷请升帐，我今把令望下传。”

春山令罢，说道：“什么叫做‘五堂’？便是坐堂左相大爷，陪堂右相大爷，理堂东阁大爷，刑堂西阁大爷，执堂尚书大爷，合为五堂大爷。（还有这样分别。）什么叫做‘身家不清’？原来始祖定下规条，兄弟进帮，叫做‘在玄’，（奇名。）又叫‘进圈子’。（奇名。）若然有人要进圈子，须有四个在帮兄弟保举，称这四个兄弟叫做‘成兄’。（奇名。）新在玄的身家如何，成兄须要调查清楚，不许妄行保举。譬如剃头的人，叫做‘扫青生’，（奇名。）抬肩舆的，叫做天平生，（奇名。）戏子，叫做跳板生。（奇名。）都是行为卑贱，身家不清，一概不准进这圈子。（不许剃头者入帮，殆以其服从满清剃头易服制度欤？）现在众位兄弟都是英雄好汉，决无身家不清的人。但始祖定例，不可不知。”说着，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大哥说得是。”那声音洪大直似万雷齐鸣一般。（足见人数之众。此语甚新。）正是：

四海英雄来聚会，三山豪杰得相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红帮自有盛春山出，规模始得大备，看他布置井井，调度有方，确非庸碌之辈。可见，有才



者无论做何事业，都能出色。回顾潘安、林钧等辈，尤较此胜于彼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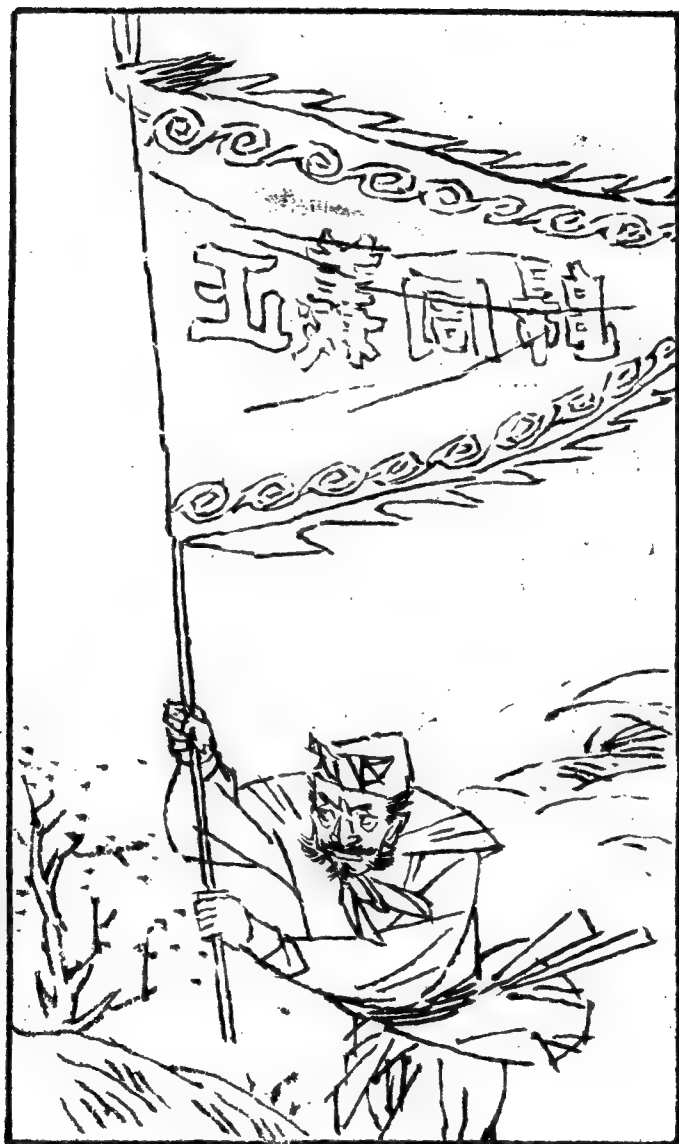
檄文一道，说得红帮正大光明，好似仁义之师，万众欢迎。文人笔墨，真足以颠倒是非也。

小海地方形势稳固，官军统治不得，几等化外，阅之令人愤慨。写红帮之势盛正以表清朝官吏之糊涂也。犹忆台湾变乱，日本请求中国办理，清廷答以并非属地，一概不管，于是日本遂生并吞台湾之心。呜呼！清廷如此糊涂，小海帮徒安得不盛哉？

盛春山所言红帮始祖一事，并非毫无根据，相传天地会、三合会创始原由，大率类此。总之，此种秘密党会之结合，均由桀黠之徒如盛春山辈利用无识者迷信根性，创为神怪之说，以固其信仰心。本来无足考据，信口乱道，付之一笑可也。

盛春山订定帮制，并许多命令，似歌非歌，似谣非谣，口口声声只说是始祖定就。殆自知尚不足以饜众望，故托始祖二字以压服众人欤？然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矣。所不知者，一班帮徒耳。竟得流传至今，永为红帮定制，亦春山始料所不及也。

红帮不许剃发匠等入帮，至今仍然，而优伶则亦许入帮矣。



威凜凜沥血祭神



闹哄哄散票捣鬼

## 第十八回

### 威凛凛沥血祭神 闹哄哄散票捣鬼

话说当时众多好汉听了春山之言，齐声称是。春山又道：“开山令后始祖又有《三纲令》，那令道：

三纲大令展檄檄，威风凛凛四海飘，位台兄弟来到此，听我兄弟说根苗。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是为三纲。西岐出了一贤臣，保定纣王锦乾坤，纣王不识贤臣体，保定周朝长坐八百春。这是君为臣纲。临潼斗宝是伍员，平王倒杀他满门，吴国倩兵把仇报，后来幼主坐龙廷。这是父为子纲。东吴贤德女裙钗，配合刘备是帝王，孙权空用美人计，夫妻和合一同归。这是夫为妻纲。”

《三纲令》罢，便当祭旗。春山传令竖起一面大旗。那旗早

已备就，旗上绣着“正义同归”四个大字，黑字白地，颜色清白。大旗竖好，春山便传《祭旗令》道：

一祭东方甲乙木，好比桃园兄弟们，三人同心来结义，犹如同心一母生。二祭南方丙丁火，三十九人同一伙，结拜兄弟上瓦冈，后来三八保唐王，急得雄信舍身亡。三祭西方庚辛金，胜如梁山兄弟们，一百单八结仁义，万古千秋远传名。四祭北方壬癸水，昔日匡胤未得志，酒后有德结兄弟，同心协力定邦家，地久与天长。

春山传罢《祭旗令》，陈保山出座道：“始祖定制，白旗祭罢再祭红旗。”（保山出马了。）说着，手拈红旗在手，朗诵《祭红旗令》道：

红旗展展进香堂，众家兄弟听端详，今日龙山开大会，手拈金旗进香堂。龙头大爷要我把旗祭，我将此旗说根苗。若问此旗何人造，轩辕传造此红旗。大哥传令香堂坐，惊动四海众豪强。人人都把香堂进，跪在圣前把香焚。今日结拜如手足，赛过同胞一母生。

保山祭罢红旗，退回原座。春山手捧香烛，对众说道：“这几把香都有来历，始祖说得明白，听我道来：

头把香，在周朝，羊角哀、左伯桃二人结成生死交。角哀受爵于秦国，旌请义表祭伯桃。塔边葬有恶王

墓，角哀自縊報故交。生死之交真難得，名馳天下萬古標。

二把香，在漢朝，桃園義氣高。烏牛白馬祭天地，剿滅黃巾功勞標。關公千里保皇嫂，張爺叫斷瀟陵橋，曹瞞聞聲吓破胆，子龍長坂坡前殺得高。后保大哥坐守西川地，卧龍先生平不毛。果是英雄第一高。

水泊梁山三把香，有仁有義是宋江。高俅奸賊弄朝綱，因此聚集在山岡，高扯‘替天行道’旗一面，一百八將等招安。乃是天上諸神降，天罡地煞結拜香。

此香不是香，兄弟結拜上瓦岡。混世魔王三年座，氣數皆終各一方。眾位兄弟投唐王，唯有雄信保劉王。唐王已把劉王滅，雄信舍死不降唐。七擒七勸心堅硬，又有羅成亂箭亡。只說瓦岡威風大，天下揚名半把香。”

春山道：“這個叫做三把半香，始祖定下制度，后人焚香祭告天地都該誦此。還有《酒贊》喝酒時所用，《茶贊》喝茶時所用，《刀贊》開刀時所用，《寶贊》兄弟解送寶簿所用。待我一一道來：

《酒贊》一：此酒非凡酒，玉皇賜我壽仙酒。一杯酒，敬上天，天長地久。二杯酒，敬下地，地久天長。三杯酒，敬聖賢，心同日月。后来各霸一方，開山立堂。招集天下英雄豪杰，劫富濟貧。

《酒贊》二：此酒非凡酒，玉皇賜我壽仙酒。一杯酒，

敬上天，天长地久。二杯酒，敬下地，地久天长。三杯酒，敬圣贤，心同日月。四杯酒，敬拜兄，仁同义，义同仁，仁心同和会，称英雄。五杯酒，敬当家，大叫一声断蒲桥，官封威镇五虎将，保定大哥坐西川。六杯酒，敬管事，调度胜定伯约姜将军，忠孝在身。七八九杯酒，敬家兄，满堂和气，结义同心。么满敬双杯，为有劳功苦功。余酒与客来敬奉。

《奉敬清茶赞》：此茶却是非凡茶，皇母娘娘赐来茶。兄弟得人来敬奉，转敬大哥掌帅印。

《答辞》：迎来迎去一朵花，五方人马不怕他。紫云台上多义气，三八廿一共一家。

《刀赞》：此刀却是非凡刀，老君炉内炼宝刀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炼成三把刀。一把刀，关公偃月刀。二把刀，杨戩救母刀。三把刀，赐与咱们兄弟。一不斩猪，二不斩羊，赐与兄弟斩凤凰。有仁有义刀下过，无仁无义刀下亡。

《宝赞》：东边一朵祥云起，西边一朵紫云开。祥云起，紫云开，乃是龙山开大会。大哥传令把堂坐，特命兄弟解宝来。此宝却是非凡宝，众家兄弟众家宝。用不了，吃不了，赛过当年秦叔宝。要学羊角哀、左伯桃，义好义气高，桃园与古交。请宝入库，金银满库。发富发贵，禄位高升，高升禄位。”

春山诵罢赞词，又发言道：“现在时辰已到，陪堂蔡标速速传令关山。”蔡标出座传令道：

“正义堂上把令传，位台兄弟听我言。龙头大爷把令下，要我兄弟把令传。山前山后紧紧闭，莫等马子进山来。（未入帮者，谓之‘马子’。）若还不听我的令，山门之外问斩刑。盟证、香长请进帐，快把将令往下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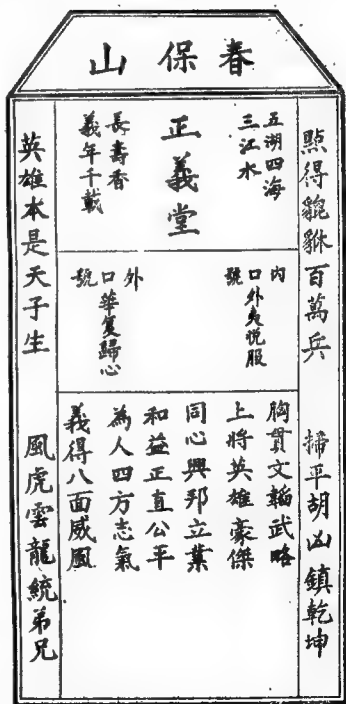
蔡标令罢，退回原座。春山便派几个兄弟当了盟证、香长、管事等职，说道：“今已深闭山门，迟到的兄弟不准入内。就我们众兄弟中有已进红帮的，未进红帮的，不管已进未进，都该行过进帮仪节，发换春保山正义堂票布为证。（所谓重整帮规也。）那进帮仪节究竟怎样，兄弟当叫知道的人做个榜样。”说着，便令红旗安位。陈保山得令，拈着红旗就中间坐，盟证、香长、管事分坐两边。保山宣告《红旗安位令》道：

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此处立的正义堂。上面坐的刘皇叔，下面坐的关云长。左边坐的张千岁，右边坐的赵将军。关平、周仓提刀现，站立两旁不离身。坐堂大爷当头坐，陪堂、盟证在两边，礼堂、执堂坐二位，位台明兄入三堂。少时大哥把令下，提兵调将正义堂。”

令罢，便有四个兄弟作为引见，引进一人，作为新入帮



的，跪在神前。管事上前问那新入帮的道：“你来做什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来归红门。”管事道：“你来归红，何人引进？”那人道：“保举人某某。”管事听了，回头问四个兄弟道：“此人是你引进的么？”四人齐声道：“正是我们引进。”管事道：“此人身家是否清白，你知道没有？”四人道：“我们调查详细，此人身家清白，故敢保举。”管事问毕，点了点头。又问那人道：“你入洪门知道礼数没有？”那人道：“全仗戒摩。”（就是指教的意思，又叫“夹摩”。）管事道：“你何故进帮？”那人道：“为忠，为义。”管事道：“你若进了红帮，被满清鞑子知道了要杀，你若犯了帮规也要杀，你情愿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事机不密被鞑子得知，那是一身做事一身当，决不连累兄弟。若然犯了红门条款，愿受三刀五斧，决无后悔。”管事道：“恁地时却好，你可行个抖海式。”（就是发誓的意思。）那人便对神誓道：“我既归洪，若有三心二意，或是勾通马勾，或是私卖梁山，日后甘心死在剑刀之下。”（或言死在枪炮之下。各人自择言之。）管事等他誓毕，走到神位左侧，右手执着利刀，左



手取了一只白色雄鸡。只一刀，鲜血淋漓，鸡头落地。说道：“发誓言者有如此鸡！”（按神位之前常供三牲，三牲之中必有白鸡，其作用如此。近来帮中因陋就简，仅供以五色丝束线香一股，至发誓毕，截香为二，曰“有如此香”，即以代宰鸡之用也。）然后叫那新入帮的立起身来，行抖腕式。抖腕便是行礼。）那人便向众兄弟各行一礼。礼毕，管事便将那人姓名填在宝簿之上，（宝簿内有许多切口，《开山令》等都载其中。）交给成兄。成兄双手捧宝，口诵《宝赞》，（宝赞已见前。）然后转给那人。那人受宝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大哥解宝。”说着，取出一百零八文作为入帮之费。管事又将票布给他，那人更向众兄弟请安，彼此互相道喜，于是入帮仪节，才算完备了。票布之下写着《帮规》十条，《赏罚》十六条。《帮规》与双龙山相同。

#### 《赏罚》十六条：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泄漏机密者斩； | 一抗令不遵者斩；   |
| 一临阵脱逃者斩； | 一私通奸细者斩；   |
| 一引水带线者斩； | 一吞没水头者斩；   |
| 一欺侮同帮者斩； | 一调戏同帮妇女者斩。 |
| 一忠心帮务者赏； | 一拒敌官兵者赏；   |
| 一出马最多者赏； | 一扩张帮势者赏；   |
| 一刺探敌情者赏； | 一领人最伙者赏；   |
| 一奋勇争先者赏； | 一同心协力者赏。   |

话说春保山中既将入帮仪节演试一过，春山发言道：“这是始祖定下制度，后人不得更改，将来你们自辟山头，招集兄弟，也应照此仪节，不得稍有简略。”众人都道：“敬遵大哥吩咐。”春山又道：“今日在山兄弟共有五千，一一依照仪节太觉麻烦，不如五千兄弟一同行礼，觉得省快。”（你先更改了。）众一闻此言，欢声如雷。于是春山发令红旗安位，保山仍旧拈了红旗当中坐了。春山自做管事，蔡标、孙琪作为成兄，引进这五千兄弟入帮。当时人头拥挤，人声鼎沸，闹得鸟飞鹊乱，只是捣鬼。（与儿戏何以异哉？）等到解送宝簿，分发票布，一发闹得不成模样，几乎把个大彩棚挤倒。直闹到残日西沉，明月东上，还没有平静，那春山预备的宝簿、票布却发完了。有些没有拿到的，更是大闹起来。（真是儿戏。）正是：

眼前虎面狼腰客，尽是翻江搅海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此回令辞居多，红帮至此规模大备，其词略似诗句，有押韵，有不押韵。我人试设身处地朗声读之，便活是强盗口吻，未有不失笑者。盛春山落拓秀才，想是八股文、赋得诗做得不耐烦，穷檐之下，预拟此种词句，以一吐其气。彼言始祖定制，殆伪言也。

我人立身社会，常厌礼节繁缛，太失天趣。因想强盗贼爷不在四民之列，必然无拘无束，率性而行，及观此回事节，始知大谬。强盗之仪节更有甚于吾侪者。喝茶饮酒且有赞语，遑论其他。因恍然曰：人而不知礼

仪，虽强盗不许为也。或曰否。人类本有天趣，自有酸儒辈出，制为种种礼法以拘束之，于是天真泯没矣。强盗率性而行，大得自在，自盛春山捏造令辞仪节以桎梏之，于是本性变换矣。其托词始祖制度，犹儒家之托言先王，倡言“非先王之法，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，言不敢言”。而率天下之人，胥为傀儡矣！核其实际，与盛春山辈如出一辙耳。由是言之，礼法亦何足贵？斯言颇雋，备志于此。



走湖海八大爷受惊

劫法场三麻子脱险



## 第十九回

### 走湖海八大爷受惊 劫法场三麻子脱险

话说春保山中行了开山大典，解送宝簿，分发票布。因为兄弟众多，不够分发，闹得鸟飞鹊噪。春山发言禁阻道：“兄弟们休得胡闹。现在时候不早，大家散场。如有未曾领着宝簿票布的，明天前来领取。自今盼望众兄弟休忘了桃园的义气、梁山的威风。（从此二语成为帮徒口头禅，莫不脱口而出，且定为帮语矣。）患难相扶，富贵相同，不论尊卑长幼，一律如兄若弟。”春山说到这里，众人都便静了。（果有此事？）春山又道：“现有《议戒十条》，望各兄弟牢牢记着：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一、不准欺兄灭弟； | 二、不准咒骂爷娘； |
| 三、不准挑灯搏火； | 四、不准以小压大； |
| 五、不准瞒天过海； | 六、不准扰油别汤； |
| 七、不准不仁不义； | 八、不准抽红采蓝； |

九、不准先路争先； 十、不准坐席要让[吆嚷]。”

春山说罢，吩咐明日午时众兄弟依旧一律聚会。为欲补发票布、宝簿，正式推派内外八堂大爷，休得叫应一声。春山又叫五牌高升开放山门，好让众位兄弟陆续散去。那时陈保山连忙出座，喝诵《五牌高升令》道：

“喜高升，贺高升，恭喜众位大哥步步高升。纱帽加元，八景靴子踏金。金字单，银字单，日后龙山开大会，又将哥子加高升。三级连升，连升三级。”

《高升令》毕，众好汉一阵呼啸，就这呼啸声中，都似鸟兽散。（活画强盗行径。）

当夜无话，各自歇息。次日午刻大众仍集彩棚，龙归龙位，虎归虎位，各各分坐已定。但见中间放着十六把交椅，盛春山缓步而出，就第一把交椅坐了。（儒雅之极，正秀才得意之秋也。）吩咐补发了票布、宝簿，然后发令道：“昨今两日大会，风虎云龙，千古盛事。便该推派内外八堂大爷，职习帮务，整顿山头。我今拟定蔡标为副龙头大爷，王通为坐堂左相大爷，江雄为陪堂右相大爷，范声为盟证中堂大爷，孙阶为理堂东阁大爷，陈保山为刑堂西阁大爷，（以其能杀张三公子，故命之作刑堂耶？一笑。）徐桢为执堂尚书大爷，以上七位大爷和正龙头，共为内八堂大爷。（内八堂中惟盛春山、蔡标、陈保山三人书中表过，余皆从略。）孙瑶为心腹京内军师，孙琪为圣贤京外军师，高发为当家京外总督粮台，陈保



山兼任红旗京内总督粮台，俞四为光口大爷，周策为巡风查哨，共为外八堂大爷。（外八堂中惟孙琪、陈保山二个熟人。）其余兄弟都是大满，么满暂缺，有功升补。这几位内外八堂大爷都是四海三江好汉，三山五岳能人。不知众位兄弟有何意见？”春山说罢，众人齐声叫好，并无半点异言。春山大喜，吩咐端整酒筵，与众人大啖一顿而散。自此春保山正义堂名字，江湖上的人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进了红帮，便算好汉。因之帮势繁盛，一日千里，不必细表。

却说一天，盛春山招孙琪议事，说道：“你是外八堂大爷之首，理应下山立功，招集四方英雄同聚大义。今有公事一角在此，速速带领兄弟数人下山行事。（又辟蹊径。）孙琪领命，背了公事下山。（按：现在他们专司招人入伙的，叫做“背公事”。）逢州过府，一路无话。

忽一日行至太湖边境一座县城，进得城来，在县衙前观看。但见万头挤动，人声嘈杂。心知必有事故，探问旁人，说是数日之前，本县拿获江洋大盗三名，现在坐堂审问。孙琪闻讯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江洋大盗叫做什么名字？”（是要探问。）旁人道：“只知一个叫做顾三麻子，其余两个却没有知道。”（错落有致，行文妙法。）孙琪听了颇露焦灼不耐之色，旁人不以为意。只做公差的如何眼明手快！又在县衙之前，公人进出甚多，瞥见孙琪形迹可疑，早已注意，及见探问旁人，面色不正，一发疑心，暗地去报告捕头前来逮捕。（写得入情入理。）却说孙琪正在县前踌躇，冷不防背后来了一人，向他肩上猛的一拍，喝道：“本来要想寻你，你却送上门来，省得老爷少走一趟，也算知趣。”（公人拿人口吻，写来如画。）

孙琪见事不妙，欲待走时，已被三四个做公的一拥上前，拿出铁链向他头颈里一套，拉了便走。（急煞！）走过十家门面，到一个乌烟铺里，做公的叫孙琪坐在一边，听候捕头到来发落，说着将铁链锁在台脚之下，然后横身榻上，只管吸烟。（前清公人模样，写来如画。）孙琪自肚里寻思，他们不便把我送进衙门，却拉到我这里，莫非要我好处？待我多出几两银子，得能脱身再作道理。姑且把言语来挑拨挑拨看。（是老强盗的心思，如画。）正欲开言，只见一个做公的已烧好一个烟泡，躺在榻上，口中言道：（其情如画。）

周郎设计用火攻，孔明台上借东风，子龙惯使长枪计，关公得令见华容。兄弟非是见识浅，如何阳关路不通？

孙琪一听大喜，连忙回答道：

兄弟相逢在此中，双手接过一条龙。子龙使长枪，使开大路破曹兵。

孙琪说罢，众公人大惊，（大惊，大喜，相映成趣。）丢开烟枪，坐了起来。一个问孙琪道：“敢问老哥贵姓？”（孙琪本想挑动他们，却是他们先来问讯。文笔变幻。）孙琪道：“不敢。兄弟姓孙名琪。”公人道：“老哥由那一条码头开来？”孙琪道：“旱路也来，水路也来。”公人道：“老哥统率那一路山头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虚占春保山。”公人道：“敢问孙老大，叙坐在那一

堂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虚坐在正义堂。”公人道：“敢问老大呷那一路水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呷的五湖四海三江水。”公人道：“烧那一炉香？”孙琪道：“烧的万年千载长寿香。”公人道：“敢问老大，现坐那一把交椅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承蒙众多兄弟抬举，现为圣贤京外军师，坐的外公堂第一把交椅。因奉盛春山哥哥之命，背领公事下山，招集天下好汉。”说着，便将所背公事交与公人观看。（你有公事，公人也有公事，究竟谁是公事，谁是私事？）公人接到手里，但见先是一面绦罗做的黄色令旗，那式样如右。再看那公事，那是一张姜黄纸儿，上面写着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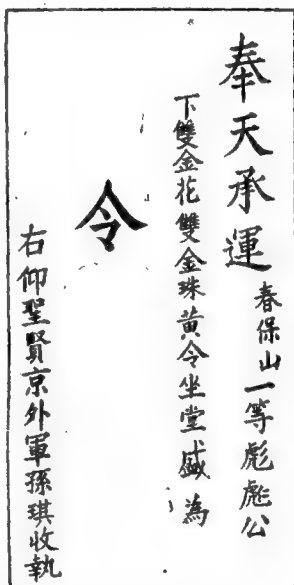
“春保山主盛为通告事：

照得本山主求贤若渴，广纳雄豪，特飭外八堂大爷孙琪背领公事下山，招罗豪杰。

如有八方同道，四海英雄，愿隶本山者，即可随同圣贤

大爷带领前来，或既坐驻原地，遥相策应。仰诸同道一心一德，建立奇勋，本山主有厚望焉，此飭。

公人看罢，慌忙开了孙琪的铁链，行了一个抖腕式。（行礼也。）说道：“原来是八大爷，兄弟不知高低，多多冒犯，万望



饶恕则个。”孙琪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遂又问道：“只你们如何也进洪门？方才问我现在那一个山头，只天下祇有一个春保山，难道还有别个山头不成？”（我也要问。）公人道：“哥哥有所不知，现在浙江省何步鸿哥哥统领的终南山十分发达，也有二三千兄弟聚在一起。现在招兵买马，端整造反。”孙琪瞿然惊道：“当真不成？”公人道：“当真。谁来说谎？有诗一首，有句一联为证。”孙琪道：“诵来我听。”公人便诵那诗联道：

〔诗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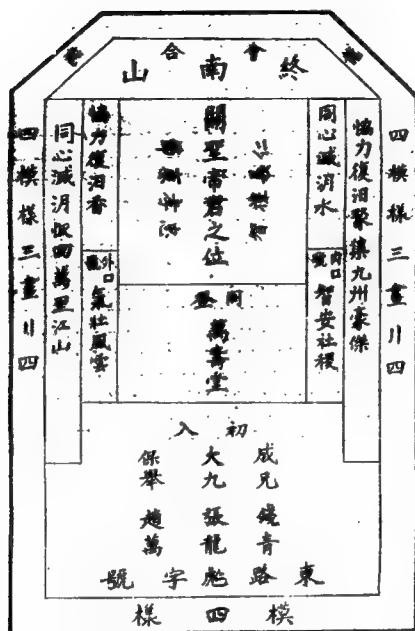
会集终南山，同登万寿堂，  
同心灭汨水，协力复明香。（这也算诗。）

〔联〕

协力复汨聚集九州豪杰，  
同心灭汨恢回万里江山。

孙琪听了诗联犹自不信，问道：“你们既进红门，可有票布？”公人道：“有。”一人便向怀中取出票布，给孙琪看。孙琪看了票布方才相信。

看官，原来这终南山正龙头何步鸿早进洪帮，手中已有兄弟不少。等到盛春山开辟山头，他也到会，得了宝簿，径回终南山，仿照春保山上仪节，重开山头，发给票布，传授宝簿。那吸鸦片烟时两段小令，簿中也有，所以公人唱令，孙琪回答，便大家知道是洪门兄弟了。这何步鸿抱着扫清复明的念头，票布上的“汨”字是“清”字变形，票布上的“汨”字便是“明”字变形。（将上述各节补叙详细，一笔不



漏。)

话休烦絮，却说孙琪既知四个公人都是自家兄弟，便问姓名。那四个叫做张龙、赵虎、王三、李四，(做公的名字无非张三、李四，不求其详。)方才唱吸烟令的就是张龙。当下张龙等便请孙琪同吸鸦片，孙琪也不推辞，把公事令旗收执好了，(细。)躺到榻上抽吸乌烟。(其状可想。)张龙道：“大哥背领公事下山，不知立下多少功劳？”孙琪道：“自春保山一径到此，便遇着你们兄弟，却被铁链锁了一回，发个利市。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张龙道：“太湖里头有个好汉，名叫蒋六子。

英雄无敌，与我们兄弟交好，有心归洪，未得其便。只今兄弟便写信，交给哥哥带去，说他投入春保山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（公人交结强盗，自供罪状。）孙琪道：“大哥肯帮兄弟的忙，再好没有。只我明天便行。”张龙道：“恁地时最好，这里做公的耳目众多，惹出事来，很不稳当，不是兄弟不留哥哥。但今天略备酒菜，要请哥哥赏光。”说着，大家立了起来，走出烟铺。张龙回头对铺主人道：“鸦片烟钱隔几天却来还你。”（不知要隔几天，活画公人声口。）这话尚没说完，但见街坊上三三两两的百姓，互相传述道：“前天本县捕得的顾三麻子等三个强人，现被江洋大盗伙劫去了。”（奇峰突起。）张龙、赵虎等听知消息，叫声不妙，不顾孙琪，一直奔到衙门里去。正是：

登山涉水招同志，吐雾吞云认弟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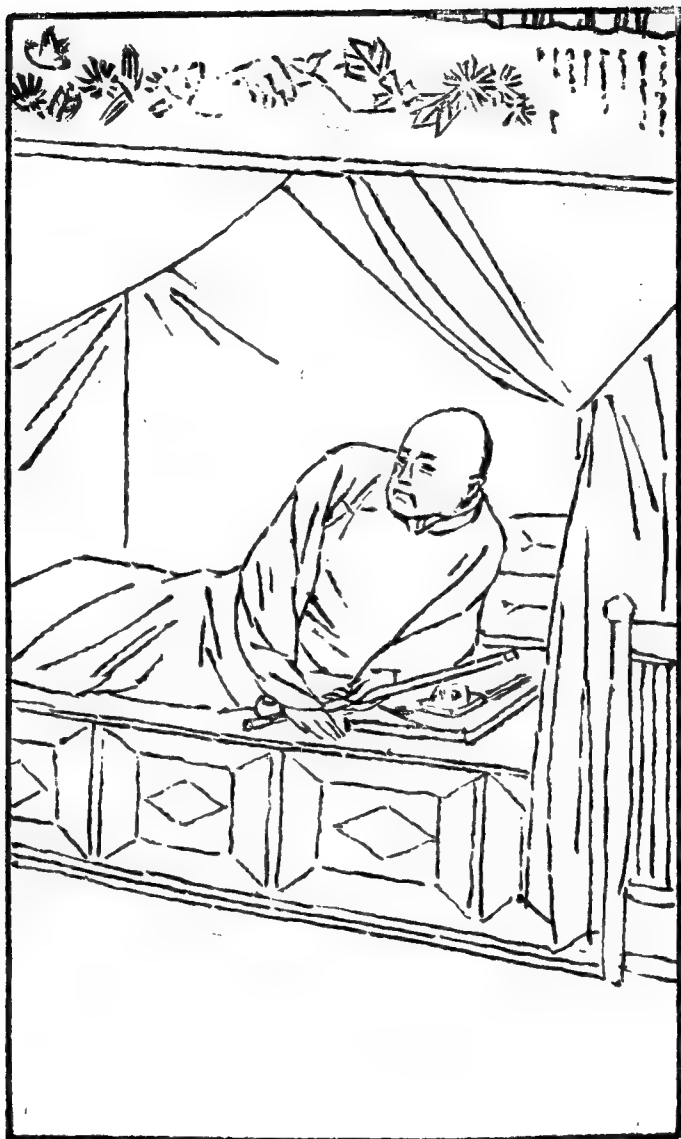
铁樵山人曰：《十大帮规》之外，更益以《议戒十条》，盛春山亦太会舞文弄墨。我常谓中国各项条例订得极好，而不敢实行，反不如红帮规例却能条条实行。是红帮规例虽多无害，而民国条例徒炫外人耳目耳。

孙琪背领公事下山看审大盗一节，写得极细，写被捕以后情形，更似活现纸上，文笔出色。

此回数千言文字，有顺叙法、逆叙法、补叙法、草蛇灰线法、一鸣惊人法。如春山命令孙琪下山，顺叙法也。令旗公事由公人眼中看出，逆叙法也。终南山原由，特笔书之，补叙法也。孙琪看审大盗，似为闲笔，

而不知其极关重要，延至回来，复露出伙劫去了一语，草蛇灰线法也。孙琪突然被捕，及张龙、赵虎等闻信，叫声不好等等，皆一鸣惊人法也。只此寥寥数千字中，已有如许笔法，作者之才诚无限量。

张龙等之得识孙琪，孙琪之得免解送县衙，全赖张龙之唱破洪门令辞，始知为一家人。由是观之，令辞之效用大矣哉。



投客店隔室听隐语



拜碼頭当面說來由



## 第二十回

### 投客店隔室听隐语 拜码头当面说来由

话说张龙、赵虎等闻知大盗被劫，口呼不妙，径奔县里去了。只剩孙琪一人，立在烟铺门前东张西望。（张龙、赵虎突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，文笔跳脱之极。）忽然心中一想：“我今立在此间，易启人疑，（吃得一次亏，学了一会乖。）不如让我走罢”。想定主意，拔步便走。出了城门，在小市镇上一个客寓内安歇。吃过酒饭，躺在床上开灯吸烟。忽听隔壁房内两个汉子谈话，那两个房间只隔了一层板，谈话声音听得清清楚楚。只听得一个道：“三爷被擒，（强盗切口，被捉谓之‘被擒’。）坐了三天书房，（牢狱谓之‘书’房。）今天在威武窑子（衙门。）里闲话。（审问。）吾们兄弟便去请他回山，丝毫没有费力。”一个道：“何不顺手采荷？（抢劫谓之‘采荷’。）带些饼子（银洋。）回来，让兄弟们开开花。”（分赃谓之‘开花’。）一个道：“我们三十个兄弟，大家带的片子，（刀也，单刀谓之‘大片子’，刺

刀谓之‘小片子’。)没有预备喷筒。(洋枪谓之‘喷筒’。)恐怕蛤蜊前来,(官兵谓之‘蛤蜊’。)难以抵扑。(抵敌官兵谓之‘扑蛤蜊’。)若然失风,(被捕谓之‘失风’。)也要去坐书房了。”(入狱也。)一个笑着说道:“坐书房到也写意,只怕还要请你望城圈哩!”(杀头谓之‘望城圈’。)一个道:“休得胡说!我们何不跳到跳窑(妓院。)里去寻寻快活?”

孙琪听了他们几句谈话,便知也是一个道路。听到这里,再也忍不住,用熏杆子(烟枪谓之‘熏杆子’。)轻轻的打了三计板壁,说道:“兄弟,莫到跳窑里去,来这里受熏。”(吸烟谓之‘受熏’。)那边二个果然走了过来,一见孙琪,不相认识,呆了一呆。孙琪叫他们坐了,大家盘问了几句强盗切口,那二个才知孙琪果是自家人,一同躺下吸烟。(一见如故。)问了孙琪姓名,然后自己通名,一个叫做张飞,一个叫做赵云。(两个古人。)孙琪听了,笑道:“两位兄弟名字取得真好,但是古时的张飞、赵云扶助刘备,你们的刘备现在哪里?”(问得妙。)张飞道:“我们的刘备便是蒋六子,现在太湖里行道。”(行什么道?)孙琪听了,喜道:“我正要想去寻他,得遇你们两位,烦为引见。”赵云道:“大哥欲见我们六爷,有何事故?”孙琪道:“我奉盛春山哥哥之命,背领公事下山,招集四方英雄,同入红门,共聚大义。”张飞、赵云都大喜道:“原来哥哥是红门中的好汉,欲请我们六爷上山,可否挈带我们一同去?”(欢迎之极。)我们六爷常常说道,要做江湖上好汉,怎可不进洪门?只因没有前辈保举,所以迁延至今。大哥若然前去,六爷一定欢喜。”(顺手带叙蒋六子。)孙琪道:“六爷现在何处?”张飞道:“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”孙琪道:“怎地

说？”张飞道：“此地叫做东流镇，镇上有两个客寓，一个叫招商客寓，是顾三爷所开，只此便是。一个叫安商客寓，是蒋六爷所开，在东市梢，去此不远。今天蒋六爷率领我们，到县里去劫出顾三爷，现今都住在安商客寓之内。”（来得凑巧。）孙琪道：“这个顾三爷莫非叫做顾三麻子？”赵云道：“正是，顾三爷、蒋六爷是把兄弟。”孙琪道：“蒋六爷与县里公人张龙、赵虎认识，顾三爷被捉，何以不叫张龙、赵虎设法，却自去劫狱？”张飞道：“大哥，这便是不进洪门不好。那张龙、赵虎因为顾三爷不进洪门，所以不肯出力。”（自县衙观审，至此始将大意揭穿。文笔蜿蜒有势。）孙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想今夜便去拜见顾、蒋二人，你肯同我去么？”张飞、赵云都道：“愿去，愿去。”说着，便即起身。孙琪也即丢了烟枪，拽上房门，走出客寓，随着二人一径到东市梢安商客寓之内，果然得见顾、蒋二人，（前有张龙、赵虎，后有张飞、赵云，又由张、赵二人引出顾、蒋二人，文笔相映成趣。）晤谈之下，甚是投合，当下顾、蒋、张、赵都进了帮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孙琪便引四人回山，见过盛春山、陈保山和众位好汉，不在话下。再说孙琪将何步鸿大兴终南山的话告诉春山，春山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仍要烦你走一遭，拜他码头，联络情分，将来好一同起义。”孙琪应命，仍复出山。（仆仆风尘，大有外交大员模样。）

不一日到了浙江绍兴府。看官，原来这何步鸿的终南山便设在绍兴府中，并非真有此山，不过虚立山名，与春保山一般办法。那日孙琪探知何步鸿所在，便去拜访。见得这何步鸿年约三十余岁，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一表非俗。（只是

一个帮魁。)孙琪便向他行了一个抖腕式，然后立着诵那宝簿中的《拜码头令辞》道：

“我兄弟来的鲁莽，望你哥哥高抬一膀。(即高抬贵手之意。)我闻你哥哥有仁有义，有能有志，在此拈旗挂旆，招聚天下英雄豪杰，栽下桃李树，结下万年红，特来与你哥哥随班护卫。初到贵地宝码头，理当用草字单片，到你哥哥龙虎宝帐请安投到，禀安挂号。兄弟交结不到，礼仪不周，子评(路子。)不熟，钳子(口也)不快，衣帽不正，过门不清，长腿不到，短腿不齐，跑腿不称。所有金堂银堂，卫是门堂，上四排哥子，下四排兄弟，上下满园哥弟，兄弟请安不到，拜会不周，伏称哥子金阶银阶，金副银副，与我兄弟出个满堂上副。”

这拜码头令辞是很尊敬的礼数，孙琪因为何步鸿是终南山的正龙头，所以如此郑重，那何步鸿听他诵到这里，答道：

“不知你哥哥到此来，未曾收拾少安排，未曾接驾休见怪。你哥哥仁义胜过刘皇叔，威风胜过瓦冈寨，交结胜过及时雨，讲经上过批法台。好比千年开花、万年结果老贤才，满园桃花共树开，早知道你哥哥驾到，应当三十里铺毡，四十里接你，五里排茶亭，十里摆香案，派三十六大满，七十二小满，摆队迎接你哥，才是我兄弟的道理。”

孙琪答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何步鸿又道：“不知你哥哥旱路来，水路来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旱路也来，水路也来。”何步鸿道：“旱路有多少弯，水路有多少滩？”孙琪道：“雾气腾腾不见弯，大水茫茫不见滩。”何步鸿道：“请问有何为证？”孙琪道：“有凭为证。”何步鸿道：“拿凭过来。”孙琪道：“大哥赐我一凭文，牢牢稳记在心中。各位哥哥要凭看，普通天下一般同。”何步鸿道：“别有什么诗句？”孙琪道：“有诗一首。”何道：“何诗？”孙琪道：“领凭，领凭。八月中秋桂花开，会合天下众英才。咱们兄弟蟠桃会，六部公议挂金牌。得罪，得罪。”何步鸿道：“三天不问名，四天不回信。请问哥哥高姓大名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姓孙名琪。”何步鸿道：

“请问你哥金山银山，哪座名山？金堂银堂，那座名堂？三十六把金交椅、七十二道挂金牌，你哥哥高升哪一牌？不对式不成内，是你哥哥指式，我兄弟才好请你哥哥教弟。”

孙琪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

兄弟有义兄、仁兄、恩兄、拜兄，喜劝提拔，放在八宝会中，多受老大哥栽培，少受老大哥央磨。（即指示也。）春保山蒙盛大哥栽培圣贤京外军师。”

何步鸿听了，接着说道：

“久闻哥哥大名，未见其人，今日一见，果不虚传。九岭十三坡，久闻老哥站得高，望得远，站得峨眉山，望得洞庭湖。高山打鼓名声大，海内栽花根本深。金盆栽花，有名之家。千层佛，万层佛，好比万层台上一尊佛。我兄弟多在家，少在外，三纲五常全不晓，五岳三山并不知，兄弟不知不识，望哥哥指式夹磨。”

孙琪答道：

“东风西风，难比你哥哥威风。砍柴遇的沉香木，挑水遇的海龙君。官到尚书吏到督，文官拜相武封侯。我兄弟交结不到，你哥哥海涵海涵。”

何步鸿答道：

“你哥哥上走广东广西，下走三江四码头，飘五海游四海，无处不到，兄弟走过的路，哪里及到哥哥过的桥多？你哥哥威镇中华，名驰各国。兄弟特与你哥哥打起金字旗，银字旗，威风八卦旗，龙凤帅字旗，望你哥哥与我兄弟，画个好字旗。”

孙琪答道：

“你哥哥金字旗，银字旗，威风八卦旗，龙凤帅字旗，兄弟难以打起，一个好字旗，逢州打州，逢省打

省，逢府打府，逢县打县，省省打到，处处打高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咱们兄弟打红不打黑，一个好字旗，我兄弟可以打得起。

“连香凯连香，都是梁山一柱香，不共山来也共堂，不共爷来也共娘。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只有金盆栽花，那有梁山分家？只有一个梁山，那有两个水浒？你老哥果有天才地才，文武全才，三十六本天书，本本看到，七十二本地书，页页看清。我兄弟三十六条全不晓，七十二款并不知。你哥哥威风过界，仁义过天，真正肚大量宽。老哥开龙山，设贵堂，龙兄虎弟会合一堂。”

二人问答到这里，才将《拜码头令辞》念诵完毕。何步鸿便请孙琪坐了客位，问道：“大哥千里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孙琪道：

“日出东方一点红，秦琼打马过山东。跨下一匹黄驃马，五湖四海望仁兄。秦通六国访伊尹，文王渭水访太公。张良背剑访韩信，刘备、关、张访孔明。敬德曾把白袍访，孙权自出访周郎。天下英雄访英雄，地下豪杰访豪杰，惟有兄弟无处访，今日幸得遇仁兄。”

这个叫做《出山访友令辞》。何步鸿听了，连忙作揖，谢道：“承蒙哥哥厚爱，远道相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孙琪道：“盛大哥闻得你哥哥招聚天下英雄，会合终南山，同登万寿堂，齐心灭满，协力复明，甚是爱慕，特嘱兄弟下山，来与哥哥贺喜。”何步鸿道：“敬谢盛意。兄弟虽然自立山头，一切仪节都



照春保山式样，将来如有作为，仍该听候盛大哥调遣。”（春山派遣孙琪之意，只要如此一句。）孙琪道：“如此最好，以后两个山头应该时常通报消息，那就容易扩张声势了。”何步鸿很以为然。当晚盛筵相待，坚留孙琪，一连住了五日，孙琪推托事故告辞回山。何步鸿便写了一封问候的信，托交盛春山，孙琪才得告辞而别。

却说孙琪得出绍兴府城，一路行来，忽闻背后有人唤道：“孙大哥，如何来到这里？”（此何人耶？）孙琪回头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。正是：

告辞头领归山去，背后何人唤姓名？欲知那人是谁，孙琪何故吃惊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文字有极省法，有极不省法，各视其缓急先后而任择之也。孙琪得识顾三麻子，自在县衙探问旁人以后，至今历时已久，始得晤面，此极不省法也。孙琪欲识蒋六子，张龙作书介绍，不果，又似极不省法矣。而客店投宿，欣闻隐语，晤谈顷刻，得识四人，此真极省法也。而文笔之变幻，直似夏日之云，今人不可测度也。

上回孙琪与张龙等烟铺相会，描写详细，亦极不省也。及出铺门，倏忽四散，斯又极省法，尽文章之能事矣。

孙琪得识顾、蒋二人，中经许多故事，亦极不省法。及至引上山头，更不提及，则又极省法。以留后文余地也。

本回书中有强盗隐语及《拜码头令辞》，皆为红帮中人秘不肯示人者，一经作者借孙琪、何步鸿之口说破，今人阅之，如身入洪门，听彼等谈话也。



重友谊孙琪送银钱

依帮規李寅致封贈



## 第廿一回

### 重友谊孙琪送银钱 依帮规李寅致封赠

说话孙琪出了绍兴府城，忽然背后有人叫唤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张龙、赵虎两个，衣衫褴褛，形似乞丐。（何以至此？）孙琪不觉暗暗纳罕，慌忙问道：“两位兄弟别后没多时候，怎样弄得这般地步？”张龙道：“说来话长，请到酒店里去细谈。”说着，便指出前面一片小小酒店。三人进得店门坐定后，筛了酒，喝了几杯。张龙道：“如今我们的差使已被知县老爷撤除了。原来那天，我和哥哥走出烟铺子，听得大盗劫狱，我们就惊慌得不顾哥哥，只管奔到衙里探问消息。（照应前文，笔势矫健。）得知大盗顾三麻子果被他的把兄弟蒋六子等一班好汉混进城里，当场劫夺去了。最可恨的，那蒋六子劫狱的时候，吩咐兄弟们高声叫道：‘我们江洋大盗现有三五千人马到此，与此间公差张龙、赵虎等里应外合，只要劫出兄弟，不伤良民一个。’（此段补前文所无，笔势变幻。）等到

他们劫了同党呼啸而去，知县老爷听了此言，顿时大怒，飞签传拿我们。恰巧我们奔进衙里，就吃知县喝令钉镣收监。（此段亦补前文所无。）晚堂审问，我们辩道：‘这顾三麻子便是我们去拿来，如何反与大盗勾串劫狱？这定是该盗挟嫌陷害，造下这种谰言。求大人明察。’那知县不问是非，将我们各打皮鞭一百，仍旧收监。等待申详上宪，再行发落。（此段亦补前文无，偏写得详细。）我们受冤不过，乘着黑夜，串通狱卒一齐逃走。逃到这里，那狱卒先是客死了，只我们两人要去求见何步鸿。奔走几天，没有探得他的去处，只在此间勾留。如今盘川用尽，只得在街头行乞，聊存性命。今日得见哥哥，真似乳孩遇着生身父母一般，喜出望外。”（这一席话有无限情节。）孙琪说罢，不禁唏嘘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蒋六子因为你们不肯援救顾三麻子，所以劫狱的时候造此谣言，谁知害得你们如此地步。现在你们无处安身，何不随我到春保山去，共聚大义？”（说出本意。）张龙、赵虎都道：“大哥肯收留我们，十分感激。但听得顾、蒋二人同在贵山，将来我们和他相见，必然不肯罢休，弄出笑话来，在哥哥面上须不好看。我们只求哥哥引去见了何步鸿，就在何大哥那边当个差使，就感恩不尽了。哥哥若有差遣，我们自该出力，不敢偷懒。”孙琪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兄弟定然引见你们。但是何步鸿举动诡秘，所做的事常不使春保山得知，这是我们最可虑的。你们若然到了终南山，能将他们一切行动时常报告我们，功劳不小。”（孙琪能。）张龙、赵虎各各应允。当下三人吃了几斤酒、几碗菜。孙琪回了酒菜钱，又将五十两一锭银子赠给两人，一同出了店门，再进绍兴府城来见何步鸿，备说张

龙、赵虎无处安身，愿受差遣的话。何步鸿一则见张龙、赵虎是自己兄弟，二则又是孙琪引来，自然一诺无话。从此张龙、赵虎归入终南山中，时常把消息传达春保山里，不在话下。（了却张龙、赵虎。）

却说孙琪荐引了张、赵，拜别了何步鸿，一路晓行夜宿，已到江苏省淮安府地界。夕照衔山，倦鸟归林，看看天色已晚。走进一个饭店，叫店家先打二斤酒来，独自喝着。（又是换出一个境界。）忽见一个大汉，粗眉巨眼，直闯进来，拣着一个空座头坐了，抡起双拳在桌子上似擂鼓一般的击着。店小二忙来问讯，那汉道：“只叫你们主人家出来说话，便知端的。你这厮只会低声下气，看你也不是好汉，如何懂得我的话说？”（那汉来得突兀，话得突兀。）店小二不敢多言，诺诺连声，去招呼店主了。

孙琪见他来得奇突，冷眼旁观究竟是个什么道路。（写孙琪。）却说隔不一会，里面店主出来，见了那汉不敢待慢，上前问道：“请问贵客高姓大名，叫唤小的有何吩咐？”那汉道：“兄弟初到贵地，人情生疏，一时盘川用尽，特来向你哥哥借些盘川。（此是普通话。）我兄弟来得鲁莽，望你哥哥高抬一膀。（此是帮中密语。见前。）”店主道：“请问贵客，轿线子来，写来？”那汉道：“轿树上烟子足，驾风来。”店主道：“哥哥，卷子有多少重？”那汉道：“有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九厘三毫。”店主道：“如何这样重。”那汉道：

“南北二京都走过，一十三省省省高名。五都地界多热闹，四大码头有英雄。九流三教人知晓，义兄何必盘

问根。提起九流领凭学见，一流主子，二流金，三流皮，四流医，五琴棋，六书画，七僧，八道，九袈仔，十道三教。”

那店主听到这里便道：“哥哥既是一家人，便请先用几杯酒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着，请那汉坐定了。又叫店小二道：“快拿手巾来，给好汉洗面。”那店小二连忙拧上一把手巾，递给那汉，口里说道：

“初三初四娥眉月，十五十六团圆月，月亮团圆随天好，世上只有水为光。手捧白玉响叮当，仁兄命我破海中，亮开水浪光明现，四方八面放毫光。”

那汉洗好了面，对那店小二道：“原来你也是洪家兄弟，方才错怪了你。”小二道声“不敢”，便自退了出去。（小二自去，再有人来。）这时，店主人自去取了两壶好酒、几碟鱼肉，与那汉对饮起来。

这时却引动了旁座的孙琪，不由的立起身来，向二人作了一揖道：“两位哥哥请了。方才的话兄弟都已听得明白，不知两位哥哥统率那一座山头？”那汉道：“兄弟虚占飞虎山，山主刘家福令我背领公事下山，招集好汉入伙。这里店主人叫做王春发，同在一个山头。只因没有会过一面，所以相见之时说了几句口号。（偏是他说的明白。）只兄弟姓李，表字道生，单名一个寅字。敢问哥哥高姓大名？既然前来问讯，必然也是洪门兄弟，不知统率那一座名山？”（李寅偏要反问。）当下



孙琪便将姓名等项一一详细告了。店主人便请孙琪一同入席饮酒，孙琪也不辞让，只管坐下。三人谈谈说说，无非是帮中文武差使的勾当。(不足记述。)

孙琪问道：“敢问贵山主刘家福几时开辟山头？如何我们春保山中没有知晓？”李寅道：“敝山开辟了不多几时，只在余杭一带招领好汉，一切办法都照春保山成例。现在浙江一省，刘家福、何步鸿对峙，所以兄弟众多，各州府、各码头都有自家兄弟。”(红帮又立分帮，自李寅口中说出。)孙琪听了不则一声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春保山成立不满一年，那浙江一省已经成立了两个分帮，若然春保山不思发展，只怕各处分帮的势力反要比春保山来得浩大了。”(孙琪有心人，不似李寅粗鲁。)孙琪心里虽如此想，却不说出来。但对李寅道：“今日哥哥既与兄弟相会，也是天缘凑合，兄弟便拟回山，欲请哥哥一同回见盛春山、陈保山两位。从此我们两个山头联为一气，岂非甚好？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(孙琪之意如此。)李寅道：“哥哥说得有理，兄弟愿随哥哥拜见贵山主。”(李寅直心直肚肠。)孙琪大喜。那时店主人因见两个都是好汉，只管将出好酒好菜款待二人。等到天色昏黑，店小二掌上灯来，三人直饮到二更方散。(写店主人之厚待二人，正以写红帮中人之看重同门兄弟也。)当下孙琪、李寅都在店中宿夜，一宵无话。到了次日，两人别了店主上道，于路夜宿晓行，无话可说。

一天，已到春保山，孙琪先进正义堂，报道：“现在飞虎山的外八堂大爷李寅，由兄弟引进山来，拜进众位。”盛春山一闻此言，即便约集内外八堂大爷，齐齐走出正义堂，迎接

李寅，邀入堂中，分宾主坐定。（以礼迎之，以礼待之。）寒暄甫毕，香茗款待。李寅见众人如此诚意，便依红帮宝簿所载各种套语起立致词。先对盛春山等内八堂大爷道：

“久闻老大哥明月高照，义气万丈，胜过当年关圣人。见不平，斩雄虎，蒙圣母，赐青泉，将容貌改换。在桃园，拜结刘张兄弟，誓同生死。起义兵，破黄巾，其功不小。酒未冷，斩华雄，血染宝刀。过五关，斩六将，擂鼓三通斩蔡阳。义释奸曹，名扬万古，威震华夏，永立千秋。你哥哥仁义可比关公兄弟，将来学见领凭。兄弟交结不到，过门不清，钳子不快，礼义不周，烦你哥哥海涵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内八堂大爷语。）

李寅说罢，又对高发道：

“久闻老三哥威风世界，仁义过天。自古道，当家家，管尽天下，掌理东仓西仓，怀抱一百零八。讲三纲，好比叔夜、叔夏；讲五常，可比伯达、伯适。你哥哥果有天才，有地才，文武全才。文可提笔安天下，武可提刀定太平。真乃是五岳三山之豪杰，五湖四海之能人。上与五祖出力，下与兄弟分忧。我兄弟少读圣贤之书，不知周公之礼，兄弟礼义不周，少来随驾。望三哥海涵海涵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当家语。）

李寅又对陈保山道：

“久闻老五哥大名，如雷贯耳。红旗红半边，义气胜桃园。上与五祖出力，下与兄弟分忧。怀抱七星剑、杏黄旗，左手捧的七十二本天罡书，右手拿的三十六本地煞律。果然本本看到，页页看清。真是红袍大都督，海外天子，海内英雄。我兄弟不知不识，无能无智，交结不到，过门不清，烦望哥哥海涵海涵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五语。）

李寅又对周策等道：

“素闻老六哥的大名，未见其人，今日得见，果然仁义双全。真是三山之豪杰，四海之能人。访三江，查六镇，俱已巡到。飘五湖，游四海，到处巡高。偶然冒称光棍，捆绑打送不容。兄弟特来与你哥哥打起金字旗，银字旗，威风八卦旗，龙凤帅字旗，全仗哥子与我兄弟出个好字旗。兄弟不周不全，不方不圆，烦望哥子海涵海涵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六语。）

李寅又对众位兄弟道：

“久闻久闻真久闻，久闻你哥子好威风。久走江湖长在外，游遍天涯显奇能。三教九流皆知晓，五阴六阳分得清。猛虎蛟龙初出洞，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人。你哥子有能有志，有仁有义，三级连升，我兄弟再来请安道

喜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九语。）

李寅又对一班年纪大的兄弟道：

“久闻满大爷有仁有义，好似红光捉火，月照满天。论机谋智谋广远，论武艺文武双全。有名秀才燕青之志，水旱码头多走过，高人贵客伴同游。真是三山九岭之豪杰，五湖四海之能人。常与拜兄背卷子，提携走东走西，说南说北。有功劳，有苦劳，功苦勤劳。恭喜你哥哥开过码头，换过镇市。侯盟堂大爷开金山，立银山，扯旗挂帅，栽培龙兄虎弟。我兄弟连保三保，连奏三奏，三级连升，连升三级，再来道喜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满爷语。）

李寅又对一班年纪少的兄弟道：

“侄贤台，侄贤台，你起来。不必讲理，且听愚叔说开怀。双膝跪地，买田治地。有功劳，有苦劳，功苦勤劳。马前之功，马后之苦。随是那位明叔大伯，开山立堂，扯旗挂帅，栽培龙兄虎弟。我为不才的连保三本，连奏三奏。那时节那位龙伯虎叔开笼放鸟，鱼龙变化，改换袍带。久日之后，记名四字，提升公满十牌，为不才的愚叔再来道喜。”（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少侄语。）

李寅依着红帮规例，照读罢了各等封赠词句，然后坐下，与

盛春山、陈保山谈谈江湖上的行径，极为投合。正说得起劲，忽然保山手下兄弟解到三人，听候发落。保山便在正堂上当中坐了，（当中坐了便算问官。）剔起两只怪眼，对着解到的三人看了一会。吓得这三人汗流浹背，瑟瑟的抖个不住。李寅在旁看了，也是莫名其妙。正是：

堂前方庆群英会，阶下何来待鞫囚？欲知保山审问这三人的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张龙、赵虎等之别孙琪而去也，倏然不见，及其晤面也，乃又突然而来。一来一去直是生龙活虎一般。非张龙、赵虎之生龙活虎也，文笔之变化生动，如生龙活虎耳。

孙琪酒店赠银，足以收服张龙之心，荐入终南山，使为耳目，其手段可谓巧矣，其用心可谓深矣。真似外交官中一位能员，宜盛春山派之为外八堂大爷之长也。

李寅突然闯进酒店，举动粗暴，令人读之想念《水浒传》中李大哥、鲁智深等一班好汉。刘家福开辟飞虎山，又在李寅口中说出，不用正笔写之者，省文也。

各等封赠词句，为红帮兄弟相会时一种套语，若零零碎碎演述之，徒乱阅者目光。不如使春保山中内外八堂大爷聚在一处，使李寅一封赠之较为省笔也。若谓同帮相会未必如此复杂，其人即属笨伯。

殍尸身申红帮纪律



惩罚恶逞绿林威风



## 第廿二回

### 殍尸身申红帮纪律 怨淫恶逞绿林威风

话说陈保山正坐堂前，审问三人。那三人是谁？待做书的交代明白。（又是一样笔法。）原来那三人叫做赵大、钱二、孙三，（假定之姓名。）都是帮中老九。（最小之职司。）奉了盛春山之命令，分赴各处去贩卖私盐。谁料他们时运不佳，临阵失风，统率私盐三五船，没有与官兵通过关节，当面迎着，两方开火对敌。赵、钱、孙抵敌不住，弃了盐船，仅仅逃得性命。他们明知失风逃走有犯帮规，回转山头，必然得罪。当下三人计议，不再回山，流落江湖，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偷摸摸的事。（鼠窃狗偷行为素来红帮兄弟所贱视。）

时春保山中因为赵、钱、孙等奉了差使好久不回，有些疑心，特派巡风出去侦察消息，尽得其详，回报山主。春山、保山大为震怒，传令捉拿赵、钱、孙回山讯办。（法令森严。）一日，赵、钱、孙等正在长江轮中做事，却被同帮巡风



撞见，欲待走时，只见那巡风打出暗号，一霎时聚集三五十人。赵等料不能脱身，只得随着巡风回山。那时陈保山身为红旗老五，兼理刑堂，所以钱等三人归陈保山审理。（一段补叙赵等背犯帮规原由。）

却说保山坐在堂前，看着三人，问道：“帮规第三条你们忘怀了吗？”赵等战栗答道：“第三条说的临阵脱逃者斩。兄弟不敢忘。”（不敢忘。）保山听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帮规第六条你们也忘怀了吗？”赵等一发抖着答道：“第六条说的是吞没水头者斩。兄弟也不敢忘。”（也不敢忘。）保山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们也没有忘了帮规。如何遇了官兵临阵脱逃，在长江轮中私做差使，吞没水头？如今已被拿来，更有何说？”（没有说话。）赵等尚没有回答，保山便吩咐下手道：“快把他们拉出去，一个个放掉便了。”（杀却谓之“放掉”。）下手兄弟得命，走下一步，扭翻赵等三人，两个扶侍一个，拉到场上，斩下头颅。再将尸体分为数段，用破芦席卷了，拿出去投在大海之中。（按红帮放人例无全尸。其法先断头，次断两臂、两腿，又次将中躯截分为二，然后以芦席卷成一束，抛诸江，投诸渊。土葬者殊无几也。）保山又将这事通告全帮兄弟，以为儆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李寅眼见陈保山执法严厉，心中十分佩服。即在山中住了几日，便与孙琪各背公事下山，招领同党，书中暂且不提。（暂搁一边。）

列位看官，须知红帮中刑堂一职手操生死大权，最是厉害。后来有个好汉，叫做颜鼎章，在四川省开山立堂，叫做“蛾眉山大义堂”。他自己做了正龙头，（又是一个山头，又是

一样笔法写出。)有个叫做金鸢大王的做了刑堂大爷，也与陈保山一样厉害。后人撰了一段笔记，专载其事，说道：(用笔记体，别开生面。)

蜀中某岭之阴，箐篁葱郁，繁草缭径，日光射之作深绿色，与山翠空濛相掩映。径既曲邃，麋鹿绝踪，猎人亦不复至，幽茜欲绝。顾疾风吟啸而外，时有人语马嘶出诸穷谷。阳乌西坠之顷，更必有汤汤金革之声。伊为谁？盖峨眉金鸢大王之帝居也。

大王为峨眉山之红旗老五兼刑堂，年富矣。虬髯绕颊，黑白参半，双瞳翳若无光，长日无事，嘿不作语，顾步履绝迅，无趑趄不进状，其两臂坚若纯钢，遇者无幸免，第勿审何以名金鸢。人之骤接之者，恹恹若众人类，勿能知其为勇夫，更勿能知其为盗魁。

岭有藪，垂数十稔矣。其始魁之者为施某，施体硕，弗类金鸢。双眉浓黑，隐隐有杀气，尤足令人目之而怖。顾遇群下特优容，任其喧嚷，都不之禁，众亦德之，出令未尝忤。时或有羽翼为官吏所执，咸怡然不为援。金鸢者，初不审其为何产。某岁夏月，一日薄暮，手衣裹及短刃，匆匆过岭。适有喽罗倚山壁闲望，见金鸢，突出执之。曰：“若真憎人！乃勿审是处为大王帝居？苟能献若物者，可货一死。”金鸢佯勿之闻，径前行。喽罗意其为老而聋，追捕之。金鸢突反顾，以臂格其胸，喽罗大声呼，殒矣。

喽罗既呼，群众在山内闻之，咸骇论。亦有展颜笑

者，意为行客乞命之声耳。迨出山睹状，乃始大震。时金鸢行犹迹在数十步以外。众知其俦侣之死，必是人所为，竟出白刃，飞步逐之。光睒睒然逐人影而乱，为状为奇丽无匹。少焉追及，金乃回其首，语众曰：“若曹何不惜鼠命至是。果苦苦鬪人者，当如适间之鼠。”语次，遂止其步，凝睇斜视，以待众之报命。众哗然曰：“以吾辈光泽之刃膏若之血，殊为不值。特若大言，不自衡虑，非小试锋镝者，不足以审吾辈之辣手。”言既，竟以刃奔金鸢。金鸢无语，挥其两臂，众之颠蹶丈外者可十数。更余数辈，咸惶恐不知所为。其一特点，笑话金鸢曰：“壮士若果有勇力者，盍少待，一与大王角？”金鸢曰：“可，固吾愿也。”

无何，金革大振，黄尘翳空。施某衣锦服，手巨斧，率众百人，整队而出。金鸢猝睹色，洋洋如平时，出其短刃，努目以待。施某既至，大声曰：“若蜀为伤我俦侣？陌路相逢，乃凶残至是，我苟不有以惩若者，誓不再王此众。”金鸢曰：“若言佳。第吾以一人，无能敌汝辈数百之众，若果有勇者，其屏若众，孤身与某角。不者，若纵死某，亦不足为勇也。”施某曰：“可。”遂遣众远立，戒不许援。且语金鸢曰：“若志之，若固强于我者，其代我统此众，不者必磔若尸。若其无悔！”言既，遂纵斧奔金鸢。金鸢急以利刃格之，铮然一声，巨斧已折。施方震骇，金鸢突以刃进逼施胸，大吼一声，血下若雨，而负技自矜，杀人若草之施某，竟于是时毙矣。

施既毙，群众震慑，且益神金鸢之技。盖渠辈畴昔

心目中以为，天下雄勇迨无逾我王，初不料尚有更勇于其王者，顷刻而毙之。于是相与泥首于金鹗之前，愿渠继王之任。金鹗慨然曰：“我乃红帮领袖金鹗是也。我友颜鼎章才艺胜我十倍，当邀之来，为尔等开山立堂，共扶大义。”众皆欣忭。于是金鹗遂邀颜至，立峨眉山，推颜为正龙头，而金鹗任刑堂。众以其大权在握，私谥之曰“金鹗大王”。

金鹗宣告帮规既毕，且曰：“天下罪恶之至大者，无逾于污吏。礼在上若神明，藐下民若土芥，凭凌纵肆，匪所不为，凡尔群众，其欲有获，即取诸若辈。至贫稚衰朽，当有以援之，毋妄为也。”又曰：“凡尔群众，其各相助。遇有危难，毋得奔逸。其有左余律者，罪诸豺虎。”令既出，群众大怖，相与横眉咋舌，若有所失。盖渠辈畴昔，恣所欲为，未尝有所诫飭。所劫之财，非过客之资斧，即平民之什具。徒以白刃及涂面作神鬼状，为骇入之具，未尝真有臂力。至是大恶，悔前日之推金鹗进洪门，适以自苦也。

秋风飒飒，拂树梢而过，无数败叶辞树翩飞，尤有群雁翱翔云表，以欲与败叶竞其飞行之技。少焉启喙一鸣，而败叶已纷纷而下，为状实至惨栗。时则深林之底，有数十人各据石凳而坐，拊髀微语者，金鹗部下之兄弟也。其一倚于枫林之次，语左侧坐者曰：“李大哥，吾人往日本以蹈刃扬拳为能，兹乃散居，粮食且尽，长是以往，不几奄奄同毙于槁梧之侧耶？”李某闻言，应声而曰：“老赵，若言良然。吾侪生涯固不类文弱书生寂寂

居家中者。”二人方语，众杂声曰：“若二人言然也。然今夕尚有些些兽脯，既醉之后，然后商议未为晚也。”呼啸同去。

石径窈窕，阴气袭人。金鹗方独坐室中，倦而欲睡。突有一短悍之人迅步而入，睹金鹗，点首为礼。金鹗猝睹，亟离椅起。语曰：“老黄，若岂有所得耶？”老黄曰：“然。大王亦知省中俞某，方服官于边塞耶？兹且解职而归，囊其剥削之资，挈其妻孥，跋涉已非一日。计明日之午当过兹岭之南，大王诚能率我俦侣，截其途径，则所有不难尽得。某得此息，实由贿其左右而来，不者，不能详稔至是也。”金鹗曰：“善！若当有赏。”

日已逾午，太阳殷然射岭阳，昭丽作异彩。时有短褐执械者百辈，据于途隅，若有所迟，即金鹗之俦侣也。少焉，百武以外黄尘起，笑语声自远而近。金鹗时方策骥立群俦中，闻声曰：“至矣。然彼辈僮仆匪寡，征此长途，当亦有备。老赵，若其悉召兄弟来，悉合殄此巨蠹。”老赵闻言立奔去，转瞬间百数人继至。而俞某群众已易道望西而驰。金鹗曰：“噫！蠹行逸。老赵，若其速袭山之西，截其行道。李五，若其率五十人伏丛菁中，勿为所睹，余兄弟其各返洞，某当孑身待于此。”言既，众咸遵命而去。

无何，俞某车果已抵山之西矣。老赵亟出，鸣钲助威，竞以白刃奔俞。俞果聘有善技击者数辈随行，闻声而去，奋拳力格。尤有一人，名曰刘虎，其勇倍于他人。老赵同侪虽众，僮仆累累，不获取胜。幸途窄，俞犹未

得脱。丛菁间，群从继至，呐喊以助。时金鹗方踞山阳，闻声知有异，亟趋至。则见刘虎方掣道周巨柏之干，用以格刃，干槎枒身遇者，悉无幸免。死亡相藉，日光惨淡。俞某固犹在车中，拥家人共语。金鹗大怒，突出攫巨柏之干，掷之地，声砰然震岩谷。刘虎大骇，方欲详察。金鹗急以臂挥其背，虎叫然，背骨尽裂而毙。众各奋力，共劫车从。少须，俞某屈从，遂尽劫以入洞，而山中群喽亦翕然嗟金鹗之有异能矣。

俞既入洞，金鹗检其家人，失一稚妾。俞亦痛哭告金鹗曰：“某此行携银十万，令诸姬各掌之。钞票千纸，存于稚妾，今既失矣。某亦甚愿以所有尽献，惟愿大王贷一死。数十稔辛勤，一旦付之他人，亦复无愁。特我稚妾待我有礼意，遽尔舍去，良所不忍耳。”金鹗闻言，振喉大声曰：“若毋多语！”遂促群盗扶之出。黄白累累则置之坐侧，检阅名簿，一一行赏。死者共二十余辈，遗骸俱在，顾独失一老赵。

宁远城中，通衢三侧，有旅馆焉。外观轮奂，缘饰巨丽，门首有鲜旗二，似主人特简以招客之任。迎风招展，若谒行人。顾渠虽劬劳终日，作意俯仰，而行人之知其意者绝鲜，类皆掉头之不顾。一日薄暮，有客被服纨绮，偕一靓妆少妇，联臂而入。主人见贵客之贵临也，展颜而喜，似喜其旗之善招客。

客年四十许，肤作红色，意积岁累曝日光中，始克有此。举止粗戾，雅与其被服弗称。犹有双髻，棼若麻丝，作深黑色。映以红肤，大足使人兴怖。顾主人第求

旅资，他非所计，故于客之美丑，未尝留以深意。而足致主人萦怀者，反为少妇。妇盛服，逾于髯髻客，而芳容之倩丽，尤足颠倒一切人世而有余，双眸曼转，娇艳欲绝。主人遂于款客之暇，偷目少妇，颇欲迎前，询其起居，侍服一切。犹恐髯髻客之怒，则暗默而罢。

一夕，为客至旅馆之第五日。室中灯火辉煌，列席楚楚。客方与少妇据案共饭，侍者叉手拱立而待，为状至恭，亦至可鄙。久不得诏，则逡巡退去。少妇睹室中无他人，始语客曰：“果踪迹得之者，君将何以处之？”客面似微愠，亦无所答。少妇复曰：“依甚念渠家。”言未既，客震怒，以箸叩桌曰：“若胡言，某不尝于昨日告若以利害祸福耶？后此更言者，当无幸免。”言次，门外有步履声，客乃顿止其语。既而声远，似已入他室，则复语曰：“阿俞贪酷，死人以万数，兹必不贷。若果系念，其将从之黄泉之下耶？”语时拈须微笑，不复作语。而少妇则突起，面窗而坐，似不欲睹客。微闻声息，又大类作哭，客方叹，未之知也。

少须，门外哗声频起，革囊登登之响，自避而至。客方冥想，乃绝无闻，历刻许而复寂。时侍者亦入，少妇曰：“适者喧嚷曷故？”侍者曰：“夫人未之知耶？适者来者为检旅之军士，缘今日侦报，暮间有数十匪至是。故军官遂飭若辈，检视旅社，辨其留匪与否。兹已去，与夫人无与也。”言已，微笑睨少妇，旋携饭具去，而髯髻客之面急惨若有丧。

翌日之晨，客方酣睡未起。侍者忽偕数人入，客惊

醒，睹其人，颜色顿异，神志大瞽，举止尽失其常。少妇坐其旁，亦泫然不得语。一人谓客曰：“若蜀为犯规例，拥物潜逃？兹我实奉大王命，偕数十人，行且挈汝及此女去。”言既，客欲答无从，但有雪泪。其人勿之理，挥侍者召主人。既至，谓之曰：“若为旅东，亦良贤，乃未尝辨客之美恶，然此亦无庸多语。我今问若，若客旅食资若干，我将速客去，资即出诸我可也。”主人知其人不易为，即柔声曰：“某不须资，听客去可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善。”众遂偕客及少妇扬长而去。

读者至是，其于禁髯客之即为老赵，当不难寻绎而得。而少妇为谁？则俞某之稚妾也。初俞某行蜀时，诸妾分车而行。老赵力夺，乃得稚妾。既艳其色，复多其财，奇计忽生，遂相偕遁。行至宁远，计程已遐，冥冥鸿飞，当不复中弋人三弹，乃小憩旅中。初拟小住数旬，即挟资游苏省。不料行踪甫定，逐者继至，而老赵遂入网罗。其至旅之一人即李五也。我书以上均为追述，今当叙其后事矣。

老赵既随李五而行，骤步数里，颇觉颠顿。少须，出宁远之西郭。风柳青寥，景绝幽嫩，芦屋数椽，临治而筑，为贫贱者之逆旅。李五十数人即旅于此。老赵既至，气喘如牛，俞妾犹疲顿弗能兴。李五曰：“老赵，若犹忆往日林际共酌、崖畔寻秋之情景耶？”语未既，老赵之泪已不期下坠。李五曰：“老赵，若途日乐事如何？”老赵曰：“李五，大王果已至耶？且又何为欲得我？”李五曰：“若良愤愤，大王往日不尝以怜恤衰雅告众耶？兹大王知



俞某不过为黠吏爪牙，已纵之逸。若又蜀为拥其妾，显背大王旨？且若艳其多金，秘不与兄弟共，既犯帮规，又失和气。”言未既，老赵忽泣下，而俞妾亦泣。

二人语顷，内室傍桌之扉呀焉辟，一短悍之人骤步出。老赵一见，惊悸几于忘魂。砰然一声，而此无情之躯干遂离椅而坠于地，盖其人即金鸢也。金鸢睹状，亦不作语，第以目遍视室内。视既，入内，而老赵此时犹悠悠然梦在旅社中，与少妇作密语。风木兰然，薄醺已落，宁远西郊，寂如丘墓。少焉，忽有呻吟之声遥度芦屋而出，盖老赵乞命之声也。老赵时方踞于广桌之侧，举桌而赫赫坐者，即为金鸢，冥坐无言，大类荒龕之中神像。而老赵则骸骸有似瘦羔面宰人而乞生。其言曰：“大王，适间李哥语，我已自审其罪。钞千纸，所耗不及百之二，兹已俱呈大王。俞氏之妇亦已来兹，幸大王鉴其愚，肉其白骨。”言次，李五亦欲有言，为老赵乞贷罪。金鸢倏离座起，暴声曰：“混奴！毋絮絮作哀语。明日行挈汝至危崖之上，向波神一掷耳。”言已径入。老赵及李五咸失色。

日逾午矣，峻岭为太阳所曝，灿然如被金缕之衣。山花作意，艳诸谷隅，浅碧杂黄，各矜繁彩。于时突有数十人拥一人而来，既至，缚之道周巨柏之底。缚方既，一人策驢随后而至，众争前取进止。策驢者曰：“速枪之！不则，无以为儆。”众闻言，遂以刃投系柏之人。曾不几何，浓液喷涌，巨吼而尽。策驢老作惨笑曰：“若辈志之，老赵今以好货眩色死矣！”

列位看了这段笔记，便知红帮刑堂之厉害。其中也不止陈保山、金鸢大王如此，凡是刑堂大爷，没有一个不是铁面无情，要杀便杀，要刚便刚，更无一些商量的余地。所以红帮兄弟个个能守帮规，不敢轻易尝试。（一段大文之后，不可无此数语总结之。）再说孙琪、李寅二人一同下山，各背公事招领同志。两人各为其主，行至半途分别。孙琪独一个行至山东地界，（调转笔头，复记孙琪。玲珑之极。）时已薄暮，正想寻个宿头，忽然树林里走出两个强人，阻住去路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双雄毕竟难相并，遂使萧墙起祸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此回插入笔记一则，突兀之极，诚演义小说中别开生面者。譬如万里汪洋，波涛汹涌，而奇丽之岛突现眼帘，其中景物幽茜，尤非人世所有。舟行至是，有不叹为奇观者乎？

此回主要之点在于说明红帮纪律之严明。写陈保山寸磔钱大等尸身以后，犹嫌未足，复写金鸢大王之追杀老赵以渲染之。顾同一笔法恐为阅者所厌，于是著者运其妙想，以笔记体出之，为演义小说特出一格。文体变换本无一定，文家知此法，下笔无穷尽时矣。

嗟呼！叔世倏扰，国无常型。转不若山林草泽之旌旗鲜举，斧钺森森，读者至此，作何感想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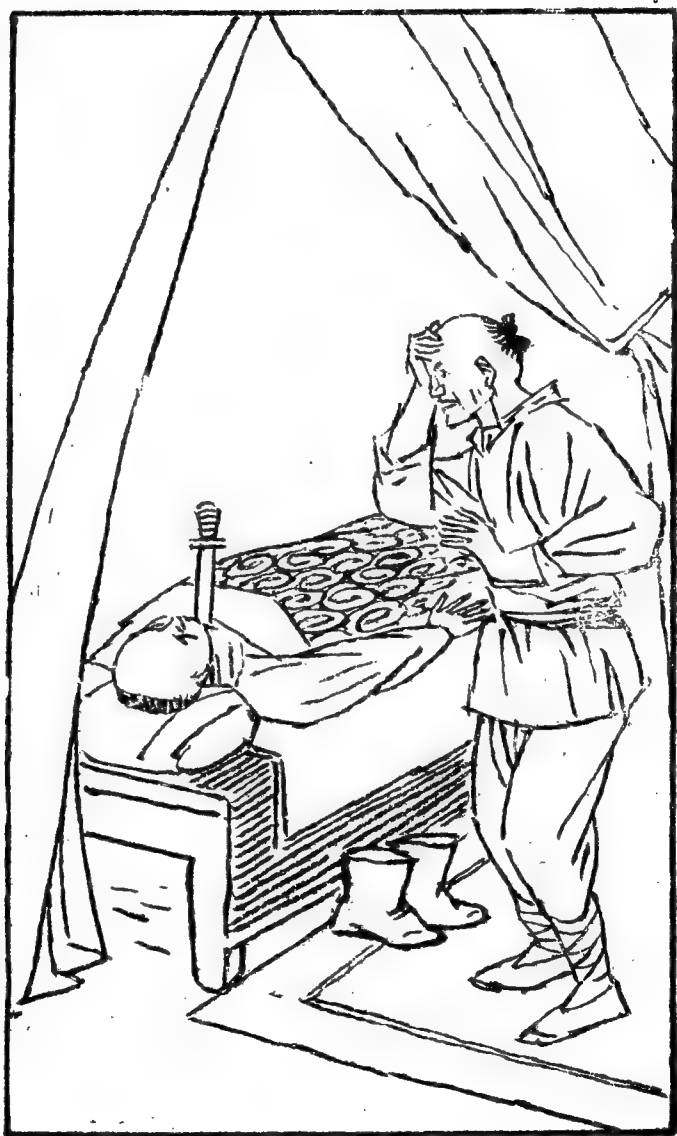
记金鸢大王事毕，顺手便记孙琪，又顺手便撇开李

寅，文笔灵活，要如何便如何，更无一些呆滞气，不愧  
骊轮老手。若令初学者为此一篇笔记以后，不知更有多少  
闲文以伸引之也。

同类相残巧施苦肉计



深仇不解兜拿断臂人



## 第廿三回

### 同类相残巧施苦肉计 深仇不解冤拿断臂人

话说孙琪独自一人行至山东地界，被两个强人阻住去路。孙琪不慌不忙，打起强盗切口道：“我又不是马子，（官差吏役等人，谓之‘马子’。）身边并没活龙、（现银也。）篷索，（衣饰也。）你们休要认错了人。兄弟不是别人，正是春保山上好汉，特来拜见你们大王。你们快去通报一声。”（自通姓名，自称好汉。）那两个强人本是强盗中的小喽罗，一听孙琪之言，早知是一个道路。即便向孙琪作了一揖，引进盗窟。

那盗窟设在一个土冈之上，地势盘旋曲折，极可容纳兵马，俗名葵花冈。中有盗匪一千余人，渠魁王得标勇悍善战，声名很大，专劫来往客商，放马巡风，掳人勒赎，无所不为。京津一带保镖局里，知道得标利害，预先和他通了声气，每月都有金银报效，反而求他保护。至于达官显宦，虽知盗势强盛，更是一筹莫展。眼见葵花冈附近县治，一起一起的报

告盗案，只索搁置不理，所以王得标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，独霸山东境上，官兵不敢正眼相觑。(达官显宦雇用镖师保护，而镖师复求大盗保护。我读至此，废书三叹。)

却说小喽罗将孙琪引进盗窟，见了得标。但见他生的躯干肥硕，面白无须，年约四十余岁。孙琪向得标行了一礼，得标请他坐了，问过姓名来历。得标道：“多听得现在春保山上十分发达，正头领盛春山又是秀才出身，定然文武全才。”孙琪道：“不敢。敝山主不但是个文经武纬的好汉，并且礼贤下士，爱好交结天下英雄。(孙琪会说。)听得大王雄名，时刻思念，只缘没有机会，未曾见面。特派兄弟到此，侍候大王起居。若蒙不弃，恳请一同归入春保山中，共叙大义。”(孙琪会说。)得标听了，一时没有回答，只吩咐小喽罗将出酒食，与孙琪同桌而饮。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谈谈说说。孙琪知道得标利害，有心要交结他，时把语言来挑动，一席酒罢，果然把个王得标说得心动了，(孙琪才能。)当时进了红帮。孙琪便请得标到春保山去，得标既然进了洪门，自然要想去拜见龙头，即便应允。

歇宿一宵，次日便同孙琪二人，引了十几个小喽罗径投春保山来。不多几日，已到山头。见了盛春山、陈保山等众多头领，大家欢喜，开筵相待，自不必说。原来那时春保山中江洋大盗居多，陆路虽有几个喽罗，却都没有多大本事，不能独当一面。(带叙春保山中大势。)那王得标却是陆路大盗，天下闻名。山东地方百姓把他姓名颠倒读起来，唤做标得王，这也可见他的威名利害了。(又写王得标。)

话说盛春山因为孙琪屡次下山，招领好汉入伙，先后有

顾三麻子、蒋六子、王得标等水陆大盗，小喽罗不计其数，为帮出力，其功不少。吩咐陈保山立将孙琪注册记功，推为开山首将，一面恳请王得标将手中兄弟一同招领山来，扩充帮势。得标因见春山义气深重，诚意相待，便去率领五百喽罗归入春保山中，听候盛春山调拨应用，不在话下。（孙琪能招人，盛春山能用人，两人不愧盗魁。）

却说陈保山身任红旗大爷，兼理刑堂职务，权力甚是伟大。有时正、副龙头也奈何他不得。他自以为职掌刑堂，手执生死大权，敢谁违我命令？（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横行。人情大抵如斯，况陈保山为何等人耶？）所以，同帮兄弟无大无小，没一个不怕惧保山。保山看见众情贴服，不由的野心勃勃起来。（得寸进尺。）正、副龙头盛春山，蔡标等一班老兄弟，他却并不顾忌，只对于许多新立的山头很是嫉妒，时常对盛春山道：“当初，你拟定帮规的时候，错了主意，准许他们设立分帮。如今分帮多了，春保山的势力不要被他们渐渐的掩盖了么？”盛春山虽善其言，却没有方法禁止他人再设分帮。陈保山道：“现在时势紧急，再迟几年，春保山的威名恐怕不能保守了。目前之计，惟有以帮并帮，把些心怀不良的龙头逐渐消灭，才能保得春保山的威名。”（奸雄心肠。）盛春山道：“此话虽然不差，但是自相残害，恐怕误了大事。须要谨慎为是。”（春山并无主张，只嘱谨慎。此话大误。）保山点了点头，并无言语，以后便也没有谈及。（故缓一笔。）

只陈保山知道王得标是葵花冈上大盗，声名浩大，自从他到山以后，便有顾忌之心，时时刻刻防备得标有无自私自利的事情，常常暗派心腹刺探得标行事，虽然一举一动，都



被保山探得详细。得标自知住在山上，保山起了疑心，难与同事，（得标见机。）暗约手下兄弟，不别而行。到了次日，保山方才得知，派人前去追赶，那里追赶得上？只得回山复命。那王得标仍回葵花冈上，自行开山立堂，取名东龙山忠义堂。外表虽名红帮，实际与春保山不相联属。（王得标又立分帮，帮势愈大。）

那时陈保山听得王得标也已立了分帮，心头火起，只恨得标势力浩大，不能依帮规从事，左思右想，定要杀害得标。（何不能容物如此。）一天，保山招呼手下一个心腹兄弟，说道：“今有一件重要的事嘱你去干，你愿意么？”那心腹道：“大哥提拔，如何不愿？”保山道：“好。如今先赏你五百金，将来得手回山，再赏你千金。你有劳功苦功，保你做个么满。”说着，便叫那心腹走进一步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那心腹听了笑道：“些小的事，大哥放心。兄弟明天便当实行，决不误事。”保山大喜。

次日，保山升坐刑堂，叫人绑缚那个心腹到来，拍案大骂道：“你这不识抬举的猪狗，屡次误我大事，今日更有何说？”（是何玄妙？）“那心腹道：“兄弟一时粗心，误了哥哥大事，请大哥赏赐罪责。”保山道：“好。”叫左右将那心腹的左手斩了一半，斩得鲜血淋淋，逐出山门。（是何玄妙？按红帮刑罚非常惨酷，除犯大过劈膛碎尸外，尚有种种刑典。断臂、断足，更属常有之事，不足为奇。）那保山的心腹断了手臂，走出山门，包扎好了，直奔葵花冈来，晋谒得标。说道：“兄弟与保山同处患难，共已六载有余。今因些小事故，他便不顾情分，将我左手斩断。此仇不报，非为人也。兄弟特奔山

主，请念旧日情义，收容部下，后日必当图报。”说着，便将左手断臂解开，给王得标观看。得标道：“保山不顾情义，斩断老弟手臂，实是可恶。但是我与保山并没丝毫仇隙，你要与保山作对，此间如何容得？即请转马他山，免碍了老弟的前程。”（得标回答得体。）那保山的心腹一听得标说得落落大方，无隙可乘，便又改换口气，说道：“兄弟自从春保山到此，路已走了不少，一心投奔山主，如今山主不肯收纳，兄弟其实没处安身，万望山主顾念同门义气，收留门下，感恩不尽。”（按青帮同一山头者，谓之同参兄弟。红帮同一山头者，谓之同门兄弟，即同在洪门之意。）得标性格本来爽直，见他这样苦求，便允他留在东龙山中，听候调用。那保山的心腹又时常把春保山的情形告诉得标，得标便不疑他有别的心思。

一天，东龙山上兄弟齐集忠义堂前，等候得标到来，筹议大事。谁知等了半日，得标依旧不到，众兄弟有些作怪，直到得标帐中侍候，但见得标直挺挺的躺在板床之上，喉间白刃一柄，晶莹耀目。大众惊呼起来，将得标尸身细细观察，那胸腹两部，还有两柄插刺直戳其中，流血成渠，全身冰冷。遍查兄弟，那春保山新来的一个断臂的人早已不知去向。（原来如此。）大家到了此时，恍然大悟道：“这个断臂的人，定是陈保山差遣过来刺我山主。他那斩断手臂，正是黄盖的苦肉计。使我们山主不去疑心，他便可以乘机行事了。（原来如此。）”好一个毒心辣手的陈保山！既然刺我山主，我们兄弟如何不替山主报仇？有天撞在我们手里，也要给他一个三刀六洞。（从此冤冤相报，靡有已时。）

书中不说东龙山中兄弟愤恨，以及料理得标丧事等情。却说那保山的心腹杀了得标，连夜出奔，回归春保山中，见了保山，备说详细。保山大为得意，当下取出现银千元，赏了心腹。那心腹得了赏银，满心欢喜，别了保山，要想出外化用寻乐。（直是寻死。）谁知行到半路，迎面突来一人，扭住那心腹的胸脯连戳三刀，顿时血流如注而亡。正是：

鸟尽弓藏古有训，功成身死复何尤。欲知戳死那心腹的果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吾读至此，因叹小人之终不以与成大事也。春保山之成立，盛春山之功居多，其后逐渐发达，则孙琪领人之功亦不可没也。然当时春保山之势究无十分浩大，如梁山泊宋江、吴用之屡败官军也。则为之山主者，果有大志，宜如何团结同志，俾勿生异心，以谋帮务之日盛。乃陈保山心胸狭窄，嫉妒能者，致演自相残杀之惨剧。噫，春保山之事业亦幸而从此止耳。适能更进一步，如陈涉辈之揭竿而起，割据地方，则同类相残之惨剧，更不知演至若何程度。甚矣！小人之不足与谋也。

陈保山谋刺王得标，大似青帮中潘安伎俩。青红两帮，遥遥相对。潘安嫉妒，不得善终，保山惨酷，亦得恶果。天下奸人，其以此为鉴哉！

王得标称雄山东境上，官吏无如之何。京津镖师且在彼保护之下。非写得标之声势，直骂当时官场之昏愤，

兵士之腐败耳。虽然，环顾当世，岂无王得标其人哉？  
而官场之昏愤如故，兵士之腐败如故，吾民其为俎上之  
肉 釜中之鱼而已。噫！



众叛亲离春保山失势

开山传檄李云龙称雄



## 第廿四回

### 众叛亲离春保山失势 开山传檄李云龙称雄

话说陈保山的心腹得了赏银，要想出山寻乐，行至半途，被人连戳三刀，流血而亡。那行凶的果是甚人？原来也是陈保山一个心腹。（奇极。）保山出了千五百金，叫他心腹行了苦肉计，谋刺得标。成功之后，转念一想，我今出了千五百金，他便不顾利害为我出力，刺杀得标。假使有人肯出三千金，叫他前来杀我，他也定然首肯。这么看来，他的存心不好，他又常常在我左右侍候，我如何防得许多？不如一发杀死了他，以绝后患。（奸雄心肠，残酷乃尔。）想定主意，便叫另一心腹兄弟将那人半途杀害。即此一端，也足见陈保山为人的一斑了。（判断一句。）

却说保山自从杀了得标，好似胸前除了一块石头，以为心腹大害业已伏诛，逐渐剿灭别个山头，易如反掌了。谁知天下事情不能尽如人意，《左传》上说的好：“尽敌而返，敌可

尽乎？”大凡凭你有作有为的英雄好汉，除了一敌，必定再有敌人出来和你对抗。（忽然加一段议论，奇绝妙绝。）这保山除了得标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。不料本部兄弟看见他居心叵测，大家生了异心，就是盛春山、蔡标、孙琪等一班老兄弟，也以为保山不应如此做法，善言相劝。保山那里肯听？（刚愎自用，取败之道。）

话休烦絮，保山不肯听不打紧，却恼动了新进山头的一班兄弟。顾三麻子、蒋六子二人眼见王得标无端被保山杀害，不禁起了一个兔死狐悲、物伤其类的念头。大家有些栗栗危惧起来，暗约旧部二三百人，秘密下山，到山西省去自立山头，取名伏虎山，（又是一个分帮。）共举蒋六子做了正龙头，顾三麻子做了副龙头，其余内外八堂大爷也都分派定当。春保山上得知消息，盛春山只叫得苦，与蔡标、孙琪等只埋怨怨保山。只保山不肯认错，一发大怒，主张亲率兄弟前去剿灭伏虎山。（一味刚愎自用，必败之道。）春山等怎肯依他？保山只索罢了，仍是抱定宗旨，剪除异己。谁知保山越是剪除，背叛的越多。（众叛亲离，其能久乎？）盛春山到了此时，竟是无法可想。（秀才本是不过尔尔。）

看官，那时春保山的势头虽然日渐改削，各省各县的分帮却是日多一日。详细调查起来，应有一百多个山头。就当时最著名的，除了春保山以外，还有：

湖南省：金龙山，正龙头，杨鸿钧；

湖南省：泰华山，正龙头，萧松山；

湖南省：锦华山，正龙头，刘传福；



湖南省：楚金山，正龙头，陈尧；  
湖南省：金凤山，正龙头，胡佐臣；  
湖南省：天台山，正龙头，胡云；  
甘肃省：虎形山，正龙头，杨鸿钧；  
山东省：东龙山，正龙头，王得标；  
山海关：宝华山，正龙头，萧松山；  
甘肃省：西凉山，正龙头，何桂林；  
浙江省：终南山，正龙头，何步鸿；  
浙江省：飞虎山，正龙头，刘家福；  
浙江省：万云山，正龙头，王金宝；  
四川省：峨眉山，正龙头，颜鼎章；  
广东省：天宝山，正龙头，萧朝举；  
江苏省：东梁山，正龙头，李云龙；  
山西省：伏虎山，正龙头，蒋六子。

话说当时既有如许山头，红帮势力实已蔓延全国，盛春山还没知道许细，便派孙琪出去调查一回。孙琪领命下山，行至江苏镇江地界，正逢东梁山开山大典，香堂设在西城外鹤林寺里。（记得详细。）孙琪便到西城，要想入内，躬逢其盛。走进寺院，但见人头拥挤，热闹异常，不由的想起春保山开辟山头的景象。（有无限感慨。）一壁想着，早已到了寺院门首，见有六七个兄弟把守大门，不许进内。孙琪行了一个抖腕礼，说道：“列位哥哥请了，容兄弟进去观看则个。”那把门的道：“若要进去，须是自家兄弟。你且读一首梁山泊大典诗句，给我们听了，然后放你进去。”孙琪便诵那诗

道：

“梁山寨上好威风，千军万马逞英雄。  
宋江仁义高天下，才得招安成大功。”

那把门的道：“请问你哥哥从那里而来？”孙琪道：“兄弟从梁山而来。”那把门的道：

“梁山有好高好宽？周围好多里？设立几堂、几门、几关、几卡、几酒店？设于何处？有多少景致？有多少仁义弟兄？如何这么大的威风？”

孙琪答道：

“若问梁山根本，有三十六丈高，周围八百里，上山有四门、四关、四卡，山下有四酒店，前有金沙滩，后有鸭嘴滩，左有明月洞，右有沙罗树，聚集一百八位英雄豪杰，所以威风甚大。”

那把门的又问道：“请问四门通哪里？关卡酒店何人镇守？”孙琪答道：

“东通广东、福建，南通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，西通云贵、四川，北通济南、北京。四关八将镇守，头关大刀关胜，双鞭呼延灼，二关豹子头林冲，霹雳火秦

明，三关小李广花荣、白面郎君郑天寿，四关金枪手徐宁、铁叫子乐和；又有四卡，头卡杜迁，二卡宋万，三卡杨春，四卡徐达。山下镇守酒店英雄，东方酒店母夜叉孙二娘，南方酒店一丈青扈三娘，西方酒店双尾蝎解珍、单尾蝎解宝，北方酒店汗地忽律朱富、小英雄朱贵。山顶有五堂，头堂忠义堂，及时雨宋江、托塔天王晁盖牌位；二堂公义堂，玉麒麟卢俊义；三堂仁义堂，智多星吴用先生；四堂忠孝堂，呼风唤雨公孙胜先生；五堂天柱堂，大刀关胜。山上立五色旗号，二面镇山大旗，一面‘替天行道’，一面‘水泊梁山’。堂前有点将台，堂后有擂鼓台，左有花木树，右有金鱼缸。所有英雄豪杰一概归宛子城宋大爷督理，前人兴，后人兴，一至兴得到于今。”

那把门的听孙琪背诵梁山泊诗句一些不错，连忙问了姓名，引到里面。其时山王李云龙正立在场中，朗诵开山檄文，音吐嘹亮，的非凡器，孙琪暗暗称叹。那天聚在寺中归入洪门的兄弟共有一千余位，一番热闹，自不必说。

大典既毕，孙琪钞得李云龙的开山檄文，拿回山中给盛春山观看。那文道：

窃思时衰道微，正英雄建业之秋；水秀山清，本豪杰立功之地。古帝王乌牛白马，告天地而起义桃园，破黄巾而三分鼎足。继起者，或据瓦冈而立寨，或镇梁山以称雄，贤豪之崛起，不一而足。迨康熙间，我祖招募

英雄，平西出力，功不加赏，劳不擢爵。我祖乃独霸山东，建旗出师，登坛拜将，兴起虎龙之兄弟，裁成仁义之英豪。此当时之俊杰，乃我辈之渊源。本而行之，未敢改易前章，用谨稍参末议。云龙少读诗书，粗知礼义，飘零山岳，寄迹江湖，鲜受仁兄之指教，多蒙前辈之栽培。睹此世变时艰，焉敢不一动念？识时务者乃为俊杰，知世道者不愧英雄。云龙虽不敢自居，但既承冒昧，点作龙头，亦聊以仰慕前贤，追随骥足。爰览东山之盛，兴怀西水之清。名山曰东梁山者，因山势挺峙，卓尔不群故也。名水曰西江水者，因水势活泼，清澄且涟故也。得山之厚，得水之深，兼有人文之蔚起，故名其堂曰北汉堂。祝我祖威灵，馨香勿替，山岳禋祀，千秋永存，故名其香曰南岳香，取其大德之旺也。兹当天气朗清，惠风和畅，谨选吉日，諏良辰，设五祖之神灵，虔伸祭奠，当三光之照耀，共矢至诚。伏愿当道俊彦，执事仁兄，踊跃急公，指挥美举。俾豪杰同心，雷雨拟经纶之盛，英雄合志，光辉如璧月之圆。聊志芜词，用伸小引。

戊戌年十月十五日，在镇江府西城外鹤林寺，坐北朝南设立，齐集关帝五祖殿前。各踊跃进山，英雄聚会，豪杰同心。义声振河岳，仁德扇夏区。所厚望焉。

此处有古七十二庵、一百八殿，前有张玄庙，后有松竹林，左有朱夫子，右有放生池，寺内有一佛、两菩萨。十五日酉时进香，十七日卯时回香。

戊戌年十月十五日申时进山，十七日辰时出山。此

告。

盛春山看罢檄文，呆呆不语。倏忽之间，咯血不止，顿时晕了过去。吓得孙琪等一班兄弟，连连叫唤山主，春山只是不醒。正是：

万卉只愁秋意至，英雄最怕病相侵。欲知盛春山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大兴红帮者为春保山，春保山失势，而各山头遍天下。是故，由外观之，春保山诚为衰败，而接其实际，则春保山愈衰败，分帮愈多，而洪门兄弟亦愈盛。此又红帮大势之变迁也，阅者不可不察。

我尝叹天下最愚之事，嫉妒是也。匹妇妒其夫之有外好，终日诟谇，复设为种种计策，以侦其夫之隐，借为要挟之具。卒之夫妇之间感情益恶，而其夫之外好且益多矣。彼盖不知待夫之道，舍嫉妒外尚有恩爱两字也。陈保山严防异己，而叛者益众，盖匹妇之量，乌足以成大事？

我又尝叹世间最愚之事，助奸是也。某甲为保山心腹，为之刺杀得标，而保山不能容，遂丧其身。世之助奸济恶者，观于此事，其亦有所警惕乎！



喪龍頭香堂哭英雄

家常便飯



執牛耳酒店會豪客

## 第廿五回

### 丧龙头香堂哭英雄 执牛耳酒店会豪客

话说盛春山忽患咯血不止，晕了过去。众兄弟叫唤多时，才渐渐的醒了转来，扶到床上安睡。那时春山甚为萎顿，叹息道：“我们兄弟自从开辟山头以来，一路兴盛。近年兄弟涣散，自去设立分帮，不相统属。多因我无才无学，所以弄到这般地步。（自责。）但是保山性格暴躁，不能容人，也是一个极大弊病。（责人。）假使现在即便改换方法，联络各山兄弟，春保山究是洪门前辈，终还可以横行天下。（秀才究有何能？）但我年虽未老，精力已衰，今又骤患咯血甚重，恐怕不久人世。我看李云龙一篇檄文，其才亦足惊人，将来也许做一番事业，自愧及不来他。只春保山成立到今，已经几个年头。我死之后，你们千万同心协力，扶助山头。不可互相水火，损了自家威风，伤了兄弟和气。我在泉下，也可瞑目了。”（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）说罢，气喘不止。隔不多时，



两足一伸，双目仰视，从此一命呜呼了。（秀才死矣。）陈保山、蔡标、孙琪等大为悲悼，发丧祭奠。众兄弟不免大哭一场，厚礼葬了春山，复请僧尼羽士诵经礼忏，超度亡魂，不在话下。（秀才死后如此，亦足豪矣。）

却说春山死后，众推陈保山接任正龙头，执全山的牛耳。那五面彪、彪、彪、彪、彪的令旗，也各重行分派。列位，原来洪门制度，凡是坐堂、陪堂、理堂、刑堂、执堂，叫做五堂。这五堂的次序拿彪、彪、彪、彪、彪五字和彪、彪、彪、彪、彪五字，分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。（造字奇极。）这五堂如有命令，都用令旗，用绫罗做成，叫做“黄令”，又叫“黄罗宝帐”。（出色。）当家的令旗，叫做“将令”，又叫“龙虎宝帐”。（出色。）管事的令旗，叫做“红令”，又叫“中军宝帐”。（出色。）其他的令旗，单叫“宝帐”。（出色。）第一位彪彪公，第二位彪彪侯，第三位彪彪伯，第四位彪彪子，第五位彪彪男。

这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堂令旗之上，都用双金花、双金珠。当家的令旗，单用金花、金珠。管事的令旗，单用金花，或是单用金珠。（出色，好看。）

话说陈保山既将各兄弟重派职司，意欲大兴山头，亲自出山，招领兄弟。一天行至东台县界，腹中饥饿，拣了一个饭店，进得店门，只见上首第一个座头上坐着一个粗黑汉子，第二个座头上坐着一个军官模样的，保山便就第三个座头坐了。店小二拿上酒饭，保山慢慢的独酌起来。见那粗黑汉子狼吞虎咽了一回，立起身来便走。店小二追上去，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客官饭金没有算过，如何便走？”那汉道：“我与

你家主人是同门兄弟，如何要我饭金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如今主人不在这里，我也是洪门兄弟，却不认得你。”那汉笑道：“你也与我是一家人？那更好了，请我吃顿酒饭，算得甚么？”（好自在。）店小二道：“看你这想图赖饭金，冒充洪门，当心吃了三刀六洞。”那汉怒道：（一笑，一怒。）“你说我冒充洪门，看我将始祖殷洪盛出身诗句诵给你听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如此便好，你且说来。”那汉便诵道：

“今住甘肃太平府，大手县内按香村。乌龙江上一富豪，仁义礼智信部人。棋盘石上有四字，白云连天写当中。水城县，去北路，草寇作乱显威风。康王下出招贤榜，招集天下众英雄。山东有个少林寺，内有一百二十八个和尚逞英雄。众位今来揭了榜，官封总兵把贼征。临行铁印赐一顆，剿贼得胜返朝廷。康王御赐功劳宴，王春美在旁起歹心。奸臣上殿巧奏本，反言少林寺内众老僧，倘若日后把心变，我主江山属他人。康王一听心中畏，依归所奏任你行。奸臣急买干柴草，想净烧死不留根。火烈勇猛风又大，前无出路无救兵。众僧跪在尘埃地，祝告诸神救难人。喜得生路来逃走，跳出火坑把数清。可怜烧死一百一十一个，只得逃出十七人。号啕痛哭把神敬，保佑存者得安身。觅寻海山燕峰木阳城，高州府有白狗洞，望心岩中且安身。又被奸臣追到此，人人奋力挡追兵。不幸阵亡十个将，只救四位有能人。急急逃走四方去，高溪庙内把足停。内有和尚本姓万，名叫云龙是英雄。问起四人因何事，急得云龙气冲天。金

钟玉磬本早设，白石香炉摆当中，焚香方把四人请，同跪神前结拜盟。八拜结交如手足，云龙年长是大哥。各霸一方访英豪，招集天下众英雄。洪门家有如此者，请各位台听分明。”

那汉说罢要想脱身，店小二依旧不放，说道：“这还不能算数，还有四十八句总诗，你且一气说来。否则，须要算了饭金，才放你去。”那汉无奈，只得说道：

“手提算盘重几斤，推算木阳城内几十宗。高溪庙内三层佛，招军旗下五堆烟。旗竿之上红光现，桃李乾坤一统归。三关六将保九佛，内有洪家兄弟拱圣君。燕盘广积仙人板，白石香炉有缘因。溪汰洪花，白云连天，赐少林寺，又有万云龙。七星八卦不非轻，四九三台五本同。披发当头坐，头戴方巾一点红。身披袈裟铁罗汉，双龙宝剑在其身。始祖本是洪盛殷，祖母金丹有名声。高溪庙内观音佛，外有关公显威灵。花亭之中逢手段，五祖命令坐当中。复转仁义礼智信，重新日月立乾坤。外号江洪内附塔，印信彪彪彪彪彪。韩龙、韩虎、李昌国，头门披守万云龙。七盏明灯分左右，五阴六阳定分明。江花绵棍量天尺，戮称算盘立青天。梅花镜子金交椅，太平毯子一色新。铜铁桥上兄弟过，抬头一望木阳城。松柏堂前分大小，桃李树上共一宗。千年仇恨虽要报，扭转乾坤归一统。福得寺内把愿许，公义堂上起英雄。兵饷根源真悟事，原来一百零八层。若问

木阳城内根源事，四十八句逢对清。可算一位好英雄？”

店小二听到这里，说道：“果然对得清楚，不愧一位英雄。（能诵此种似通非通之诗句便算英雄，红帮中的英雄如此，如此。）饭金不必计较，哥哥自去便了。”那汉并不道谢，转身要走。只陈保山在旁目睹情形，知道那汉也是一门兄弟，不禁赶出店门，执了那汉之手，说道：“哥哥慢行，且待兄弟奉敬几杯。”那汉本要动身，突然被保山拉住了，好不耐烦，答道：“方才不肯替我回了饭金，如今店小二算了，你却来邀我喝酒，不是戏弄我么？（到也说得爽快。）同门兄弟相会也有诗句，你且说了，我却来喝你的酒。”（应客人之招如此，奇极。）保山便道：

“龙头龙尾正相连，南过八达定乾坤。看看红云遮日月，九州万国齐起升。有人知道江湖事，处处江湖路路通。”

那汉听了，道：“这是相会合同，还有相会皮盼，（按‘皮盼’，音读似‘皮盘’，即盘语。洪门底细之意。）你且一并道来。”保山并不答话，便道：

“五祖分开一首诗，洪家真主无人知。兄弟相逢团圆会，此谕传晓众人知。兄是洪，弟是洪，吴用先生陈近南。义兄若还不肯信，二人挽手进华山。兄弟本是洪家后，高溪庙内结手足。天下莫逢风云会，甲子开天至

今岁。三山连山两三连，血满谷来血满山。南征北扫，南北一齐开。开竹花，有两枝，不知其名，并在那一山。三山二九秋，十人明月闹中秋。八节中原开洪树，枝叶虽知明月凡，在金山进了香一支。三十六到，月宫任你行，一百另八任，凡在东门打头行。九共桥上我走过，初入香堂拜佛僧。竹子生在桥边上，七皮竹叶对桥中。竹子生来交结清，紫云台上称英雄。梁山一根竹，三节共九同。左边插起三十六根大线香，右边插起七十二根小线香，玉皇赐我一把枪。有仁有义全家福，无仁无义照律行。

那汉等到保山说罢，便道：“哥哥果是洪门兄弟。不知高姓大名，统率那一座山头？”保山道：“兄弟姓陈，名唤保山。多蒙兄弟们不弃，推为春保山山主。”那汉听了，连忙行了一个抖腕式，道：“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陈大哥，失敬，失敬。”（何前倨而后恭也？）说着，便随保山重进饭店。不提防坐在店中第二个座头上的那个军官，迎面而来，一把拉住保山，喝道：“官厅现有海捕公文，捉拿大盗陈保山。原来便在这里！”这一来，把个保山吓做一团。正是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盛春山秋帋失意，落拓秀才，愤而绝意功名，费了许多心机，结识不少好汉，开山立堂，志不在下。若使春保山一路兴盛，盖洪、杨第二也。然究

天不永年，白费一番心血，殊不值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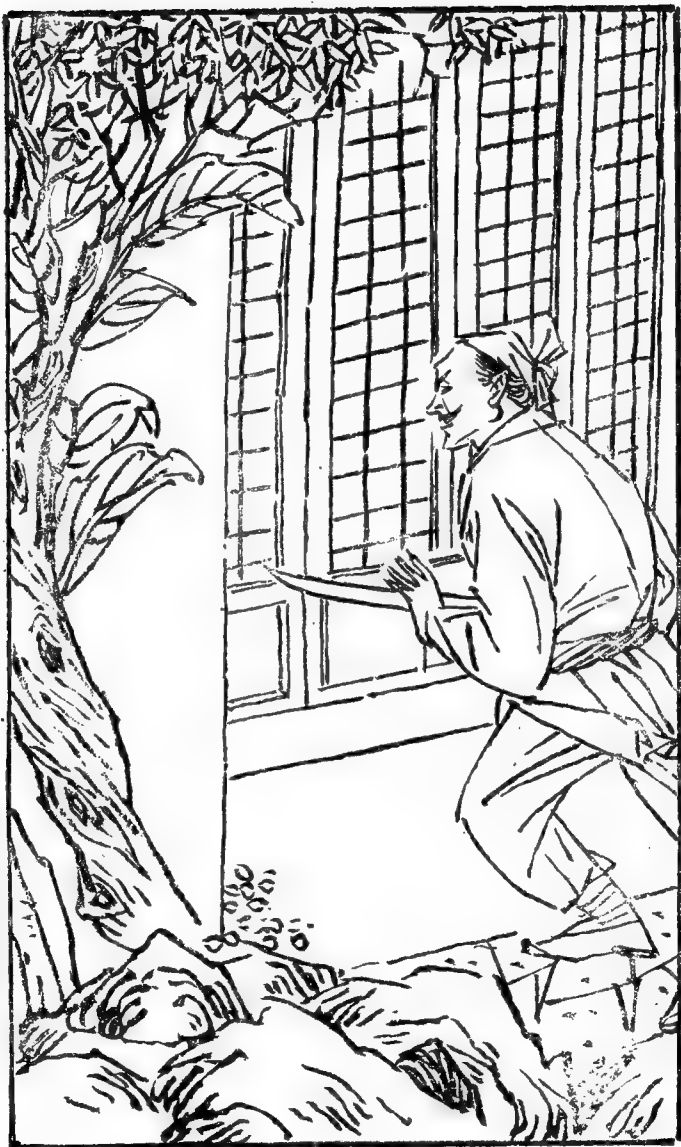
假使盛春山不死，春保山兴盛，竟演出一出秀才造反的怪剧，然而洪、杨末路，殷鉴不远，亦不值得。以是思之，还是早死为妙也。虽然，春山死矣，红帮兄弟则已密布天下，永为社会之蠹，其罪可尚恕乎？

同帮兄弟相会，每有各种诗句，以便不相识者对核，俨然军中口号，不得不佩春山计虑之周密。诗句有不可解者，或春山别有用意，著者未为改易，以存其真。阅者意会之可耳。



帮并帮山主起野心

毒攻毒提台施妙计





## 第廿六回

### 帮并帮山主起野心 毒攻毒提台施妙计

话说保山与那汉入得店门，即被一个军官一把拉住，口称捉拿大盗陈保山。保山吓做一团，正没有是处，忽见那汉笑着对那军官道：“哥哥休要取笑，吓了好汉。”（好自在。）一面又对保山道：“哥哥放心，这位也是一门兄弟。虽然当了官兵，却与我们一路，不要吃他吓了。”（原来官兵强盗是一路的。）这话还没说完，那个军官早已释手，向着保山连连作揖，道：“这间冒昧作耍，哥哥恕罪。”便请合席饮酒。（又是你来请客。）保山笑了一笑，于是三人都在第一个座头上坐了。店小二重整杯盘，搬出上好酒菜，三人开怀畅饮。保山便问二人姓名来历，原来那汉姓唐名松，在这东台县城里面开设赌场烟铺，一味强凶霸道，谁也不敢惹他。那军官姓石名勋，在镇江聂提台手下当个差弁。（预伏一笔。）他那二人都是东梁山李云龙手下兄弟，这天与陈保山相会，谈得投机，结

为好友。(预伏一笔。)酒席既罢，保山嘱托他们引领兄弟，归入春保山中，扩充帮势，二人各自应允。保山因欲再到别个码头，便与二人分别，一路招领兄弟，不必细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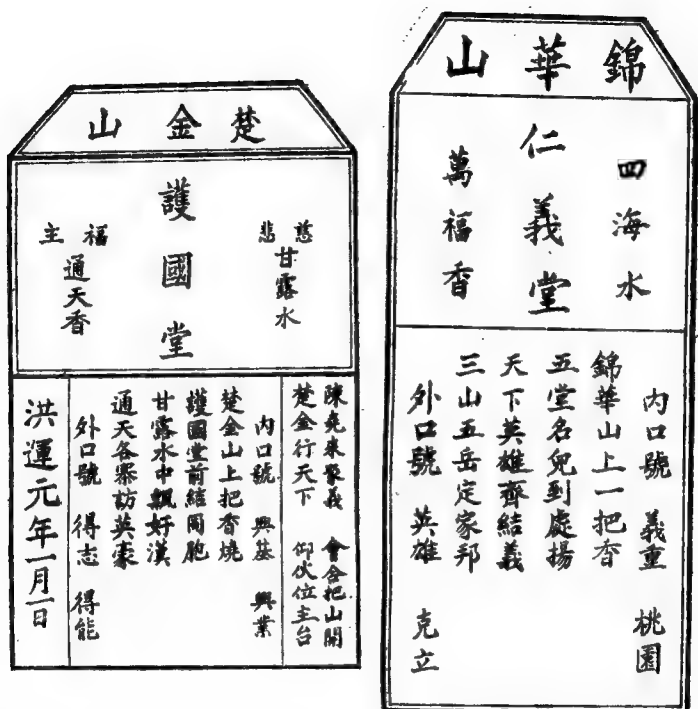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春保山中，自经陈保山亲自出马招领兄弟以后，果然日盛一日。但是别个山头，似伏虎山、东龙山等，也都竭力进行，不肯落在春保山之后。陈保山见此情形，恐怕自己势力不能充分发达，他的素愿要想使得全国分帮都听他一人的号令。今见东龙山等不肯相让，着实担忧。况且他自刺杀王得标后，东龙山兄弟都要与得标报仇，所以保山加倍恐慌起来。(表明保山心胸。)千思万想，采取以帮并帮的办法。怎样叫做以帮并帮呢？就是他见势力弱小的山头，前去说动他们兄弟归入春保山中。如若不从，便用强硬手段，或是刺杀山主，或是率众攻打，定得手以后才肯罢手。(此是总说。)数年之间，果然被他收服了十几个山头，声势甚壮。保山见得一路顺便，野心越发厉害，渐渐的兼并大山，要想一统红帮。只伏虎山、东龙山等和他有了嫌隙，如何肯受他的节制？自然不愿投顺。保山怒不可遏，便与他们打了几仗，不分胜负。(也是虚写。)后来金龙山的杨鸿钧、金凤山的胡佐臣、天台山的胡云、楚金山的陈尧、西凉山的贺桂林、峨眉山的颜鼎章，因见保山兼并同帮，野心勃勃，大为不然，便也结合起来，与保山对抗。(也是虚写。)这一来，陈保山的敌人一发多了。

那伏虎山中蒋六子颇有主见，与东龙山兄弟说明白了，遣派心腹兄弟投降春保山，叫他们说动保山兄弟，使得上下离心。那保山虽有勇谋，一个人也将无能为力了。(的是好

计。)这种计划，两个山头兄弟都极赞成，当下即派三五十个兄弟，投入春保山中。保山不知他们自从东龙、伏虎两山而来，一齐收留了他们。三五十人即在春保山中讲说保山的不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合山兄弟差不多有半数以上被他们煽惑，不知不觉与保山生了恶感。(虚实互写。)这保山是个性如烈火的人，容不得人家过恶，若然违了他的意旨，或是犯了帮规，他便杀却。(好杀者不得善果。)同帮兄弟为了保山如此，甚为怕惧，只是不敢说他坏话。一旦被人说破了，大家心里对于保山就不很愿意服从了。(如堤防决然，其孰能御之?)因之保山所出命令有时不能立刻办到。保山性格暴躁，如今令出不行，那里忍耐得住？性发起来，就把部下兄弟乱打乱杀，于是众人一发不服。那时保山的地位好似大疽将发，正在作脓作血时候，症象虽然没有发现，然而病根已经种得甚深了。等到暴发起来，简直无可救药。(譬得亲切。大凡手握大权者往往如此。)

闲言慢表。且说有一天保山自行巡察山头，忽然拾得楚金山、锦华山的票布两纸(见图)，一看之下，可吃惊不小。便自己思量道：“这楚金山与锦华山两个山头都是与我为敌，他们兄弟万万不到我的山头。这两方票布如何会到这里？好不奇怪！”(确是奇怪。)一边想，一边走，回到堂中，将票布给蔡标、孙琪观看。蔡标道：“发现这种票布，定有敌人在山。哥哥须要仔细。”

保山恍然大悟道：“这定是前来行刺的人，天幸被我撞破秘密。(以己度人，一猜便着。)既然如此，我须严密查究，将新进山头的人一个个询问。”说着，便传令道：“众位兄弟听者：



今天新进山头的兄弟齐集堂前，听候命令。”此令一出，新兄弟自然不敢违拗。保山便将新兄弟挨次查问来历。共计问过二三百人，其中有半数说得来历不清。保山心疑，留在堂中，其他即得释放。那些被留堂中的人不知保山用意，呆呆的立着。等到近晚，忽保山手下亲信兄弟四五百个各执短刀绳索，不问情由，将那些来历未曾说明的人个个捆翻，绑到场中，各斩一刀，尽皆死了。列位，原来保山起了疑心，恐怕我不杀他，他要杀我。故将他们一一杀了，以防后患。（后患从此生矣。）

谁知天下敌人那里杀戮得尽？他那手下兄弟见得保山残害同门，大为不平。还加东龙、伏虎各山兄弟从中鼓吹，主张杀了保山，另推龙头，那时便有许多兄弟情愿动手暗杀。至于楚金山、锦华山的兄弟，早已陆续混进春保山中，保山拾得两张票布就是他们遗失。他们自从失了票布，又见保山一天杀了百数十个新兄弟，料道机谋泄露，不敢迁延时日，各人胸怀利刃，要想遇着保山便刺。（其事甚急。）只保山也很乖觉，自经大杀兄弟以后，知道谋者甚众，不敢独自行走，终日叫心腹兄弟环立左右，以防不测。那班谋刺的人见日闻不能下手，商议夜间行事。

一天，保山上床安睡，尚没有入梦，忽听得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音，隔了一会又听得拨动窗钮的声音。保山心知事情不妙，急急披衣起身，伏在床脚之下。那时房中并无灯光，但听得一人已将窗钮拨动，开了窗门，但见一团黑影跳了进来。

话说这个刺客手执雪白利刃，既进窗门，直奔保山床上，举刀便刺。觉刺了一个空，不觉一吓，便用刀在床中乱舞了一回，才知是张空床，便即轻轻的退了出去。（写行刺一段极细。）保山等那刺客去了，惊魂稍定，从床下爬了出来，再也不敢睡觉，开了后房门，到别个室里去了。次日，保山不将夜间的事宣布，只叫心腹兄弟十余人轮流守夜，不稍疏懈。此时保山外有敌党，内有刺客，直是十分难过。

半月以后，忽有东台县遇着的军官石勋前来拜访。（何事来耶？）保山请他饮酒，席间，石勋道：“哥哥，今有一事奉告，敬祝前程无量。”保山道：“兄弟并无事故，哥哥何故祝

颂？”石勋道：“现在镇江聂提台奏准朝廷，招安大哥，剿灭群盗。哥哥如肯率领亲信兄弟降了清朝，将来红顶子黄马褂不足为奇。”（来作说客。）保山初听此言，恐怕石勋假意说词，答道：“我们兄弟聚义山头，安肯轻易便降清朝？”（保山只如此说，与盛春山之意大背了。）石勋道：“不然。哥哥岂不闻梁山泊宋公明的‘替天行道’吗？他虽身居梁山泊中，却时时刻刻等待宋朝招安，哥哥义气与宋公明相似，如何不学宋公明的样呢？”保山闻言，知道石勋来的真意。又想：“身为春保山的正龙头，内外都有谋我的人，实在不可安居。还是降了清朝，借了官兵威力，抄杀异党，也可出得我一口怨气。”想到这里，便答道：“既蒙聂提台的厚意，哥哥一番热心，兄弟情愿投降清朝。但是我们都是洪门兄弟，虽然做了清朝的官员，却不可忘了始祖的威德。”（此是假话。）石勋听了，满口答应。

看官须知，原来那时红帮势力漫延全国，各山头分派出去的兄弟，所做文武差事，弄得閤閤不宁。每逢重大的命案、盗案，官厅审问结果，都与红帮有关。各省督抚查得春保山一帮颇为厉害，主张先剿春保山，然后剿灭各处山头。那时镇江聂提台颇知谨慎，提出一个计划，请准朝廷将春山帮徒招安，然后便叫他们去剿灭其他山头。这种办法于官家并无耗费钱财、劳师动众，却叫他们自相并吞。此计提出以后，各大臣甚为赞许，便派聂提台去招安春保山。但是聂提台与春保山中并无熟人，四面托人探听有无与春保山山主认识的人。不料他的亲身差弁石勋正是洪门中人，与陈保山有一面之雅。（事有凑巧，所谓无巧不成书。）当下石勋只是一个

差弁，未曾有功劳，闻得此事，便去拜见提台，说道：“大人意欲招安春保山的正龙头，小的可以前去说动。”聂提台摇摇头，捻须笑道：“看你一个小小差弁，如何敢去说动大盗？”（谁知越是小的，越是厉害。）石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并非夸口，保管前去一说便能成功。”聂提台一听大喜，委派石勋前去招安，实行他以匪治匪的计划。正是：

同室从此操干戈，妙计居然奏异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陈保山亲自出马招领兄弟入帮，其人办事能力确也厉害。但是用心太狠，专想并吞同党，因之众叛亲离，弄得不能安枕，此皆野心之所致也。使其诚意与同帮相见，实行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之旨，亦何至于此耶？呜呼！余读至此，不禁有感于今之军阀也。方其得意之时，气焰逼人，举国大事，操诸一人之手。冲冠一怒，血流千里，诚普天下人莫敢稍撓其锋也。然其心腹之患即在左右，一旦暴发，性命难保。奈何今之军阀犹急急以扩充势力为要务，曾未一虑其变生肘腋耶？噫！愚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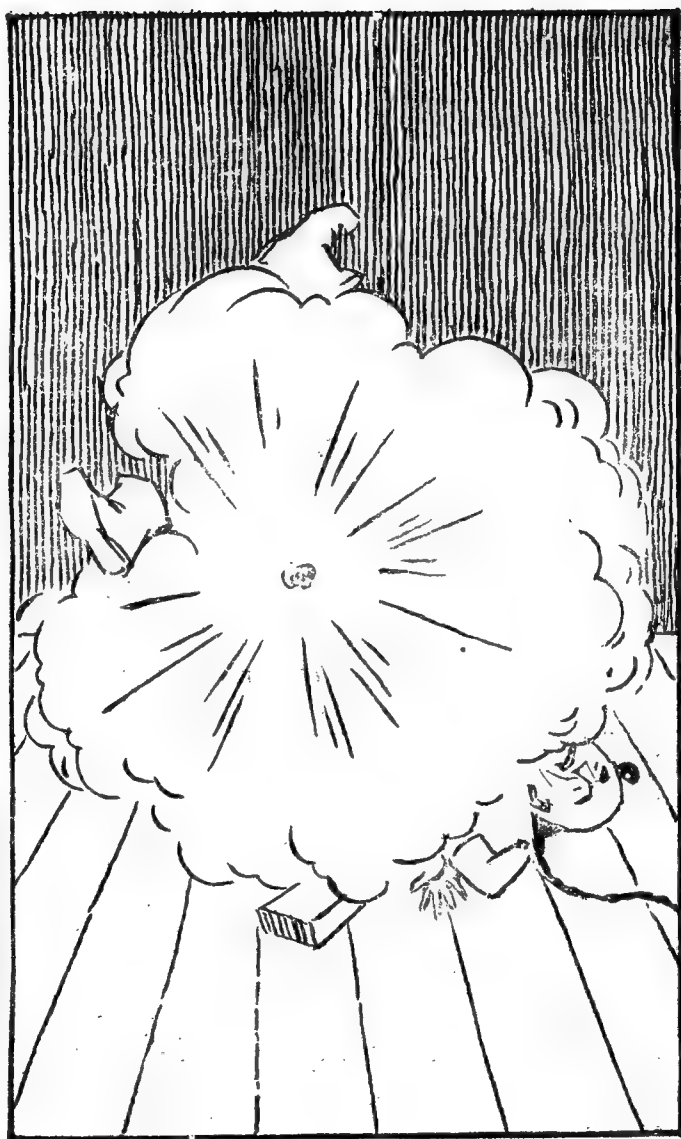
陈保山虽为龙头，然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，欲不降清朝而不可得。但保山突然降清，其势甚难，忽有石勋前来劝降，宁非奇巧？著者行文至此，突然跳出一个石勋来，太觉奇突。于是先在酒店里头会过一面，此是著者用笔细巧处。

身首异处圣人受刑





血肉横飞 统领被炸



## 第廿七回

### 身首异处圣人受刑 血肉横飞统领被炸

话说石勋奉了聂提台的命令劝降保山，保山应允的事，书中表过不提。却说保山率领心腹兄弟五百余人，（也有如许众多。）来见聂提台。提台抚慰了几句，请准上宪，特委保山当个缉私统领，专司剿灭帮匪。（所谓以匪治匪。）保山受命以后，果然连破巨案。原来保山抱的报怨宗旨，凡是与他不睦的山头兄弟所做案件，他便去捉拿。若是与他和睦的山头兄弟出来做事，保山不但不去捉拿，还要代为通风报信。盗匪得了赃物，自己不敢分肥，先要孝敬保山。所以保山自做缉私统领以后，盗案虽然破获不少，但都是保山异党。若是保山兄弟所为，依旧能够逍遥法外。（以匪治匪之成绩如此。）

话不烦絮。却说一日，也是保山命运该绝，获得大盗一名，叫做齐天大圣袁文青，乃是东龙山的外八堂大爷。（来历不小，保山仇人。）保山心想：“东龙山与我为仇，如今他们大

爷被我捕获，我可迫他供出山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年貌，不难逐个擒获，也可泄得我心头忿恨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唤小卒将齐天大圣绑到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们兄弟共有多少？你自小至今，共开了几次差事？共杀了多少人民？共劫了多少钱财？你是好汉，便当照直供来，不要畏首畏尾，做出没出息的样子。”齐天大圣圆睁怪眼，大声道：“看你是个背叛红帮的小人，借了官兵威力报你私怨，直是人面兽心，算不得好汉。我自十八岁为盗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共做了一百多件案子，手下兄弟不计其数。若是抢了五万、十万，每人只得喝口薄粥。其他也不必说了。”（好大口气。）保山听了，笑道：“供得好。但你们好汉共有几个？快快说来。”齐天大圣冷笑道：“好汉做事，一人承当，如何肯连累了同志？我既被捕，由你要杀便杀，要剐便剐。若要我供出兄弟，你休妄想！”（不弱。）保山道：“好汉说得好，但是红花桥、鹞子翻身的刑罚，你可能忍受得住吗？”（奇语。）齐天大圣道：“什么叫做红花桥？什么叫做鹞子翻身？”保山哈哈大笑道：“亏你是个好汉，这种刑名也不知道。待我说给你听：把两根细铁链条烧得通红，离地一尺余高，搬得似一座铁桥，那时叫他跌了脚，在这桥上行走，这便叫做红花桥。（奇名。）再把你反仰，用细麻绳缚了你的大拇指，挂在庭中，这便叫做鹞子翻身。（奇名。）这两种刑罚你若忍受得来，可以不必招认。若然受不来时，还是早早招认，免受痛苦。”齐天大圣冷笑一声道：“（一味冷笑，目中无保山也。）这种刑罚算得什么！我若呼了半个饶字，也不是江湖上做事的好汉。”保山见他当真不肯招认，便令用刑。齐天大圣走了一次红花桥，两只脚上皮肉已焦烂，只是口口声声

的大骂保山叛帮，兄弟姓名一个不肯吐出。保山无可奈何，将齐天大圣连用了半月刑具，眼见不能取他真供，只得申详上宪，将齐天大圣依法斩决。（齐天大圣休矣。陈保山祸事作矣。）

事过之后，保山不以为意。一天保山率领小卒一百人，在镇江海口踩缉私商。忽有一个汉子手捧木箱一只，送与保山，反身便走。保山不知箱中藏些什么，急忙开出一看，但见圆滚滚的铁球有碗口来大。附有梅红名片一纸，上刊“徐宝山”三字。保山不知徐宝山是谁，询问随行的道：“这徐宝山我没有认识，如何遣人送此物品？”随行的道：“听说江湖上新出一个好汉，叫做徐老虎，天知是他不是？”（疑真，疑假。）保山想了一回道：“这个徐宝山一定就是徐老虎。”随行的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保山道：“都分他知道我查拿私商厉害，特送这种礼物来，是要与我通声气的表示。”（请勿妄想。）随行的不敢多辩。但见保山拿了铁球，拔出佩刀，要想将铁球剖开来观看。一霎时，但闻轰然一声，火光四射，烟雾迷漫，有似放了一个大炮一般。可怜陈保山就这火光烟雾之中，一身骨肉化为灰烬了。（如此结局。）

看官，你道这个铁球是什么东西，原来就是炸弹。当时炸弹新近发明，保山没有见过，所以不晓，遂致伤了性命。至于徐宝山是怎样人物呢？也当略说几句。那徐宝山也是洪门兄弟，在东龙山中充当红旗老五，同帮兄弟因他厉害，都呼老五为老虎。几年之间，在洪门兄弟中立功不小，江浙湖鄂各省都知道徐老虎的大名。小儿夜啼，父母恐吓他道：“徐老虎来了。”小儿便不敢再啼了。只此一端，也可见他威名的厉

害了。他与齐天大圣同一山头，自见大圣被捕，便想劫牢，谁知事体没有办就，大圣已被保山杀了，因之访得保山所在，送去炸弹一枚，替大圣报仇。宝山此时虽在江湖上做好汉，却已与革命党合成一气，他的炸弹就是革命党供给。他后来在革命党中很做一番事业。此是后话，本书暂且不表。

却说保山自被徐老虎炸杀以后，部下小卒有逃得回营的，备说保山遇害原因。官厅四面探听，知道徐宝山就是徐老虎，密令各州各府严密查缉。那时宝山正住镇江城中，聂提台探知他的住宅，暗派得力军队改变民装，将他住宅围得水泄不通。宝山在家一见路道不对，心生一计，与家人说明白了，便去躺在床上，一霎时间忽病身亡。（死得蹊跷。）当下家人便唤木匠到家做了棺槨，为宝山发丧。（蹊跷之极。）当夜便将宝山尸身运到葬所。（蹊跷之极。）那时围在宝山门外的军士因为他死得奇怪，前去探听，果见宝山直挺挺的躺在板门之上。又见他那姬妾却是围住尸身，号啕痛哭，当即信以为真，直等到宝山尸棺出门，方渐次的回营报告聂提台。聂提台道：“徐老虎死得蹊跷，必是保山冤魂作祟。但他既经死了，我也不必追究，放他做个太平鬼罢。”谁知隔了三日，探子报道：“徐老虎的家属现已不知去向，都分是回归本地去了。”聂提台听了不以为异。隔不多日，忽接一信，聂提台拆开一看，大大吃惊。那信道：

义士徐宝山致书聂提台麾下：闻顺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陈保山身为洪门领袖，遽变初衷，倚仗官威，残害同类。宝山为义愤所迫，炸之于海口，为天下伸公义

为友朋报私仇。麾下不察，指小卒前来捕拿，宝山略施小计，不为麾下所算。虽云人力，而冥冥之中殆有天意也。今者，宝山约束旧部，竭力与麾下相周旋，维麾下熟计其利害焉。余不白。

聂提台阅毕，面色如土。派人出去探听，方知宝山眼见官兵围住宅门，不能脱身，假作忽病身死。所做棺木用的活络底，佣人将棺木抬至荒野，即将棺底抽出，宝山便得乘间逃走了。（原来宝山如此妙计。）

却说宝山走脱之后，半途遇着马老胡子，备说其事，且道：“现在山东省西山一个山头，地方险要，有一班不入洪门的兄弟占着。我们去夺了下来，也可屯积得一二万人马。”（有此一个好去处。）宝山大喜，便与马老胡子去占领西山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海口复仇伸大义，西山占领振威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尝闻人言，红帮兄弟最为烈性，若逢破案被逮，决不连累他人，虽至赴汤蹈火，不变初志也。齐天大圣备尝诸刑，卒不吐实，其表率也。而保山依仗官威，欺灭同门，尤何足以语此。

又曰：红帮兄弟尤重义气，兄弟有难，莫不互相援助。宝山因大圣之死，奋然代为报仇，其特征也。世人交友，但知重金钱，一遇患难，袖手不顾，虽士君子乎，不如红帮远矣。徐老虎即徐宝山，世人知之者众。纠合

同志，谋革清鼎，其功殊不可没。本书略述梗概，以其虽为红帮中人，而其所作所为与革命党有关者甚多。故其一生行事，另详《革命党演义》。

娇啼宛转小王妃遭擒







倦眼朦朧老胡子就逮

## 第廿八回

### 娇啼宛转小王妃遭擒 倦眼朦胧老胡子就逮

话说马老胡子既领了徒党占领西山，便将徒党分布各处要害，侦探的侦探，防守的防守，抢劫的抢劫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头头是路，自己便居然安安稳稳做起草头王来。从此，西山一带的来往客商，就有蜀道难行之势。若不从此过便罢，若从此过，简直没有一个能够侥幸漏网。就是近山居民，也不能高枕而卧。所以到了后来，几家富户移家避去。一般没有家产、游手好闲的人，也就随声附和，入伙的入伙，引线的引线，弄得四方百里内的居民，个个做了马老胡子的喽罗。（先写马老胡子占领西山，写客商受害，写富户移家。到此，又写居民入伙。笔法灵活，写来有条不紊。）那时，马老胡子一发猖獗，非但明火执仗，竟然也打起旗帜，（写旗。）如同军旅一般，白日也要抢劫。

列位，你道那时官府为何不去剿灭他？只因为一来是马

老胡子势大，有些害怕；二来是官府畏事，诈聋作哑；三来是那时正是光绪末年大水成灾的时候，就是素来平安的地方，也还盗贼蜂起，莫说这山东本是强梁的渊藪，盗贼出没的所在，自然不比他处了。官府既是诈聋作哑，盗贼自然无法无天。马老胡子手下徒党既多，势力也渐扩充，山东省里各山的寨主大家都奉他做首领，听他的指挥。马老胡子欢喜的不得了，竟备了盛筵，请各家寨主大筵三日。（上文写得极紧，到此忽故宕一笔，真有柳暗花明之妙。）自从这一天起，马老胡子便自称起西山王来。（写西山王。）

西山王自即了王位，居然也摆出些王的架子，出来不似从前的滥抢滥劫，颁布了几条命令，大概是不准私行劫夺，不准奸淫杀戮几条官样文章。（盗也有道。）部下的喽罗也就阳奉阴违，到底是强盗的脾气，那里改得尽？各山寨主每年还要供奉些粮草，西山王俨然做了一省的强盗皇帝了。

这且按下不表。再说这年正是光绪三十二年，北方水灾波连了许多省分，山东、安徽是受灾最重。田舍房屋都被水冲得干干净净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。一般灾民都向着高阜的地方没命的逃生，老年的人走不动路，淹死的也有，饿死的也有，真是伤心惨目，可怜得很呢！当时各省大臣因各地灾情重大，专折入朝奏明，请发放急赈。光绪皇帝就派亲王载澧拨了几十万银子出来放赈。这种有关民命的事，载澧那敢疏忽？便即日请训起行，兼程赶往山东，先须到济南和各大臣相商一下，方可着手。（叙灾情、叙放赈，都是后文伏线。）

不想要到济南，必须从西山经过。载澧虽有护从兵将，不过人数极少，而且都没准备，起初本不想有什么变故。这

一行人护着车辆银箱，一直向西山进发。载澧和薛王妃同坐一车，看沿途风景，口讲指画，一路行来到也不觉疲倦。未牌时候，从人报已抵西山脚下，须过山三十里，才有客店可以安身。载澧便命火速赶程，不要停顿。从人就向山套里来。

行不多时，未及十里，忽然树林里一棒锣声，拥出百十个彪形大汉。（突如其来，令人胆战。）护从兵士一见来了强盗，便个个有些害怕，（写兵士无用。）碍着王爷在旁，不得不虚张声势，（妙，妙。）上前喝道：“何处强徒，敢来惊王爷的驾，还不过来请罪！”（请罪二字妙极。）大汉听了暗暗的好笑，大声喝道：“狗党敢在你爷爷地方上来放肆，甚么满口的叽哩咕噜，爷爷是不懂的。若不早早将金银献出来，我可将你们这般狗头杀个尽绝。（写得有趣，毕是强盗口气。）官兵听了，个个目顿口呆。（没用。）还是一个侍卫有些能耐，喝道：“狗强盗，快快过来受死。”说罢，便挥刀出马。兵士不敢动手，只在旁边呐喊。（没用。）强盗看了，便一拥而上，你想，侍卫一个人那里是他们的对手，不上八九合，早已被他们杀死。（不得了了。）兵士见侍卫被杀，也早哄然而散，但留着车辆和载澧、薛妃二人。强盗们见官兵逃走，亟将银箱等物件搬运上山。末后一人来到车前，正欲取物，无意之间，一眼瞥见薛妃似乎年纪很轻，美丽罕匹。再仔细一看，果然千娇百美，生得动人。那人便上前，一手抓出车厢，（险极。）认了一会，哈哈大笑，（何笑之有？）说道：“我们大王后寨夫人已自不少，然从没见过似你般的美貌。今天得了你，正可献给大王，做个压寨夫人。”说罢，便来抓着薛王妃。王妃宛转娇啼，吓的面色如土，禁不起众人你推我挽，已经向山中去了。那时，载澧眼

巴巴望着这伙强盗将金帛爱妃一起抢去，(伤心之极。)心中恨不得提千万羽林扫平群寇。(颇属费事。)无如护从侍卫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剩一坐空车，一个王爷，一个马儿，伫立在树林。(可怜。)

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，忽然那面又拥出一队人来。(又是何人?)载澧见了，还疑是强盗，吓得晕了过去。(惊弓之鸟，毋怪其然。)等到醒来，已经在济南府衙门里了。及忙叫人来问，才知道自己后来所遇的不是强盗，是济南府接驾的官役人等。此时府太爷还立在旁边，见王爷醒来，便请安谢罪。载澧便将方才所遇的事一一告诉出来，并且请府尊限令捕盗，势在必得。知府自然雷厉风行。无如这般强盗都是不怕死的，且是深居穷山之中，哪里要想捉得着他们的影儿？虽出通缉示海捕文，终究是一些儿效果都没有。后来载澧先筹了巨款，放了赈，一面严向官府要西山王，并且密电来往的抚属。那时候适荫昌做江北提督，接了王爷的令，便谕令心腹人员出去访捉，并有二千块钱的赏格。于是人人要想捉西山王，得一种极大的赏赐，西山王就成了众矢之的了。

清江有个丁二的，也是西山王的徒弟，和西山王很是要好，西山王每到清江，必定住在他家里。这回子西山王又住在他那里，不想丁二利欲熏心，竟用了蒙汗酒将西山王醉倒，自己去便领了官兵，将西山王解到江北提督衙门来。

荫昌连夜升堂，(那敢待慢。)敲问一切。西山王睁开眼来，知道自己受愚，又看两旁兵士森严，要想逃走又是不可，回想过来，人生总有死的日子，又何必逃走？又何必乞怜？(好汉爽快之至。)上面一件一件案问下来，他便一件一件的

承认，(不愧好汉。)总共有二百多件案子，他通通认了。及问他薛王妃的事，尽你如何，他总是个不答。(何故?)弄到后来，他才说道：“其中另有原因，你们一问王爷便知道了。”(又是何故?)于是就择明天在西关斩首，西山王一世英雄便从此结束了。这正是：

强暴终难逃大辟，美人岂合属沙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此章似写西山王，而实则写载澧。然尚非写载澧，是完全写薛妃。薛妃其人，前此曾未提及，今突如其来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否则，何至在放赈万忙之中而出之？其关系显然也。

读此章者，必曰作者于此回，其注意者，惟西山王耳。其余若水灾，若放赈，皆点缀而已。若能从反面观之，则用意全在薛妃。

载澧与妃亲爱之情，作者曾渲染及之，真欤，伪欤？读者试闭目思之。

西山王被捕之后，他事皆直陈不讳，而惟薛妃事默不一语，其中又何故哉？

今西山王伏诛矣，群盗依然在。一人可杀，万人不可胜杀也。予谓杀之晚矣，此皆官吏之不能弥患于无形也。

西山王死矣，薛妃踪迹不知何在。存欤，亡欤？是皆疑问。其中果有何关系，读者试猜之，然后请读下文。

蔡标制定带子招牌





孙琪排演茶碗阵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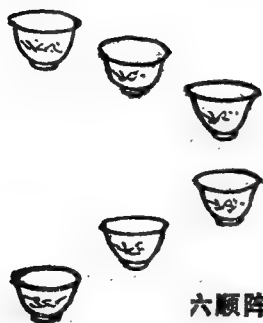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廿九回

### 蔡标制定带子招牌 孙琪排演茶碗阵势

话说西山王伏诛以后，徐宝山代领其众，将来民军独立，他那一班兄弟便即变为师旅，与清廷见过几仗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却说春保山中自从陈保山走了之后，益形涣散，蔡标、孙琪都已灰心。大家主张出外开码头，落得掳掠一些财物。（其用心更不如保山矣。）当下二人商议道：“我们出去开码头，同帮兄弟未能个个认得清楚。宝传之中虽然载着诗句，可为同帮会合之证，但是句句说来，甚觉烦碎，并且容易惹人注目。须要做个表帜，使同帮一见，不用口头问答便能知晓。蔡标当即拟定带子招牌，吩咐兄弟依法试用。如在轮船，将带扣在行李之上。凡为山主者，扣作𠂔，老五扣作𠂔，老公扣作𠂔，此外，自老九起，至老大止，他那带子下垂的度数依次增高，使同帮一见，不但能知是兄弟，并可辨明身分的大小了。（其法一也。）若是不扣式样，就带上打结为记。譬如老

大一结，老二两结，以下类推。若是没有带子，可用手巾代替。连手巾没有，又可将辫线打结代用。其法盘辫于头，将辫须垂在左耳之旁，与耳根相齐。他们阶级也拿辫须来分别，如老大将须之一缕打一结，老九则将辫子九缕打九结。这种挂牌法子蔡标制定以后，通知各兄弟出去开码头后，都将依法招牌，不可疏忽，众兄弟自然欢然答应。孙琪见蔡标编定带子挂牌法，他也拟排茶碗阵势，以便兄弟相遇不必问询，看了置放茶碗的式样就可知道意思。他那茶碗阵势如下：





六顺阵



七星阵



一龙阵

一朵莲花在盆中，  
端记莲花洗牙唇，  
一口吞下大清国，  
吐出青烟万丈虹。



双龙阵

双龙戏水喜洋洋，  
好比韩信防张良，  
今日兄弟来相会，  
暂把此茶作商量。



桃园阵

三仙原来明望家，  
英雄到处好逍遥，  
昔日桃园三结义，  
乌牛白马祭天地。



龙宫阵

四海澄清不扬波，  
只因中国圣人多，  
哪吒太子去闹海，  
戏得龙王受须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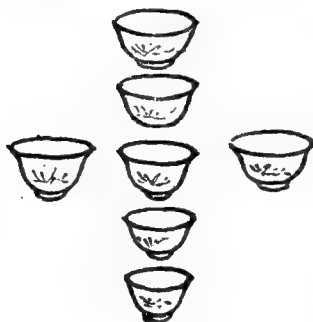
### 生尅阵

金木水火土五行，  
法力如来五行真，  
位台能知天下事，  
可算湖海一高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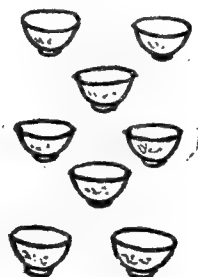
### 六国阵

说合六国是苏秦，  
六国封相天下闻，  
位台江湖都游到，  
尔我洪家会诗文。



### 宝剑阵

七星宝剑摆当中，  
铁面无私逞英雄，  
传斩英雄千千万，  
不妨洪家半毫分。



### 梅花阵

梅花朵朵重重开，  
古人传来二度梅，  
昔日良玉重台别，  
拜相登台观奇才。



### ←梁山阵

头顶梁山忠根本，  
才捆木杨是豪强，  
三八二十四分得清，  
可算湖海一能人，  
脚踏瓦岗充英雄，  
仁义大哥振威风。

**单鞭阵** 若茶壶茶碗排如图者，即为救命于他同志之意。能救者→可径饮其茶，不能救者，弃其茶，再倾茶饮之。



←**顺逆阵** 图中满碗之茶为孙膑，半碗之茶为庞涓，当将两碗之茶同注壶内，再倾而饮之。

**双龙争玉阵** 先须置烛别处，将两碗茶置之整齐，然后→方可饮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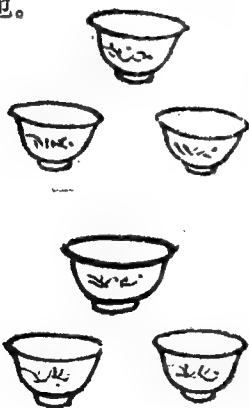


**上下阵** 图同前。须将下边茶碗移置上方，令两碗并列，或置于稍远之处，然后饮之。



← **忠义党阵** 两种排列方式。当取其居中一碗饮之。

**争斗阵** 若壶口对茶碗，即献茶人欲请与争斗。其人如→不应，则取中央一杯饮之可也。



**山字阵** 法同上。

← **品字阵** 如此图者，须将下二碗移于上方，便与上方之碗齐，然后饮之。



**关公守荆州阵** 须将壶上之茶碗取下，与余二杯作品字形，然后可饮。



### 刘秀过关阵

受茶之人宜执最近已身之杯，将余茶杯整列之。口呼刘关张血盟，不可不作一列。若原置本为一列者，即求救之意。无以应而拒之，即按前法而饮尽其茶可也。



### 四忠臣阵

此阵惟求缓时布之。若为寄托妻子而允诺之，即取左方一茶饮之。若为借钱而允其请，则取次一茶饮之。若为允救兄弟之生命，则取第三茶饮之。若为救兄弟之危难，则取第四茶饮之。设不能应其求，则变更茶碗之位置而饮之。



### ←英雄入柵阵

移近身之二茶碗饮之，若对面之人移之，则已即置之后方。若对面之人置之后方，则已即移而饮之。

### 四隅阵

将上下茶碗移置一列，立而饮之。





### 赵云加盟阵

取下方一茶碗，齐置于上三茶碗，然后饮之。



### 贫困篮筐阵

若能扶兄弟使脱患难，则移去茶壶，任执一碗饮之。



### 孔明上台令诸将阵

将壶上茶碗取下，置于他碗同排列饮之。

**关公护送二嫂阵**  
取下壶上之碗，置于左方，然后饮之。







### 复明阵

此阵当举中央一碗，  
倾茶饮之。



### 反清阵

此阵惟中央有茶，余  
皆空杯。当弃中央碗中之  
茶，任取一碗，倾茶饮之。



### ← 赵云救阿斗阵

先将盘中茶壶茶杯取  
出，然后饮茶五杯。

### 患难相扶阵→

取盘外茶碗，置于四碗之  
中央，然后饮之。



### 五虎将军阵

将茶还入壶中，再倾茶  
中央杯内饮之。



### 古人阵

取两端茶碗，一置于中央之上，一置于中央之下，作中字形，然后饮之。



### 苏秦相六国阵

取去茶壶，将两端茶碗移置上下，作中字形，然后饮之。



### ←六子守三关阵

取上列之中央茶碗置于上，取下列之中央茶碗置于下，作斜中字形，而后饮之。

### 七神女降下阵→

左端之茶碗所以表利己之意，不可饮。余各碗可任饮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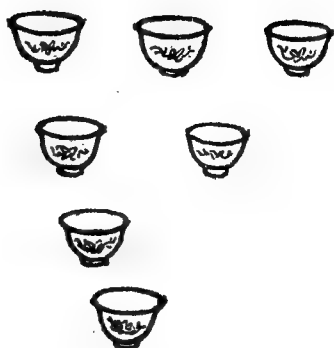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七星剑阵

此为第一阵。左右两端之茶碗不可取，惟尖端二碗可饮。



### 太阴阵

此为第二阵。左右两端之茶碗不可取，宜将尖端一碗置于横列三碗之一线上，然后取两尖端之茶饮之。



### 下字阵

宜取下方尖出之一碗饮之。



### 太阳阵

圈上之茶不可饮，惟中央一碗可饮之。

话说孙琪、蔡标各制定一种招牌，教会众兄弟，即便分布到各码头去做文武差使，扰害闾阎自不必说。一天，孙、蔡二人同在湖南长沙结识了一个日本人，名叫平山周的，劝他们加入革命党中，推倒清朝，重兴汉族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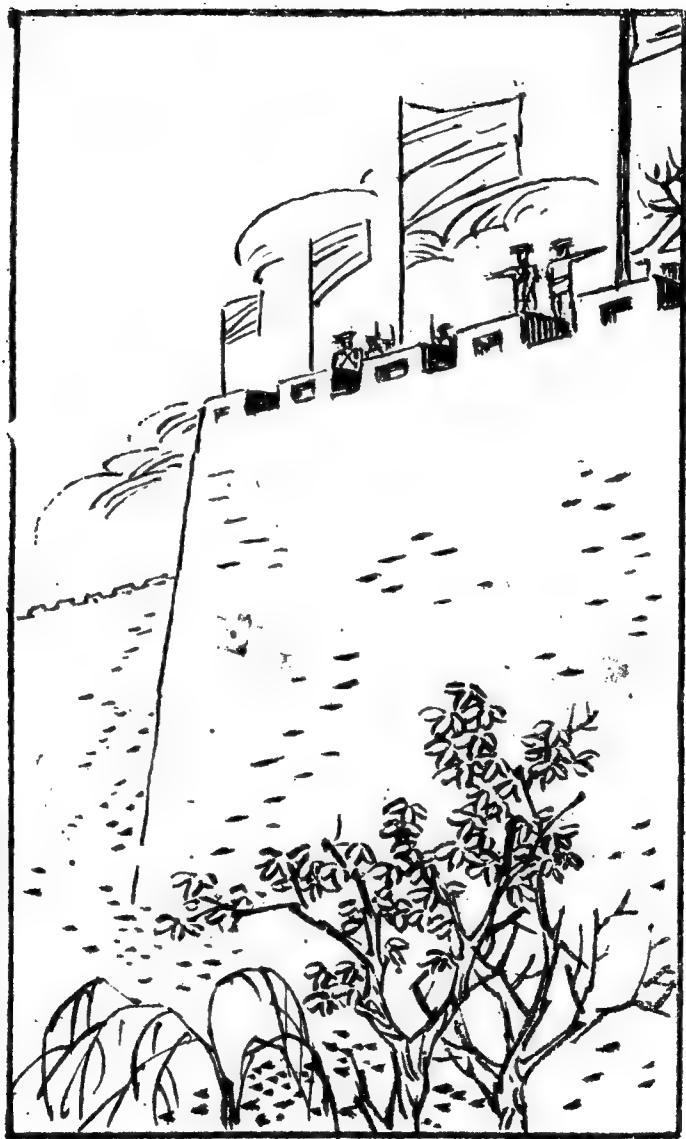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都自知忠义，战斗何尝费甲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铁樵山人曰：春保山自盛春山死后，势力大衰，及保山任为正龙头，戮杀异己，帮势尚未恢复即树敌已多，其势不能久矣。蔡、孙等皆次等脚色，又何能领率部众？卒至分散，势实为之。

蔡、孙制定两种开码头招牌，至今红帮中人奉为圭臬。是以于红帮史中，颇占重要地位也。

合青红两帮缔密约





## 第三十回

### 合青红两帮缔密约 分黑白全书下定评

话说孙琪、蔡标自与平山周相遇，平山周便介绍孙逸仙与二人相识。那孙逸仙是广东人，少有大志，年十七，在广东做医生，后来组织兴中会，以推翻满清光复汉土为职志。日本平山周对他甚表同情，极力援助。各省青红帮中兄弟，都是平山周给孙逸仙介绍相识。原来平山周有志调查中国社会情形，青红两帮都在内。（不愧社会学家，所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也。）所以孙逸仙得能联络青红帮徒，平山周的力量居多。孙逸仙既与青红帮徒联络，极力宣传他的主义，果然甚有效果。不过一年，杭州终南山的副龙头姚成章，便与浙江、福建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五省各山头的兄弟会合起来，在杭州集议，推崇孙逸仙的主义，打成一个龙华会。（好盛会。）他那徽文章程，以及一切办法，详细分别开列于后：

## 第一 檄文

怎样叫做革命？革命就是造反。有人问我：“革命就是造反”这句话，如今是通行的了，但这“革命”两字，古人有得说过么？我答应道：有的。《易经》上面“汤武革命，应乎天而顺乎人”，就是这两字的出典。又有人问我：革命既是顺人应天，为什么中国古老话儿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？我答应道：列位，这“大逆不道”四个字，并不是我古时苍颉圣人造字的时候，就把来作“造反”二字注脚用的。要晓得，这是后来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，恐怕别个学他的样，就同着开国军师、文武百官，造出四个字来，硬派做造反的罪名。又用着粟米芝麻大的官职，又冷又臭将要腐烂的猪羊肉，骗骗那些不识羞耻、认强盗作祖宗、略识几个字的人。他说道：咄！你们听着，把“大逆不道”四个字做了那“造反”的注脚，说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传授，别个不容妄想的。我便生前把个官你做，你死了，我便写一尺二寸长、四五寸阔、猪血苏木汁染红的一块小小的木头，上写着“先儒”两个字的封号，送你到孔夫子庙里去，摆在东西两廊。春秋二祭，杀猪宰羊的祭祀。那些不爱脸的听了这句话，便巴结到死，同狗舔屁股一样，趋奉着他。他这独夫位便可传子传孙，安稳不过了。有人要想造反，就便帮着他吠。

列位要晓得，孔夫子庙里正中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吗？孔夫子、孟夫子的说话，诸位兄弟们想必都愿意



听的。他两位老先生说的说话，载在《四书》上面，明明白白。何尝话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，造反是大逆不道的？孔夫子因为春秋时代百姓苦极了，故而教着七十二个贤人、三千徒弟，天天商议办法。其中他第一个徒弟，叫做颜渊的来问为邦，孔夫子就说着唐虞三代的制度，说我们做了皇帝，是要用这样制度的。还有个徒弟叫仲弓，夫子就说也可“使南面”。请看一个“使”字，孔夫子岂不比皇帝还大？至于异种乱入中国，他老先生便恨到万分。所以说到齐国的管仲，他不过帮着桓公伐过山戎，便把他不死子纠一节大事轻轻放过了。还再三说，管仲是个“仁者”，又恐怕后世的人解不出这个“仁”字，便道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”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，看看这些戴红缨帽、穿马蹄袖、拖猪尾巴的，三跪九叩首的来拜他，两廊还立着元朝、清朝的走狗，不知怎样伤心呢！至于孟夫子说话更多了，什么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又说到武王、汤王，便说道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”，“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者也”。这种说话在下一时没有功夫细说，好在《四书》并不是世间什么少有的书本，列位可以自己去看。但不要相信宋朝那个混账东西姓朱的《四书集注》便好了。

又有一个说，汤王、武王本是个诸侯，所以有力量革命。我们强熟是个百姓，那有这种力量？所以孔夫子、孟夫子也只好嘴里说说，到底做不成皇帝。咳，这又是不懂时的话头了。春秋战国是封建时代，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。到了秦汉以来，那局面就变了。列位请看

看那秦始皇，吞灭了六国，统一天下。说起他的兵力，真比后代强得多了。他恐怕人家造反，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，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。这个心思狠不狠呢？哪晓得他还没有死，韩国有个张良，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椎，在博浪沙中，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。虽然打他不着，到处搜了十日，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。后来，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，陈涉一把锄头，刘邦的三尺宝剑，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来了。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，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就是他，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，打破了封建的全局，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。那汉高祖刘邦的出身不是一个亭长么？这秦时的亭长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保。你道他的力量岂不比秦始皇还大么？三国时的刘备，他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其实这种说话不过拿来摆摆场面。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么？若说起刘备的出身，是个织草履卖的。至于宋朝那个赵禅郎，是列位看过戏文，就没有一个不晓得是个光棍出身。咳，可怜可怜！他的子孙不争气，到了后来被那杂种的四太子金兀术杀得无地可奔，两个老皇帝是虏到五国城去了。单只剩着一个小康王，泥马渡江，做了一个小朝廷的皇帝。当时，虽有个岳爷爷惊天动地的出来，替他报仇，恨只恨岳爷爷是个宋朝的臣子，被那奸臣秦桧害死了。这个时候岳爷爷自己肯做皇帝，怕不把江山一统打平？那元朝也不至乘势进来，做中国的皇帝了。列位啊，自从盘古以来，虽有那五胡乱华，一统中国的就头一个是元

朝。不到百年，又出一个朱洪武做皇帝，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晓得，岂不是替人家看牛小厮，到着没奈何的时候，还在皇觉寺做个和尚呢！万料不到，后来金朝的后裔又乘着我们年岁饥荒，有了内乱，崇禎皇帝死在煤山的时节，几个做奸细的范文程、洪承畴、吴三桂引贼开门，他又进了山海关，强占着北京城来，做我们的皇帝了。那时我们南边都立着明朝的亲王，论理我们汉人就是让了北方，他也就不当抢到南边来了。不料他得一想十，又带着许多丑类，把我们南边的亲王一个个灭了。那南来的凶恶，到一处屠一处的城，不知死了多少忠臣义士。剩下来的因为逼我们改他们的打扮，又不晓得杀了多少。当时他有两句口号，叫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。到今剃头担上竖着的那根旗杆，就是当时因为不肯剃头，拿来杀了，把头挂在旗杆头上做榜样的。你道可惨不可惨！他既削平了南北，就想出种种不平暴虐的制度。我一支笔，那里写得尽？单只为防止汉人造反，更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，监守着我们，还要我们辛苦种出粮来，养活他们。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，要想夺我们各省的田地，凡是好的，都想归给他们。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“满汉平等，时价估买”。啊哟，你这班满洲人，北边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们圈占去了，难道我们南边的几亩荒田，你不肯舍免了么？再说我们当时的老辈，那一个不切齿痛恨他。独可惜各处所起的义兵，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说所误，独立无助，终究没有成功。直到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，本来我们汉

人可以再见天日了，却被那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这些混账王八羔子，猪狗不吃的东西，练着汉兵，反帮鞑子杀我汉人。咳，这也是满洲气数未尽，我再该多吃几十年的苦。若象今日的人心，个个都晓得鞑子是应该灭的，就再出几个曾、左、李也不相干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今日的人心为什么比从前几十年明白的多呢？这都是各国交通的好处。原来，外洋各国从没有异种人做皇帝的，就是同种的人暴虐百姓，也就要起来革命。我们如今与外国人来往的渐渐的多了，再把孔夫子、孟夫子的说话印证起来，这个道理就明白了。将来我们革命成功，外国人那个不称赞我国？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，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，居然想望满州立宪。列位要晓得“立宪”二字怎么样解法，外面看看象是照各国的样子，实在是把权都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，却好借着“宪法”二字，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。无论各国立宪，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，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，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。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、宰相千百余年，那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？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害，无论什么君主立宪、共和立宪，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，平民依旧吃苦。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革命，况且我们又添着一个异种的政府来替我们立宪，哪里立得好呢？所以，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，还要再起革命，虽然成功以后，或是因为万不得已，暂时设立一总统，由大家公举。或五年一任，或八年一任，年限虽不

定，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。或者用市民政体，或者竟定为无政府，不设总统也未可知。然而必须看那时候，我国国民程度了。但无论如何，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。列位有大本领的出来，替大家办事。余外百姓也便万万不致于象今日的样子，苦的苦到万分，穷的穷到万分，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万分。到那时候，也没有大财主，也没有苦百姓，税也轻了，厘捐税关也都废了，兵也少了，从此大家有饭吃了，不愁冷了。于是乎可以太平平，永远不要造反革命了，这才是我国的万岁。或者难曰：皇帝传子传孙是我中国的老例，中国没有无皇帝的国家。唉！列位要晓得，我们中国古时皇帝也不是世袭的。昔者唐尧的父亲高辛皇帝死了，大儿子名唤摯，坐了皇帝九年，因为无道，经大众公议革了他的皇位，立了他的兄弟唐尧做了皇帝。尧之儿子不肖，尧请于大众，寻了一位在历山耕田的农夫，名叫做舜，遂传了皇位于他。后来舜的儿子又入下流，舜请于大众，因为当其时有一军犯纣之子名叫大禹，着实贤能，遂又传了皇帝位于他，那就是夏朝头代祖宗大禹皇帝了。夏禹皇帝因为治了洪水，有大功劳，他的儿子又好，大家公许了承袭，遂变为传子传孙的皇帝位了。后来孔子知道此事又有点不妙了，于是将尧、舜的事迹载在《书经》第一编上头，叫大家看看，庶几或者有能照此办理。又在《礼记》上面，内有《礼运》一篇，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说话，言明皇位当由大众公举。其言说：大同之世，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，使人人“不独亲其亲，不

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”云云。从此看来，皇帝位置岂是可以世袭的么？现今时势又变了，皇帝位置又当传贤不传子。至于我们动手革命的时候，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，我们一概客礼相待。兵力所到的地方，无论他是传教的、做商人的、来中国游历的，都要好好保护，或者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，我们就送他出境。等我们平定满洲，立格外优待条约，无论何国，都是利益均沾。若是有人帮助满洲，不要说是外国人，越是汉人的奸细，越要杀他尽绝，外国是不需要说了。但我们所杀的是令我们打仗的外国人。譬如在我国境内外国人生命财产，即使与某国失和，也万万不肯违背公理，杀戮无辜的。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，就立定了两个主意：满洲是我仇人，各国是我朋友，万万不会误会的。至于现在所定章程，与一切所行的官制、军制，等到革命成功，另外由大家议定。若是革命还没有成功，我们这个章程、官制、军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。有人来侵犯我们的条约，或者是我们兄弟们自己违背条约做事，那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公敌，决定不肯放过的。我们是亲爱的朋友啊，兄弟姐妹啊，快快前来帮助啊！

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 新中国军政省檄。

## 第二 会规十则

### 第一条 宗旨

什么叫宗旨呢？就是打定主意。我们兄弟打定什么

主意呢？就是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，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，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，收回了大明江山。并且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，也不准富豪们霸占，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子孙，不生出贫富的阶级，大家安安稳稳享福，有饭吃。

## 第二条 命名

什么叫做命名呢？就是定所做事体的名目。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业，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，还要众兄弟们同心协力。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，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。堂名呢？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。

## 第三条 职官

什么叫做职官呢？就是定的职位官衔是了。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事情，第一件就是练兵了，所以我们所设立的官职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军政省，军政省分作内、外二府。内府呢？就是叫做枢密府。所管的事件就是筹画军饷，购买枪炮等大事。但因为内府职官与外府不同，凭票另给，所以详细的职衔不载在这的上面。外府呢？就是叫做都督府。都督府有五个：第一叫做中军都督府，第二叫做前军都督府，第三叫做后军都督府，第四叫做左军都督府，第五叫右军都督府。这五个都督府中，每一府设立一个大都督，又有一个左都督，一个右都督。都督以下，还有统制使、军正使。军正使有三等，第一等叫做正军正使，第二等叫做副军正使，第三等叫做协军正使。军正使以下的官呢？还有巡察使。巡察使有正巡察

使、副巡察使二等。还有正、副介士，到了副介士为止。从统制使到副介士，随多随少，无一定的额。五个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等，都加“寄衔”两个字于上面，权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样的。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、大唐的，并不是杜撰出来的，现在所授的什么官什么职，将来就是什么官什么职了。

#### 第四条 对照

什么叫做对照？就是拿新官职与旧官职比一比就是了。因为现在所设的官职，同洪家、潘家的旧官是一式一样的。现在五大都督府呢，就是以前的五堂。左右都督呢，就是以前的新副。统制使呢，就是以前的当家。正军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红旗正管事。副军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红旗副管事。协军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红旗。正巡察使呢，就是以前的巡风。副巡察使，就是以前的蓝旗管事。正介士呢，就是以前的大九。副介士呢，亦是大九。圣贤、总公满并大满、小满、大么、小八牌等一统裁去不设，所以口号、暗号、各家名号一切者仍其旧。内中单有黄令改作帅令，红令改作将令，蓝令改军令。

#### 第五条 权限

什么叫做权限呢？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。譬如大都督权柄是最大的，所以自己手下的兄弟都听他命令。但是欲举义旗的时候，必定要同枢密府商量妥当，然后可以行。若自己妄为了，枢密府是不答应的，并且不帮助他的军火，不做他的军师了。左右都督相帮大都督行



事，若左右都督的上面没有大都督的时候呢，他的权柄是同大都督一样的。统制使、军正使、巡察使都听都督、左右都督的命令，受了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的委任状，（委任状就是上司的札子。）然后各办各的事。正介士副介士都听统制使、军正使的命令。

#### 第六条 黜陟

什么叫做黜陟呢？黜就是革，陟就是升，黜陟两个字就是革官升官是了。我们兄弟中有功劳者升官，若本是副介士，一升就是正介士了，从此一级一级升了上去，就升到大都督了。大都督又有功劳，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，将来等新政府成立之后，还要大大的封着呢。若我们兄弟中犯了罪，就要革官，若本来是大都督，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，从此一级一级革了下去，就是副介士了。副介士又有罪，则受罚或跪或杖等不一，若不从命则革出会，重罪劈。若犯了十条戒约，无论大都督及正副介士，一体治罪。十条戒约附载在凭要上面，不载在此。但是升官革官必定要有一个凭据，因他功劳的大小，罪过的轻重，听枢密府议定，然后升的升革的革。若正副介士或杖、或跪、或劈等刑罚，概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为之，枢密府概不管掌。行刑之时，亦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差军政司为之，枢密府也不过问。

#### 第七条 追恤

什么叫做追恤呢？譬如我们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，出力死了，或无辜受累死了，他的妻子孤苦，他的子女幼弱，家内又非凡的穷，妻子不能存活的时候，本

会都有抚恤的费用。如子女三个人以下者，每月给洋三元，如五人以上者，每月给洋五元，等他的长子到了十八岁为止。如无子有女，给至嫁人家为止。此费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给之，若大都督、左右都督无钱时，可告诉枢密府，由枢密府给与。但是要切实查明，不得滥领滥给的。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劳，枢密府簿上记了他的名，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后，论他功劳的大小，还要封他的祖宗，荫他的妻子，使他的子孙世代代食禄做官呢。并且还要铸他一个铜像，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哩。另外若超度等事件，一切照洪家、潘家的旧规。

#### 第八条 追罚

什么叫做追罚呢？譬如我们兄弟中有坏了良心，出首会中秘密的事件，我们是一定要劈死他的。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，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，一时一刻不能劈死他，亦是有的。我们必定将他的罪恶登在枢密府罪人簿子上，等到鞑子皇帝赶去以后，各省各府各县严拿，务必拿到，处以极刑而后已。并且还要罪及妻子呢。重者满门诛戮，轻者妻女为娼，儿子为奴，世代代受罚无穷。还要铸他的石像一个，跪在人人往来的大路上，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，同西湖上的秦桧一样。并且还要行文阴间，告诉岳爷爷，沦入地狱，万劫不超身哩。岳爷爷乃是忠义贯天的人，是最恶这等样人的。做奸细等入实在比鞑子可恶十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治他。列位，要晓得鞑子皇帝的命运已要完了，大家务要勉为忠义，不作恶人才好呢。

## 第九条 入会

凡入我们这个革命协会的时候，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均写愿书一张交给介绍的人，从介绍的人交给军政省收藏，然后军政省枢密府发下委任状给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。统制使、军政使、巡察使均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，然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发下委任状给与统制使、军政使、巡察使。正介士、副介士呢，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统制使或军政使，然因为不管事，所以委任状是没有的。至于各五个都督府招兄弟入会的礼式呢，各家教各会一切都照旧。如本来不是会友、教友，则从以下所载新定的礼式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入会的时候，也且照这个样子的办法。

## 第十条 称呼

正副介士称大都督叫老大哥，称左右都督叫大哥，称统制使、军正使、巡察使叫二哥，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都呼老三。统制使、军正使、巡察使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，称左右都督也叫大哥，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均称老二，称正副介士叫三弟。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，对自己并辈兄弟均称大哥，称统制使、军正使、巡察使叫二弟，称正副介士叫三弟。大都督对自己并辈兄弟都叫老人，称左右都督叫老弟台，称统制使、军正使、巡察使都叫二弟，称正副介士都叫三弟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对枢密府管事都叫老哥，枢密府管事人对大都督、左右都督也都称老哥。另外见对面的礼节，各会各教任其旧，内中单有枢密府内的人同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相见

彼此拱手，拱手时左手掌在外，右手掌在内，右手是平等的，所以要行平等的礼节，拱手到胸乳止，不必过高，也不必过低。书信往来称呼，也都照上边所说的。

### 第三 约章五条

**第一条** 凡在枢密府的人，如大指挥、左指挥、右指挥，懂得内地情形的，可以带领都督府座堂的职銜。又在都督府的人，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懂得外边情形的，可以带领枢密府座堂的职銜。枢密府座堂就是大指挥及左右指挥，都督府的座堂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。

**第二条** 凡在枢密府各部的司员，得都督府座堂差委者，也可以做得统制使、巡察使等职。又在都督府属下的司员，得枢密府座堂的差委者，亦可以做得枢密府联络部长副部长、侦探部部长副部长及交通司大使副使、报信使大副使等职。

**第三条** 凡在都督府的人员，带有枢密府的职銜者，然后可以直接写信于枢密府商量事情。若尚没有枢密府兼衔的，必定是要由枢密府人员介绍书为凭。枢密府这一边，也照这个样子的办法。

**第四条** 凡枢密府人员都督府人员信件往来，彼此都以图章为记号。图章一处一处是不同的。这图章从枢密府发出。如若信中没有图章呢，这个信是不中用的。如图章失去了呢，必定要告诉枢密府，枢密府再另给一个图章，以前的图章就是再寻见了，也是不再用的。如若差人往来，用铜牌为记号，与图章是一样的办法。

第五条 枢密府所做的所办的件件完备，以后看定一处最要的地方，先举了义旗，立刻派人通知各处，大家都起来接应，使得鞑子皇家防不胜防，大事自然而然一举就成功了。先接应为首功，所以不先约定日期、同日起事的缘故呢？因为怕传了出去，鞑子官家知道了，提防起来，也是不好的。所以约定同日起事的旧方法不用，用现在的新法子。这个法子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了。

#### 第四 入会礼式

凡进我们这个协会的规矩，最好是在岳庙里，若无岳庙，或不便的地方，就在家里摆一个干净的地方也可以的。行规矩的时候，设立公案，写“少保忠武王岳爷爷”的神位一个，位置中央，左前列一个“杨将军再兴之神位”，右首列一个“牛将军皋之神位”，杨将军下列一“王将军佐之神位”，右将军下列一“施义士全之神位”。用鸡鹅并肉一方，如没有鹅用鸭或羊肉一方都可以的，只要三牲就好。又用酒一大壶，杯五个，都盛半杯酒，供在神前。又另用生鸡一只，缚在神桌下，香炉一个，烛一对，安置神位前。主盟人呢，向神前四跪四拜，拜完了起来，拿针刺臂上血一点，滴入岳爷爷神位前酒杯内。事毕，位于神座之左。然后入会人也向神前四跪四拜，拜完了立起来，拿针刺臂上血一点，也滴入岳爷爷前酒杯内。事毕，立于神位之右。然后证盟人（就是香堂）进跪神前，四跪四拜，立起来，炷香于神位之

前，宣读进会祭文。（用黄纸写的。）

### 第五 祭文

千载有公，继武羲轩。气吞胡虏，威彼八埏。觉罗不灭，公目不眠。黄农神胄，都四亿千。凭借公灵，逐彼腥膻。国命可复，配公配天。尚飨。

读毕，将祭文向香烛上烧了，然后行刑执法者进跪神前，四跪四拜，拜完了立起来，取案下的雄鸡，立在案前叫一声主盟人的姓氏，主盟人答曰：有。又叫一声新入会者姓名，也答曰：有。又叫一声证盟人姓名，也答曰：有。入会人走到神前，跪下发誓：

第一誓 诚心入会，不敢反悔。如有反悔，天诛地灭。

第二誓 入会之后，协力同心，不敢畏避。如有畏避，雷殛火烧。

第三誓 会中秘密，不敢走泄。如有走泄，身受千刀。

第四誓 祭旗起义，闻命必到。如有不到，命尽五殇。

第五誓 兄弟同心，如同手足。如生外心，身死五刑。

誓毕，执法行刑者左手持鸡，右手握刀，叫曰：“岳

爷爷英灵鉴者，我等协力同心，誓杀鞑子，报我们祖宗的大仇。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若有不照这句话的，难逃天殛。如若不信，请看此鸡。”说到将完的时候，将右手的刀向左手鸡头上一劈，鸡头落地，即将鸡血滴入神前五个酒杯中。于是主盟人、证盟人及执法行刑人，并到神前跪下，再行四跪四拜之礼。礼毕，将滴血的酒四人分饮之，中间一杯主盟人及入会人分饮之。饮毕，将神位焚化。送神散柝后，将前执法行刑之鸡，烹而共食之。

#### 行入会礼式的计开

主盟人（即写愿书介绍的人）

入会人（新进会的人）

盟证人（执香的人，做盟证者即是香堂）

执法行刑人（就是洪家中红旗刑堂一样的人）

以上均要会中兄弟才可以做得的。

#### 第六 入会规矩之次序

第一 先写愿书一纸，交与介绍人。

第二 愿书写后，择一吉日，行入会式礼。

第三 行过入会礼后，隔一日，或二日，三日后发委任状。

第四 发下委任状后，知会军政省本部或支部。

第五 军政省得介绍人知会后，发下图章及铜牌。

第六 本会入会的式礼种种，内府的人均照此规矩。外府的人止及于大都督及左右都督。大都督、左右都

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，各照各会各教各当的老规矩。若大都督、左右都督本不是会党或教党中人呢，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，也照本会的新规。如介士以上统制使以下的兄弟，本非会党教党中人呢，来入的时候也照本会新规。

## 第七 附录

以上所载的官名职衔，恐列位尚有不懂的地方，所以再为列位做一个表看看，内府职衔略示一斑，外府皆载入之。

### 新中国军政省

一、总司令官

二、司令副理

三、司令协理

内府 枢密府

一、大指挥

二、左指挥

三、右指挥

甲、参谋部 乙、运输部 丙、侦探部 丁、交通

司 戊、报信司

外府 都督府

凡分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五部，每部中都有下列官衔：

一、大都督

二、左都督



### 三、右都督

甲、统制司 设有总制使，无一定的额，随多随少。每统制司上加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等字为区别，次序虽分，大小一样。

### 乙、军政司

一、军政使 二、副军政使 三、协军政使

以上都无一定的额，亦都以第一至第九为区分，大小平等。

### 丙、巡察使

一、正巡察使 二、副巡察使

以上亦无定额，亦以一至九为区别，大小平等。

### 丁、介士曹

一、正介士 二、副介士

以上亦无定额，但无第一第二等区别。

现在我们的人，凡二十一行省内及新疆、西藏、蒙古、满洲等地方都是有的。然因中国的地方太大，所以不能分头办事。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五省为一大部，然这五省的地方也不为小，所以又要分开来办理各事。现在，我们将这五省的地方分为十路，每省二路。

第一，江苏省：江南路，江北路；

第二，安徽省：皖南路，皖北路；

第三，江西省：江左路，江右路；

第四，浙江省：浙东路，浙西路；

第五，福建省：八闽上路，八闽下路。

看官，我们看了龙华会檄文章程，可知他们的会员众多，但是青红帮中兄弟实据大半。后来黄鹤楼头白旗飘荡，不满二月，民国便告成立，却不可不归些功劳于青红帮呢。至于其他匪类，靠了青红帮的势头，在外为非作恶，确是不少。但是做书的无暇去详细叙述了。放笔到此，暂且搁笔。有分教：

彼此河山归汉室，还将血泪洒黄花。

铁樵山人曰：洋洋二十万言大文，至此告一结束矣。适以龙华会章程作一煞尾，文巧事巧。

青红帮中数千万帮徒，经陶成章打作一会。而《青红帮演义》二十万文字，亦因姚成章而告一段落。诚能斐然成章，天衣无缝矣。

## 绘图青红帮演义

吴公雄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.25印张 209,000字 印数：1—100,000 1987年8月第1版  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707 定价：2.00元

ISBN7-202-00012-1/I·2





# 绘图青红帮演义



统一书号：10086·707

ISBN 7-202-00012-1

I·2 定价：2.00 元